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一七册目次

陳眉公訂正朝野僉載六卷 （唐）張鷟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〇〇一
大唐新語十三卷 （唐）劉肅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〇八二
劉賓客嘉話錄一卷 （唐）韋絢錄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一八八
因話錄六卷 （唐）趙璘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二〇五
教坊記一卷 （唐）崔令欽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二四二
幽閑鼓吹一卷 （唐）張固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二四九
玉泉子一卷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二五六
中朝故事一卷 （南唐）尉遲偓撰 明刻歷代小史本 二七七

金華子雜編二卷　（南唐）劉崇遠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二八六
開元天寶遺事一卷　（後周）王仁裕撰　明刻歷代小史本　三〇七
重彫足本鑑誡錄十卷　（後蜀）何光遠撰　宋刻本　三二一
南唐近事三卷　（宋）鄭文寶撰　明刻唐宋叢書本　三五四
北夢瑣言二十卷　（宋）孫光憲撰　清乾隆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本　三七一
儒林公議二卷　（宋）田況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四七六
澠水燕談錄十卷　（宋）王闢之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五一三

陳眉公訂正朝野僉載六卷

（唐）張鷟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朝野僉載六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唐張鷟撰。鷟有龍筋鳳髓判、已著錄。此書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僉載二十卷、又僉載補遺三卷。文獻通考則但有僉載補遺三卷。此本六卷、參考諸書皆不合。晁公武讀書志又謂其分三十五門、而今本乃逐條聯綴、不分門目、亦與晁氏所紀不同。考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載鷟在開元中、姚崇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賂死、其子上表請代、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為長史而卒。計其時尚在天寶之前、而書中有寶歷元年資陽石走事。寶歷乃敬宗年號。又有孟宏微對宣宗事。時代皆不相及。宋尤袤遂初堂書目亦分朝野僉載及僉載補遺為二書。疑僉載乃鷟所作、補遺則為後人附益。凡闌入中唐後事者、皆應為補遺之文。而陳振孫所謂書本三十卷、此其節略者、當即此本。蓋嘗經宋人摘錄、合僉載補遺為一。刪併門類、已非原書。又不知何時析三卷為六卷也。其書皆紀唐代故事、而於諧噱荒怪、纖悉臚載、未免失於纖碎。故洪邁容齋隨筆譏其記事瑣屑擿裂、且多媟語。然耳目所接、可據者多。故司馬光作通鑑亦引用之。兼收博採、固未嘗無裨於見聞也。

陳眉公訂正朝野僉載卷之一

唐　張　鷟文成　撰

黄承玄與參

明　沈德先天生　訂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爲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爲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蓋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長而慢視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愼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沒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爲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爲鸞臺侍郎平章事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廷諍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爲面欺左授溱州刺史初任溱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終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微遠卜轉式訖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祿盡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懷禮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州以九宮推算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水行上事即散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

罪勑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知白左丞張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諶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瘋惟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瘋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又商州有人患大瘋家人惡之山中爲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

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入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廁長參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輿錦被覆之并牀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爲詩以悼之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元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傭力晝夢見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爲我脩造遣汝能醫一切病悟而說之試療無不愈者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無効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己以其聚衆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伯餘貫後漸無驗遂絕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愈一云問醫蘇澄云

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羣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爲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末束之

嶺南風俗多爲毒藥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䔰生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或兩月全遠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惟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以塗馬鞭頭控上拂着手即毒拭着口即死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貼之艾炷當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囓即當囓處灸之引去毒氣即止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處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鴆鳥食水之處即有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爲鴆食蛇之故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猪中藥箭豗薺苨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礜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虫物解毒何況人乎被蠶齧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馬咬者以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齧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復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

作鱠未成奐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

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虫蝕極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駞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駞李焉

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繁者亦有由矣嘗試論之秪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衛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一門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横贓污狼籍流外行署錢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腳營田當屯無尺寸工夫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惟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嘿而不言時崔湜亦爲吏部侍郎掌選有銓人引過分疏云其能翹關負米湜曰君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存

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尚書宋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構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僞周革命之際十道使

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塵黷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為榮有才者得官以為辱昔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太半故謠云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

一何遠類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君欲至乃令守囚霫等紿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紿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逼邐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黄麞谷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横截軍將被索羂之生擒節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

景龍四年洛州凌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眞人龕然獨存乃泥塑為之後改為聖真觀

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村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熲常坐此樹下

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熲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株根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苇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諂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之為吏部侍郎賞縑百疋

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曆年中差
閻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
娶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為禮
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没立知微為
可汗突厥鹽之應

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屬突厥而止後又欲封
土蕃入寇遂停至永淳年又駕幸嵩岳謠曰
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
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幸下遘疾不愈迥至宮
而崩

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駞後徐敬
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偽勑自授楊州司
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
斬業首驛馬馱入洛楊柳楊柳漫頭駞此其
應也

周如意年中已來始唱黃麞歌其詞曰黃麞黃
麞草裏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
督趙翽營府陷没差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
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被賊敗於黃麞谷
諸軍並没罔有孑遺黃麞之歌斯為驗矣

周垂拱已來苾挐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
小名苾挐

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
數百萬童謡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
誅逆韋並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為悖逆
庶人

神龍以後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鐮柯
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鹽鹹自姓不得
所蔡養蚕種木刈殺之應也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
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
都作亂敗走投洛州而死

景尖中謡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絶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樞收銅並入尚方此其應兆

景龍中謡曰黄牸犢子挽紖斷兩脚踏地鞋齺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欲作亂鞋齺斷者事不成阿韋是黄犢之後也

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

麟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號爲族鹽後閻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疏親及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相爭奪以爲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也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魏王爲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爲魏王踣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爲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爲陸頌踣未一年而陸頌殞

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爲皇后大

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后彊盛武三思王梁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王十餘人幾遷鼎矣

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

魏僕射子名叔麟識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誅

宗丁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識者言德靖鼎敗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爲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郁曰飧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溫飯爲飧（音孫）幽州以北並爲燕地故云

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倒盞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神武皇帝七月即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停革後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眚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婿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羣衆促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溲幾許麪信曰兩人二升郎

可矣僕入又不出徵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
曰已渡訖信嗚指曰大與事良久乃曰可總
燒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醋
一升自食家人不霑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
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乃授直去凡
市易必經手或者鄙之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
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曾瀝口嘗送客
出門奴盜食臠肉彪還客覺之大怒乃捉蠅
與食令嘔出之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
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鞋者至凱廳前
樹上有鵶窠鵶啄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
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
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
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
擅破家資鞭二十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臠而
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莊剝取以
故席裹屍殯訖擎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
不自勝惟慳吝耳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綦連輝事於新開推
鞫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
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
開之難早已死矣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
州上縣水路後有聖上寢堂兩間有三殯坑
皆埋符瓶令潛命坊夫填之有梟鳴於屏風
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爲事每與妻對食有
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
抱杖而叫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四考滿一

無所失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入為郎中位
至中書舍人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為左衛長史不入
五品登封年病以驢舉強至嶽下天恩加兩
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
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

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壻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
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
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楚遂
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為男娶崔氏女未
成有內給使來取充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
取　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
并男三人亦被糺捉枷杖各決一百俱至喪
命

青州刺史劉仁軌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為民
遂遼東効力遇病臥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
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
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
臾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為
矢所中

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為中書令之選
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
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月疾大作將絹市
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
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
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
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
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
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
君命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
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

與娶一姓榮言信矣

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繃子中嬰孩亦揑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死生命也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陟驛有勅所至處斬之尋有敕矜放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人非命乎

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禕延生問曰明公看禕何當遷亮曰臺郎坐不暖席何慮不遷俄而禕如廁亮謂諸人曰張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禕卒

長洲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處分屠家取懷孕牛犢及猪羊驢等殺之其胎或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仍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犢白額并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乃見劉司士答款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又五日而舜臣死

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於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　又　說文成宗云二年爲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被鼠齧有神巫遞相誣告京都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寂矣

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土番叛匈奴反徐敬業亂白鐵余作逆

僕家驍勁忠萬強梁契　州掠營府突厥破趙
定滄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皆沒百萬衆三
十餘年兵革不息
調露之後有鳥大如鳩色如烏鵲飛若風聲千
萬爲隊時人謂之鵽雀亦名突厥雀若來突
厥必至後至無差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
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中安

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
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
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爲八方字後孝和即
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
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啜賊到并州
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并退盡俗諺云棗子
塞鼻孔懸樓閣却種人云蟬鳴蛁蟟喚黍種
餻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
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
鵲巢下　地其年大水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
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
幽州都督孫佺之入賊也薛訥與之書曰季月
不可入賊大凶也佺曰六月宣王北伐訥何
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
虹垂頭於軍門其夜大星落于營內兵將無

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鴉烏鵄鳶等並失
皆隨軍去經一旬而軍沒狐鳥並食其肉焉
延和元年七月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遜帝
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日太白仍晝見
改元先天至二年七月三日太上皇誅中書令
蕭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尋誅之
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甕或如
盆大者貫北斗並西北小者隨之無數天星

盡溺至曉乃止七月襄王崩謚殤帝十月土谷入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熲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饑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麵如米顆人可食之後漢裴楷云國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燉燉所詣即火起東晉時王弘為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撻部人將為不慎後坐廳事見一物赤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災不復由人遭爇人家遂免刺罰

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州至澠池缺門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惟行綱夜樗蒲不睡據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興道坊一夜陷為池沒五百家初鄧州三鵶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有祈射者俄而雲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兒及蛇不知所在

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之遜坐廳上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朝野僉載卷之一　終

陳眉公訂正朝野僉載卷之二

唐　張　鷟文成　撰

明　岳元聲之初
　　郁之[illegible]德偕　校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為樂王曰致蠍最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一人脫衣而入被蠍螫死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饑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伯石煮人肉以餧賊生靈殆於此矣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憑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即遣子弟兵尋後劫殺盡取財物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妻前後官人家過親禮遇厚者必隨後劫殺無人得免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客舍遂飲之醉殺而臠之以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之縣令詰其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日管健兒一一共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為必放頃莊門將兵仵具來乃一鐵鉤長丈餘甚銛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胲鉤之遣壯士掣

其繩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𩨷（呼角反）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為鳳曬翅獼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即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奏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為此也

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璋告劉誠之破家彥璋處侍御　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流可謂積惡之家殃有餘也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艷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幸為之不婚偽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為君盡碧玉讀詩飲淚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周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競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取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

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即廻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攔驢於小室內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乃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

其首送都諺云走馬報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爲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牓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眾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卿與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白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在吉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

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下耳目在外惟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於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貞反其事並驗今貞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遣賢良贓賄如山冤魂滿路國之賊也

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于
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項有力焉除項中丞賜
緋項理綦連耀事以爲己功授天官侍郎平
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爲溫州司馬卒

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絹縛口
橫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
直視無復瞻仰踏蛇而驚惶懼僵仆被蛇繞
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又取龜及鱉令人
脫衣縱龜等齧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

人酸痛號叫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爲
玩樂然後以竹刺龜等口遂齧竹而放人艾
炙鱉背灸痛而放口人被試者皆失魂至死
不平復矣

朔方總管張仁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
文罵默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
涅之以墨灸之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虫鳥
鳴然後送與默啜啜識字者宣訖臠而殺之匈
奴怨望不敢降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目
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
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縋其髮遣證
與長安尉房恒姦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郎
如此苦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
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懼乃捨之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
豹嵩爲赤黧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狠
戾不軌鴆毒無儀體性狂疏精神慘刻每訊
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髁碎瓦搢
膝遣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兒拔
橛鳳皇曬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
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證是爲非任意指
鹿倚空爲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

求其劫罪訊劾乾塹不必有期推鞫濕泥壓
非不久來俊臣乞爲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
彼進者皆相謂曰牽牛付虎未有出期縛風
與貓終無脫日妻子永別友朋長辭京中人
相要作咒曰若違心負教横遭三豹其毒害
也如此

京兆人高麗家貧於御史臺替勳官遞送文牒
其時令史作僞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
令史逃走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
膝骨落抛兩脚俱攣　令史承僞准法
斷死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疾不
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攣何廢造僞命
乃斷斬之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於
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
別勑王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臥婢妾十
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
家簿錄事得祐頭漆之題謝祐字以爲穢器
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周默啜之寇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敕授三
品入匈奴遂没賊將至趙州褒公段瓚同没
喚莊共出走莊惧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賞
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内王懿宗鞫問
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莊走
出被趕斫射不死走得脫來願王哀之懿宗
性酷毒奏莊初從賊請誅之敕依引至天
津橋南於衛士舖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瓚
先射三發皆不中又段瓚射之中又令諸司
百官射箭如蝟毛仍氣殜殜然微動即以刀
當心直下破至陰割取心擲地仍趌趌跳數
十迴懿宗忍毒如此

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

作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開陝州
二門鑿山燒石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
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苟牽繩一斷棧梁一絕
則撲殺數十人取顧夫錢糴米充數即注夫
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兄弟妻子牽船皆令繫
二鉗於胸背落棧着石百無一存滿路悲號
聲動山谷皆稱揚務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
破殘百姓

監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
爲人頭羅刹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
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橛枷頭着樹名曰
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甎於上號爲仙人獻
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
考柳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
皆遣喚鶴作鳳證蛇成龍也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
糞糞中有光爚爚然以盆水沙汏之得金
而乃覓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有麩金
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
刺史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
爲判冥事張鷟時爲御史出爲處州司倉替
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爲此
州至後半年除柳州司後改德州平昌令榮

刻時日皆滿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
天之表姪也貪猥無厭着詞曰迴波爾時廷
玉打獠取錢未足何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
得棖觸光楊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時母在都
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一
爲送遂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
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勅楊廷玉改書
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衛

漢柳氏曰衛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
果唱衛州錄事閔重卽唱漢州錄事時鸞臺
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
郎崔玄暐玄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
吏部令史官共鸞臺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爲
柳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爲漢州錄事焉
周司禮卿張希望移舊居改造見鬼人爲毅見
之曰堂新堂下有一伏屍晉朝三品將軍極
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已來未曾知此
事父母多言後月餘日毅入見鬼持弓矢隨
希望後適登階鬼引弓射中髆胛間望覺此
自痛以手撫之其日卒
周右司郎中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佳令巫者
覩之果有伏屍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
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
好非我之爲也掘之三丈果得舊骸有銘如
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絕
周地官郎中房穎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
夜有廚子王老、、忽聞外有人喚云王
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
老欲至曉房果病起數日而卒所司奏狀
下卽除李廻秀爲侍郎其日謝甲上王老以
其言問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鬼神所告也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幼落髮爲沙彌時輩甚衆
每休暇常角力騰趠爲戲而禪師以劣弱見
凌紿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
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類輕侮
爲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佑我我捧
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無還志約既
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恒爾念益固至六
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
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

曰不能神曰何故禤曰山家人斷肉故神因操鉢舉匕以筋食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禤懼遂食斯須食畢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禤不荅須臾於堂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强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爲汝試之因入殿中橫蹋壁行

自西自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劲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遂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十里精廬殿堂窮極壯大諸僧從而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衆因領驍騎數萬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禤曰陛下將殺貧僧恐山中血汚伽藍故此谷口受戮

文宣大驚降爲禮謝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供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効少力可乎禤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爲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臥在谷口禪師呪之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鬭觸摧折繽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

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并州營幢子未成遘病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爲恨耳死後願爲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修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爲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大力長者云

真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

臘香蛤腎等以爲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盔鐵以竹弩射蟲鳥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爲棺餘臨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弥高者以爲至孝即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塩

嶺南獠民好爲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挾取啖之命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梁有磕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磕頭師帝方與人棊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却使遽出而斬之帝棊罷曰喚師使荅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却臣已殺訖帝嘆曰師臨死之時有何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爲沙弥時以鍫剗地誤斷一曲蟮帝時爲蟮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

建昌王武攸寧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爲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呪攸寧尋患足腫粗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棱法師處聽講道逢一道人着衲帽弊衣掐數珠自云賢者五戒講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爲精進一練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便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驟馳却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

子彼持弓箭乘馬趕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郎下縣乞死縛送縣決殺之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嘆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

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大張口咒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妒矣

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其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瀛州任家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鐵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此是被烙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惟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撥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而無及焉

梁仁裕為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癰疽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荆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其婢厥妻楊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紿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

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問景曰公夫人
病困說形狀疑其有私也縊之榮曰公大
人枉殺婢投於厠令見推勘公誠問之景悟
問其婦婦稱甚具首其事榮令厠內取其骸
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婢不肯放月餘而卒
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以
前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
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

一捉來榜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
上投井而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
爲寃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太極元年
八月卒

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
河北趙貝見老人每年作邑齋遂告二百人
授游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
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夾頸安仁不
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脫之其男從
軍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
臾喝下斬取首級百姓震慄後坐誣枉流雷
州將少婢花嚴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僞作敕
追花嚴誅曰事勢如此何忍更爲不軌乎弘
怒曰此老媪欲敗吾事縛其手足投之於江
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於江上俄
而僞敕發御史胡元禮推之錮身領迴至花

嚴死處忽云花嚴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唯
弘稱叩頭死罪如受枷拷之聲夜半而卒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放
歸左右曰宅舍亡壞不堪將滄州人李談新
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
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識妻子具說其事遂
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陳由來乃信
之

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中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由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在

傳黃中爲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震虎遂驚躍便即落崖腰膀不遂爲人所得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銅一本作鋼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於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爲料斗鳧翁鷄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

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仰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爲除右臺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

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閻羅王此時罷權笑無復向朝堂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案研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

訴聽支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
及賊登壘乃入閣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
來索愼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
夫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
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
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姜師度好奇詭爲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搶車運
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

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鹵地抑
種稻一槩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
又爲陝州刺史以禾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
計以爲費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
直至于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
大把推之米皆損耗多爲粉末兼風激揚凡
一函失米百石而動即千萬數遭典庾者償
之家產皆竭復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

者甚苦人方停之
岐王府參軍石惡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
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
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
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
御史中丞李謹度米琛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
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令本貫瀛
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舉其

庸猥皆此類也
士怡爲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爲掌選侍郎吏部
之穢崔泰之爲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爲京
師三穢
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
適無得本檢尋乃斫窗取得之時人號爲斫
窗舍人
國子進士 一作祭酒 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

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鏡得照始分明同房
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
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爲宗判云昔五字
定表以理切稱奇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
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公之驗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
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
哂焉

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
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
曰掠七人合決七佰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
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
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
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常
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冀州參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
會得遊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
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再見博士敎此聲
前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來牒
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若使口
公人[illegible]鳥翎太多會[illegible]何
[illegible]里正不送鳥翎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朝野僉載卷之二終

子217 029

唐 張 鷟文成 撰

明 李日華君實
張可大觀甫 訂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強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敗黨附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引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龍令

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且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龍殺舊縣令掠家口並盡敏以不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周補闕長史吉懋欲爲男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至門者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低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頊遷平章事賢妻達節談者榮之頊坐與河內王武懿宗爭競出爲溫州司馬而卒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問車腳錢幾又曰御史例不還腳錢母怒令還所剩米及腳車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慚色

文昌左丞盧獻女第二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言辭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沖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

敢白思沖撰日備禮贄幣甚盛就贄就宅盧
氏拒閤抗辭曾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踰垣
至所親家截髮思沖奏之敕不奪其志後爲
尼甚精進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
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
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
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

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咒禁終不絕
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
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塵垢不
理身逾年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栢之
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
至今尚有節婦里
楊盈州姬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爲新粧詩好
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
釵金作縷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
月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妒
爛二女頭髮禿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壺
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
後不妒不須飲若妒即飲之柳氏拜敕訖曰
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
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而臥然實

非鴆也至半夜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
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
隋開皇中京兆韋衮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
必從衮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
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牸牛宰而獻之因問衮乞
姓衮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
郎君同姓衮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
爲黃犢子韋即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

蓋慮年代深遠子孫武與革氏通婚此其意
也
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
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
也兩翅折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
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
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
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

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陛下有賢
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
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
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為太子充元帥初
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
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薛季昶為荊州長史夢猫兒伏臥於堂限上頭
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
限上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
桂州都督領南招討使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
夜夢十一月養蠶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蠶冬
絲也君必送東司數日果送吏部
饒陽李瞿雲勳官方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
仙藥占曰母猪豘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
如其言

張鷟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
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
類有五其色赤者文章鳳也青者鸞也黃者
鵷鶵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為鳳
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遂以為名字焉鷟初
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
功員外郎騫味道以為天下第一又初為岐王
府參軍夜夢著緋衣乘驢睡中自怪我綠衣當乘馬

何爲衣緋邪乘驄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
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第夜夢一狗從
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墜以爲不祥問曹良
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爲此夢夢神爲吾解
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服
也有墜爲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
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

至荆州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
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
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傍竟也其竟於今日
乎尋有御史陸遺免齎敕令湜自盡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
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
也經數日果失之
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
巫祈禱星月咒咀不道栲楚酸痛奴婢妄證
二子自誣並鞭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
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甚重符書
蘊慝崇姦構虛實土用血誠伊戾之故爲掘
地埋桐乃江充之擿造也
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并將昏鏡以照人令
其速亂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
平王誅之後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皆逆韋
朝野僉載卷三
之輩爲之也
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酆王葬畢宮人賂見鬼
師雍文智詐宣酆王教曰常作宮人甚大艱
苦宜與賞絹者與緋韋庶人悲慟欲依鬼
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受賂賄驗遂
斬之
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
對百官總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檢校去

郝巾帶即去之曰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郝御史叩頭仍舞蹈拜謝而去觀者駭之

浮休子張鷟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師僧祈之二十餘日無効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

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塡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阿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塡門浮休子張鷟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

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水瓮於梁上以

刀斫之繩斷而瓮不落又於空房內密閉門置一瓮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儉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極寒石自水漱呪之拔出賣卜於信都市日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糺告引向市斬之顏色自若了無懼命紙筆作詞精神不撓

陵空觀葉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

腹上桃柳断而内不傷後將雙刀斫一女子腰子兩斷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噴水而咒須臾平復如故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祅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為祅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祅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咒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

涼州祅神祠至祈禱日祅主以鐵釘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即出門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祅神前舞一曲即却至舊祅所乃拔釘無所損臥十餘日平復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

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為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窖曰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悦

多縣令劉靜妻患疾正諫議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為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瓮水中剔取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儼獨坐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蹤緒或以為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

周天朝有鼎師者瀛州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

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瓮盛酒三斗一舉而飲盡又曰臣能食醬即令以銀瓮盛醬一斗禺師以匙抄之須臾即竭則天欲與官禺曰情願出家即與剃頭後則天之復僻也禺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君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潛決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疢時人莫測

大足中李慈德有祆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書厭則天於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為江

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為槍被繒為甲三更於內反宮人擾亂相殺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裏聲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閹豎數十人惜哉慈德以此爲客以厭而喪

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illegible]

老僧頭上傾唾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道士羅公遠幼時不甚人知出梁山數年忽有異見睿宗時中敕追入宮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巳取得

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惡往櫪上檢看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遠看年命奴擎衣襆在門外不覺須臾在遠公衣箱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貍毛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為墨末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効歐陽草傷於肥

鈍亦道之亞也
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故人爲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爲檢尋曰君平生無脩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多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数亦三四萬遍重檢獲之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爲曹州參軍轉鄧州司倉即掩却不

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敕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乃悟曰此州吾不見小書耳滿授鄧州司倉去任又選冀州判司未過而卒
貞觀年中頓丘縣有一賢者於黃河渚上拾菜得一樹栽子大如指持歸蒔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狀如柰又似林檎多汁異常酸美送縣縣上州以其味奇乃進之賜綾一十疋後樹長成漸至三百顆每年進之號曰朱柰至今存德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豐足人以爲從西域來礙渚而住矣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爲患旌陽沒水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爲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遂有萬仞師

出焉
上元年中令九品已上佩刀礪等袋彩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強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復前結白魚爲餅
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爲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專知官高郵縣令幼臨也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

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

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蝠之氈汾晉之龍鬚河中之鳳翮以為席鳳閣侍郎李迥秀通遇之也同飲以碗盞一雙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常頻喚不覺出為恒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為衡州刺史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及地著吉莫靴者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贓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為鳳閣侍郎景龍中為中書令韋氏之敗斬之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隱起鈒鏤窈窕便娟真珠瑪瑙琉璃琥珀玻瓈珊瑚車渠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府庫之物盡於是矣

隋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啟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驚絕歎非人世之有識者云大行殿者示不再也亦是王莽輕車之比天心其閑人事也歟

安樂公主改爲悖逆庶人奪百姓莊園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流盃池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遊觀車馬填噎奉敕輒到者官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

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搜山滿谷掃地無遺至于網羅殺獲無數開元中禁寶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物於是採捕乃止

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衆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縈之每相聚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走捕訪久之擒獲斬之于市并其黨十餘人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烏大集使驗有實旌表門閭後訪乃是孝子每哭即散餅食於地羣烏爭來食之後如此烏聞哭聲以爲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時產子取猫兒置狗窠

中狗子置猫窠內慣食其乳遂以爲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連理木合歡瓜麥分岐禾同穗觸類而長寔繁有徒並是人作不足怪也

同泰於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白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并州汶水縣於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汶水爲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僞不復採用乃止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
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
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髮白更
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囚三百
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圜獄外羅牆角
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
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

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
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巨跡即大赦
天下改為大足元年

白鐵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眾先於深山中
埋一金銅像於柏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
給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每見佛光大設齋
卜吉日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於非所
藏處斫不得乃勸曰諸公不至誠布施佛不
可見由是男女爭布施者百餘萬更於埋處
斫之得金銅像鄉人以聖遠近傳之莫能見
乃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即愈左側數百里
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緋紫紅黃綾為袋數
十重盛像人聚觀者去一重一迴布施收千
端乃見像如此矯偽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
亂自號光王署置官職殺長史數年為患命
將軍程務挺斬之

中郎李慶遠狡詐傾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
暫令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
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常遣一人門外急
喚云殿下須使令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請
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東宮後稍稍疏
之仍潛入伏內食侍官飯晚出外腹痛猶詐
云太子賜予食瓜太多須臾霍出衛士所食
米飯黃臭並蒿菜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為

此狀也
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副焉
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韡而鼻臭
之田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
宿明日將殺元珍諫大國和親使若殺之不
祥乃放之後與知微爭于殿庭言默啜必不
和知微堅執以為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
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
於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忠邀之怪其不
至親就門刺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
名又一時晝寢驚索入州扣刺史鄧惲門拜謝
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惲曰無此事涉曰司功
某甲言之惲大怒乃呼州官董以甲間構將
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
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是知其性理惛惑
矣
五原縣令閻玄一為人多忘嘗至州於主人舍
坐州佐史前過以為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
某是州佐也玄一慙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
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
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俟而
里胥白錄人到玄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
其人不知所以訊之玄一曰吾大錯顧直典

回宅取盃酒綾揄良久典持酒至玄一既忘
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禀靜
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
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
史總姓王
定州何名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店
停商專以襲胡為業貲財巨萬家有綾機五

百張遠年老惑不從戎即家貧破及如故即
復盛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爲業里中謂之鷄肆言
若歸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
財巨萬有士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
麗入內梳洗衫衣極鮮屏風氈褥烹宰無所
不有景暘問曰主人卽如此快活何爲不罷
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
馬散失復業已來家途稍遂非情願也分合
如此

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名五
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
賜物與之以爲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
勵皆以取受爲贓汙有終身爲累莫敢犯者

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汙有一里正死範令
門內一人爲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
之謂曰里正有過罪先須急救範先造得一
像只以與之結錢二千百　五寸半其貪皆
類此範惟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破其腦百
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兎之命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鷄
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
三萬顆謂里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鷄抱之遂
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

鷄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
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
莖謂里正曰吾未須要且向林中養之至
秋竹成一莖十錢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
類此

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
客有一騾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年不賣市人
報價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

令買單絲羅疋至三千悄問用幾兩絲對曰
五兩悄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
手功之直
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令里正括客云
不得稱無上戶每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
脅之人懼皆妄通乞簡云不用喚客來但
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
月之內納三千疋罷任發至鹿城縣有一車

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即喚里正令滿之里
正許無所出遂於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
都拜柳州刺史
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攝愛州刺史
貪暴取金銀財物向萬貫有首領取婦裴郎
要障車綾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
新婦歸戢之三日乃放還首領更不復納裴
即領物至揚州安南及問至擒之物並納官
裴亦鎖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而
免
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
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
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爲金
牛御史
張昌儀爲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
風聲鼓動有一人姓薛賫金五十兩遮而奉

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
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有姓薛
者即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
官其蠹政也如此

陳眉公訂正朝野僉載卷之四

唐　張　鷟文成　撰

　　　岳和聲之律

明　沈元嘉孫生　校

隋辛亶為吏部侍郎選人為之榜略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中里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聰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駁彈莫不代子戟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為繇賞者不可不喜被免責者寧有不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欲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

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是識法家細尋判驗是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辛家先生見責實覺多逆罪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舍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官相代那得久濫天官待子自作惡去惡去不得久任喚取師巫却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汚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夫吏部開賢路通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隋牛弘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卧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

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騎今見隴西牛臥
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辨深淺乃密令
侯白變形貌着故弊衣為賤人供承客謂是
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
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報云馬有數等貴
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腳好形容不惡堪得乘
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麤壯雖無伎倆

堪馱物直四五千已上若𩣡音十浩反尾燥
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
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
唐高士廉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謔士
廉時著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嚏踏
面不知瞋高生兩齒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
而引之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為右臺御
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
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逯仁傑着朱閭
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
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
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為御史者尋改
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
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詈之為中霜穀
束元一目為梟坐鷹架時同州孔魯丘為拾

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為
鶻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
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
為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
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
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謂能體物也
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為元
帥引兵至趙州聞賊駱務整從北數千騎來

王乃棄兵甲南走荊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
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廻至都置酒高會元
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
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仗縱拋却騎
猪正南據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
猪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
辭上曰爾叶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菶韻元一
應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菶菶未見桃花

面皮謾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慚色
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
主河內王懿宗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歌
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
錦裙拖綠草羅定知紗帽底形容似大歌則
天大笑縣主極慚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
足蹇元一目為行轍方相亦號為衛靈公言
防靈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

行視高而望遠目為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
元本竦髆傴身黑而且瘦目為嶺南考典駕
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為光
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麤眉目為外
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為鬱屈蜀馬目李昭
德卒子銳反歲部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
目為端箭師郎中長孺子視望陽目為呷醋
漢泥木令穢殺舉止輕薄目為失孔老鼠

周張元一腹麤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頊目為
逆流蝦蟆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容爾朱九
並姿相不媚廣州人號為三樵七肖反人歌
曰奉攸道撫隨侯傍道走回頭語李郎喚
取爾朱九張為目隨侯為臛風土梟
周李詳河內人氣俠剛勁初為梓州鹽亭尉主
簿等日刺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刺史曰

不平若把筆者詳日請者使君即下筆曰依
斷大事好勾小稽白戀不清旋人總濁者中
下刺史默然而罷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
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為謡曰補闕連
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
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
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

士不尋章麪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杷
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為謗
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
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
罪即宜放卻先知於是乎面無色□唐豫章
令賀若瓌聚歛皮遐項腫縮號為飽乳犢子

唐鄭愔曾選選人為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
即是公倩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
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姓鄭
改姓鄭時人號為鄭鄭

唐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討吐蕃至樹墩城聞
劉尚書沒蕃著靴不得韈狼狽而走時將軍王
杲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却麥飯及首尾
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謡曰姚河李阿婆鄯
州王伯母見賊不能鬭總由曹新婦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

肥腯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為媼媼者肉
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唐先天中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
市無所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灌柴
栰比於山下遂授司農卿於後水漲則奔突水縮
則竭涸又前開黃河引水向櫟州費億兆功
百姓苦其淹漬又役夫塞河開元六年水泛
溢河口堰破櫟州百姓一概沒盡師度以為

功官品藍進又有傅孝忠爲太史令自言明玄象專行矯諂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傅孝忠兩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矯並斬之

唐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脚來猪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爲趂蛇鸛鵲黃門侍郎盧懷愼好視地目爲覷鼠猫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爲飽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目爲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冲好眇目視目爲暗燭底覓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少髮目爲日本國使人又有舍人鄭勉爲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諧禁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爲煙燻地木目御史張孝嵩爲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伸嗣爲熱鏊上猢猻目補闕袁輝爲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爲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爲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爲飽水蝦蟆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爲嵩作考詞云婦强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旣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

唐郝象賢侍郎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翌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劣諸

若製字損節容之身尚可旁可波及侍中也
因弟泣泉懸而退寵之者反語為癡種也
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
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廻又上
書云聞嵩山唱萬歲聲即賜緋魚袋未入五
品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
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即酬五品前疑
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即放歸丘園

憤恚而卒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
為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
令史騎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人號
為驅驢宰相
周有逯仁傑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尚書改天
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
置平直老三員掌簿案設鎖鑰十羊九牧人
皆散逃而宰相淺識以為萬代可行授仁傑
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寢
周考功令史袁琰國忌眾人聚會充錄事勾當
遂判曰曹司繁鬧無時暫閑不因國忌之辰
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嗤之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
於朝堂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悰丁憂自請
起復吏部主事高筠母喪親戚為舉哀筠曰

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
不肯起對時臺中為之語曰侯知一不伏致
仕張悰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張栖貞情
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
人面不其然乎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
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
有一道頗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磑又

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論水碓乃是藍田今卸寓乎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太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椽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為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宗愚鈍無意之失上乃釋之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辯頗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為貞源令秩滿選擬與選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瀛冀貝等州謂鹿城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即是獼猴雖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即是萬中藏獺懷璧降何阿小授懷璧五品將軍阿小敗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為河內王武懿宗所斬之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爲默啜使入蕃受默啜封為漢可汗賊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後降者盡坐無遺令英不答知微城下連手踏歌稱萬歲樂令英曰尚書國家八座受委非輕翻為賊踏歌無慚也知微仍唱曰萬歲樂萬歲年不自由萬歲樂時人鄙之

唐崔湜為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贓污狼籍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

湜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
去何為不與官湜曰所親為誰吾捉取鞭殺
曰鞭即遭憂湜大慙士子以湜父年老瓜初
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譏之
時崔岑鄭愔並為吏部京中謠曰岑羲獠子
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
唐左衛將軍權龍褒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
年中為滄州刺史初到乃為詩呈州官曰遙

看滄州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群漢聚坐打
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褒曰不敢趁韻而
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
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螂參軍不曉請釋褒
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
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蜣
蜋[illegible]有蟲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
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為讚曰龍褒才子

秦州人士明月昬昬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
韻而已褒以張易之事出為容山府折衝神
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
都陛下敕進來令作右金吾又為喜雨詩曰
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赤地上
絲氳氳為瀛州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
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
有詔改年號為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

衆人大笑龍褒復側聽怪數書來遲高陽博
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褒乃判曰兩縣競地非
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褒示
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褒曰餘人
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褒不
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忌日
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日於房中靜坐有
青狗突入龍褒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改

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匿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途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舍請居上坐宜得自捧酒食舊主流汗舒之流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舊主卑瑣前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

主為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唐裴郎德榮陽人也為納言客問浮休子曰裴納言何如答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栗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煉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傑為納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覽經史薄閑文華頗規切諫有古人之風翦伐浮可行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客曰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

小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問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辯似智巧諛似忠傾覆邦家誣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歟蜂蠆害人終為人所害無何為太僕卿戮于西市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曰三思憑藉國親位超衮職貌象恭敬心極殘忍外示公直內結陰謀弄王法以復仇假

朝催而寄物晚封為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以壽終竟為節愍太子所殺又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張食其之黨君熊羆臨事武上開之儔怯同駑犬首鼠之士進退兩端恇蛐之夫曾無一志亂朝敗政負非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長流思州憂恚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與而有膽剛而能斷處陵夷之運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蕩之朝不遙辭以苟免來俊臣羅織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鍛鍊者有功寬之躡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鴞集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以遠害若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于定國豈同年而語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溫何如答曰履溫心不涉學眼不識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謀大趨超徇欲奚忽猾貪泰華誇外不覺其死夜蛾投燭不覺其燄頭寄於項其能久乎後從事

韋氏為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為選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猥獝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狐蹲貴介雉伏權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之折支德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illegible][illegible]之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游於洲[illegible][illegible]雞[illegible]終是凡材以此求榮得死為幸[illegible][illegible]反伏誅

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以餵之後鄰近失布者誣景逸盜

之繫南康獄月餘劫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
獄樓向景逸欲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
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
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
傳也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群
僚梁縣有人白云有白鵲見昌期令司戶楊
楚玉捕之部人有鷂子七十籠令以蠟塗爪

至林見白鵲有群鵲隨之見鷂迸散惟白者
存鷂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
笑曰此鵲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
然投河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

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
暖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
訟殺其妻子嶷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
命未盡且放歸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

麻雞也令射殺魅遂絕

文明以後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為雄者多或半
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

衛鎬為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夢
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
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夢催食欲
前適所親有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
雞見抱兒巳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鎬方悟

烏衣婦人果烏雞也遂市解放是夜復夢咸
欣然而去

天后年中越州有祖錄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鵝
向市中者鵝見錄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
之至僧寺令放為長生鵝竟不肯入寺但走
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衆之處一步不放
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也

濮將鄧□□□門□宅忽聞忽一聲稱賀一聲稱

央旋夕開閉禁闘京師淡末惡之今毀其門
兩翁化為雙鶴相隨飛去後改為縣為安城
縣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鳥
雄雌各一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
者煩然不食則天問曰何無聊也鳥為言曰
其配為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
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
天不罪也

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冰雪有魚
長一二寸來去有時報水上如粥人取烹之
而食之蕃家取不得不知所從來
通州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
若入穴插雉尾於獺穴前獺即不敢出去却
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
然後放令自喫喫飽即鳴杖以驅之還插雉
尾更不敢出
有人見竪子在洛水中洗馬頃之見一物如白
練帶極光晶繳竪子項三兩匝即落水死凡
是水中及灣泊之所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
者皆謂黿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
之類也
齊州有萬頃陂魚鱉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
一僧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

去于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緋鱗鏤甲
錦質寶章特異常魚齎赴州餉遺至村而死
衆共割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
然並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廣自是陂中
無水族至今猶然
杭州富陽縣韓郊莊掘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
魚數千頭土有微潤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逈妻歸寧有衛州三

衛楊貞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
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却內鞘中貞等不知之
至明店人趂貞等拔刀血狼籍囚禁拷訊貞
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
總追店人十五以上集爲人不足且散惟留
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
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姓名勿
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者即記之明日復爾

其人又問婆使何推勘如是者二日並是
此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
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
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朝野僉載卷之四終

陳眉公訂正朝野僉載卷之五

唐 張 鷟文成 撰

明 沈中英爲林
張應世名之 校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
母遂私將潛藏匿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
狀問奉敕推詰極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
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

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勒項送至街中忠
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
王璥引就房內推問不承璥先令一人於案
褥下伏聽令一人走報長使喚璥鏁房門而
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璥至
開門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云

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

自進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
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
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
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
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
俄而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
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其
與寡婦私嘗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

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
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
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
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經
縣陳牒子雲令送敬府獄禁教追盜牛賊李
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
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
向庭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
牸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
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
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與敬一縣
服其精察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
極姝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
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

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覓
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餘十事錄奏敕令長
安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譁沸三日不獲不
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
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衛縛衛士四人問十
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高麗
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撿云金城坊
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

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
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
藏之奏敕斬於東市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
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
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疑語非光
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勘
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

臥兩窻日高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
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琛投
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
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疋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
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
成至街中見嗔之曰箇賊住即下驢來即承
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

長行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
送縣有頃驢主蹤至皆如其言
張鷟為陽縣尉日有稱架人呂元偽作倉督馮
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
定鷟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
書即注是以字押不是即注非亦以字押元
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決五下括詐馮
忱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

元連項赤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并鞍
失三日訪不獲經縣告鷟推勘急夜放驢出
而藏其鞍可直五千已來鷟曰此可知也令
將却籠頭放之驢向舊餧處鷟令搜其家其
鞍於草積下得人伏其計
張松壽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十
日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
蹤跡見一老婆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馱來入

縣供以酒食經二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
腹心人覓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
問明府若爲推逐即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
具承并贓並獲時人以爲神明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
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
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并州人毛俊誕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內試字千字
文皆能暗書賜衣裳放還人皆以爲精魅所

託其後不知所終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
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
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麤呼驛
長嗔之曰飯何爲兩種者驛客將恐罰曰邂
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
復何損遂換取麤飯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

先有鄉人姓婁者爲屯官犯贓都督許欽明
欲決殺令衆鄉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
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
宴會都督與尚書俱坐尚書曰聞有一人犯
國法云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
爲小兒時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
法都督遂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
娘求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楪槌
餠與之曰噇却作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

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屯田行有日矣
諮執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於光政門
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
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
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
不相識法有何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其年
老眼暗奏解其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納

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裏不識宰相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南元傍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果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諮意家漿水亦索不得全不祗承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到不與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納辟事徒涴卻名聲若你州縣道你即不存

生命且放卻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婁自送之謂判官曰與公躓頓之矣衆皆怪嘆其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徽劉寬無以加也

英公李勣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頻作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尚書侍郎我老翁不識字無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負媿汝努力[illegible]大侍郎等惶懼逼問其姓名令南院看榜注史引入注與吏部令史英公時為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為設食食客裂卻餅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犁地兩遍熟槩下種鋤蒔收刈打颺訖磑羅作麪然後為餅少年裂卻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卻你頭客人慙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

州刺史王羆有客裂餅緣者羆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飢且擎卻客愕然又臺使致羆食俶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羆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

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為畿赤不曾打杖行罰其事亦濟及刑部尚書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剝衣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撩得李

日知嗔嘆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
徵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
衆共謫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
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僂膁
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
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
世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歜楚王嗜

芹菹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
本傳曰邕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
瘡又於瘢落地邕俯而取之食宋明帝嗜
蜜漬鱁鮧一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
君愛癡之說何足怪歟夫亦其病也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絃
撥倍麁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
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
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
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嘆辭去
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
琶絃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
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
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不復成曲

周有婆羅門僧惠範姦矯狐魅挾邪作蠱咨趄
鼠黠左道弄權則天以為聖僧賞賚甚重太
平以為梵王接納彌優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孝和臨朝常乘官馬往還宮掖太上登極從
以給使出入禁內旁入即賜綾羅金銀器物氣
岸甚高風神傲誕內府珍寶積在僧家矯說
祅祥妄陳禍福神武斬之京師稱快
道士史崇玄懷州河內縣縫靴人也後度為道
士偷假人也附太平為太清觀主金仙玉真

由俗立爲尊師每入內公請賞賜甚厚無物
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裙帔象笏佩魚符出
入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中士女相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鵝等以祀之將爲
修福若不差即次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
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復更祈死
則打鼓鳴鍾於堂比至氣絕初死且走大叫
而哭

景雲中有長安賀玄景自稱五戒賢者同爲妖
者十餘人於陸渾山中結草舍幻惑愚人子
女傾家產事之紿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
景爲金薄袈裟獨坐暗室令愚者竊視云佛
放光衆皆慑伏緣于懸崖下燒火遣數人於
半崖間披紅碧紗爲仙衣隨風習颺令衆觀
之誑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飛就之即得
成道剋日設齋飲中置莨菪子與衆餐之女
子好髮者截取爲獅頭尾仙衣臨崖下視眼
花恐懼推崖一時燒殺沒取資財事發官司
來檢灰中得焦拳屍骸數百餘人敕決殺玄
景縣官左降

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
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內道
場逆韋死後不知去處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
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
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五月十五起無
遮大會於朝堂掘地深五丈以亂綵爲宮殿
臺閣屈竹爲胎張施爲楨蓋又爲大像金剛
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涌出又刺牛血畫作
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
觀者塡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
踏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

擣前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燄沖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即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欻起裂血像為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欻電霹靂風雨瞬息寺浮圖佛殿一時灰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

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云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誦經咒其時禁屠宰寶嚴用羊二十口馬兩匹以祭祈請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逐胡僧其雨遂止

周聖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法術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為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為久視元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三年而則天崩

則天時調貓兒與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咬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

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京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啗以寶物錦綺皆不答又賂以音樂女妓駿馬亦不語乃對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

以謡言芫火緋衣之事白賓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眞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唯有青鵞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鵞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逆韋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見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爲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韋之敗也虢王斫七姨頭送朝堂則知辟邪之枕無効矣

後魏高流之爲除州刺史决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冢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爲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之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甎甓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著平上幘朱衣得銘云筮道居朝廷言近市

五百年閙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爲記藏於嵩山上元初有洛州郜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顯眞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太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眞容者實中宗之廟諱眞爲睿聖之徵詎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將以久長也後中宗御位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

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煑飯此三山者夸父
支鼎之石也
寳曆元年乙巳歲資州資陽縣清弓村山有大
石可三間屋大從此山下忽然吼蹋下山越
澗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
各手把鋤趂至所止其石高二丈
趙州石橋甚工磨礲密緻如削焉望之如初日
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有

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後
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
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
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而
塞赤水坡上桑畦麥隴依然仍舊
郟鄏驛長安人先貸宿[illegible]兼[illegible]賣之甄
勝業坊有伏磚東觮之仰[illegible]　一洗其面

[illegible]之乃將钁劚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
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助與
蕭佺交厚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鄧助驂驔
兒非關道德合只為錢相知
先天年洛下人牽一牛奔腋下有一人手長尺
餘延坊而乞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騣曳地號曰師
子驄上置之馬群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

驅來謂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
能制之遂攬衣向前去十余步踴身騰上一
手撫耳　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
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
聖皇帝敕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
得其馬老於朝邑市麵家挽磑騣尾焦禿皮
內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
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

[illegible][illegible]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矣

德州刺史張訥之一白馬其色如練父雄爲荆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敞之爲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乘此馬敞之薨弟訥之從給事中相府司馬改德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出爲常州刺史至今猶在計八十餘年極肥從行騾脚不散

廣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歸漢

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將不舉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馬種絕已二十五年今又復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復其先也遂養之故曰白馬活胡兒此其謂也

東海有蛇丘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有人頭而蛇身

嶺南有報冤蛇人觸之即三五里隨身即至若只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

□山嶺石洞有綠蛇長可三尺餘大類小指好栖樹杪視之若韉帶纏於柯葉間無螫毒見人則空中飛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

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變爲沙虱中人爲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

種黍來蛇燒羖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

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之忽有蛇無數從室中流出門外其穢如積上蠶蓋地皆遍時有行客云解符鎮取桃枝四枚書符繞宅四面釘之蛇漸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

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並盡令煎湯一百斛灌之經宿以鍫掘之深尺得古銅錢二十萬貫因陳破鑄新錢遂巨富蛇乃是古銅之精

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嶺山側有白蛇長六七尺黑蛇長丈餘須臾二蛇鬬白者吞黑蛇到粗處口兩嗌皆裂血流滂沛黑蛇頭入嚼白蛇肋上作孔頭出二尺餘俄而兩蛇並死後十餘日大雨山水暴漲漂破五百餘家失三

百餘人

左補闕畢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營生藏至乾泰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磚二萬口開藏欲修之有蛇無數時正月尚寒蟄不能動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盡其蛇金色泰自與奴開之尋病而卒月餘父母俱亡此開之不得其所也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侮之

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鷹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反數廻亦陸機黃耳之徒歟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槎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𢪛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卽託張易之易之被戮託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斬

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至忠岑羲等並外飾忠鯁內藏諂媚翕肩屏氣舐痔折肢附太平公主並騰迁雲路咸自以為得志保泰山之安七月三日破家身斬

何興鴉鵶棲於葦苕大風忽起巢折卵破後之君子可不鑒哉

趙履溫為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廻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於事上傲於接下猛若飢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為人所食為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

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為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肉骨俱盡

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幞隨薛師後於馬傍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人間之大醜也

天后時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死頊於天津橋南要內史魏王承嗣拜伏稱死罪承嗣問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然之遂犢車載入三日不語承嗣怪問之二人曰兒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賴承嗣既幸免其父極刑遂進頊驍騎監俄遷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昇二妹請求承嗣故也

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嫪毐之寵遂為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

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

天后梁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於緱氏山立廟詞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為最周年易之族佞者並流於嶺南

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氏誅附太平

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夫與二女並進儲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或有人牓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艷婦於春宮

燕國公張說倖佞人也前爲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於天雄軍大設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鞾鼻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哭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恥笑

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野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於隧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視之有氣如烟直上衝損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卷之五終

陳眉公訂正朝野僉載卷之六

唐　張　鷟文成　撰
明　顧雲鳳儀甫
　　顧雲鵬達生　校

天寶中萬年主簿韓朝宗嘗追一人來遲決五下將過縣令又決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後於冥司下狀言朝宗遂被追至入烏頭門極大至中門前一雙桐樹門邊一閣垂簾簾窺見故御史洪子輿子輿曰韓大何爲得此來朝宗云被追來不知何事子輿令早過大使入屏墻見故刑部尚書李乂朝宗參見云何爲決殺人朝宗訴云不是朝宗打殺縣令再決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過又問縣令決汝何爲他主簿朝宗無事然亦縣丞悉見例皆受行杖木決二十放還朝宗至曉始蘇脊上靑腫疼痛不復可言一月巳後始可

於後廻檢坊曲遂至京城南羅城有一坊中一宅門向南開然記得追來及乞杖處其宅中無人居問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處信之

神鼎師不肯剃頭食醬一斛每巡門乞物得麁布破衣亦着得紬錦羅綺亦着於利貞師座前聽問貞師曰萬物定否貞曰定鼎曰闍梨言若定何因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有死即生

有生即死萬物相糾六道輪廻何得為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喚天為地喚地為天喚月為星喚星為月何得為不定貞無以應之時張文成見之謂曰觀法師即是菩薩行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惱打之不怒罵之不嗔此乃菩薩行人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嗔打之即怒罵之即嗔以此論之去菩薩遠矣

劍南禪師者不知何許人姓步少慕修道父母抑逼以妻乃割其勢乃止後成丁徵庸課遂以麻蠟裹斷以火爇之遂成廢疾入陸渾山坐蘭若虎不為暴山中偶見野豬與虎鬭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即各分散人皆敬之無敢議者

司刑司直陳希閔以才非才任官庶事疑滯司刑府史目之為高手筆言秉筆支額半日不

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衛州新鄉縣令李逢道性褊急姊男年七歲故觸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餅誘得之嚙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驢於街中有騎馬人衝過撥其胯遂怒大呼將毆之走遂無所及忿恚不得遂嚼路傍棘子流血

貞觀中冀州武邑縣丞楚君卿失馬既得賊柳

禁未決君卿指賊面而罵曰老賊吳虎膽來敢偷我物賊舉枷擊之應時腦碎而死

開元中潁士方年十九擢進士至二十餘該博三教其賦性躁忿浮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僕杜亮每一決責皆由非義平復還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敬宗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沈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為來帝大笑賜物有段

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好機警常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名口吃見安期曰賢室本自相當亦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弟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為讀判曰向看弟判非但傷足兼以內損其人慚而去又選上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慚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贈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為之改注又一選士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吳七曰知嘉擒已入安期曰為君長揶揄答曰可怜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選還就官對曰怪來晚安期笑而與官

并州有人說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乃更令求之出見

伯樂誚之曰□□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見
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顱跌目脊郁縮但蹄
不如累趨爾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
笑乃止
安南有象　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卷之
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
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

食之眾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
令以帊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
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
言語人不如也
前御史王義方出萊州司戶參軍去官歸魏州
以講授為業時鄉人郭無為頗有法術教義
方使野狐義方雖呼得之不伏使郭被卒狐
競來惱每擲磚瓦以擊義方或正誦讀即裂

其書硯關空中有聲云有何神術而欲使我
乎義方竟不能禁止無何而卒
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妒女泉有神廟泉水沉
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
妒女者介之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
許舉火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
有人取山丹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
之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故安州都督贈太師杜鵬
舉時為濟源縣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
卒亦見其小奴夫人尉遲氏敬德之孫也性
通明強毅曰今是術撰妙自言官至方伯今
當長往其中安然不哭治一日一夕乃心上稍
溫翌日蘇數日方語云初見兩人持符來
召遂相引出徽安門門隙容寸過之尚寬直
北上邙山可十余里有大坑視不見底使人

令入鵬舉大懼使者曰可閉目執手如飛須
臾足已履地尋小徑東行凡數十里天氣昏
慘如冬凝陰遂至一廨墻宇宏壯使者先入
有碧衣官出趨拜頗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
坐按後命鵬舉前傍有一狗人語曰姓
名同非此官也咎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馬半
身兩足跳梁而前曰往為鵬舉所殺今請理
冤鵬舉亦醒然記之訴云曾知驛敕使將馬

令殺非某所願碧衣命吏取按審然之馬遂
退傍見一吏揮手動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脫
證亦甫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門外云某是生
人安州編戶少府當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
願自保持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趨出云姓韋
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務本坊自稱向來有
力祈錢十萬鵬舉辭不能致鼎云某雖生人
今於此用紙錢易致耳遂許之又囑云焚時

願以物藉之幸不著地兼呼韋鼎某即自使
人受鼎又云既至此豈不要見當家簿書遂
引入一院題云戶部房廊四周簿帳山積當
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帷帕金字牓曰
皇籍餘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蓋之韋鼎云
宰相也因引詣杜氏籍書籤云濮陽房有紫
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具
遂求筆書其名於臂意願踟躕更欲周覽韋

鼎云既不往亦要早歸遂引出令一吏送還
吏云某苦飢不逢此使無因得出願許鵬舉
與求一食但尋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臨
與遂與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
城皆甲士持兵鵬舉問之甲士云相王於此
上天有四百天人來送鵬舉曾為相王府官祈問
此說牆有大隙窺見分明天人數百圍繞相
王滿地綵雲並衣仙服皆如畫者相王前有

女人執香爐引行近冤帝衣裾帶狀似剪破一如鳥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徑可丈餘相王後凡行十九日紫氣成行大光明皆知所戴須臾有綵騎來迎甲上令鵬舉走遂至故道不覺已及徽安門閉過之亦如去時容易爲羣犬遮齧行不可進至家見身在床上躍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記如打木書字尚分明遂焚紙錢十萬呼贈韋鼎心知卜代之數

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手曰曾敢忘德壽來韋熊過卒矣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云思入鳳雅靈通鬼神敕宮人妃子數十同其裝服令覩執爐者鵬舉遥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公主云方魁龍袞忽爲火逆驚怔之中不覺裳帶含體不及更服公主歎欲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也鵬舉所見先睿宗龍飛前三年故鵬舉墓誌云

及卒小錢符陰陽符行路幽期於化元定成開於朝後果爲安州都督處士和作誌　一說鵬舉得釋後入一院閣下者爲誰曰魏元忠進行頃敬揮入下馬舉後拜之云見大理卿對推事見武三思崔湜韋溫宗楚客崔湜溫舍若執李嶠等頭散腰立聞元忠等云今年大計會至六月誅逆韋宗楚客等並斬嶠解官歸第皆如其言

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趫迅捷踴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轡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鐙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枕函飛入房內以手撚土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攀引又以足蹐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

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即死遂於函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踴身椽孔間出

天后時將軍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羂索李盡忠之敗也麻仁節張玄遇等並被羂將麞鹿狐兎走馬遮截放索羂之百無一漏鞍馬上

弄弓矢矛矟如飛仙天后惜其材不殺用以爲將稍貪財好色出爲潭州番口鎮守將憤恚而卒

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圍以闌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有文學次之邈善書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後左降朱鳶會賊破驩州以之悌爲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劃大破之

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

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餘皆縱橫破裂曾遊瓜埠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

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有虎搏之踣而臥虎坐其上奴走馬傍過虎跳攫奴後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無所傷

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曾解鞍絆馬脫衣而臥令一人百步走馬持鎗而來承嗣鞴馬解絆着衣擐甲上馬盤鎗逆拒刺馬倫人而還承嗣曾與將軍元帥獎馳騁一手捉鞍橋雙足直上捺蜻蜓走馬二十里與中郎裴紹業於青海被吐蕃圍謂紹業曰相隨帶將軍共出紹業懼不敢承嗣曰爲將軍試之單馬持鎗所向皆靡却迎紹業出承嗣馬被箭乃跳下奪賊壯馬乘之一無損傷裴旻爲幽州都督

孫佺北征被奚賊圍之旻馬上立走輪刀雷發箭若星流應刀而斷賊不敢取遂飛而去

貞觀中恒州有彭闥高瓚二人鬭豪時於大酺場上兩朋競勝闥活捉一豚從頭齩至項放之地上仍走瓚取貓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鳴喚不止闥於是乎帖然心伏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

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

北齊南陽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
子則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

滄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
十二甚端正於竿上置定跨盤獨立見者不忍
女無懼色後竟為撲殺

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其每一胯大如
錢灰畫燒之見火即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

莫不悉備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轅正
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

又作木火通鐵盞盛火輾轉不翻

韓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倚滿則
正立不滿則傾又為銅鳩氈上摩之熱則鳴
如真鳩之聲

又洛州殷文亮曾為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為人衣
以綵繒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
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
未竟即木妓女歌管連理催此亦莫測其神
妙也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
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
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
施者日盈數千矣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為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
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縋之則沉
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
矣

蘇[illegible]有[illegible]能騰躍作飛鷂無遺箭置壺於
背後擲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大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見大帝於
殿上坐裴子儀侍立子恭拜問為誰曰周子

恭進封帝曰我與許子儒何爲錯將子恭來
卽放去一恭蘇問家中曰許侍郎好在否時
子儒爲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則天聞之馳
驛問并州問裴子儀璹爲州官無恙也
張易之將敗也母韋氏閣藏在宅坐家人報云
有車馬騎從甚多至門而下視其內官也藏
出迎之無所見又野狐擻掌飯瓮璺頭而過
未旬日而禍及垂拱之後諸州多進雌鷄化
爲雄者則天之應也
朝野僉載卷六　六八
神龍中戶部尚書李承嘉不識字不解書爲御
史大夫兼洛州長史名判司爲狗罵御史爲
驢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見野狐
無數直入宅須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
筆管手中直裂別取筆復裂如初數日出爲
滕州員外司馬卒
久視年中太州赤水店有鄭家莊有一兒郎年二
十餘日夕於門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
容姝麗問之云欲到鄭縣待三婢未來躊躇
間便此兒屈就莊宿安置廳中借給酒食將
衣服被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窗中
窺之唯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
入於梁上暗處見一大鳥冲門飛出或云是
羅剎魅也
懷州刺史梁載言晝坐廳事　忽有物如
朝野僉載卷六　六九
蝙蝠從南飛來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
中遂絞痛數日而卒
壽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腋奏吹笛口唱歌能
半面哭半面笑一鳥犬解人語應口所作與人
無殊
越州兵曹柳崇忽瘍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
召術士夜視之云有一婦女綠裙問之不應在
君窗下急除之崇訪窗下止見一瓷妓女擧

端正纖細為儲遂於鐵臼擣碎而焚之痛哉
僉
永徽中張[illegible]騎摸宅正北掘一坑丈餘時
陰陽書云子地穿必有墮井死後有奴名永
進溺井上廁而死又徐[illegible]宅有一桑高四
五丈無故枯死尋而祖亡後有明陰陽云
喬木先枯衆子必孤此其驗也
徐敬業舉兵有大星墜墜如箕飛經三宿而失

俄而敬業敗
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長史馳驛赴任其夜有
大星如斗落於庭前至地而沒佺至并州祈
縣界而卒孚官迎祭廻所上食為祭盤
將軍黑齒常之鎮河源軍城極嚴更有三日狼
入營繞官舍不知從何而至軍士射殺黑齒
惡之移之外奏討三曲党項奉敕許遂差將
軍李謹行充替謹行到軍旬日病卒

天官侍郎顧琮新得三品有子將來謁時大門
造成琮乘馬至門鼓鼻踏地不進鞭之跳躍
而入從騎亦如之有頃門無故自倒琮不悅
遂病郎中員外已下來問疾琮云未合入三
品為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中而薨
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
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為飾夜有鬼書其
壁曰能得幾時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

七滿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復更
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崔玄暐初封博陵王身為益府長史受封令所
司造輅初成有大風吹其蓋傾折識者以為
不祥無何弟昇為雲陽令部人殺之雍州衙
內賊三從以上長流嶺南斯亦咎徵之先見
也
嶠州陵化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晝坐忽然

取鞋袗多走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
但聞語聲處分酒饌樂飲仍作詩曰月落三
林樹日映九重天良夜歡宴罷暫別庚申年
後威果至庚申年卒
開元三年有熊晝日入廣府城內經都督門前
過軍人逐十餘里射殺之後月餘都督李處
鑒死自後長史宋思賢後亦及宋身半年纔
出郡李司馬宋卓資長史竇崇璩和繼而卒

開元四年尚書考功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
死旬日考功員外郎[illegible]而[illegible]先中爲
郎中判[illegible]月餘[illegible]又枯死省中憂
之[illegible]
源[illegible]姚元崇歸休及假
[illegible]後參之[illegible]下拜玄宗問之而停
問[illegible]移株移則改動罷停後元崇亦罷
此其應也

梁簡文之生志公謂武帝曰此子與冤家同年
生其年侯景生於鴈門亂梁誅蕭氏略盡
魏後爲侯射有二典事之長參將徵方寢二人
寐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
人曰總由天上後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
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
人不知由門心痛患由天上者送書曉日得
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之問

焉其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
虛也
裴爾德爲楊州江都尉張元常亦爲尉其見張
問彼錢曰二君俱貴爲伴不如裴爲雖取錢
多仰官積進裴者取一錢官即落後張爲浚
儀尉多肆慘虐姓察以爲貪奏後雲陽尉又
緣以錢事以爲清强監察裴見不敢取一
錢位至合州家極貪匱張位至尚書左丞後

得罪賜自盡裴至剎言卒

上顯與文武聖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撫祀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曰上頭抵老不作頭及帝登極而頭尚存曰臣今日得作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

太宗極須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淳風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冥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蘇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記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

王[illegible]與[illegible]為戲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甘蒲戲呼彩有李陽之稱帝登極後臧賜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鷂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人不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illegible]也遂召之悔惧請罪帝笑賞之

令於春明門待岐州麻車一日兩與之千坐三日方[illegible]被[illegible]得[illegible]一車更無所有帝知其[illegible]也又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品帝曰[illegible]不與卿[illegible]不勝也[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之其夜遂卒

朝野僉載卷之六終

大唐新語十三卷

（唐）劉肅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大唐新語十三卷 內府藏本

唐劉肅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三卷，註曰元和中江都主簿。此本結銜乃題登仕郎守江州潯陽縣主簿。未詳孰是也。所記起武德之初，迄大歷之末，凡分三十門，皆取軼文舊事有裨勸戒者。前有自序，後有總論一篇，稱昔荀爽紀漢事可爲鑒戒者，以爲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云云。故唐志列之雜史類中。然其中諧謔一門，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有乖史家之體例。今退置小說家類，庶協其實。是書本名新語，唐志以下諸家著錄竝同。明馮夢禎兪安期等因與李垕續世說僞本合刻，遂改題曰唐世說，殊爲臆撰。商濬刻入稗海，併於肅自序中增入世說二字，益僞妄矣。稗海又佚其卷末總論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標題，亦較馮氏姚氏之本更爲疎舛。今合諸本參校，定爲書三十篇，總論一篇，而復名爲大唐新語，以復其舊焉。

大唐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匡贊　規諫
卷二
極諫　剛正
卷三
公直　清廉
卷四
持法　政能
卷五
忠烈　節義
卷六
孝行　舉賢
友悌
卷七
識量　容恕
知微
卷八

聰敏　文章
卷九
著述　從善
卷十
釐革　隱逸
卷十一
褒錫　懲戒
卷十二
勸勵　酷忍
卷十三
諧謔　記異
郊禪

目錄終

子217-084

大唐新語卷之一

唐　劉肅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為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為

右僕射玄齡為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為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為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于懷卿體吾意為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為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于其家也

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

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為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為人所譖敕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

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又安如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將以天下已定不籍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

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葅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爲陛下煞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爲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須立承乾寵魏王愛之踰嫡故至於此今若立魏王願置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群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憀因自投于床無忌爭趍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寮立

晉王爲皇太子群臣皆稱萬歲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若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承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略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

子217-086

當則天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
以數千賊既退項欲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
耶因謂項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項於朝堂昌言
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愚之乃發項弟兄贓狀貶爲
安固尉項辭日得召見涕淚曰臣辭闕庭無復再
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項曰水
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項曰和之爲泥競乎
則天曰無項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
有項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

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
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
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
項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
計於項項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
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
除此外非項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項曰天下思
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
何不從容請立廬陵以　生人之望昌宗乃乘

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項之謀乃召
項問項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
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項有力
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圮人謀未輯胥
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
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
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
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

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
其有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爲天子陛
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
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
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
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
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
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

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于茲矣今天啓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兇豎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應有驚動請爲後圖同皎諷諭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旣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弃群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

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子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卧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

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卽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眞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

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弃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塡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

政事拜禮部尚書而甍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
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
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爲中丞再引之入相
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
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于道叶心翼賛以致
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
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
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召會于行所

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
年二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兎爲業猶不知書張璟
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弃也爾來折節讀書
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
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懽甚樂則割
辭隙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
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
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叙又請
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
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爲宗
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
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
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賛明陰陽律厤以敬授人時
封太山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
業恢博無以加矣尚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
甚篤及薨玄宗爲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
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賛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

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年
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
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沖粹妙有釋其
賾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
天下之動昔傳風誦綢繆歲華含春谷之聲和而
必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與國則天衢以
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
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遽
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憖既喪斯文宣

室餘談㳂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賢
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儀
遵往代之禮可賜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等儒
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
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
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
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
耽翫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

延學者今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
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
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眄從此而減

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勑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
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旣而謂人曰
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學徒
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
有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
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
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
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
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
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
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絶
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
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玄宗在成都思
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廈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

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
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
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
社稷先覺合於蓍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
存椒蘇必禁未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贈
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規諫第二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
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

儉下爲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人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使受陷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卻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

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庭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繆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愼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湋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湋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儆闕庭法式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

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爲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卽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

事武功揚斧走來未及翱飛豈暇翔翥熊從涓衣
瑞翟相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
獵偕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邑熙諒
在宥亭毒匪多傷庚申令爲史虞箴遂孔彰手詔
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爲
稱職所薦用人逐咸至大官

大唐新語卷之一 終

大唐新語卷之二

唐 劉肅

極諫第三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
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
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鷂鶵者此乃前朝之
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
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
賚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

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豈此物乎其二曰
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
太子諸王左右群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
以爲僚友則克崇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
賜帛百疋遂拜爲侍書御史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
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參士伍雖復才
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
帝欲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

對曰不敢以先生法服而爲伶人衣也進齊高緯
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俱爲殷
鑒今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
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
曳組趨馳廊廟尚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
祖竟不能從

蘇長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
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
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

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
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
顧謂群臣曰今日畋樂乎長對曰陛下畋獵薄廢
萬機不滿十旬未有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
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
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
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
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乎對曰臣
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
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
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
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
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
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
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
極諫其略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
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陛下今時功力何異昔

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
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
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
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
勑高門大殿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
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稱爲至德今若不
遵舊制卽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
昭示萬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賜采三百疋魏徵
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
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宮上疏諫曰伏見明勑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載太宗稱善
皇甫德參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則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否則於後誰敢言者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徐充容太宗造玉華宮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

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詞多不盡載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

高宗聞之召三品已上謂曰帝五載一巡狩群后
肆朝此蓋常典朕欲暫幸凉州如聞中外咸謂非
宜宰臣已下無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
下巡幸凉州宣王畧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
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旣見明勑施行所以不敢陳
黙奉勑顧問敢不盡言伏以高黎雖平扶餘尚梗
西道經畧兵亦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待
車駕備挺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旣有
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遂下詔停西

幸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裴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
殿幷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
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
會於別殿九部樂從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
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高宗即令移於麟
德殿至會日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
傳忠鯁能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疋遷
祠部員外

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黎上疏諫曰心之痛者不能緩
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
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其敢愛身
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
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重行之也畏
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
且高黎小醜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弃
其地不足以損天威文多不載疏奏不報

中書令郝處俊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

召宰臣議之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
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
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
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
何遂欲自禪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
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
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惟陛下詳審中書侍郎李義
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
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

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為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眞出入宮掖為則天行厭勝之術内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内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詣訴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并賜太子忠死自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龜鼎焉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慴御史大夫李嗣眞上疏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之君臣乃用黃金七十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不先謀踈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有社稷之禍伏乞陛下廻思遷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殁為忠鬼孰與存為諂人如羅織之徒即是踈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為俊臣所搆放于嶺表俊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内史後以贓罪流于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為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内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為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闘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按宗楚客紀處訥等　性

唯險詖志越谿壑幸以遭遇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彌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効涓塵以禆川岳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狁納賄易貨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聞充斥穢蹟昭彰且境外交通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贓私取愆外國論之者取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而鉗口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以嚴刑皆由黷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乃狥贓

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謬忝公直義在觸邪請
除臣靈以荅天造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俄而
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樂二年上疏諫請復
子明辟其詞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
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軌烈
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
子之恩蔽太子之元良據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
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

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
疏奏不納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
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範等保護獲免後
坐節愍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即位下詔曰蘇安恒
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
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可贈諫議大
夫
張東之既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
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
國命初復正當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
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
制命既行陰雲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爲天人之應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
書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
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
門迎謂璟曰朕以爲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
曰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恐有
竊議國故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

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柳澤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復舊職上疏
諫曰藥不毒不可以觸疾詞不切不可以裨過是
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遜諛佞者積危殆之本
陛下即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近日又命
斜封是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意不可違也
斜封之人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
贈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
於此而獨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賢

子道消小人道長爲正者銜冤附僞者得志將何
以止奸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
渾拜監察御史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
鶄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農時忙三農竝作
田夫擁耒蚕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
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力僕擔負食之以
魚肉間之以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
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爲凢鳥麒麟爲凢獸則鵁鶄
鸂鶒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

今氛祲廓淸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
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詔荅曰朕
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
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
故輟綱轄 之重以處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
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
慰今賜卿物四十段用荅至言
安祿山天寶末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玄宗宣付

中書令卽日進呈見素謂楊國忠曰安祿山有不
臣之心暴於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其反明矣遽
請對玄宗曰卿有疑祿山之意耶見素趨下殿涕泗
且陳祿山反狀詔令復位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
出俄又宣詔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矣見
素自此後每對見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銷其
難請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許爲草詔訖中留之遣
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且觀其變璆琳受賂而還因
言無反狀玄宗謂臣曰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
矣後璆琳納賂事洩因祭龍堂託事撲殺之十四

年遣中使馮承威齎璽書召祿山曰朕與卿修得
一湯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華淸宮承威復命
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見臣宣進旨踞床不起
但云聖體安穩否遽令送臣於別館數日然後免
難至十月九日反於范陽以誅國忠爲名蕩覆二
京竊弄神器迄今五十餘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
堅冰所由者漸向彼師尹竭股肱之力武夫効腹
心之誠則豬突 勇亦何能至失於中策盡在人

謀痛哉

剛正第四

高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

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下知臣之深矣亦欲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托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鞫之義府懼謀洩縊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鸎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有賤而言忠者乃庭劾義府曰臣聞誣下罔上聖

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孝乘權終齒漢皇之劒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職不盡忠竭節對揚王休蹇蹇勵翼祇奉皇眷而乃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詐公行私交游群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其清忠臣將鷹鸇竝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

玉階廢明臣節高宗以金裹方毀屛大臣言詞不遜
貶萊州司戶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毋亡遂不復
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
千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
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
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
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
中橋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數凶人大獄遂罷

以正直庭諍爲皇甫文所搆與來俊臣同日弃市
國人憐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搆云結少年爲耐久朋
則天大怒下獄勘之易之引張說爲證召大臣令
元忠與易之說等定是非說佯氣逼不應元忠懼
謂說曰張說與易之共羅織魏元忠耶說叱曰魏
元忠爲宰相而有委巷小兒羅織之言豈大臣所
謂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
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

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
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
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詎知伊周爲臣之本末元
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
寸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
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陛下不遣臣學伊
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爲
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
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冤魂耳遂焚香爲誓元忠免

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方貴寵用事潛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
多附會之長安末右衛西街有牓云易之兄弟長
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爲御史中丞奏請窮
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
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
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
承恩臣言發禍從即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
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勅令 天顏

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遺李邕
歷階而進曰宋璟所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
奏則天意若解乃傳命令易之就臺推問斯須特
勑原之仍遣易之昌宗詣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
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即法有私也璟謂
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
恨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為五郎六郎璟獨以官呼
之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喚五郎為卿
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

故當為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
六郎何也杲大慚而退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
勑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
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
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
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
贜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勑
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

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
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
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
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庭故事請不奉制易
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
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事舍於他所乃
免易之尋伏誅
薛懷義承寵遇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駙馬薛紹再從
叔或俗人號為薛師猖狂恃勢多度膂力者為僧

潛圖不軌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請按之則天曰不
可矩固請則天曰卿去矣朕即遣來矩至臺薛師
亦至蹋堦下馬但坦腹於床將按之薛師躍馬而
去遽以聞則天曰此道人患風不須苦問所
度僧任卿窮按其事諸僧流遠惡州矩後竟為薛
師之所搆下獄死
則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將兵討之畏懦不進比
賊退散後乃奏滄瀛等州詿誤者數百家左拾遺
王求禮廷折之曰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

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其素有背叛之心耶
懿宗擁兵數萬聞賊輒退走失城邑罪當誅戮今
乃移禍草澤詿誤之人以自解豈為臣之道請斬
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惶懼諸詿誤者悉免
中宗朝鄭普思承恩寵而潛圖不軌蘇瓌奏請按之
以司直范獻忠為判官瓌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
於韋庶人持勑於御前對中宗屢抑瓌而理普思
應對頗不中獻忠歷階而進曰臣請先斬蘇瓌中
宗問其故對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

先斬逆賊而後聞今使其眩惑天聽搖動刑柄而
普思反狀昭露陛下為其申理此其反者不死今
聖躬萬福豈有天耶臣請死終不能事普思獄乃
定朝廷咸壯之
中宗反正纔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韋氏頗
干朝政如則天故事桓彥範奏曰伏見陛下每臨
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參聞政事愚臣
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
無不破國亡家傾朝繼路以陰干陽違天也以
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書稱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干
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以蒼生為念不宜令
皇后往正殿干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
式敘鼎命惟新矣疏奏不納又有故僧惠範山人
鄭普思葉靜能等並挾左道出入宮禁彥範等切
諫並不從後彥範等反及禍
桓彥範等既匡復帝室勳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
將誣以不軌諷之大理丞李朝隱請聞明狀卿裴

譚附會三思與朝隱判竟坐誅譚遷刑部尚書侍
御史李祥彈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家
附會三思狀驗斯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尚
書從此而得無迺遷邪朝廷壯之祥解褐監亭尉
因校考為錄事參軍所擠排祥趨入謂刺史曰錄
事恃糺曹之權祥當要居之地為其妄褒貶耳使
祥秉筆頗亦有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狀遂援筆
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隱自不清疑他總濁階前
兩競鬬因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為譚

笑之寂矣
宗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恃權勢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門百僚惕懼莫敢言者監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陳其罪狀請收案問中宗不許明日又進密狀乃降勑曰卿列霜簡忠在觸邪遂能不懼權豪便有彈射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鯁直但守至公勿有廻避自此朝廷相謂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謂歟累遷刑部郎中琬兄璨以孝友稱歷刑部員外揚州司馬丁母憂晝夜哀號水漿不入口不勝喪而卒

陸大同為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史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摇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悅乃奏大同為河東令尋復為雍州司倉長吏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為不别求好官大同曰某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唯以雍州判佐為好官晉不能屈大同閨門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即大同伯祖也

李令質為萬年令有富人同行盜繫而按之駙馬韋擢策馬入縣救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為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申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曰設以獲譴竄於嶺南亦為幸也

大唐新語卷之二　終

大唐新語卷之三

唐　劉肅著　明會稽商濬校

公直第五

唐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與六月同事方慶辭曰臣母老請歸養太宗不之逼貞觀中以爲藁城令孫襲秀神龍初爲監察御史時武三思誣桓敬等反又稱襲秀與敬等有謀至是爲侍御史冉祖雍所按辭理竟不屈或報祖雍云適有南使至云桓敬已死襲秀聞之泫然流涕祖雍

曰桓彥範負國刑憲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測聞其死乃對雍流涕何也襲秀曰桓彥範自負刑憲然與襲秀有舊聞其死豈不傷耶祖雍曰足下下獄聞諸弟俱縱酒而無憂色何也襲秀曰襲秀何負於國家但於桓彥範有舊耳公若盡殺諸弟不知矣如獨殺襲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臥祖雍色動握其手曰請無慮當活公乃奏爲之辭得不坐

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署爲散騎侍郎王令子師之將行束脩之禮德明服巴豆散臥東壁下充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紿之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皋及入朝太宗引爲文館學士使閻立本寫真形褚亮爲之贊曰經術爲貴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終於國子博士

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于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聞其表甚

恠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感德推功眞忠臣也即授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戒庶乎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艷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若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爲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

竇靜爲司農卿趙元楷爲少卿靜頗方直甚不悅元楷之爲官屬大會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意在奢侈

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上躬履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而退初太宗既平突厥徙其部衆於河南靜上疏極諫以爲不便又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餉皆有弘益

文德皇后崩未除喪許敬宗以言笑獲譴及太宗梓宮在前殿又乘醉過侍御史閻玄正彈之曰敬宗往居先后喪已坐言笑黜今對大行梓宮又乘醉無禮敬宗懼獲罪高宗寢其奏事雖不行時人追其剛正

劉仁軌爲左僕射暮年頗以言詞取悅訴者戶部員外魏克己斷案多爲仁軌所異同克己執之曰異方之樂不入人心秋蟬之聲徒聒人耳仁軌怒爲罵之曰癡漢克己俄遷吏部侍郎

則天朝豆盧欽望爲丞相請輟京官九品已上兩月日俸以贍軍轉帖百司令拜表群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群官見帖即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輟俸供軍而明公祿厚俸

優輟之可也卑官貧迫柰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豈國之柄耶欽望形色而拒之表既奏求禮歷階進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欽望欺奪之臣竊不取納言姚璹前進曰秦漢皆有稅筭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爭議求禮曰秦皇漢武稅天下使空虛以事邊柰何使聖朝做習之姚璹言臣不識大體不知璹言是大體耶遂寢

魏元忠男昇娶榮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

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爲亂兵所害元忠坐此授務川遂以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嫁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吉郎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豈獨尚茲賢行實欲榮其姻戚遂起復授遠河內縣令遠于艮解稱洛州參軍既違婚國相父子榮赫迫元忠下獄遂誘和離今日得書明日改醮且元忠官歷三朝榮躋十等雖金精屢鍊而玉色常溫遠胄雖參華身寶凡品若言參鄭非偶不合結褵既水玉交歡理貧同穴而下

山之失未遠御輪之聲已開無聞齊死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點辱衣冠而乃延首靦顏重塵清鑒九流選敘須有淄澠四裔遐陬宜從擯斥雖游恩屢洽刑罰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資懲革請裁以遠網禁錮終身遠從此廢棄朝野咸賞察之公直

來俊臣棄故妻奏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正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勑政事商量內史李昭德撫掌謂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諸宰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太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乃復辱國耶遂寢思正竟爲昭德所繩謗殺之

長壽末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

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滅凶豎朝廷宴安今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景龍中中宗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迴波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

諷竊恐非儀哉是宴罷
安樂公主恃寵奏請昆明池以爲湯沐中宗曰自前代已來不以與人不可安樂於是大役人夫掘其側爲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韋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龍末朝綱失敍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爲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耳晉卿無以對

中宗暴崩秘不發喪韋庶人親總庶政召宰相韋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會議遺詔令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參謀輔政宗楚客謂韋溫曰今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諸王居嫂叔之地難爲儀注是　理全不可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溫等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語乃宣行之

玄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續遣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均養鳴鳩之德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寵子異非正家國之大訓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詔玄宗從之

蘇瓌開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玄宗素服候變撤樂減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賑恤不急之務一切停罷瓌與宋璟諫曰陛下頻降德音勤卹人隱令徒已下刑盡責保放惟流死等色則情不可寬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云分野應災祈禳合上旨臣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所謂修德囹圄不擾甲兵不黷理官不以深苛軍將不以輕進此所謂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禍又何患乎且君子

耻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以至誠動天不在制書頻下玄
宗深納之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擢又降崔銑銑先卒
及公主薨同皎子繇為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
勑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
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
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精魂今若依繇所請
却祔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

而可作崔銑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
謬膺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庭
嚴壯之
玄宗將封禪泰山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工
錄及已之親戚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
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為次若顛倒衣裳
則譏議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
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
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事已決矣悠悠

之談何足慮也果為宇文融所劾
李輔國扈從肅宗栖止帷幄宣傳詔命自靈武殉行
軍司馬中外樞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後於銀臺
門決事凡追捕先行後聞權傾朝野道路側目又
求宰相肅宗謂之曰卿勳業則可公卿大臣不欲
如之何又諷裴冕等連表薦己肅宗患之乃謂蕭
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卿與
裴冕番為之所華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臂可截
也而表不為也復命奏之上大悅

清廉第六

李襲譽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譽為揚州引雷
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
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
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
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
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所
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可以
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劉會果父誠周爲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會果性至孝篤慎大業中爲會郡太守母崔氏甚賢明曉正遣嘗於閣中聽會果決斷聞剖析合理悅若處事不允則不與之言會果伏床前終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徇國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今至方伯豈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君乎會果由是勵已清廉所蒞咸有政績煬帝以其儉素考爲天下第一賞物千段黃金

百兩入朝拜庶子數進忠言多所匡諫遷工部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馮立有武藝畧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搆阻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對曰屈身事王期於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出牧南海前後牧守率多貪冒蠻夷患之數爲叛逆立不營生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畢飲而去

裴炎有雅望於朝庭高宗臨崩與舅王德真俱受遺詔輔少主則天既臨朝廢中宗爲廬陵王將行革命之事徐敬業舉兵於揚州時炎爲內史示閑暇

不急討則天潛察之下炎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劉齊賢等庭爭以炎忠鯁無反狀則天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範賢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則天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反炎既誅範賢亦被廢黜炎將刑顧謂兄弟曰可憐官職並自得之炎無分毫遺今坐炎流竄矣炎雖官達而甚清貧收其家畧無積聚時人傷焉

楊嶠爲祭酒謂人曰吾雖三品非不榮貴意常不逸嶠昔一尉也時議重之嶠祖父汾之事比齊執政

將封爲王以寵之休之固辭而謂人曰我非奴非僚何事封王耶

李日知爲侍中頻乞骸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欲陳請不與妻謀及還飾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室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爲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也

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簡宅舍屋宇無所增改嘗乘款段豆盧欽望謂之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歎伏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揚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者之章程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官至駕部郎中

懷慎其先范陽人祖父悊爲靈昌令因家焉懷少清儉廉約不營家業累居右職及秉鈞衡器用服飾無金玉文綺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玄宗幸東都下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廊廟周材許謨當三傑之一學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廉於古儉實可師雖清白瑩然籯金非寶然妻孥貧窶儋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凌統之孫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車

駕還京師望見懷慎別業方營大祥齋憫其貧乏即賜絹五百疋制蘇頲爲之碑仍御書焉子奐歷任以清白聞爲陜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玄宗還京師次陜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陜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爲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贓污者多乃以奐爲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

大唐新語卷之三 終

大唐新語卷之四

唐 劉肅

持法第七

戴冑有幹局明法令仕隋門下省錄事太宗以為秦府掾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如戴冑者乃以為大理少卿杜如晦臨終委冑以選舉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時議非之太宗嘗言戴冑於朕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所延官

爵以酬勞耳其見重如此

唐臨為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為獄固當若是因遂見原即日拜御史大夫太宗親為之考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初臨為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嘗挺責以朝列不肅臨曰此將為小事不以介意請俟後命翌日挺離班與江夏王道宗語趨進曰王亂班將彈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語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動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則獲戾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納其言

張玄素為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騭盜官糧太宗大

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眾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騭遂免死

李勣征高麗將引其子壻杜懷恭行以求勳効懷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懷恭初辭以貧勣贍給之又辭以無奴馬又給之既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勣聞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時議曰英

公持法者杜之懷慮深矣

明崇儼爲正諫大夫　衛承恩夜遇刺客劫三司推鞫其妄承引逮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爲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爲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獲賊高宗善之遷刑部侍郎

權善才高宗朝爲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柏而殺大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柏我爲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令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盜環之例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以爲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

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既無恒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爲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爲善才正朕豈不能爲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之請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雖國之英秀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不欲推問請曲赦之棄臣於無人之境以爲忠貞將來之戒高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

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其奴所告夜醮勑御史薛
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呪詛草狀以聞先於玉堦涕
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天納之
遷季旭給事中龐弃市將就刑龐男希瑊訴寃於
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此當枉狀停決以聞
三司對按季旭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旣
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獲申遂處絞死則
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
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

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勑減死放于殯
南月餘復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則
天固授之有功曰臣聞鹿走於山林而命懸於厨
者何勢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從寬行法
必坐而死矣則天旣深器重竟授之遷司刑少卿
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
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
國中宗朝追贈越州都督優賜其家幷授一品官
開元初竇希瑊外戚榮貴奏請廻巳之官以酬其
子

太宗時刑部奏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
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駮之曰自羲農以降或設
獄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
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
叔世亂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刑書原於子
産嘀濫起於安于秦嚴其法以至於滅又曰且父
子天屬昆弟同氣誅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顧
何愛兄弟文多不盡載朝廷從之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
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
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
行誅決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
天驚怒色動聲厲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屈李
昭德進曰懷古推事踈畧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
曰陛下法無親踈當與天下執一奈何使臣誅無
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
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寃濫雖死不恨也則

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問知微和親于突厥突厥
立知微爲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
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
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
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爲忠恕之報
魏元忠張說爲二張所搆流放嶺南夏官侍郎崔貞
慎將軍獨孤褘之郎中皇甫伯瓊等八人僉追送
于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
元忠謀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僉實可略

問速以聞斯須中使催迫者數焉曰反狀皎然何
費功夫遂至許時懷素奏請柴明對問則天曰我
亦不知柴明處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慎
等無反狀則天怒曰尔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
忠以國相流放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則可責若
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欒
布奏事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
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
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則天曰爾欲
惣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淺不見貞慎等罪
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朱敬則知政事
對朝堂執懷素手曰馬子馬子可愛可愛時人深
賞之
則天朝或羅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勑御史張行岌按
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
投屍于洛水行岌按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
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
勘當汝無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

臣必須狀實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
爲陛下試臣矣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殺妾反狀
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實我即令俊
臣推勘汝自無悔也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
弟思競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
累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競
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
刺客殺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於臺側宣家有館
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所信委之如子

俄須臾見其人至臺側門入以通于告者遽密稱
云崔家㕑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競素重館
客館客不之疑密隨之行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
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猾崔宦破家必引汝同謀汝
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
足成百年之業不然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
競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宦乃得免

朱履霜好學明法理則天朝長安市屢非時殺人履
霜因入市聞其稱冤聲乘醉入兵圍中大為刑官

所責履霜曰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履霜亦明法者
不知其所犯請詳其按此據令式也何見責之甚
刑官唯諾以按示之時履霜詳其案遂拔其二斯
須監刑御史至訶責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
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當刑能申理者加階而
編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御史以聞兩囚竟免由
是名動京師他日當刑之家或可分議者必求履
霜詳案履霜懼不行死家訴於主司往往召履霜
詳究多所全濟補山陰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

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
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為姑蔑令
威化行于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要

僧惠範恃權勢逼奪生人妻州縣不能理其夫詣臺
訴冤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將奏之臺中懼其
不捷請寢其議登曰憲司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
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為岐州刺史時議曰仁者
必有勇其薛公之謂歟

李承嘉為御史大夫謂諸御史曰公等奏事須報承

嘉知不然無妄聞也諸御史悉不稟之承嘉厲而
復言監察蕭至忠徐進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
權豈有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設彈中丞大夫
豈得奉諮耶承嘉無以對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詿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隷于
司農未即路繫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援赦文刋
而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
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
道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並繫在州獄

此即見禁也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之
詿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先是爽州征人舒
萬福等十人次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
萬春驛方睡見此十人祈哀纔寤覺至于再三乃
召驛吏問之驛人對如夢昭道即募會游者出其
屍具酒殺以醉之觀者莫不歔欷乃移牒近縣備
棺櫝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激

肅宗朝雍令劉少徵憑恃容義親姻頗黷于貨殿中
侍御史辛替否按之義囑替否以寬其罪替否謂

同列曰少徵恃勢貪暴吾忝憲司奈何懼勢寬縱
罪人以傷王法少徵竟處死

開元中申王撝奏辰府錄事閻楚珪望授辰府參軍
玄宗許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奏吉王公駙馬所有
奏請非降墨勅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請停詔從之

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恃寵不遵法度將
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盡肅宗將宥之下
百寮議常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
出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為萬代之法陟當任吏
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敘五品陟判之曰青氈展慶
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臥拜時人推其強直政
能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猶少至三從弟姪皆封為
王及太宗即位問群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
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當今最多兩
漢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
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居名器所以
別親疎也太宗曰朕為百姓理天下不欲勞百姓

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疎屬悉降爵為公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背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晝
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數十人仁傑曰此途窮
者不輟之當為患乃明牓要路許以陳首仍出繫
獄者稟而給遣之高宗喜曰仁傑識國家大體乃
頒示天下宥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
奏開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
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

德滂被大縣又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
境內無復水害

高宗朝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以墨勑
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
園葵況臨御萬乘而賣蔬菜事遂不行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何彥光師事王義方義方甚重
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改名半千義
方卒半千彥光皆制師服上元初應六科舉授武
陟尉時屬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

俄縣令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鄭齊
宗大怒因而按之將以上聞時黃門侍郎薛元超
爲河北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
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
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
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
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
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
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
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
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策上第擢
拜左衛渭上參軍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辭則天曰
久聞卿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
煩卿且留待制也前後賜絹千餘疋累遷正諫大
夫封平原郡公開元初卒

鄭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陰尉應制則天臨
軒問何者爲忠諸應制者對率不稱旨惟忠曰臣
聞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幸長安惟忠待

制引見則天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
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黃門侍郎
時議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議曰夫爲政不
可驟革其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
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事遂不行

司農卿姜師度明於川途善於溝洫嘗於薊北約魏
帝舊渠傍海新創號曰平虜渠以避海難饋運利
焉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玄象京師爲之語曰傅
孝忠兩眼窺天姜師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鑿之

稱也
蹋天將不利王室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餘人沒官人五千餘口司刑使相次而至逼促行刑時狄仁傑檢校刺史哀其詿誤止司刑使停斬決飛奏表曰臣欲聞奏似為逆人論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非其本心願矜其詿誤表奏持勑配流豐州諸次于寧州寧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携哭于碑側齋三日而後行諸囚至豐州

復立碑紀德初張光輔以宰相討越王既平之後將士恃威徵斂無度仁傑率皆不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何徵發之不赴仁傑汝南叛亂一越王耶仁傑曰今一越王已死而萬越王生光輔質之仁傑曰明公親董戎旃二十餘萬所在劫奪遠近流離創鉅之餘肝腦塗地此非一越王死而萬越王生耶且脇從之徒勢不自固所以先著綱理之也自天兵暫臨其棄城歸順者不可勝計縋墜四面成蹊奈何縱求功之人殺戮降之士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將請尚方斷馬劒斬足下當比而請命死猶生也遂為光輔所譖左授復州刺史尋徵還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為立生祠還內史及薨朝野悽慟則天贈文昌左相中宗朝贈司空睿宗朝追封梁國公哀榮備於三朝代莫與為比

韋景駿為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大饑景駿躬自巡撫貧弱人吏立碑以紀其德肥鄉人有母

子相告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淚下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其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慇懃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老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得睹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終於奉

先舍子述開元天寶之際爲工部侍郎代吳兢修
國史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
爲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内興宮
室殫匱之甚實百當今然而財無不足者何也豈非
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
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
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
則專農二則饒富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之衍

夫煑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
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
能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歛輕徭免窮苦之子
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謂然文多不
盡載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
但云得罪於母死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謂
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
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
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侯其後寡婦既出謂
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再三喻之寡
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
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乃杖
殺道士及寡婦便以向棺盛之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
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
硤石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停軍控其路要遂
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虜不復縱又令甘州刺

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
千及元振爲都督一縑易數千斛軍糧積數十年
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爲涼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爲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
長令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
擒捕群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懼盡縊殺懸
於街樹境内肅然出爲懷州刺史歷任内外咸有
聲称也

大唐新語卷之四　終

大唐新語卷之五

唐劉肅

忠烈第八

李玄通刺定州爲劉黑闥所獲重其才欲以爲將歎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厚故以酒食寬慰吾當爲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劒可借吾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刀潰腹而死高祖爲之流涕以其子爲將軍

劉感鎮涇州爲薛仁杲所圍感孤城自守後督衆出戰因爲賊所擒仁杲命感語城中曰援軍已大敗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僞許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敗在朝夕秦王率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埋感腳至膝射而殺之垂死聲色逾厲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謚曰忠壯

常達爲隴州刺史爲薛舉將仵政所執以見舉達詞色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瘦老嫗何足可識舉奇而宥之有奴賊帥張貴問達曰汝識我達曰汝逃奴邪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達人救獲免及賊平高祖謂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詔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當須載之史策後復拜隴州刺史

堯君素爲隋煬帝守蒲州頻敗義師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說之君素悲不自勝通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臨無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王上委公以關中甲兵付公以社

稷名位君自不思報効何爲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天命有歸隋祚已盡君何自苦取身禍敗君素曰天下名義豈婦人所知引弓射之[illegible]慟哭而去君素尋知事必不濟要在守厄數謂其將曰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頸以付諸君也俄爲麾下所殺後太宗李河東嘉

其忠節贈河東刺史
屈突仲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靜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靜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讎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於此奉見爲本朝之辱以愧淵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尚書

蕭瑀貞觀初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我當此日實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大功而不蒙賞卿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戮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貞臣又謂之曰卿之守道耿身古人無以過也然善惡太明有時而失瑀謝曰臣特蒙訓誡惟死忠良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
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臟皆出流血被地氣遂絶則天聞令舁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臟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復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湧出泉又李樹盛冬開花大鹿挾其道使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閭

玄宗即位追 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驍衛將軍仍令史官紀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長也少以軍功歷右羽林大將軍掌禁兵神龍初張柬之謂多祚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將軍擊鼓鐘鼎食貴寵當代豈非大帝之恩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於色遂與柬之定策

誅易之等以功封遼陽郡王實八百戶後從節愍
太子舉兵遇害睿宗下詔追復本官
張敬之則天時每思唐德唯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
今僞服乃莽朝服耳累官至春卿侍郎當入三品
子弟將通由歷於天官有僧泓者善陰陽算術與
敬之有舊謂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
子無所求勵此兒子耳敬之弟訥之爲司禮博士
有疾甚危殆泓師指訥之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
淵必不墜矣皆如其言

武三思亂政壽春周憬慷慨有節槩與駙馬王同皎
謀誅之事發同皎遇害憬遁於比干廟自刎臨死
謂左右曰韋后亂國寵樹奸佞三思干上犯順虐
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可縣吾頭於國門觀其
身首異處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
我以忠見殺三思果敗
神龍初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玄武門斬張
易之等遷則天於上陽宮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
引諸武以誅之彥範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誅戮遽

解其縛束之固爭不果既而權歸三思諸同謀者
咸曰斬我項者桓彥範也彥範曰主上疇昔爲英
王素有明斷吾留諸武 自致耳今日事勢既爾
乃天之命豈人事乎 尋並流放爲三思所害海
內冤痛之
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起北軍誅之既而韋庶人
與安樂公主挾中宗以登玄武門千騎王歡喜倒
戈擊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鄠縣爲宗楚客之黨所
害三思嘗令子宗訓與安樂公主凌忽太子太子

積忿恨遂舉兵而死兆庶咸痛之
睿宗皇帝即位悼太子殞身殉難下詔曰曾氏之孝
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帝哀而望思歷考
前聞率由舊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羅構
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
憤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冤以抒
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
處訥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
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

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保持
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
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之且往者則
天欲立相王為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
讓之誠天下傳說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構虛中宗
納其言乃止十起未詳

節義第九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俱在

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且相屬其如兩子
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自惟昔
就戮事豈以兩兒為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
以私害公也高祖歎息曰狥義之夫一至於此可
尚也

李綱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讀
後漢書慕張綱為人因改名曰綱字文紀周齊王
憲引為參軍及憲遇害無敢收視者綱撫柩號慟
躬自埋瘞時人義之仕隋太子洗馬太子勇之廢
也隋文帝切責宮寮以其不存輔導綱對曰今日
之事乃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
常人得賢明之士輔之足嗣皇業奈何使絃歌鷹
犬之徒日在其側乃陛下訓導之不足豈太子罪
耶文帝奇之擢為尚書左丞周齊王女孀居綱以
故吏每加贍恤及綱卒宇文氏被髮號哭如喪其
父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侑僚佐散唯侍讀姚思廉不離
王側義師將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義本匡

王室不宜無禮於王衆伏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
臾太宗至聞其義令其扶王至順陽門泣拜而去
衆咸歎其貞謂忠烈之士也

息隱太子兵散遇害宮僚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甯
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
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興丞因殺之睿宗踐祚下詔
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途已往生氣凜
然詞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祿山之難御史中丞盧奕留司東都祿山反未至河

奕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事以見賊徒謂曰爲人臣識忠與順耳使不爲逆節死無恨爲賊徒皆愴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

陳叔達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萄叔達爲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後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國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

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異之高祖聞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王君操父大業中爲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綱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讐之志遂詣州府自露爲君操密藏白刃刺殺之刳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自陳州司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年聞諸典禮父讐不同天早願從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冤情今恥既雪甘從刑憲州司上聞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知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禮事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謇傲爲時輩所嫉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群寮不叶司馬周

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幷年十三伺季重等酬讌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幷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幷士友咸哀幷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元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毀逾禮殆至滅性弟景祿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祭爲之豐及葬時屬

寒跣踊霜脚指皆墮既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
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所搆遇害時人
傷焉
劉審禮爲工部尚書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禮率兵
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王師敗績審
禮沒焉審禮諸子詣闕自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
許之次子岐州司兵易從投蕃中省父比至審禮
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
從徒跣萬里護櫬以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庭嘉之

贈審禮工部尚書諡曰悼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
子也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禮親
嘗藥膳事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弟同居家無異爨
闔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爲彭城長史爲
周興所陷繫於彭城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
其誣枉競解衣投於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準
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舉無與比而橫遇寃酷
海內痛之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
人昇以言行忠信爲首領所保匿故獲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鄭縣丞芝
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茁莖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
史轉幷州兵曹馮翊令貧乏之徒荷其仁恤時有雲
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
聞勑編入史其在幷州廳前叢草有小鳥如鵪鶉
來巢孚卵五色旦如雞子數日鷇毀雛見已大於
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鳩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
歸舊所人到於今號爲兵曹鳥
張審素爲嶲州都督有告其贓者勑監察楊汪按之

汪途中爲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
州誣審素謀反搆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琇
與兄瑝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
殿侍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瑝琇於東都候萬頃手
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讐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
爲吏所得時人皆矜琇等幼穉孝烈能復父讐多
言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
不可玄宗以爲然顧謂九齡等曰復讐雖禮法所許
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心義不顧命國家設法

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讎之志赦之虧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議當須告示乃下詔曰張瑝兄弟同殺推問款成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爲父報讐或言本罪冤濫但國家設法事存久要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瑝琇既死士庶痛之爲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處造義井并葬於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冢數所於其所其爲時人之

所痛悼者如此

大唐新語卷之五終

大唐新語卷之六

唐劉肅

友悌第十一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爲煮粥火爇其鬚姊曰僕妾多何爲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閨門孝友[illegible]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illegible]各[illegible]東西壁一牀而已除服乃歸私室歷官左[illegible]多所釐革朝無留事

高宗大漸勅諸[illegible]安曰朕[illegible]體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爲辞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論其妖妄不可誣罔士庶則天甚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尋構害之神龍初詔旌其門爲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神理[illegible]朕無依天下[illegible]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亂[illegible]賊所[illegible]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都論賊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illegible]勸密歸國密

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曰天子使我翦除爾輩不圖爲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壯武公拜二子爲承務郎

畢構爲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尚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

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爲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亡業撫愛其子如己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爲祈禱及瘳幸其第置酒宴樂更爲初生之懽因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發鴒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贓自嶺南逃歸匿於南金家俄爲讐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以身當死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

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南金祖士季爲隋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侍郎王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太學博士而卒

舉賢第十二

李大亮隋末爲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草下　大亮旣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逆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産以遺之弼辭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復之太宗即以弼爲中郎俄遷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謹雖妻子不見惰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宗

之無後者三十餘柩送終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屛婦人言訖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爲含親戚孤遺爲大亮鞠養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伏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讐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救之及爲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壽宮引德彝爲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楊素竭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

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旣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勳略在位下唯激賞德彝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據吾座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深加睠賞

竟薦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東宮有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宮寮以解之流挺珪於巂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

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挺等徵還

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教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爲浚儀令崔賢首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止於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家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察不可止也將軍即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衙設鼓以代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稅及宿衛大小交即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迓於行在太宗喜悅高宗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輕窺我錫賚甚厚及薨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就命監察裏行俄

拜監察御史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蕭銑江陵平授秘書郎直中書校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其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樞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勳非舊濫路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

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為卒哭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能盡知唯霍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為妃

元軌高宗子也高宗崩毀瘠過禮恒衣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嘗使國令徵賦令曰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返說吾以利也令慙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至陳倉死於檻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太宗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群寮勸進憲子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兄風乃由是召拜晉王友記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隨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為唐事府主簿與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朗等修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動止諮而後行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宰臣已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略陳五孝諸儒難問相繼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留意然孝之為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經之益為大也顧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願以此言奉獻高宗大悅賜綵二百疋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李遜為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讓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做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喜遂耽玩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弈任

异少孤養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
閒然矣惜殊宗而代踈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
也時人多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可以兄
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
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勣為州牧歎曰貢
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今兩人同赴上
京俱擢第遷刑部尚書後為周興搆陷將刑仰天
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

因泣下市人為之歔欷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
旋降勅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
忠正孝悌之報
狄仁傑為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
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
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
判佐工部尚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為吏人誣
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
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為并州法曹其親在河

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
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
雲移乃行
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
覽宣城人而家於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卧
各言其志處俊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
願亦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丈夫樞軸不可冀
願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
者覘濟等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

矣然來早貴所惜末途屯躓郝而最壽者夫速登
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顧謂仲覽曰公因
四人而達後各從官州將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
州判佐參選引注之次濟遽索筆曰如志如志注
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敘平生亦一時之美智周後
為費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
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
相所言
魏元忠為二張所搆左授高要尉王晙密狀以申明

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　暾曰魏公且全已爾今
子自其威嚴而理之坐見子狼狽也暾曰魏公忠
而獲罪暾爲義所激必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
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
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遂司何以
甄録也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
竭愚思仰申清德當萬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
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之聚糧之資食

榮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
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左
最官至青刺

李福榮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
榮放於番禺匿驩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獲之與元
禮俱死福榮將就刑謂元禮曰子有老親爲福榮
所累愧其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　我得已
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巡察
使路敬潛屆於境部人以　璽書旌敬潛嘆曰
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璽書旌賞或問思
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幾若斯思貞
曰不能言者將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
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東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
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東之考入下課者東之歎曰
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
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荊

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
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
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
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悦曰此朕
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東之其人雖老真宰相
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
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東之
猶未用也則天曰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
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

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曰
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
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
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崔玄暐等誅討二張
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
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
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法并及沛
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内聞之遽出止沛曰朝

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
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釋沛於獄曰正名
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
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爲中書令崔湜所構放於岺
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晙爲桂州都
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於桂州利貞屢移牒
索之晙終不遣湜又切逼晙遣幽求晙報曰劉幽
求有社稷大功窮投於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

觀夷滅耶幽求懼俱不全謂晙曰吾忤大臣而見
保恐勢不可全徒仰累耳晙曰足下所犯非辜明
也晙如獲罪放於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湜
誅幽求復登用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
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
簿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
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
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璩

盧藏用聽涅槃經於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
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數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
足下即未有含蓄音辭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
曰士感知己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尉
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
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
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
吏曰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凝滯

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
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
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
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
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覩闕廷之事
陛下過聽引至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
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
命捲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
幷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鞫之無狀

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
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
告事者一不當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為他
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為臣以絕言事之
路玄宗大悅許以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
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為時昔馬周起
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
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
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為也玄宗
曰卿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為相在職尚簡
易善疏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驟拜為相謂左右曰此人儀
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
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為社稷計所以誅
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
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
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
居亂后邪臣之間不失其正出為晉州刺史甚有

異績晚徒失職為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同謀以及於
禍害
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
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
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
有政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
卿每有一好官缺即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
人遂無薦者朕嘗為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
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詵為給

事中頲上表陳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頲曰晉大夫祁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頲何得屢言近日即父子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illegible]乂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為故事

大唐新語卷之六終

大唐新語卷之七

唐劉肅

識量第十三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即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卧不見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下造門子孫驚以報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為尚書令史既官達後伏伽談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既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弒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為遼東之人報主之耻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為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弒逆之朝貢不以為愆何以示後臣謂其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

王方慶為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偷薄人多苟且

乃奏曰准令式緦麻大功以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
喪不得參燕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衰絰陪
廁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
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慶周司空褒
之胄孫博通群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
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
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
異本子晙工札翰善琴棋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
中侍御史

徐有功為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
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
城王簿潘好禮者慕其為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
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有功
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
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為知言

狄仁傑為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
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
陛下明臣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為友善臣
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
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
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
邀虛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
為多也初為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
一人稱屈文瓘嘗臥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
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
皆至三品時人呼為萬石張家咸以為福善之應
也

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
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
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
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
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
政義之出為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諫
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來始有合葬

伏願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疏奏不納有識之士咸是之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賓客元行沖修魏徵撰次禮記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說奏曰今上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為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舊書更加釐正兼為之注先朝雖加賜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沖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

若欲行用竊恐未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内府竟不頒下時議以為說之通識過於魏徵

玄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四人天軍節度太原尹王晙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寧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多臣子敢當恩貺以死自誓固辭不受優詔許之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為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李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延接賓朋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及為左相每事不讓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

朝幾箇來舉朝伏其度量適之在門下也性踈而不忌林甫嘗賣之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耳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發掘故臣不敢言適之由是漸見踈退林甫陰搆陷之貶於袁州遣御史羅奭就州處置適之聞命排馬牒到仰藥而死子霅亦見害

牛仙客為涼州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

邊代之具以聞詔刑部尚書張利貞覆之有實玄
宗大悅將拜爲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
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
貴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
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爲不
可漢法非有功不封唐尊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
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務陛下念其勤勞賞
之金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
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曰

荒陬賤類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
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耳羞與絳灌同列陛
下必用仙客臣亦恥之玄宗不悅翌日李林甫奏
仙客宰相材豈不堪一尚書九齡文吏拘於古義
失於大體玄宗大悅遂擢仙客爲相先是張守珪
累有戰功玄宗將授之以宰相九齡諫曰不可宰
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後授不可以賞功若開
此路恐生人心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濫爵
輕不可理也若賞功臣即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齡

由是獲譴自後朝士懲九齡之納忠見斥咸持祿養
恩無敢庭議矣

容恕第十四

崔善爲明天文曆筭曉達時務爲尚書左丞令史惡
其明察乃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鉤隨時待封侯高
宗謂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政昔北齊奸吏歌斛
律明月高緯闇主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
乃擒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徵頡利可汗拓境至於大漠太宗謂侍

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
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未嘗不痛心疾首
志滅匈奴今暫勞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首恥其
雪乎群臣皆呼萬歲御史大夫溫彥博害靖之功
劾靖軍無紀綱突厥寶貨亂兵所分太宗捨而不
問及靖凱旋進見謝罪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突
厥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捨公之罪錄
公之勳也

契苾何力鐵勒酋長也太宗征遼以爲前軍總管軍

次白雀城彼猶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親為傅藥及城破敕求得傷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曰犬馬猶為其主況於人乎彼為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士也不　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

裴玄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

劉童為御史東都留臺時韋機為留守擊役數百人修宮內劉童為嚴夏不宜擅役工力爭拒之曰別奉進旨童奏之詔決韋一十下謫嶺南童後因他事左授臨朐令時有敕令上佐縣令送租韋已為司農卿知出納韋租知童清介不以舊事嫌惡乃召倉吏謂之曰劉侍御昔在憲司革非懲違今親自送租固無瑕玷數州行納與劉侍御同行亦必無欠折一切令受納更無所問時人賞韋忘怨　劉名盧童

蘇良嗣為洛州長史坐妻犯贓左遷冀州刺史及事釋妻妹訴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出入是常不聞有所累也後為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果為良嗣所怪乎詔慰諭便令棄竹於江中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詧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歎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家學深為人所笑

盧承慶為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為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眾推承慶之弘恕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為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强盛詔募猛士以討之師德以監察御史應募高宗大悅授朝散大夫專總邊任前後四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師德密薦之及為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師德知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實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為

其所容莫窺其際也當危亂之朝屠滅者接踵而師德以功名終始識者多之初師德在廟堂其弟某以資高拜代州都督將行謂之曰吾少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終之弟對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為兄之憂也師德曰此適為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謹受教師德與人不競皆此類也

楊再思為玄武尉使於京舍於客院盜者竊其囊袋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恐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餘并遺不形顏色時人莫測其量累官至納言則天朝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駁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群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陸象先為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

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慙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為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賜宰[illegible]衣宋璟既拜賜而命醫人錄之醫請將歸家[illegible]弟領曰此乳珍異他[illegible]不如今付之歸[illegible]璟識之曰自[illegible]心然疑他心耶仗[illegible]示誠[illegible]不至知有痛責[illegible]得乎

知微第十五

隋吏部侍郎高構典選銓綜至房玄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爲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咸如構言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府天下宴安論者以爲國祚

無疆玄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爲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止之因謂友人李少適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之畧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適以爲不然大業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以爲謀主每歎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鄧禹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爲唐宗臣宜哉

李靖既平突厥傾其種落言於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爲患突厥初平溫彥博議遷其人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魏徵以爲不可曰夷不亂華非長久之計開元中六胡果叛咸如徵言

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爲盜以李密爲主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之時在饑餓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

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勣見便加禮敬引之卧內談謔無倦及平武牢獲戴冑亟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有知人之鑒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對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時靖爲左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俱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

必將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丙紀于承基告太
子承乾漢王元昌與侯君集反太宗大驚亟命召
之以出期不鞫問且將貰其死群臣固爭請斬
之以明大法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歔欷下泣君
集亦自投於地遂斬於四達之衢君集謂監者曰
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背自藩邸早承羈紲擊
滅二虜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
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爲庶人流之嶺南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周

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蕪言辯而
理切奇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然
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矣無何而卒如
文本言
秦叔寶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寶母死護兒遣使弔之
軍吏咸怪曰士卒遭喪多矣將軍未嘗降問弔叔
寶何也護兒曰此人勇有志節吾豈以卑賤處之
叔寶後事李密密敗入王充程咬金謂叔寶曰充
好爲咒誓乃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後充拒于

師二人統兵戰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
克成死於牖下皆萬人敵也
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斬首二萬餘級降者二
萬餘人俘獲牛馬十萬餘匹因名所幸山爲駐蹕
山許敬宗爲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
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天意鑾輿不復更
東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師焉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
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

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
不是正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
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愛子也文多
不盡載太宗納之
李義府僑居於蜀袁天罡見而奇之曰此郎君貴極
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七品
相顧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
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
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

琴中半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咸如天網之言

李嗣真嘗與朝列同過太清觀道士劉槩輔儼為設樂嗣真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殺聲多哀調又苦君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日章懷太子果為則天所搆廢為庶人死於巴州槩輔儼奏其事自始平令擢為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真宰儀鳳中以封事召見高宗與語無所屈撓慰喻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謂中書令薛元超曰此書生雖未解朝廷禮儀名以定體真宰相也則天時為酷吏羅織下獄有詔出之小吏先聞以告元忠驚喜問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為元忠也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冦兇醜及為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勮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沉靜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王及善為文昌左相國因內宴見張易之兄弟恃寵無人臣禮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既無事更有遊宴但檢校閣中不須去也及善因請假月餘則天不之問及善歎曰豈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須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慰諭而遣之聞者大噱焉

玄宗東封迴右丞相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國家久事征討實亦勞心今甘凉河鄯徵發不息已數十年於茲矣雖有尅捷亦有敗軍此誠安危之時也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許其稽顙以息邊境則蒼生幸甚玄宗曰待與王君㚟籌之說出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好兵以求利兩國和

好何以爲功彼若入朝則吾計不行矣竟如其言說懼君㚟黷兵終致傾覆時嶲州獲閣全因上聞全表以諷爲玄宗不納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殺刺史田元獻并害君㚟大殺掠男女取軍貲糧而去君㚟馳赴肅州以襲之還至甘州鞏筆驛爲吐蕃所擊師徒大敗君㚟死之咸如說言

大唐新語卷之七終

大唐新語卷之八

唐劉肅

聰敏第十六

貞觀中有雄雉集於東宮明德殿太宗問群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爲寶雞祀漢光武得雄之祥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彰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譚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大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南爲秘書監於省後堂集群書中奧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於代

盧莊道年十六造於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會

有獻書者莊道竊窺之請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後生何輕薄之行莊道請誦之果通復請倒誦又通士廉請敘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卽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誦并呈已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

百餘人令丞深以爲懼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異卽日拜監察御史

馮智戴高州首領盎之子貞觀初奉盎并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雲形似樹日辰在金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

王義方博學有才華杖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勑宰相與語侍中許敬宗以員外郎獨孤悊有詞學命與義方譚及史籍屢相詰對義方驚曰此郎何姓悊曰獨孤義方曰識字耶悊不平之左右亦憤憤斯須復相詰乃錯亂其言謂悊曰長孫識字耶若此者再三悊不勝忿怒對敬宗毆之敬宗曰此叅雖俊終不可爲乃黜悊拜義方爲侍御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

木則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賈言忠數歲記誦書一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以孝聞遷監察御史時有事于遼海委以支度軍糧還奏便宜遷侍御史高宗　遼東事意言忠奏遼東可平畫其山川地勢皆如在目見又問諸將所能

言忠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委麗同含雖非鬭將所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震敵高侃儉素自處中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禦才頗剪之傷諸將夙夜小心忠身憂國莫逮於李勣高宗深納之累遷吏部員外

魏奉古制舉推第授雍丘尉嘗日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辟寮畢謁珽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麁呂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誦于餘言珽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終兵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爲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爲事畧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小兒郎不閑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儀召入 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上廳語主案者畧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華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既(判訖)案於崇儀崇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大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儀悚作召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除雍州判司子灌開元中爲吏部尚書

李嗣真聰敏多才能以許州判佐直弘文館高宗東封還幸孔子廟詔贈太師命有司爲祝文司文郎中富少穎沙直擢進不稱旨御筆濃破付左寺丞賀蘭敏之已下賦惇遽召嗣真援筆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而可知未墜千年同比肩而爲友高宗覽之問曰誰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人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時敏之特寵驕盈嗣真審其必敗謂所親曰久陰大樹或有顛墜吾屬無賴矣因餞年譊

烏令敎之則天姊子也無何果敗

天授中嘗恭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冊命有司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巳下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贍舉朝歎伏

唐休璟爲靈武大總管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記在目前先是突厥與諸蕃相攻安西道絕表奏押至則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俄頃草奏便施行居十餘日安西道果奏

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謂魏元忠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當一也

玄宗幸成都給事中裴士淹從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歷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時肅宗在鳳翔每有大除拜輒啓聞房琯爲將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賊也歷評諸將並云非滅賊材又曰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因言崇之宏才遠畧語及宋璟玄宗不悅曰彼賣直以沽名耳歷數十餘人皆當其目至張九齡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賢嫉能亦無敵也士淹因啓曰既知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應

文章第十七

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嶲太宗戲內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雞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競草萌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灑血漬芳藂雖云百戰勝會自不論

功淹聰辯多才藝與韋福嗣爲莫逆之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擢盍各効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隱逸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自娛吏部郎中高構知名表薦之大業末爲御史中丞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玄齡恐資敵遂啓用之尋判吏部尚書參議政事

太宗在雒陽宴群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怠

商辛亦沉湎恣情底三至多克巳明君鮮滅身斧累
惡成名由積衡魏徵撰兩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
趣鴻門驛傳渭橋上觀灰細柳屯夜燕經柏谷朝
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
每言必約我以禮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藻
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嘗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
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
而意之新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詩

酒自適盡平生之意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
上官儀獨為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
轡詠詩曰脉脉大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
蟬噪野雲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如神僊焉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賓王皆
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炯與照隣則可
全而盈川之言為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
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
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為誤矣

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
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鑒各披雲喜
得廊廟舉嗟為臺閣分較林懷柏悅新幄阻蘭孫
冠去神羊影車連瑞雉群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
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
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
貴所坐事雖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
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二
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

味道而放錫於嶺南
劉懷一有才藻自瀛州司法拜右臺殿中時右臺監
察鄧茂遷左臺殿中懷一贈之詩曰惟昔參多世
無雙仰異材鷹鸇同放逐鵷鷺忝遊陪入任光三
命遷榮歷二臺隔牆欽素躅對閣限清埃紫署春
光早蘭闈曙色催誰憐夕陽至空想鄧林隈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
院中竹葉以寄意焉其詩曰濯濯當軒竹青青重
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

聞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何後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竪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祭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竪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賀遂亮與韓思彥同在憲臺欽思彥之風韻贈詩曰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一虛襟君子重名義貞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静霜景墜葉下風林若上南登岸希訪

北山岑思彥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投歡會面顧盼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通宵款素誠霜飈知柳脆雪冐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得歲寒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翫久之乃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平霄既挺千丈幹亦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構惜哉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言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年

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麵因賦詩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朝撫長劍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險只思清國讐山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東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人稱爲絶唱

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三百三十餘萬錢二萬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

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戴獅子麒麟圍遶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嶠詩冠絶當時其詩曰輟跡光西崦勳名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薫風入舜絃欣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

附會韋庶人左　授滁州別駕而終開元初詔毀天
樞發卒銷爍彌　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以詠
之曰天門街裏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
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訛言云一條線
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　詩及之士庶莫
不諷詠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
天御雒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爲天下第
一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爲第二等其

警句曰昔三監翫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令四罪咸
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
尚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陸餘慶孫海長於五言詩甚爲詩人所重性峻不附
權要出牧潮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謫介意題
奉國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聲竹林
裏千燈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窗燈林靄裏聞磬
水聲中更籌半有會爐煙滿夕風人推其警策

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
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
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
黄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於
官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
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
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
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惟中書侍
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

人爲絶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
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
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曉
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
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鳷鵲樓前新月滿
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劉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詞旨
悲苦不爲時所重善搊琵琶嘗爲白頭翁詠曰今

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
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
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
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
存之詩成未周為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
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為集中之最由是稍為時人
所稱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
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燕詩其

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
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文成凡
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
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未聞退時故人
號青銅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
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貶官默啜曰此人何不
見用也後新羅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
去其才遠播如此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陽丞為詩曰朝升照日檻夕

次下烏臺風竿一聯逸月樹幾排御製句高標歛
聲隨下調哀懷燕首自白非是為年催鄭繇少工
五言開元初山鹿為岐州刺史繇為長史範失白
鷹深所愛惜因為失白鷹詩以致意焉其詩曰白
貴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而呼暫下雪裡放還迷
梁苑驚池為陳倉拂野雞不知遼廓外何處別依
棲其為時所諷詠子審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張說為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
西垣翰墨林諷詩　國體講易見天心玄宗深佳

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為佳妙風雅之道斯
為可觀僉載才能累為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
玄宗自於彩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
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徐堅已下僉有贊述
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
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
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
時之美敢問孰為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

間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疲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

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大唐新語卷之八終

大唐新語卷之九

唐劉肅

著述第十八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群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

絹千疋綵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十卷行於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秘

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楊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於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代有釋曇剛製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假冒者悉不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左散騎常侍柳冲亦明氏族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咸云自隋朝以來不聞有僧曇剛蓋懼見害於時而匿其名氏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子孝經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停引今古爲證文多不盡載其略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玄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官蓋虜俗無識故致斯謬今驗孝經非鄭玄所注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菴於河上因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習俗之虛語案藝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無河上公注雖使纔別朱

紫麤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況有識者乎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子玄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爲識者所歎

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陸得明亦云案鄭志及晉中經部並無唯晉穆

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注爲主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不同則劉子玄所證信有徵矣

蕭何封鄼侯先儒及顏師古以鄼爲南陽筑陽之城筑陽今屬襄州竊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葢欲榮之也張良封留侯是爲成例案班固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畧曰伏見每汲汲於勸

誘勤勤於課責云經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綢繆不衆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訴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芸閣之間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

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體

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准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煚等檢前史職官以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玄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畧曰孰爲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鑒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幷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

爲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全其書行於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
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
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又取莊
子庚桑楚一篇爲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
成之亦行於代

從善第十九

魏徵嘗取還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裝束悉
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

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韋悰爲右丞勾當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
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
農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
只爲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
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
賞之顧謂韋悰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爲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
楊纂爲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
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
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
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
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
笑曰朕用尹伊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復得幾籌
耶俄果獲賊尹伊嘗爲坊州司户尚藥局牒省索杜
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
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
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

補雍州司法
郭翰爲御史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劾次於寧
州時狄仁傑爲刺史風化大行翰纔入境耆老薦
揚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於案
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
留徒煩擾耳卽命駕而去翰性寬簡不苛讀老子
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歎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
其身乃祈執政辭以儒門不願持憲改授麟臺郎
睠劉禕之坐賜死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

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絶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嗣之乃自操紙援筆即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爲宣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户俄而徵還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逃亡瘴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巂諸軍事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絶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喘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閑蜀人頼焉

諛佞第二十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諍陛下常不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爲太子諸王所食豈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蘭本青州明經遇亂爲鄉里所推保宗黨部署延賢之初降李密密敗歸國在代州爲逆家所告遂族滅

許敬宗父善心與虞世基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彜時爲内史舍人備見其事調敬宗以使佞爲恩德彜常謂其事人曰虞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

焉初煬帝之被戮也隋官盡化及善心獨不至化及以其人望而釋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見害及爲封德彜立傳盛加其罪惡掌知國史記注不直論者尤之與李義府賛立則天居宰輔宰公卿以下重足累息務以家之社稷爲生人之性命敬宗子昂頗有才藻爲太子舍人昂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於嶺南又納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酋馮

馮盎子及監門將軍錢九隴敘其閥閱又爲子娶
尉遲寶琳孫女利其金帛乃爲寶琳父敬德修傳
隱其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
賜敬德其虛美隱惡皆此類也敬宗卒博士袁思
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
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
名唯同於黷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謚法名與
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訴於執政請改
謚禮官議以爲既過能改曰恭乃謚爲恭彥伯昂

之子也既與思古忽競將於衆中毆之思古謂曰
吾與賢家君報讎緣何反怒彥伯大慙而退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已志
潛遏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
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則愈
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
處耶鳴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
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
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
矣言未畢則天自簾中再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
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爲皇嗣居東宮雒陽人王慶之
希旨率浮偽千餘人詣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
爲太子召見兩淚交下則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廢
之慶之曰神不享非類今日誰國而李氏爲嗣也
則天固諭之令去慶之終不去面覆地以死請則
天務遣之乃以內印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
以示門者當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此後屢見

則天亦煩而怒之命李昭德賜杖昭德命左右引
出光政門外昌言曰此賊欲廢皇嗣而立武承嗣
命撲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殺之
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祥瑞
草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味道曰國家事何
爲疑妄以賀朝庭求禮曰宰相不能燮理陰陽令
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誣爲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
月雷當爲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求禮方正有
詞藻歷左臺殿中轉衛王掾而卒

魏元忠爲御史大夫臥病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獨後見元忠憂形於色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辭拒霸固請嘗之元忠驚惕霸喜悅曰大夫泄味甘或難瘳而今味苦矣卽日當愈元忠剛直甚惡其佞露其事於朝庭

張易之兄同休嘗請公卿宴於司禮寺因請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帖紙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麗舞略無慙色再思又見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寵因諛之曰人言六

郎似蓮花再思以爲不然只是蓮花似六郎耳有識咸笑之後昌宗兄弟犯贓則天命桓彥範李承嘉勘當以取實經數日彥範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贓四千餘貫法當解職昌宗奏臣有功於國家所犯不至解免則天問諸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時爲內史奏曰昌宗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効此實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視再思如糞土也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號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或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奇旣出忿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何從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鄭愔者滄州人來俊臣羅織文狀皆愔[illegible]定張易之兄弟薦爲殿中侍御史易之敗黜爲宣州司戶旣而歸武三思用事將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謁三思三思見之愔先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怪問其故對曰前哭甚哀者弔大王國破家亡也後大

笑者賀大王得愔也柬之等五人爲上所忌日夜爲計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大王豈不知之今據將相之權有過人之智廢則天兵不血刃易於反掌今料大王之勢孰與則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悅引與登樓謀陷五王而殺之皆崔湜鄭愔之謀也累遷吏部侍郎賣官爲務後與譙王重福構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斷有謀則天愛其類已誅二張滅韋氏咸賴其力焉睿宗朝軍國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諮

舞歟後以聞肅宗與群臣呼公主為太平玄宗為
三郎凡所奏請必問曰與三郎商量未其見重如
此其宰相有七四出其門玄宗孤立而無援及竇
懷貞等誅乃遁於山寺俄賜自盡竇懷貞傾巧進
用累遷益州長史詣事中貴盡得其權心韋庶人
乳母王氏本蠻婢也懷貞聘之為妻封莒國夫人
俗為妳母之壻曰阿㸙懷貞每因謁見及進奏表狀
列其官次署曰翊聖皇后阿㸙時人鄙之呼為㸙
懷貞欣然自得韋庶人敗遂斬其妻持首以獻居
憲臺及京尹每視事見無鬚者誤以為中官必曲
加承接睿宗踐祚懷貞位極人臣道諛不悛以至
於敗先天中玄宗戡內難懷貞投水死
駙馬張垍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贊相禮儀雍容
有度玄宗心悅之謂垍曰朕能希烈相以卿代之
垍謝不敢當楊貴妃知之以告楊國忠楊國忠深
忌之時安祿山入朝玄宗將加宰相命垍草詔國
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為相恐四夷輕於唐
玄宗乃止及安祿山歸范陽詔高力士送於長樂

坡力士歸玄宗問曰祿山喜乎力士對曰祿山恨
不得宰相頗有言國忠奏曰此張垍告之也玄宗
不察國忠之誣疑垍漏洩大怒黜垍為盧溪郡司
馬兄均為建安郡司馬弟埱為宜春郡司馬

大唐新語卷之九終

大唐新語卷之十

唐劉肅

釐革第二十一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親政事詔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下無和暢致使朋友遊好慶弔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絶自今已後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風俗一變澆漓頓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則白帢帽公卿則巾褐裙襦北朝雜以戎狄之製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

黃各隨其好天子多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紋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走庶皆著黃袍及衫出入殿省後烏紗帽漸廢貴賤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於軍旅昔袁紹與魏武帝戰於官渡軍敗復巾渡河遂相倣傚因以成俗初用全幅皁向後襆髮謂之襆頭周武帝繞爲四脚武德以來始加巾子至貞觀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自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當息武事此冠頗采古法兼更類幞頭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尋廢矣

太史令傅奕博綜群言尤精莊老以齊生死混榮辱爲事深排釋氏嫉之如讎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輻輳禮拜奕長揖之如往代之聖人我當今之達士奕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

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日之糧又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會傳位而止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鼕鼕公私便焉有道人裴翛然雅有篇詠善畫好酒常戲爲渭川歌詞曰遮莫鼕鼕動須傾滿滿杯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頹甚爲時人所賞

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
布棘以防令史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
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輙知之召問
莫不首伏初朝庭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
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高宗欲用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
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參知
政事未可即卿等同名稱也自是外司四品以下
官知政事者以平章爲名自待舉始也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
謂房玄齡等曰公爲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
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爲僕射不帶同中書
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
爲僕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終畝之禮開元二十
三年正月玄宗親耕於雒陽東門之外諸儒奏議
以古者耦耕以一撥爲一推其禮久廢今用牛耕
宜以一步爲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於
是公卿以下皆過於古制
隋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注詔詞即尚書侍郎
爲與之自貞觀已後員外郎盡制授則天朝御史
始制授肅宗於靈武即大位以強寇在郊始令中
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着羃羅
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施
裙到頸爲淺露顯慶中詔曰百家家口咸廁士流
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遂

棄羃羅曾不乘車只坐檐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
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之末羃羅始絕開元初
宮人馬上始着胡帽靚粧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寶
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
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後從禽自娛又於蓬
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
客以爲天子方壯宜節之以雅從禽好鄭衛將蕩
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義上疏以諷玄宗納之遷
下邽主簿而好樂如初自周衰樂工師散絕迨漢

制但紀其鏗鏘不能言其義晉末中原板蕩夏音與聲俱絶後魏周齊悉用胡樂奏西京伎幅心堙耳極而不反隋平陳因清商而制雅樂有名無實五音虛懸而不能奏國初始採宮聲之義備九變之節然承衰亂之後當時君子無能知樂泗濱之磬貯於太常天寶中乃以華原石代之問其故對曰泗濱聲下調之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因而不改

玄宗北巡狩至於太行坂路隘逢櫬車問左右曰車

中何物曰櫬禮云天子即位爲櫬歲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則載以從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櫬從自此始也

玄宗嘗謁橋陵至金粟山覩崗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寶應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舊制宰相臣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爲故事

國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視其人覈之吏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爲准乃採經籍古義以爲問目其後官員不充選人益衆乃徵僻書隱義以試之唯懼選人之能知也遒麗者號爲高等拙弱者號爲藍縷至今以爲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爲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遲

平轂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光庭及卒有司定諡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諡爲克平周禮大司徒掌選士之道春秋之時卿士代祿選士之制闕焉秦承國制所資武力任事者皆刀筆俗吏不由禮義以至於亡漢因秦制未遑條貫漢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賢之詔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貢舉之法起於此矣元帝令光祿勳舉四科以吏事後漢令郡國舉孝廉魏晉宋齊互有改易隋煬帝改置明進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筭并前爲六

科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貞觀則以考功員
外掌之士族所趣唯明進二科而已古唯試策貞
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調露二十年考功員外劉
思立奏二科並帖經開元二十四年李昂爲考功
性剛急不容物乃集進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
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
落之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爲言之於
昂昂果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曰人或猥知竊聞
之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

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安將
與衆詳之若何衆皆曰唯及出權謂衆人曰向之
斯言意屬吾也昂與此任吾必不第矣文何藉爲
乃陰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牓於通衢以
辱之權引謂昂曰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
文之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有雅什嘗聞於道
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
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辭乎昂曰然權曰
昔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

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
聞惶駭訴於執政以權不遜遂下權吏初昂以強
愎不受屬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庭議
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
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

肅宗初即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見請於江
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須肅宗納之拜監
察御史房琯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斂以怒天下今
已亂矣陛下即位以來人未見德琦聚斂臣也今

復寵之是除一國忠用一國忠也將何以示遠方
收人心乎肅宗曰今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
然無輕貨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
能對卒用琦策驟遷御史中丞改鑄乾元錢一以
當十又遷戶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
被放黜代宗即位復判度支鹽鐵事永泰初奏准
天下鹽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載既伏誅代宗始躬親政事勵精求理時常衮當
國竭節奉公天下翕然有興平之望衮奏罷諸州

團練防禦等使以節財省費使令刺史主當州軍事司馬同副使專押軍案判司本帶參軍便令司兵判兵事司倉判軍糧司士判甲仗士人團練春夏放歸秋冬追集其刺史官銜既有持節諸軍事使司軍旅司馬即同副使之任司兵參軍即是團練使判官代宗僉從之衰獨出摩擬爲戢兵之漸持衡數歲時用小康焉

隱逸第二十二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諷千言及長善譚莊老

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召詣京師嗟其顏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也哉將授之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大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導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隣有盛名於朝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彭殤之殊致嘗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

天者必本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時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燋枯沴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則兆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又天文之危沴也

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踴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制授承務郎直

尚藥局承徵礿卒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
月餘顔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焉時人疑其屍解
矣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
人間竇軌為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
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躶形冬則樹皮自
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屩置之於路見者
皆言朱居士屩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
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之至降
階與語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

以為美譚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
其長年秘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
歲則天召之佯屍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
中見至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
人裴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絕如死晤焚香啓請
宣天子求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
乃令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

之果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
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
是堯時丙子年生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
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黄丸尋下
詔曰恒州張果老方外之士也跡先高上心入窅
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
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申寵命
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
歸恒州賜絹三百疋并扶持弟子二人并給驛舁
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

或傳屍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
司馬承禎者睿宗迎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
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
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慙色藏用博學工文
章善草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未仕時嘗辟穀練
氣頗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權要縱情奢逸卒陷
憲網悲夫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經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目一覽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爲則淸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

要也睿宗深加賞異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適之賦詩以贈焉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取傭供葬畢隱於嵩山師事道士得修養之術後居兖州徂徠山刺史盧齊卿就謁因訪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玄宗東封勑州縣禮致時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張說訪其道義說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職事乃下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聖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應兹嘉召雖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仍令州縣歲時賜束帛羊酒并賜帛一百疋

元澹博學善天文然恭慎未嘗言之宋璟與之同鄉曲將加薦舉兼遺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爲刺史邀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澹辭曰微軀不

宜服新麗恐不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遲汚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家取素絲五兩以酬之曰義不受過望之財

白履中博涉文史隱居大梁時人號爲梁丘子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堪爲學官可代馬懷素諸無量入閣侍讀乃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不任職事授朝散大夫尋請歸鄉手詔曰卿孝悌立身靜退敦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早聞通班是錫豈唯精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旦遊上京徐還故里遂

停留數月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不忠信奉見玄宗異之詔入賜讌拜諫議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石絹五百疋還隱居之所

大唐新語卷之十終

大唐新語卷之十一

唐劉肅

褒錫第二十三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難鋒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並當今傑才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涉經史明三傳竇抗爲冀州集諸儒士令相論難時劉焯劉軌

思孔穎達劉彥衡皆在坐旣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竇大奇之因問蓋生就誰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首竇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咸以爲優賢之應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公

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
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鄖公張亮
陳公侯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南渝公劉政
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
於凌煙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閻立本畫
及侯君集謀反伏誅太宗與之决流涕謂之曰吾
爲卿不復上凌煙閣矣

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博通羣書頗明王霸之術隋
末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後爲竇建德所執

建德敗委質於隱太子太子誅太宗稍任用前後
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
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
忠謇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絶天下之望乃以
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
助我之賴卿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宅
無堂太宗將營小殿輟其材以賜之五日而就遣
使賫布被素褥以賜之遂其所尚及疾亟太宗幸
其第撫之流涕問其所欲徵曰嫠不恤緯而憂宗
社之隕徵狀貌不踰中人而素有膽氣善得
意身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痛惜

李綱爲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獻生魚
者太子召饔者鱠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
能爲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
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李綱矣於是送絹二百疋
以遺之數諫太子鬱鬱不得志辭以年老乃乞骸
骨

高宗初立爲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自

勣始也太宗謂之曰我兒初登儲貳故以宮事相
委勿辭屈也勣嘗有疾醫診之曰須龍鬚灰方可
太宗翦鬚以療之服訖而愈勣頓首流謝他日顧
謂勣曰朕當屬卿以孤幼思之無踰公者往不負李
密豈負於朕哉勣流涕而致謝噬指出血俄而沉
醉解御服以覆之

唐九徵爲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入寇蜀漢九徵
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
鐵索跨漾水濞水爲橋以通西洱河蠻築城以鎮

之九徵蠢刋其城碑焚其二橋命管記閭丘均勒石於劒川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俾其魁帥以還中宗不時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賜緋袍金帶寶刀累遷汾州刺史開元末與吐蕃贊普書云波州鐵桂唐九徵銘即謂此是也

開元初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祿卿馬懷素為侍讀詔曰朕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是欲令經史詳備聽政之暇遊心觀覽無量等

奉詔整理內庫書至六年分部上架畢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焉移時乃出於是賜無量等束帛有差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為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 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最矣

張說既致仕在家修養乃表請往其山之陽於先塋建立碑表玄宗仍賜御書碑額以旌之其文曰嗚呼積善之墓與宣父延陵季子墓誌同體也朝野以為榮及說薨玄宗親製神道碑其略曰長安中公為鳳閣舍人屬麟臺監張易之誣搆大臣作為飛語御史大夫魏元忠即其黨正必以中傷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憂搖盡之變是時勅公為證陷

以右職一言刺回四國交亂公重為義死且不辭庭辯無辜中旨有忤左右為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詞反元忠之譽出太子於坑陷人謂此舉義重於生由是長流欽州守正故也文多不盡載

右補闕毋煚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百疋性不飲茶製茶餘序其略曰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煚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

終祔貝夢齎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
回顧不見一人意惡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
如所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自漢魏以來歷代皆封孔子後或爲褒城侯或號褒
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冊孔子爲文宣王其嗣
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
節就國子監冊命詔有司與太樂用宮懸八佾之
舞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皆發揮此道啓廸含
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攸縱將

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
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文多不盡載

懲戒第二十四

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太宗擊
賞數四詔坐者爲詠召閻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
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
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
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
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時
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爲
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
放散五臺令史明經以末役進身者可爲炯戒
劉仁軌爲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青州
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遣仁軌運糧果漂沒勑御
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
對之猥洩曰公與當朝讎者爲誰何不引決仁軌

曰乞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少頃仁軌出
曰不能爲公死劉仁軌豈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
將軍劉仁願克百濟奏以爲帶方州刺史仁願凱
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補署皆稱朕意何
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爲乃前青州刺史敎臣耳
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
被徵次於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
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
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

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
事不安耶知君為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
但恨公對仁軌卧而溲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
使當舉寃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為煩擾州縣
而自垂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
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廳豈
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為也仁軌後為左僕射與
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軌征
之軍中奏請多為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兵

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
敬玄遂行大敗於清海時議稍少之始仁軌既官
達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
籍每於縣祗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
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
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為至戒

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庭以事隔
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理之至於
左司昉未許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
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
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羇旅訴者乎昉遽命
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
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吐蕃於白水
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
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
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揖我昔者語侍者
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壽當八十今

追我何也復自言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
若有所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
政者得不慎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
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驂入則諂
諛出則奸宄賣官鬻獄海內囂然百寮畏憚如畏
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壻皆不謹
愼多作罪過今且為卿掩覆勿復如此義府恃
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顋頸俱起徐對曰

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怫然竟不引過緩步而出命右金吾倉曹楊仁穎奏其贓汚詔劉祥道拜三司鞫之獄成長流嶲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乾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而死海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

日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朝廷咸曰載典銓宗流品之寄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為衆目所視衆口所訐亦趑趄而失步矣自乖損之後斯風大壞苟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梧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猶言曰可取萬代名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爲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坷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炎輔少主旣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幷乳母之子五品官炎爭以為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

中宗為廬陵王幽於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炎居中執權親授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遽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為獸傳翼其不免也宜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

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仕進者可不勉歟

周矩爲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爲恨後味道下獄勑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嚴識玄爲華令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使還

次華識玄白以彻舊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雖郊迎之纔上馬弛鐙揖鞭而已敬潛怒攝而案之曰郊外遠迎故違明勑馬上高揖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倨無准仰具之識玄拜伏流汗乃捨之後轉魏州刺史爲魏令李懷讓所辱俄又俱爲兵部郎中既同曹局亦難以爲容舉朝以爲深戒

李知白爲侍中子弟纔總角而婚名族識者非之字相當存久遠敦風俗奈何爲促薄之事耶

惠妃既有專房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猜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胥受日開次及太子太子之將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絶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悦隱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鄂王瑤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内痛之號爲三庶太子等既受冤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

終夜相恐或聞鬼哭聲召巫覡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酬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斃識者知有神道焉

天寶中李林甫爲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適之等咸以立功邊陲入參鈞軸林甫懲前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邊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

曰以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強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怯懦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為戎首雖理亂安危係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實生亂階痛矣哉

大唐新語卷之十一終

大唐新語卷之十二

唐劉肅

勸勵第二十五

徐文遠齊尚書令孝嗣之孫江陵破虜至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兄林鬻書為事文遠每閱書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經尤嫻左氏仕隋國子博士越王侗以為祭酒大業末洛經饑饉因出樵採為李密所得密即其門人也令文遠南面坐率其徒屬北面拜之遠謂密曰將軍欲為伊霍繼絕扶傾鄙雖遲暮

猶願盡力若為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為也密謝曰敬聞命矣密敗歸王充充亦嘗受業者之大悅給其廩食文遠每見充必盡敬拜之或問曰聞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入朝遷拜國子博士甚為太宗所重

孫有功為司刑卿持法寬平天下賴之

趙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及為佐命元勳身極崇盛嘗謂所親吾所居宅微為壯麗非吾心也將賣

之別營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沒之後諸子若才守
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愼爲吏淸白謹愼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
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嶽每謂寮曰
公輩但守淸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
爲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傑長子也歷淄許貝等州刺史居喪備禮
睿宗朝起復太府少卿光嗣頻表不赴乃降勅曰
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禮以展殊恩屢表

固辭詞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今遂所請用
勸浮薄待卿情理云畢更俟後命仍編入史
趙武盖少孤生於河右遂狎弋獵獲鮮禽以膳其母
母勉之以學武盖不從母歔欷謂曰汝不習典墳
而肆情畋獵吾無望矣不御所膳武盖感激而學焉數
年博通經史進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
集行於代子彥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國公睿
宗朝左授嶽州司馬而終張說爲嶽州著五君詠
述彥昭曰耿公山嶽靈思遠神亦妙暫爲峻操立

哀玉振淸調叶賛休明啓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
雲風吹落紅繳湘流下潯陽灑淚一投弔爲時賢
器重如此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於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
三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决與奪思
彥推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
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饑渴可飲此乳纔遍
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擧援相咬肩髆良久不解但
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

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擗踴悲號不自勝左右莫
不流涕請同居如初思彥以狀聞勅付史官時議
美之
張沽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
沽曰禮宗賢尚齒者貴耆德也奈何耆舊而有喧
競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沽主司戶奈忝其職乃擧
罰刺史已下俸行鄉飲酒之禮競者慙謝而退風俗
爲之改焉
開元初工部尚書魏知古卒宋璟聞之歎曰叔向古

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酷忍第二十六

太宗征遼東留侍中劉洎與高士廉馬周輔太子於定州監國洎兼左庶子總吏禮户三尚書事太宗謂之曰我今遠征使爾輔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爾宜深識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言發無端甚怪之誡之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必以自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及征遼還太宗有疾洎從外至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獨可憂聖躬耳黄門侍郎褚遂良誣奏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之事耳大臣有異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洎引馬周以自明及問周周言如洎所陳遂良固執曰同諱之耳遂賜洎死遂良終於兩朝多所匡正及其敗也咸以爲陷洎之報焉

吴王恪母曰楊妃煬帝女也恪善騎射太宗尤愛之承乾既廢立高宗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諫

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棋不定前哲所戒儲位至重豈宜數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抑違阿舅後無悔也由是恪與無忌不協高宗即位房遺愛等謀反勑無忌推之遺愛希旨引恪冀以獲免無忌既與恪有隙因而斃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搆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王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奭見內人尚宫又不爲禮則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傾心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布因誣王后與母求厭勝之術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已下切諫以爲不可時中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左遷壁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李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立爲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大臣異議耳公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坐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立武昭儀高宗大悅召見與語賜寶珠一斗詔復舊官德儉許敬宗之

物也瘦而多智時人號曰智囊褒義府於是與敬宗
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等覩時變而布
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將
議廢立勣稱疾不至志寧顧望不敢對高宗再三
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
之立武士彠女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託付遂
良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先
帝爲陛下所娶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不敢曲
從上違先帝之旨高宗不悅而罷翌日又言之遂

良曰伏願再三審思愚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
得不負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
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則天隔
簾大聲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
命有罪不可加刑翌日高宗謂李勣曰冊立武昭
儀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
人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剩穫得十斛麥
尚欲換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有何不可
關汝諸人底事而生異議則天令人以聞高宗意

乃定遂廢王皇后及蕭淑妃爲庶人囚之別院高
宗猶念之至其幽所見其門封閉極密唯通一竅
以通食器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復好在否皇
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爲宮婢何敢稱皇后
名言訖嗚咽又曰至尊思舊使妾再見日月望改
此爲迴心院妾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分則
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
令此兩嫗骨醉可矣初令宮人宣勅示王后后曰
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

妃聞勅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願我
託生爲猫兒阿武爲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
矣自此禁中不許養猫兒頻見二人爲祟被髮瀝
血如死時狀則天惡之命巫祝祈禱祟終不滅

則天以長孫無忌不附己且惡其權深銜之許敬宗
希旨樂禍又伺其隙會櫟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
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
詔敬宗推問敬宗甚急季方自殺又捺奉節得私
書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即無忌少髮呼作趙師

陰爲隱語欲謀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與夫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百姓其若之何翌日又令審問敬宗奏曰請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耳我決不忍殺之竟不引問配流黔州則天尋使人逼殺之凉州長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爲已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辱吏更代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

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十箇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又有枷名鮖尾榆棒名見卽　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大略如此又與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網羅平人織成反狀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者魂魄飛越罕不自誣由是破家者巳千數則天不下階序潛移六合矣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告俊臣旣以族人爲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一問卽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傑等令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

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巳爾且得免死德壽今業巳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員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旣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之敘冤歷置於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

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訴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巾帶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為作謝死表仁傑等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獲免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為高宗所鍾愛自昇儲位敬禮

大臣及儒學之士未嘗有過天下歸心焉咸亨初留在京師監國時關中饑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惻然哀之命家令等給米使足其仁惠如此先是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於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見之驚憫遽奏出降又請以沙苑地分借貧人詔皆許之則天大怒即日以衛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愛遇毒而薨時年二十四朝野莫不傷痛

侯思止貧寒無賴事恒州參軍高元禮家則天朝以告變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洛陽北有坂名白司馬將軍有姓孟名青捧者思止閭巷傭保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詞氣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脚為鐙所掛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即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為國家御史須識輕重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為抑我承反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

忠無人仰教思止乃引忠上階坐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若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吏樊甚不叶誣以謀反誅之其子訴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引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不覺言唧唧而淚下俊臣奏如璿黨惡人下獄如璿對曰年老目遇風而淚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淚既是因風口中唧唧之聲如何分雪處以絞刑則天宥之流於瀼州子昇憲訴冤得徵還復本官俊臣無文其批鄙惰之詞也則天時朝士多不自保險薄之徒競告

事以求官賞左司員外霍獻可官以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行本獻可之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之幞頭下常令露出冀則天見之時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衫覆牀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與來俊臣爲羅織之黨常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思徵不承反乃殺之聖曆中思徵出見霸霸甚惡之退朝遽歸家命人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詬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

章惶怖援刀自刳腹而死是日閭里咸見焉霸纔氣絕思徵亦沒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齊諧供奉時中橋新成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死即好事也則天默然

武三思既廢五王慮爲後患乃令宣州司功參軍鄭愔告張柬之與王同皎同謀反又令人陰疏韋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行廢黜中宗大怒付執政按之諸相皆佯假寐唯李嶠韋巨源楊再思遽出承制擐袂於其間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承嘉奏云柬之等令人密爲此牓雖託廢皇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誅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結罪又諷皇太子上表請夷柬之等三族中書舍人崔湜又勸三思盡殺之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景所惡貶嘉州司馬三思即以利貞爲南海都督令矯詔殺之唯桓彥範於竹槎上曳肉盡而死初柬之懼三思譏引湜以爲耳目使伺其動靜湜反黨三思以圖柬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紀亂常海內忿恚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等謀於袖中發銅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遜子曇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聞則天勑宰臣與御史大夫李承嘉於新開門案問諸相懼三思但僶俛佯不應仲之等唯李嶠獨與承嘉耳語令御史姚紹之密致力士七十餘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於繫所紹之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謂紹之曰反賊我臂且折當訴爾於天曹

請裂汗衫與縮之乃自誣反而族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庭側目焉尋坐贓汚憲司推之獲贓五十餘貫當死韋庶人之黨護之得免放於嶺南

大唐新語卷之十二終

大唐新語卷之十三

唐劉肅

諧謔第二十七

太宗常宴近臣令嘲謔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荅曰索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濁所以面團團太宗斂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后之弟也詢爲人瘦小特甚貌陋而聦悟絕倫讀書數行倶下博覽古今精究蒼雅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畧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畧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屛墻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卽扳公肋何止傷博博慙而與官

則天朝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

對曰朱前宜省綠录仁傑省朱閭知微騎馬馬吉
甫騎驢綈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揚吾左臺胡
御史右臺御史胡元禮也蕃人爲御史者尋授別
勑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
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强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
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
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
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元崇逵爲果州司馬有一婢死處分直典云逵家老
婢死駈使來久爲覔一棺木殯之逵初到家貧不
能買得新者但經一用者充事卽得亦不須道逵
買直云君家自　須直典出說之一州以爲口實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
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
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値裏行數人聚立門內
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
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

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
裏行諸裏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
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
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與遂不與如來燒亦盡唯
有一辯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
侯思止出自皂隷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
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云圭猪云誅魚云虞驢云
縷俱云居不得喫云詰空喫云結弃云弭泥去如云儒何得

不饑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
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
以雞猪之事對則天亦大笑釋獻可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
遷獲自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
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
遠果毅也景隆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
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
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議

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署
不應列星文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
代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為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
御史甘子布使於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
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為所推及
子布到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柑子為敬子布初不
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章
名聞當代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既
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
意嫌兵使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蹭蹬幾落省牆東
膳部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玄宗初即位邵景蕭嵩韋鏗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既
而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霑景嵩二人多鬚對立
於庭鏗嘲之曰一雙鬍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
高相對廳前捺早立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為
歡笑後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忽風眩而倒

鏗既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
欒迴倒地還如著腳搥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為元
非五品才時人無不諷詠
懷貞為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敕
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
事多擁否懷貞對曰倍擁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
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姚崇為紫微令舊例給舍直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
俱高不依其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后告

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
終不擬當給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後遂停宰相
直宿

記異第二十八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
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
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
十一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
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

險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所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謂翻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袁天綱益州人尤精相術貞觀初勅召赴京途經利州時武士彠爲刺史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遍召諸子令相之見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迍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亦不利夫則天時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神彩奥澈不易可知試令行天綱曰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轉側視之若是汝當爲天子貞觀末高士廉問天綱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月死矣咸如其言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踴出高二百尺有池周廻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米麥

之異則天以爲休禎號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則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出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出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立至則天大怒流之嶺南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鄭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曆經後又移就麗正殿與學士參校曆經一行乃撰開元大衍曆一卷議十卷曆立成十三卷曆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請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兗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時量日影皆數年乃定安南量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

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其朗兗太原等州竝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筭之云太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修曆人陳玄景亦善筭術歎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也其後參校一行曆經竝精密迄今行用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問兆域之制於張說說曰墓而不墳所以

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升降貴賤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參之僕常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濶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傍殺墓中抹粉爲飾以代石堊不置瓴甋瓷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於飛也鑄鐵爲牛豕之狀像可以禦二龍玉濶而絜能和百神寘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槨王孫倮葬奢儉既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人用賴焉及其葬也儉不逾制將穿墓者曰必

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堅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貴墳墓踰制梓服明器羅列千里墳土未乾家毀子死殷鑒不遠于其擇焉

郊禪第二十九

郊祀禮之宗主也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唐堯望秩周文明發禮備心誠神祇降福東隣殺牛毫社用人肆恐逞欲禍不旋踵秦興五時之祠淫而無

法漢增百神之祀黷而不經國家逖酌周官近看隋制無文咸秩事舉其中故撮其旨要載之篇末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切諫以爲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一豐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

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瘡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克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洎於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耳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宮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爲之識者咸非焉時有羅含府果毅李敬貞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罍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古封禪禮多闕不載管仲對齊桓公自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

後西漢一封禪東漢三封禪而張說封祀壇碑云高宗六之於今七矣意以漢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爲數耳漢武帝封太山刻石紀號其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人以仁四字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生人蕃息天祿未德其歷代王檢文皆秘代莫聞知

開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秘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

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筭或求神僊其事微家
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
更無私請宜將玉牒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天子
臣某乙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
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
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翼戴
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
祀岱嶽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御製撰太
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說製封記壇碑以紀功德

玄宗將東封詔張說徐堅賀知章韋縚康子元等撰
東封儀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
睿宗以配皇地祇說謂堅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
地祇雖當皇母位亦當皇帝之妣也子配母饗亦
有何嫌而議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鑒
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皇后配地祇天后爲亞
獻越國大妃爲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
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
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圜丘韋庶人爲亞獻皆受其
咎乎坐齋郎及女人執祭者亦多夭卒今主上尊
天敬神革改斯禮非唯乾坤降福亦當垂範將來
爲萬代法也事遂施行

寶應初杜鴻漸爲禮儀使與禮官薛頎歸崇敬等建
議以神堯皇帝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爲太
祖以景皇帝受封爲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
地祫以景皇帝配座宗廟亦以景皇帝配獻博士
獨孤及獻議亦以爲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天祖之號
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恐失宗祖報本之道代

宗從之永泰二年關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
雨至六月執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
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
神不降福愆陽爲災詔旨令百司議乃止先是諫
議大夫黎幹亦奏稱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
天發十詰十難以明之疏奏不納

大唐新語卷之十三終

劉賓客嘉話錄一卷

（唐）韋絢録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劉賓客嘉話錄一卷（內府藏本）

唐韋絢撰。絢字文明，京兆人。唐書藝文志載韋絢劉公嘉話錄一卷。註曰：絢，執誼子也。咸通義武軍節度使。劉公，禹錫也。宋史藝文志則載絢劉公嘉話一卷，又賓客嘉話一卷。劉公嘉話當卽此書，賓客嘉話則諸家著錄皆無之。當由諸書所引或稱劉公嘉話，或稱劉賓客嘉話，故分爲二書，又誤脫劉字耳。諸史藝文志未有荒謬於宋史者，此亦一徵矣。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前有大中十年絢自序，稱爲江陵少尹時，追述長慶元年在白帝城所聞於劉禹錫者。末有乾道癸巳卞圜跋，稱新唐書多採用之，而人罕見全錄，家有舊本，因鋟版於昌化。則此本當從宋刻錄出。然趙明誠金石錄引此書中所載武氏碑失其龜首及滅去武字事，力辨其妄，而此本無此條。考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三卷引此事，云出戎幕閒談，或明誠以是書亦韋絢所作，偶然誤記。（案續說郛載戎幕閒談亦有此條，知爲明誠誤記，非太平廣記之誤。）至所載昭明太子脛骨一條、人腊一條、盧元公病疸一條（案此本雖去盧字，猶作元公）、蜀王琴一條、李勉百衲琴一條、碧落碑一條、狸骨方一條、張懷瓘藏書台字一條、張嘉祐改忻州一條、王廙書畫一條、戲場刺猬一條、汲冢書一條、牡丹花一條、王僧虔書一條、陸暢蜀道易一條、魏受禪碑一條、張懷瓘書斷一條、灊山九井一條、虎頭致雨一條、五星浮圖一條、賓章集一條、紫芝殿一條、王次仲化鳥一條、李約葬商胡一條、楊汝士說項斯一條、蔡邕石經一條、借船帖一條、飛白書一條、章仇兼瓊鎮蜀日女巫爲夜叉所掠一條、寒具一條、昌黎生改金根車一條、辨遷鶯字一條、謝太傅碑一條、千字文一條、鄭虔三絕一條、鄭承嘏遇鬼一條、堯女冢一條、白居易補銀佛像一條、謝眞人上升一條，皆全與李綽尚書故實相同。閒改竄一二句，其文必拙澀不通，蓋學海類編所收諸書，大抵竄改舊本，以示新異，遂致眞僞糅雜，炫惑視聽。幸所攙入者，尚有蹤跡可尋，今悉刊除，以存其舊。中昌黎生改金根車一條，王楙野客叢書引之；辨遷鶯一條，黃朝英緗素雜記引之。亦均作劉禹錫嘉話。或一事而兩書互見，疑以傳疑，姑竝存之。雖殘闕之餘，非復舊帙，然大槩亦十得八九矣。

劉賓客嘉話録

江陵少尹韋絢録幷序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舉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是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文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即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録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録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緑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腥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

陽山顧氏文房

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殆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嶤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遥聞橫笛吟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常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即今賣餳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餳字緣明日是重陽欲押一餻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餻字不敢爲之常訝杜員外巨顙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虚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輕爾道也刑部侍郎從伯伯芻嘗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興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万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謂其逝矣及呼

陽山顧氏文房

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

未幾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詵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公因曰官不前定何名眞宰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夔時有四人是盧東美其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爲副時德宗在梁奏的合過況曹王有功且親也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的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事必合得過也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勑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勑到必先弔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某日即崔之忌日也謂趙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撻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員外百千只合得起一間竹屋又問之且我有宰相分無曰有崔曰遠近曰

只隔一兩政官不至三年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諸僚皆知其說是日悉之江亭將慰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問之乃曰州之脚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崔員外奏副使員外過否曰不過却得虔州刺史勑牒在此諸公驚笑果先慰而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錢百千不受崔爲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大經一段驚懼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爲宰相崔憂悶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張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時宰相薛嘿然不樂既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始前進士己正郎勢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

知涇將姚令言入城酌取朱泚泚曾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為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而崔在姜後雖虔州後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崽郎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鄉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為天寶也聖顏然後悅

德宗降三日元宗立於高堦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繈抱德宗來呈色不白皙耳仆前肅宗代宗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元宗一顧之曰真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崽郎亦一遍到此來衷及德宗幸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享國綿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時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詢問巡知萬春乃言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瓊州地名朐䏰朐䏰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朐䏰（上音蛩下音忍）

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與子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陽也嘗召賓幕閒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入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麄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司徒公後致仕果行

前志諫官上䟽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
矣計者即日汚耳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自王府長史三年爲新羅
使始得郎中朱紱因見宰相自言此事時宰不
知是誰曰大是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知縣尉捕賊時有不良
試公之寛猛乃潜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
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
可過三日過則舁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
而欣然自齎其櫬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櫬

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
使使嘆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
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有罪婦鄭氏填
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
之秤量天下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
秤量天下豈汝耶嘔啞如應曰是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
樊司徒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
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知

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
然允諾
萊之菠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
陶因張騫而至也絢曰豈非頗稜國將來而語
訛爲菠稜耶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新州
杞陸丞相贄張丞相弘靖李丞相藩皆云並爲
宰相既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苑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既拜而言曰
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應亦且

恕至第三遍不應即任郎中員外下手插打得
插打爲造箭者插羽打幹言攢箭射我也
公曰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絢曰莫
不是取其纔出甲者生啗 也葉舒可煑食二
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
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諸蔬屬
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
諸葛菜江陵亦然
河東張嘉貞爲平姚見河東碑爲文書甚佳及
過而奏天后天后對之河東詣去簾口臣出自

寘微今蒙召對恐咫尺天顔猶隔雲霧伏乞陛
下去簾則天許之事書史冊
麥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白白皎
然唯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絲架爲
之有群鳥同巢一旦盡棄擲其鶵而去有馬生
牛蹄者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
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
宮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高如墉道士葺爲牆
屏其醮日霹靂麻屏兩片下有穴五寸已來有
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人足直至
屋上而滅其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世與狄
梁公碑對立其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
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作而刊改制焉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骨微紅而潤
澤豈非異也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
具或以爲僬僥人也
元公鎮南海日疸生於鬢氣息惙然忽有一年
少道士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瘡遣某
將少膏藥來可傅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韓
君遂取膏攻貼之於瘡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

於替黃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
門十餘重並無出入處方知是其異也盛膏小
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王即隋文之子楊
秀也
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衲
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絶異通謂之響泉
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誼譔諶
爲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
荀與能書嘗爲狸骨方狸骨勞方也右軍臨之謂之
狸骨帖
昔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
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
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
刺史
河東公出鎮并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
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不記去處手足支離常繫念
慮上因口勑張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
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

限也
王平南廙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諸事不足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

京國項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同異耕人忘其姓名

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悅嘗以擫筆書恐帝所忌故也

陸暢常謁韋皐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皐大喜贈羅八百疋皐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其上皆刻之奉二字不相與者欲密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之奉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古碑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爲龍爪書如科斗王筯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則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掣不定彼項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或謂之禳災眞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琅邪王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帖乎方慶遂進自右軍巳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紫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

陽山顧氏文房

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傳小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遺二翮於山谷間今有大翮山小翮山偶忘其處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後死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公尚書寶惜有年矣張賓護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公求售閲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嗟訝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何處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嘗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鵰鶚掠之而去群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則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傳記所傳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較具至夜車轄上金鳳皇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皇子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皇俱飛去曉則俱還今日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皇子云今月十二日

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御之至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正謂此也

昔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遇一屍已臭爛鳥來食之輒見小兒長三尺驅鳥鳥飛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簪揣其價可數万錢潛乃拔取既去衆鳥爭集無通驅者潛以此簪上晉武靈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綱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遶床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天當相報江夫惡之月餘乃亡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不慧即非異器定矣

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鸕鷀亦是胎生抱朴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絢曰但恐世只知鶴胎生不知鸕鷀亦是胎生鶴便謂胎生也若緣鸕鷀食腥魚排胎生不得與鶴同今見養鶴者說其鶴食腥穢更甚於鸕鷀若以色黑於鶴則白鶴千万年方變爲玄鶴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鸕鷀之謂乎絢曰鶴難見也鸕鷀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若使鸞鳳如鶴之長見即鶴亦如鸕鷀矣以少爲貴世不以見爲聖爲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鸕鷀之謂也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之處熱氣騰輝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勑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且窮相女子也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着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耳

元載將敗之時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爲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亦賜死

王縉之下獄也問頭云身爲宰相夜醮何求王荅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汙泥不怪也乃脱穢襪塞其口而終

公曰盧華州子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異人乃邀以歸且問元載相公如何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皆慘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將用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李子之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無妨湊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袞及其乙翌日並命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如李子之說緋紫短長街之東西無不驗也

趙相璟之入蕃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官着慘服立既而悉然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夢此行亦不經他時相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小兒衣緋犢鼻挈五色繩子覓趙相不經旬日趙相薨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列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

叔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鎮謂人曰某

不敢喫請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諱良久低頭然語多不可具載

楊國中官謂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噱已設席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皆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盧新州為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尔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郄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

人皇帝陛下是南贍部州之聖人

飲酒四字著於史氏出於則天時壁州刺史鄭弘慶者進之人或知之以三臺送酒當未盡曉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阡拜諭德為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墻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為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堂弟居守誤收骰子糾者罰之丞相曰何罰之有司徒曰汝向閑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酒家謂重四為堂印蓋譏居守大和元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于與竇丈及王丞昇同在朗州日共歡宴後三人相代為夔州亦異矣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鐶餅桓玄甞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因有汚處玄不懌自是命賓不設寒具

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甞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叙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

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人來覔書兼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柹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絶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攜往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却歸鋪於燭籠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惋咤計無所出來往棘圍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以許之逡巡賫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媿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遂以錢送詣興道坎闗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

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張尚書牧弘農日捕獲發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願以他事贖死盧氏南川有堯女冢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盌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發驗其冢果有開處旋獲其黨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國貴人家矣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冢且堯女舜妃者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墓果何人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鋌添補然猶不及舊者

果州謝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鞍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致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舊官人所服惟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

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貢之判司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

虞公之爲秘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爲文用事號爲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傳於世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令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便不復蘇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張僧繇遂作醉僧圖每以此嘲之於是諸僧聚錢十萬資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爲搊琵琶是也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之

高陽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爲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家君報仇讎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五百金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

盧承慶尚書揔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

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獨持國政常凌晨入朝巡落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若神僊焉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

明嘉隱云胡頭尚爲宰相僚面何聰明徐狀
胡也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
對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制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
宗樂安公主請之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此
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別鑿一池號曰定昆池
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
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即
位謂之曰定昆池詩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
正何能若此尋遷侍中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
徐旣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
且喜出軍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類及假冒
者不見録署云相州僧曇剛撰時柳常侍沖亦
明於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
隋以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疾於時故隱其名
氏云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
詰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
五日鬪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爲他
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無
洛陽畫匠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
及見擒乃妄云工直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
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王家產一騂犢有
白文於背曰是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開元
二十年也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
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
以雄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
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在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
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
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
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尾内竹筒中得之與
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
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借得岐王十年王
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夔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兾或有効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間人皻鼻酗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爲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事者乃爲假面以寫其狀呼爲踏搖娘今謂之談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鳴賜馬第一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爲徒耗國用而無益於事罷之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禮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許之在寬或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公害私耶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劉賓客嘉話錄卷終

右韋絢所録劉賓客嘉話新唐書採用多矣而人罕見全録園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鋟板於昌化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旦海陵卞圜謹書

吳良緒寫

陽山藤氏文房

因話錄六卷

（唐）趙璘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因話錄六卷（内府藏本）

唐趙璘撰。璘字澤章。據唐書宰相世系表，稱南陽趙氏後徙平原。璘即德宗時宰相宗儒之從孫，而昭應尉伉之子也。開成三年進士及第。大中七年爲左補闕，後爲衢州刺史。並見本書及唐書藝文志。明商濬刻此書入稗海，題爲員外郎，未詳所據也。其書凡分五部。一卷宫部，爲君，記帝王。二卷三卷商部，爲臣，記公卿百僚。四卷角部，爲人，凡不仕者咸隸之。五卷徵部，爲事，多記典故，而附以諧戲。六卷羽部，爲物，凡一時見聞雜事無所附麗者，亦並載焉。璘家世顯貴，又爲西眷柳氏之外孫，能多識朝廷典故。東觀奏記載唐宣宗索科名記，鄭顥令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上進。是亦嫻於舊事之明徵。故其書雖體近小說，而往往足與史傳相參。其閒如記劉禹錫徙播州刺史一條，稱柳宗元請以柳易播，上不許，宰相裴度爲言之，始改連州。司馬光通鑑考異以爲宗元墓誌乃將拜疏而未上，非已上而不許。又禹錫除播州時，裴度未嘗入相，所記皆失事實。又記大中七年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以太陽當虧，罷之。今考通鑑是年文宗實以風疾不視朝，日食在二月朔，不應預罷朝賀。所載亦不免於緣飾。然其他實多可資考證者，在唐人說部之中，猶爲善本焉。

因話錄卷第一

唐員外郎趙璘

宫部

玄宗柳婕妤（余母之叔曾祖姑也）生延王玢（婕妤有學問玄宗甚重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柳氏乃尚書右丞範之女睦州刺史齊物之妹也（柳氏姻春奕葉貴盛而人物甚爲方與公康城公皆比史有傳睦州刺史諱齊物尚書右丞之子右丞諱範國史有傳少而俊邁風格精異能爲江南折桂書生詠調精絶見婣於時自周隋已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嬌陳者姿藝俱美爲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請之悅焉嬌陳曰第中有錦帳三十重郎奉事務身蓋將以斯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席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爲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常聞嬌陳名訪之及召入宮涕泣稱病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許其歸因詔曰我聞柳家多賢子女可以補內職者可占之嬌陳以睦州君女弟對遂納之立婕妤生延王及一公主爲睦州君闔門士行爲官致績載於家傳此偶因嬌陳事書之）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間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安祿山入覲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玄宗無言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密謂太子曰吾非不疑但此胡無尾汝姑置之

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叅軍樁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爲樁者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

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即以書急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

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殷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請得否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殷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與中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列于左

維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昭告于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耀坤

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策式播謳謠奄違聖日上仙靈界遐邇痛慎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因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方鎮不獲陪侍行宮瞻望靈駕不勝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國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撫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尚饗

代宗以郭尚父勳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爲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或云南陽夫人及李夫人）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媢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簪鍰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蒲置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質詞別有所呼不言父）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

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子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

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毎來鷗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鷗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群鷗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勑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德宗嘗暮秋獵于苑中是日天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遷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爲承旨以聖人能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萬方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爲學士獨不署名具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甫不協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余伯父自監察裏行浙東觀察判官特授高陵縣令裴尚書武亦自鄜坊監察宰櫟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爲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伯父諱係貞元三年進士及第當年制策登科）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

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憲宗知權文公甚直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贓汙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群救之云是德輿族子上曰德輿必不合有子弟犯贓若德輿在自犯贓朕且不赦況其宗從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祗候上曰此懸是要賞物可向外撲了即與賞物令去

又嘗觀鬬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既好便賜汝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且待別日

文宗欲以韋宣州温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温朕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用韋温聲色俱厲戶部崔侍郎蠡進曰韋温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温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

況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爲神上聞之曰此塔因由人工所成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武宗時李崖州嘗面奏處士王龜志業堪爲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大僚安得居山野不自合有官李無以對又將賜杜悰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數目其衫色奏進旨上又之言曰我不可賜其白衫年小未有官又難假其服色但賜青衣無衫可也

宣宗朝兩省官對上曰卿等皆朕諍臣切須各務公道但無私黨所論事必與卿行若苟近私雖直無益時方任補闕璘在外

大中七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璘時爲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疏曰伏以新正大慶萬國來朝華夷駢闐憂傳士庶闐[illegible]怳但羈闐闠輻之內頗歲不登羽人[illegible]來二[illegible]採小術須祈禱方於聖慈伏見去歲之術權御宣政殿[illegible]詔出自宸衷事[illegible]全人心爲便伏乞日推此例等御令凡待至豐年卻依舊與所[illegible]疇稱萬壽不[illegible]元會之朝禮節時益表聖明之美臣[illegible]忝諫列合陳管見疏奏之明日閤上謂宰臣曰有諫官疏來年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須罷否宰臣魏公謩奏曰元年大慶正殿稱賀亦是常儀況當無事之時陛下肆覲百辟朝廷盛禮不可廢闕上曰近華州奏光化賊劫下

郡縣又闕霢久無雨雪皆朕之憂豈謂之無事須與他罷假如權御宣政亦何不可也宰臣奉詔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陽當虧遂罷之其後宰相因奏對以遺補多闕請更除入人上曰諫官但要職業脩舉亦豈在多只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三數人足矣使朕聞所未聞

因話錄卷第一

因話錄卷第二

商部（商爲臣凡自王公至有秩以上皆入此部）

郭汾陽在汾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勳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僚屬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王在河中禁無

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於王言虞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吁歎者數四衆皆不曉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㚷兒非奴材而何

余（外）祖殿中侍御史柳君（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時有高堂之慶王每因軍中大讌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趙夫人板輿至（君外族趙氏事具家傳）王降階與僚屬等立俟到棚而退嘗謂柳君曰

子儀早親戎事不盡奉養而孤 今日幸忝重寄恩
寵踰分雖為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
曰若太夫人許降顧子儀之家使南陽夫人巳下
執爨子儀自捧饌具供養延矣而趙夫人以清素
自居終不一往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崇樹公家陳設器用無不精
備至於宴犒之事未嘗刻薄而居常奉身過於儉
素中外婚嫁無月無之凡是禮物皆經神慮公與
其宗叔太子太傅絪俱任招國太傅第在南出自

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
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
相小鄭相焉其後門內居台鼎者多矣

韓僕射皐為京兆尹韋相貫之以畿尉趨事及韋公
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伸
故吏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
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誤呼先相公名
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之罪在夏口嘗病小瘡
令醫傅膏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
曰韓皐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初公自
貶所量移錢唐與李庶人不協後公在鄂州錡夢
萬歲樓上挂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
韓皐來代我乎意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
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
授於僕人之手歸則躬置于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舊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
穎宏詞登科鎮南又奏為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
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為從事數年杜

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
開州又數年昭公始薨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
皆帶府號為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
往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異數壽考為中
朝之首焉

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
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
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輦常惕
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毀衂待家人恂恂如小

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優泰者不知其數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為水部員外郎求公為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祢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為善也及水部歿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為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

領方鎮居省闥又與繼舅苹同時為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為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為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大僚睦親敦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馬柳卿元公近日李相國武都公宗閔士大夫間罕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語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

之長兄也兄弟皆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群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為尚書

請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譚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暑月臨水以荷為杯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筋刺之不盡則重飲燕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段相文昌性介狹燕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

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元和已未辛卯
有爾李少師故以州居別之承寧少師自占州仍急爲士大夫所非請安少師其與之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牓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
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腳跡門
生前世未有
劉桂州栖楚爲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
是京城惡少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法
令以凌衣冠奪貧弱爲事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
追捕劉公爲尹一皆窮治至有匿軍中名目自稱

百姓者句朔內坊市姦偷宿猾懾氣屏跡余嘗與
友生入市市內有一軍人乘醉誤喫友生驢過旁
諸少年噪曰癡男子死日到敢近衣冠耶人人似
頭上各有一劉尹慄慄惴懼不敢爲非而與屬吏
言未曾傷氣不叱責一官人常謂府縣條曰諸公
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恣意遊賞勿致
拘束
李司徒汧公鎮宣武戎事之隙以琴書爲娛自造琴
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

之故所蓄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
琴兼箏聲惟二寵妓曰秀奴七七皆聰慧善琴兼
箏與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汧公
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
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
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譚晨起草裹
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
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
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

不俟外賓與璘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處相接慕
先君家行及詩韻契分最深伯父高陵府君夫人
韋氏即兵部之姨妹也余雖不及見每聞長屬說
其風格容儀真神仙也又傳聞汧公徐夫人雖生
二子中年於徐夫人琴瑟小乖及兵部在母之後
情好加重夫人情性益善於初既得君於諸子之
中寶愛懸隔天人降謫信不誣矣在官所得俸祿
付與從子一不問數惟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姨事
事禮厚元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弘植公既爲傳此

不復書君初至金陵於府主廣人錡坐屢讃招隱
寺標致一日廣人燕于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
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
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
涴鹿掊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
廳也廣人大笑約天性惟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
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
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陝州硤
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
詩云伊陟無聞祖葦賢不到孫特稱其能與張家
說家門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
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輟(巨源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致得)

裴晉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
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
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
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
器抱弘達皆此類

沈吏部傳師性不流不矯待物以和觀察三方皆脂
膏之地去鎮無餘貲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
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
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公先君禮部員外郎既
濟撰建中實錄體裁精簡雖宋韓范裴亦不能過
自此之後無有比者公繼世爲史官及出鎮湖南
江西奉詔在鎮脩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人見血則一
日悅暢敦儒嘗歛衣受杖無不變容憲宗朝旌表

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
此公名問已光又在班列往往賓客至門值公方
受杖責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府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
不避公於街中杖殺之及因對敭憲宗正色詰公
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受陛
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典法不
獨侮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
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

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則
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因話錄卷第二

因話錄卷第三

商部下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公

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爲得人惜其命運迍厄不得在掄鑒之地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最多者蘇少常景胤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標雅範爲後來所重少卿登第與

堂兄特竝時亦士林之美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具三卷韓
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於主司曰程昔範不
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下第大振屈聲庾尚書承宣
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李太師
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左拾遺竟因李公之
累湮厄而沒其立身貞苦能淸譚樂善士多附之
惜其位不至耳與堂舅李信州虞相知最深交契
至厚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書證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
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
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余宗姪檜應
進士時著鄉籍一篇大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
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
綸誥檜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弘
宣盧尚書簡辭弘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
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
盛檜著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
嗣復知舉門生集侯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
楊家上下門生（代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公石是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
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
緋上座主
李相國武都公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冲薛庠
袁都輩時謂之玉筍
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倣就中尤長於章草為

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
已來柳尚書公權又以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
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尚書與族孫璟開成
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
中芳以來奕世以文學居清列舍人在名場淹屈
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
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名流大僚
至多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記錄此書後二年柳
公方知舉）

開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部員外郎紀于公崔相國群門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舍於相國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繼昇朝序鄙人寒薄晩方通籍刱頭孫河南穀先於鴈門公爲丞（公後自中書舍人觀察江西又歷工部侍郎尚書判戶部事時爲門公）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公臨薨却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勳爲章武佐命觀其辭賦氣概豈得無異日之事乎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賦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閿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綠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廄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閿鄉常侍豈宜問馬

新野庾倬貞元初爲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己饌以餉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歎倬生簡休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清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輿晨暮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藏中物雖妻之質玩悉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爲債息爲惡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爲之稍節有堂弟浪跡好吹咸棄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稱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爲

方鎮者亦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剛躁甚
持論不容於時惜也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
梓之禮於令令堅辭不敢當玄佐歎恨久之先是
陳金帛數筐將遺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爲
相其母月織絹一疋以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
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
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
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

之重須存禮敬玄佐始終不失臣節是時鄉里
姻舊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將校之
列又難置於賤卒盡署爲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
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獻
啓訴於公者其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作赤烘羊
羔兒作聲盡是沒益公覽之而笑各改署他職
太子陸文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
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
氏及長聰俊多能學贍辭逸詼諧縱辯蓋東方曼
倩之儔與余外祖戶曹府君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戶曹諱澹字中庸別有傳交契深至外祖有牋事狀陸君所撰性嗜茶始
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煬器之
間云宜茶足利余幼年尚記識一復州老僧是陸
僧弟子常誦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
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
陵城下來又有追感陸僧詩至多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
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

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
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筯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
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
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
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
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
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
平禮法
裴瓘爲陝府錄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使充觀察始

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面約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凡三召不至公極怒明晨召澥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禮分面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浙公曰老夫過矣請吾子歸所止澥既退浙公遽命駕訪之拜請置在賓席澥之子充爲太

常寺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儕以例皆止中考訴於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當出於人本設考課爲獎勤勞則書豈繫於官秩者一一以官高下爲優劣則卿合書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喫杖矣卿笑且慚遂特書上考澥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崔相國群爲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佐鎮不在列左右以廻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柳元公善張尚書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郎壽郎小僕射之小字也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

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耶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拜謝元公爲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出其妓者言之數四元公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謙姪女也崔氏兄仰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窮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竊[illegible]其妻李氏以家一貧子幼身後凍餒[illegible]妻以埋金之事

指其記處戒云愼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
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弔崔氏之孤訖李使婢傳
語曰新婦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
乃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
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
于揚州所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爲崔
孤置田宅兼爲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
未嘗言於人惟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淸
望重器爲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

有讀蕭氏集問功曹是誰子孫及有後否余應之曰
梁高祖武皇帝父諱順之齊書有傳武帝受禪武
尊文帝文帝第二子恢封鄱陽王薨謚忠烈恢生
宜豐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威大將軍
夙夙生雅州都督善義善義生左衛錄事參軍元
恭元恭生密縣主簿旻旻生揚府功曹諱穎士字
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誠爲
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之風時裴延齡爲戶部
尚書特恩姦佞與張滂不叶金部惡延齡之爲人

棄官歸廬山以山水自娛識者甚高之終于檢校
倉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無後惟欠于東從
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縣功曹以
其子妻門人柳君諱澥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
韓文公少時常受蕭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爲國
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
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
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
霞留百縑以拯之或傳功曹爲李林甫所召時在

禪制中謁見林甫薄之不復用蕭遂作伐櫻桃樹
賦以刺此蓋不與者所誣也功曹孝愛著於士林
李吏部華稱其身雖羸親豈有越禮之事此事且
下蕭公數等者不爲余嘗聞外族長老說林甫聞
功曹名欲見之知在艱棘後聞禪制已畢令功曹
所厚之人導意請於蕭君所居側僧舍一見遂許
之林甫出中書至寺自以宰輔之尊意謂功曹使
於下馬處趨見功曹乃於門內哭以待之林甫不
得已前弔由此怒其恃才敢與宰相敵禮竟不問

後余見今丞相崔公鉉説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即李北海之外孫也柳夫人聰明強記且得於其外族可爲實録

余座主隴西公爲臺丞奏今孔尚書溫丞相徐公商爲監察及孔爲中丞隴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朝而孔徐二公並時爲丞相毎讌集時人以爲盛事亦可太息於宦途也

唐尚書特太和六年尉渭南爲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相悰時爲京兆尹將託親知聞等第（時重十人內爲等第）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内近三十餘人數年内皆及第無跌落者前後莫比（時余偶在等第之選）

權寔子範爲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求取者事發笞臀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枝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苟可尚有不稟奉者况憑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且是知抑豪強可以末減後吏則挾臺之威恐嚇百姓枝背全命猶爲至輕

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臺中三院多張之親友爲求馬價同列有戲奴以嗤而不署文字者權獨先署謂衆曰某向不識張君熟且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禄求知之際豈可使徒行且一緡何足爲輕重若使小生薦所不知之人實不從衆署狀

刑部郎中元沛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夫人既寡居奉玄元之教受道籙於吳筠先生精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亦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高臥廬山察之長子濟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尚靈玄矣

因話録卷第三 終

因話錄卷第四

角部（角爲人凡不仕者皆入此部）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虛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悋盡去呂侍郎渭楊侍郎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禱不獲或請邀致先生楊公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弊衣欣然就輦到郡亦終無言郎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而天陰曀弟子請先生祈晴先生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而昇壇天即開霽嘗有村姥持一碧絹襦來奉先生先生對衆便著之在坐者竊笑先生不以介意楊公嘗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衙門先生即于門外坐轎着襪傍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先生兼遺錄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先生曰報汝阿本郎不久即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逆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牀撫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真樸如此良逸母爲喜王寺尼尼衆皆呼先生爲小師嘗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晨起見一虎在田媼門外走以告媼曰此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氣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類凡事於田號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知之後居九真觀嘗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於山口見一猛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尤事蔣君於田君即隣于入室歐陽曾一夕

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
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君蛻去將次之歐
陽亦逝桐柏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
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沖蔣之門人也陳徐在東南
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同自幼入道朴法
清嚴今爲南嶽首冠
道士劉天活者安南人居瀕海海溢家人悉驚走避
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得舉族悲念洎水退而
歸其嬰兒在桑之交枝無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
天活爲名及長聰慧簡率真氣內充自元和至大
和爲供奉道士朝野贍嚮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
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
乃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贄韋公全不稱
賞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公吟諷大加
歎咏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
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伏

其鑒別之精
元和以來京城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號偶因勢
進則得補署遂以爲頭銜各因所業談論取本教
所業以符大德之目此猶近于理至有號文章大
德者夫文章之稱豈爲緇徒設耶訛亦甚矣有似
昔歲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
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
求聞達科此科亦豈可應耶號欺聾俗皆此類也
昔北齊封陽休之爲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
我爲王假使逸及陶隱居之徒當必爲休之耻矣
有文淑僧者公爲聚衆譚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
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
樂聞其說聽者塡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爲和尚教
坊效其聲調以爲歌曲其甿庶易誘釋徒苟知真
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繫功
德使不懼臺省府縣以士流好窺其所爲視衣冠
過於仇讐而淑僧最甚前後杖背流在邊地數矣
元和中僧鑒虛本爲不知肉味作僧素無道行及有

罪伏誅後人遂作嚟虛煮肉法大行於世不妨他
僧爲之置于鑒虛耳亦猶才命論稱張燕公華
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
皆後人所誣也故其辭多鄙淺

盧子嚴弱年隨其懿親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
途隱居山巖郎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跡猶在後爲
佛舍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彥範姓劉
雖爲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
晉公劉忠州穆監盈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

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精强僧行不虧性頗嗜
酒飲亦未嘗及亂學徒有攜壺至者欣然而受之
每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爲
鹿所損人勸以垣隔之諸名士悉欒爲運石共成
穆兵部贄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瓷壺置于
懷中累不之際因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彥
範笑而傾飲滿似酣則語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
書遂與剖析微奧至多不倦鄭君更徵其遺事僧
歎息久之曰近日尋儒重道都無前輩之風因出
一紙穆兵部與書傾寒暄之儀極卑敬其畧曰某
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却思昔
歲臨清潤蔭長松接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
復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
尚薄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
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
誠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門人姓名狀上和尚法
座前不言官位當時嗜學事師可謂至矣又云有
耆宿僧絕持彥範之友也爲人清苦一生未曾干

人惟自墾山種田數畝給衣食或遇豐歲多麥傍
有滯穗度知其主必不收者拾之以歸若可惜者
則求而積之召主以付不至則置于路口其獨行
如此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將譚可則因防邊爲吐蕃所掠
初到蕃中蕃人未知憲宗棄天下日夜懼王師復
河湟不安寢食可則既至械繫之置地牢中絕其
飲食考問累至可則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

信其傍有知書者可則因界記遺詔示之乃广
蕃法刻木爲印每有急事則使人馳馬赴賛府
帳日行數百里使者上馬如飛號爲馬使報得
可則審憲皇崩問之狀先是每得華人其無所能
者便充所在役使輙黥其面麤有文藝者則涅其
臂以候賛普之命得華人補爲吏者則呼爲舍人
可則以漢文字將以爲知漢書舍人可則不願其
舊舍人有姓崔者本華人可則嘗于靈武相識其
人大爲蕃帥所信爲言之得免可則前後數逃歸

輙爲候者所得蕃帥雖不殺以皮鞭榜之凡數百
竟得脫凡在蕃六年及歸詣闕自陳敕付神策軍
前馳使未及進用爲軍中沙汰因配在浙東止得
散將而已竟無官闕成四年余于越州遇之見其
步履不快云于蕃中走時凍損足視其臂一字尚
存譯云天子家臣可則亦細言河湟可復之狀聽
其語猶微染戎音

諧戲附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憐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
兒得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春宮常危懼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
上又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
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
令史上問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
止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歕一口飯直及
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歕
嚏（時幡綽[illegible]人假戲謔之言警悟時王解紛救禍之事甚衆真滑稽之雄）
周愿嘗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
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應聲答曰

總是小寳建德李尚書遜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
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
諧謔忝借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
李公寀遇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餞親
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
公適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
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賣
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
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慚懼不敢言實云暫將典

錢愿忽言曰尚書大也李公怒郎先拒其談諧之
事遂問曰尚書何也愿曰已遭堯與舜與又被此
兒即與李公與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一日
後洪之屬邑民産一子有三首李公覽狀惡之久
不懌愿曰留待長大令試幞頭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以同列入坊
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
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
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爲設酒饌徐問八錢之義

負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爲破的紓甚慙
下人呼舉不正故云短也
京兆龎尹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
科記誤本倒書龎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
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請門技刺稱從
姪龎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留款曲
兼命對舉匕筯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龎氏之事龎
方訝之因問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龎撫掌大
笑曰君誤矣余自姓龎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

尚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
陜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
訖未語及他事陜當兩京之路賓客謁無時門外
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
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
峴初猶俛首嚬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
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盧尚書弘宣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早

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惟皮遐叔蜀
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低頭久
之曰我弭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辯之皆
大笑
有人說李衮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
及蓄古物遇衮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
與衮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
業一似西平衮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
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貞求得一洪崖先

生初得仙聆幞頭顧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
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
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
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
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
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家恭相類耳
衢州視事際有婦人姓翁陳牒論田產稱阿公阿翁
在日（阿翁兩字言其大父也）坐客笑之因徵其類余嘗目覩
者王屋有婦人女曰阿家京中有阿輔洪州有阿

姑蜀中有阿毋洛中有阿 阿郎皆因其姓亦堪
笑也

因話錄卷第四 終

因話錄卷第五

徵部（徵為事凡不為其人與物而泥說者皆入此部）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為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諸郎久次者至此 必拗項而望南宮
也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
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為
冰廳言其清且冷也

尚書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直時

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虞州虞卿任
吏部員外郎始置櫃加鎖以貯之人以為便至今
不改櫃初成州戍時為吏部郎中大書其上戲作
考詞狀當有千有萬恐傻不禁考上下

祕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令
畫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祕書郎挾
彈中鶴一眼時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即右威衛荒
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書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
曰門緣御史塞廳被校書侵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爲端公
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
見臺長則曰知雜侍御雖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
號亦改見宰相則曰知雜某姓某官臺院非知雜
者乃俗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
呼爲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殿中最
新入知右巡已次知左巡號兩巡使所主繁劇及
遷向上則又入推益爲勞屑惟其中間則入清閑
故臺中諺曰免巡未推只得自知言其暢適也廳

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玄真跡三曰察院
其僚曰監察御史衆呼亦曰侍御見宰相及臺長
雜端則曰某姓監察若三院同見臺長則通曰三
院侍御而主簿紀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會雜事
不至則無所檢轄惟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
府之禮雜端在南揖主簿在北揖兩院則分坐雜
舉匕筯皆絕談笑食畢則主簿持黃卷揖曰請舉
事于是臺院白雜端曰舉事（欲上堂三院長各予會堂南廊下先白雜端云合舉事）則舉曰某姓侍御（更有姓同者則以第行別之）有某過

請准條主簿書之（其不隨者皆如此）若當本時紊錯則是小殿
中舉院長最小侍御史舉殿院長（又錯則入通察）若雜
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凡見黃
卷罰直遇赦悉罰臺長到諸院凡官吏所罰亦悉
免御史虛三院雖至美而[illegible]滿殿中推鞫之勞憚
於轉兩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領推也多不願爲以
此臺中以殿中轉兩院爲戲謔之辭每出入行步
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有時殿中入柱
裏則共咍之（因無其文一旦畧）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

白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白事謂之參端參端有
罰殿中已免巡過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權
知謂之離巡臺官有親愛除拜喜慶之事則謁院
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
遂成故事院長每上堂了各報諸御史皆立於南
廊便服靸鞋以俟院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
行至殿院門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門揖侍御史
凡入門至食凡數揖大抵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
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最合

敬以恐煩郄損往往自言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揖人皆笑之匆赴朝序行呈至待漏院假息則有叶揖上門有馬揖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決罰又必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話于都廳亦曰一御史初上後謁雜端立堂則舉三紀九失議息經畢諸人欲出謂未遇一雜端[illegible]罷遠遇不罷察院南院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祭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魘廳寢于此多魘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

緘啓故謂之茶缾廳吏察三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則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監察使同僚之長也謂之院長臺中敬長三院皆有長察院風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長院長辭疾不見則不得及上矣諸家御史記多載前時御史事跡戲笑之言故事亦[illegible]有厭勝亦作錯[illegible]之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尚書休為諫議大夫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對曰若怪即曳向下着衆皆大笑後除舍人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後世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篡文字以市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知後世有榷酤閉糴茶鹽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關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街姻援而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澆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耶其由聖人啓之耶其後世為治者引而熾之耶嗚呼馬肝之說余不忍言所可歎者伊周初以公忠

放主操政以全國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以降行滔天之心援此為法尤可悲也桀紂幽厲身遭放弑常與萬世之君必為龜鏡則伊周一時公忠反誤後世亂臣賊子桀紂幽厲一時淫虐而有益萬世明君矣善為政者有才必用用必當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則不任故使人無棄無濫天下無一人嘆不遇而懷過望之事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傳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臧僖伯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班固稱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

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者也光武不許館陶公主子為郎前代明哲之主及覇業之君國朝列聖躬親庶政用才使器著在史籍者多矣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視猶于小官小吏一賞一罰重慎如此況輔弼之臣豈得容易苟且哉符秦入寇謝安石用其兄子玄為帥以拒之郗超雖素嫉不善聞而歎曰安為重舉親明也玄心不負舉才也人皆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果立功於淮淝破符秦百萬之衆郗嘉賓之言亦可謂至公矣今之人徒私于所親無安石之明徒憎所不善無嘉賓之論可悲矣李林甫姦邪陰賊妬嫉賢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搆害而守尋常仕進者各獲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感之者乎韓晉公節制三吳多歷年所取賓佐僚屬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能解召之與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

與比坐交言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之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裴先德泊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給恤優厚從容款洽在其第無所不為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害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其執守如此嗚呼上

不慎名器豈以斯養待賢也下不慎名器是以嬰
孩奉君而嗣弱胡廷也遂致猥濫訛弊流蕩可憂
不知誰之咎也什剩偶舒翰及半仆加知者冊朋兮乩
王并州晉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
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
遽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為話柄故事少尹與
大尹遊宴禮隔絶除官亦須候正敕也
有人撰集佑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書符不
見國史不知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
有道術者乃法善也談話之誤差尚可若著于文
字其誤甚矣
又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真是
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
又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
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
諸王封號也今人往往說舊云準皇太子教不知
皇太子合謂令稱教乃王公也此皆不知根本之
誤也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
蓋自卑也今之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所任
在地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為
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
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云明饗
君非也今之方鎮刺史入本部於令長以下禮絶
賓主猶近君臣至于藩鎮經營內支郡則俱是古
南面諸侯但以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
既通讌饗則異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阼階之儀昧
于禮經遂同僭擬是不諳實所致又小人姑息訛
謬相承亦可笑且歎也近見會稱劉貫引禮記鄉飲酒儀言東方仁者主人之倫南方義者仰之位此理亦至當矣
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所以世之
書題有閤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
宰相大僚書往往呼執事言閤下之執事人耳劉
子玄為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韓文公與使
主張僕射書呼執事即其例也其記室本繫王侯
賓佐之稱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斥其左右之

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寸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閤下至于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閤下亦謂上下無別矣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于釋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盡曰閤下雖出于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疏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懲惟夫閤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從叔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近見房州判史李使君所著資暇亦與此說相符耳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違時齎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遺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真觀有一石俗呼為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留之實曆中余下第還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舁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槎者相襲謬誤矣縱出雜書亦不足據

高宗朝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為南臺南朝詞也武后朝御史臺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曾有東西臺之稱惟俗閒呼在京為西臺東都為東臺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後人不名者呼為西臺又不知出何故事豈以其名上栖字遂呼之耶又呼杜門下黃裳為當致敬安得執

褻若妖神淫祀無名而設苟有識者固當遠之雖岳海鎮瀆名山大川帝王先賢不當所立之處不在典籍則淫祀也昔之為人生無功德可稱死無節行可獎則淫祀也當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謁而祀之哉[illegible]頒在禮宜拜受其他則以巫覡之餉可擲而去也為吏宜鑒之

有士人退朝詣其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悅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衣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生應曰毳褐之臭外也豈甚銅

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庭其間曾不嫌耻反譏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蒿萊勝鼓吹吾視毳褐愈于今之朱紫遠矣下筆不通義理者使之寫文字甚誤悉同一本若宦字(仕宦合著臣安之臣)多作官(職官合著吕也)榮字(榮水在榮陽合著水也)多作榮(榮林合著木)或多誤著熒(熒合著火)鬚鬢(鬚合著須鬢多著賓)鬢髮(合著肩)又偏旁只較一點一畫而義全不通若棹(棹船從木)掉(掉尾從扌)楊(楊柳從木)揚(揚州從扌)棒(棒杖從木)捧(捧掬字從扌)傳(經傳無點)傅(師傅及人姓有點)沐(無點者沐浴也)沭(有點者音述古沭陽縣)氏(無點者姓氏)

氐(有點者古獨氐羌字)惟悵(上思惟下惆悵並從心)帷帳(此並從巾)賜惕(並無橫畫)又錫(鉛錫之字無橫畫音先擊反)鍚(毛詩鏤鍚左氏鍚鸞字有橫畫皆音楊)場(埸場字音易)若此者衆矣辨文字者勿以爲小事而不留意也

武宗皇帝廟諱炎改兩火相重其偏傍言談字已改爲譚淡改爲澹其噉字俗多不定舊或書餤餤音譚爾雅訓進本非飯食名世重餅噉庖人以意相傳及下俚凡關食物偏傍盡從食又啗字聲不同索前史及諸家并佛經多作口邊敢其音與著兩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韻噉字是正也著兩火俗也並徒敢反正合作噉不疑矣啗馬即合用啗字音徒濫反以義言之以物自食謂之噉以物餧人謂之啗又案漢書高帝紀云使酈食其陸賈往說將啗以利顔監注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啗食則改變爲徒濫反今以利誘之取實爲辭也顔監講啗字雖未分明亦無口傍兩火之說則明是字俗相傳而後人爲姓亦因俗耳近日書餅噉字至有食邊口邊作覃及口邊作

詹者率意而爲其誤甚矣切韻是尋常文書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

因話録卷第五 終

因話録卷第六

羽部

南人長林中大樹謂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則必神怒致禍　乃斧他人之樹為王所訴官捕而鞫之當以盜論其家質田以賂獄吏鬻衣以備囚粮卒不免笞背皆被瘡而歸此乃避禍而速禍也　又有里人為降巫所惑而當有災宜謝神乃殺家犢醵酒聲鼓以祀時官禁屠牛私釀法甚峻又當國忌不合動樂併犯三罪為吏所擒家長降保皆杻重罪連及數十人此乃禳災適所以致災也其愚如此

蔡州優胡曹贇者長近八尺知書而多慧凡諸諧戲曲盡其能又善為水嬉百尺檣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鞾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繫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繫至于回旋出沒變易千狀見者目駭神竦莫能測之恐有他術致之不爾真輕生也

華中有透劍門伎大燕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鄰宇者而編劍刃為棧棖之狀真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轡而進鋝馬闘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宜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為之所獲賞止於三數疋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名入至呈伎之際極為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於刃下

有士鬻產於外得錢數百緡懼川途之難賫也所所知納于公藏而持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寘之衣

囊一日醉甚囊示人曰莫輕此囊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其夜殺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開無獲投牒于水盜為吏所捕得其狀禍機之發豈容易哉此所謂不密而致害也

進士鄭畫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有隣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電雨發洪數家皆陷溺無遺惟盧氏當中一家無恙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受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

而宿于漏屋之下寒爭附火惟賓公寢于榻夜深方覺吏撫公令起曰寳秘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力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乗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驢將蹶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入顧見一黒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此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柴達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目之甚久命

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鍇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之謂鍇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晩為恨登朝亦得大美官鍇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簡求已下三人親見第也弘宣又簡辭之姨兄弟皆至八座撰先）

張曇為汾陽王從事家嘗有怪召術者問之對以大禍將至惟休退則免曇不之信又方燕賓席上見血有巫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曇怒杖之其後曇言語乖度公頗銜之又屢言同列間事每獨候見多值公方燕寵姬所不令白事必抑門者令通公謂其以武臣輕忽益不平之後因請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因之以聞竟斃于杖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録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傳是陳子蕭）

李凉公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于婢一日婢晨至愀然公問其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一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都水使者崔緯少年豪俠不拘小節天寳中有方士過其家崔傾財奉之亦無所望方士臨去留藥一丸為別崔殊不之重埋于牀下燕薊之亂家人避

賊崔在後未去忽見牀下有蛸甚肥鮮因煮而食之雜以葷味自此體腹輕健至老更無疾病月中視小字夜食生菜元和初猶在年九十餘卒蘇州刺史韋公（余之祖舅）集中所贈崔都水詩者是也向得靈藥便能正爾服之當已輕舉矣其次食所化靈芝不雜葷茹又應反顏住世壽不可量蓋玄中但以有壽無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即蘇州之堂妹壻也

崔相國群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也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尚書臯在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爲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從刑部尚書除觀察明年冬牛公實來宰臣建節鎮夏口自牛公始也

博陵崔子年出書一通示余曰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譖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數百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挾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作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即言大使無恙弘素與某熟遂至臥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

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時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諫官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常爲予說（已上並本錄崔公台濤）

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厨中磨刀將就生割羊

腳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倉卒相値鋌
正中妻兄心即死所在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
過誤本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
手中躍出徑投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
余按廣陵烈士傳曰劉雋字幼節遷死胸令到官
二年政治清平爲吏民所親時縣有友人相過者
主人歡喜爲具捕犬因誤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
人本有殺心應當伏辜雋曰聞許太子至孝誤不
嘗藥史官書弑君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今主人與客本無讎嫌但歡喜爲供有親愛飲食
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以過誤平之
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辜王法者拘有
常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
綬去蓋與此事相近而徐州者神爲之辯耳

漢州開元寺有菩薩像自頂及焰光坐趺都是一段
青石潔膩可愛雕琢極工高數尺會昌毀寺時佛
像多爲一僧折刓缺惟此不傷絲毫及再立寺僧振
古餘閣置放西廊余與京大德知玄法事西川從
事楊仁贍同謁楊深　好古之士也贍敬禮
日而玄心精識多聞話其本末云先是匠人得此
石異之虔心鐫刻殆忘飧寢有美女常器食給之
其人運思在像都無邪思久之意而妄心生女乃
不至饑渴既逼兼毒厲匝體遂悟是天女因焚香
叩首悔謝切至女復來其病立愈而像即成亦嘗
有記錄因毀寺失其傳焉寺今再立矣

元和長慶中兩京閭巷間相見多云合是阿舅及太
和以來文宗欲崇樹外戚而詐稱國舅者數輩竟

不得其眞合是之説果有驗矣

余年小在江漢嘗與群兒戲以竹篁爲鎗馬剪飾其
上裂紙爲旌旗作戰鬬之像相同云殺俄爾立定
又云再殺不數年憲宗剪除群寇蔡齊二巨猾相
次夷滅再殺之應也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爲
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太和初王潛爲荆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
而斃僵臥塞塗是歲潛卒此近馬禍也

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毎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知舉日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食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流輩多已崇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先期舉人無周方之名者益悶悶太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景方居守尚書族弟也赴舉過陝尚書時廉察陝郊詰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名之殊無義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極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爲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成觀察大夫鄭常說此事大夫即滂之再從弟也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士紙之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子溥鄭公之子

大中九年沈詢侍郎以中書舍人知舉其登第門生李彬父叢爲萬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會倉部李郎中蟦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蟦與賢座主同年時右司李郎中從晦又在座戲蟦曰殊未耳小生與賢座主同年如何謂彬州郴侍郎也衆皆以爲異是日數公皆莭賓客馮尚書審則又郴公座主楊相國之同年舉坐嗟嘆侍讀諫議潼說

河南孔尹溫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傾早得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鄭又自說早承相國武都公知奬當時爲大理司直當嘆滯淹會張驚欲除大常博士李公云鄭司直久屈必請舉自代旋遇蕭儹服闋且要與官諸生遂以蕭爲博士前此有大寺僧實鋭者知人休

咨因問之銳曰司直朝官終得中間且合爲數郡如何便得既而以侍御史歷作河陽浙西淮南累至檢校郎中方除比部員外郎銳師說事亦不常中此又極驗者以陰騭要類前定之事耳

王蒙者與趙門下憬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公見喜極給郵甚厚將擢爲御史時憲僚數至少德宗甚難於除授而趙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繡衣之拜矣一日偶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蒙問早晚得官僧曰

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宰臣對趙公乘間奏曰御史府闕人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其闕員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料卿祇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趙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叅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且將狀來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公不之對延齡慍罵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不爲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復至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累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而趙公

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

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眥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餞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中善醫眼來爲白府主請遣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崔公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麤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甚遠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効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

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九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戶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書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使宅北樓惟師象與一小竪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杯端坐無思慮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援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

請移往中庭象與小竪扶公而至於庭坐既定聞鋒鳥肩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傅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指堅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金陵嗟夫向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鈞入輔爲帝股肱此數事足驗玄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大[illegible]也

因話錄卷第六 終

教坊記一卷

（唐）崔令欽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教坊記一卷、內府藏本

唐崔令欽撰。是書唐書藝文志著錄。又總集類中載令欽註庾信哀江南賦一卷。然均不言令欽何許人。蓋修唐書時其始末已無考矣。所記多開元中猥雜之事、故陳振孫譏其鄙俗。然其後記一篇、諄諄於聲色之亡國。雖禮爲尊諱、無一語顯斥元宗、而歷引漢成帝高緯陳叔寶、慕容熙、其言剴切而著明。乃知令欽此書本以示戒、非以示勸。唐志列之於經部樂類、固爲失當。然其風旨有足取者。雖謂曲終奏雅、亦無不可。不但所列曲調三百二十五名足爲詞家考證也。

教坊記

唐　崔令欽　撰
明　吳　琯　校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卽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敕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母

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卽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等者謂搊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搊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搊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首旣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徤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卽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不點者

卽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並兩院婦女於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卽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卽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

公以歡喜爲蜆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觔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入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爲我語侯大兄晩間有人送粥愼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願擧土袋燈旣滅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

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壻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即所聘者兄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郎有任官僚者官叅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褰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求達殊爲怪異問被呼者笑而不荅兒郎旣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䭔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謂腋氣也）

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拋毬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烟　替楊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窗恨
金簑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墻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太邊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嘉賓　當庭月　思帝鄉
歸國遙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聞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望月波羅門
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劍氣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摻工不下　麥秀兩岐
金雀兒　淮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鍾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采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　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鷓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漁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刺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劒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蛾子　捨麥子　多利子
毗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劒閣子
嵇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卿卿子
䯄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玉樹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絃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昊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鴈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

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鬭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因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

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為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夭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今衆矣是忘義也重袵席之虞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所愛則醜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信也敦諭領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為永代表式寧止一時稱舉儻謂修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殉嗜慾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於國則國風敗行之於家則家法壞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遣夏氏宋武納諫遽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為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絕家嗣燕熙以符氏覆邦家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鑑遂形簡牘敢告後賢

教坊記終

幽閑鼓吹一卷

（唐）張固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說本

幽閒鼓吹一卷（內府藏本）

唐張固撰。固始末未詳。是書末有明顧元慶跋，稱共二十五篇。與晁公武讀書志所言合。今檢此本乃二十六篇。蓋誤斷元載及其子一條為二耳。元慶又稱固在懿僖間採摭宣宗遺事，則殊不然。書中元和會昌間事不一而足，非僅記宣宗事也。又稱姚文公唐詩鼓吹序謂宋高宗退居德壽宮，嘗纂唐宋遺事為幽閒鼓吹，其言不知何據，元慶亦以為疑。今考唐書藝文志小說家有張固幽閒鼓吹一卷，則出自唐人更無疑義。縱高宗別有幽閒鼓吹，亦書名偶同，不得以此本當之矣。固所記雖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非造作虛辭無裨考證者。比唐人小說之中，猶差為切實可據焉。

幽閑鼓吹

清河　張　固　撰

宣宗囑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駙馬鄭尚書之弟顗嘗危疾上使訊之使迴上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場上大怒且歎曰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爲親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輦至則立於階下不視久之主大懼涕泣辭謝上責曰豈有小郎病乃親看他處乎立遣歸宅畢宣宗之世婦禮以修飾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尚書澳遽入上曰要與卿欵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勑使如何韋公即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首曰揔未揔未依前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出韋公旣不爲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即恐有大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即一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問社稷之禍對敭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有何所盡言之公嘗蓄論儲宮之意至是乃頓首以諫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閑人公不敢盡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棊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

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

白尚書應擧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覩姓名

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此題速改之為渥洼馬賦曰校些子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尹曰喬彝峥嵘甚宜以解副薦之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為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為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絶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大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之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壷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耶寧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

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為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賓客劉公之為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旦夕有騰趠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乃去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

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餘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

朱崖李相在維揚封川李相在湖州拜賓客分司朱崖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乆朱崖入相過洛封川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解紛復書曰怨即不怨見即無端初朱崖封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在位朱崖爲兵部尚書自得岐路必當大拜封川多方阻之未効朱崖知而憂之邠公杜相即封川黨時爲京兆尹一日謁封川封川深念杜公進曰何戚戚也封川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治慊恨曰何官曰御史大夫封川曰此即得邠公再三與約乃馳詣安邑門人報杜尹來朱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遽告封川封川與虔州議之竟爲所隳終致後禍

朱崖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爲樞近而朱崖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中堂飮更無餘賓而陳設寶器圖書數牀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起後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即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直柰何相拒一時却與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

子孟陽初爲户部侍郎夫人憂惕請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慘緑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元相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相國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周正郎乃簪笏見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illegible]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相國嘉之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矣

裴寛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爲見知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安禄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錫賚絶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剸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悉如其畫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銜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爭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後公與議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咸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値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閴寂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

相國遂決退一二歳中居閑躁悶顧謂兒姪曰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掩也遂復起

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一大獄頗有寃濫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

元相載在中書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

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犬人怏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視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疋

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道調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違者立命小將齎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啓封揖廻

是書爲有唐張固撰共二十五篇固在懿僖間採摭宣宗遺事簡當精覈誠可以補史氏之闕余嘗閱唐詩鼓吹讀姚文公序文謂宋高宗退居德壽宮嘗纂唐宋遺事爲幽閑鼓吹愚謂姚公不知固有是書而謂纂於高宗耶抑高宗之所纂別有其書耶亦不可得而深考也余家藏有固宋本將刻而傳焉姑識以俟知者嘉靖壬午春三月吳郡大石山人顧元慶

幽閑鼓吹終

陽山顧氏十友齋宋本重刻

玉泉子一卷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玉泉子一卷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唐代雜事，亦多採他小說爲之。如開卷裴度一條，全同因話錄。韓昶金根車事，先載尚書故實。不識其所自作也。案宋藝文志載玉泉子見聞眞錄五卷，與此本卷數不符，似別一書。書錄解題作玉泉筆端三卷，稱前有中和三年序，末有跋，稱出於淮海相公之孫扶風李昭德家。此本皆無之。然中和乃僖宗年號，而書中有昭宗之文。時代不符，則亦決非此本。書錄解題又云別一本號玉泉子，比此本少數條，而多五十二條，無序跋。錄其所多者爲一卷。此本共八十二條，或卽陳振孫所錄之一卷，而書錄解題譌八字爲五字耶。三者之中，此猶約略近之矣。

玉泉子

唐　闕名

裴晉公度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於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卽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也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

飲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荅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牓先呈宰相會昌三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

欲荅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之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牓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牓元者徐龙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訥澀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之聲乎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權要束手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其文八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元和初黜八司馬韋執誼崖州韓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曄饒州凌準連州程异郴州及

咸通中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

沆循州李瀆繡州崔連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
州張顏潘州李貺動州杜裔休端州鄭彥持義州
李藻費州內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廻而高湜與
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
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
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溫璋希旨別製新枷數十
待之瞻以人情附已不甚縅密其計泄焉故居巖
之後湜既知舉而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
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郎託湜以五人湜

喜其數寬形於顏色不累日十人勅下湜未之知
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
人某自致之湜竟依其數放焉湘到任憤湜不佑
已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遠中衢恣爲尾石所擊故京兆
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尚書郎權京兆
府事李蠙之擧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尾礫
相餞能徐擧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
發人防送巖有慚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

固位邀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寧多役隙附
麗之徒釣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
其實未然也始巖在淮南與崔鉉作度支使除監
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
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
與他那一官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
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得老去皆如所言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
僧孺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

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靳一第乎時敞已
婚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
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迹敞顧已寒賤
必不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
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紿牛氏曰吾久不到家
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
明日牛氏之奴驅其輜橐直入卽出居常牛氏所
玩用供帳帷幔雜物列於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
何爲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李氏曰吾卽妻也

又何夫人爲郎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貴已
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
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
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
二女計耶時李氏將訴於官二女方牽挽其袖而
止後數以秘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黃巢入洛避
亂於河橋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從事後巢寇
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金爲群盜
所得

杜邠公悰爲小兒時嘗至昭應縣與群兒戲於野忽
有一道士獨愛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
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旣去悰即
詣之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巋然存焉內有
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觀其像頗類
向者所見之道士乃半面爲漏雨所淋故也

夏侯相孜與王生同在場屋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侔
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
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
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德色怒曰吾
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
至宰相王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
故偶獲孜與父書昔所嘗往來筆札累十幅皆孜
手迹也欣然齎之以謁孜孜旣見問其所欲一以
依之即召諸從事以話其事

崔殷夢琮宗人瑤門生也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同
年首冠於瓌瓌白瑤曰夫一名男子飾身世以爲
榮也不可以等埒也近歲關試內多以假爲名求
適他處甚無謂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舊轍瑤大
以爲然一日瓌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既坐瑤笑
謂瓌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先輩一到駿馬
健僕往復當不至稽滯幸諸先輩留意瓌以坐主
之命無如之何

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
別榻衣囊書笥羅列傍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
鐐之子因蔑視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
狎者即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劇前呼之昭符

知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家訶皆皮時人傳之以爲口實

日休嘗遊江湖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旦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即黃祖沉禰衡之所也舉席爲之懼日休雨涕而已

裴勛質貌么麽而性尤率易嘗與父坦會飲坦令飛盞每屬其人輒目諸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

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鷰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又慈恩寺連接曲江京輦勝景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勛嘗與親屬遊見其父及第牓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其輕薄如此

盧隱李峭皆滑帥王鐸之門生前後黜辱者數矣隱峭物議以爲稚席不修隱以從兄携爲相特除右司員郎右丞崔沆不聽隱上省仍即見携於私第携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員外前日入省特議未息今復除紏司員外省中固不敢辭他曹惟相公命携大怒馳入曰舍弟極屈即當上陳既上沆乃求假携即時替沆官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爲右丞李景溫揖焉逡右司之命景溫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時諫官亦有陳疏者携曰諫官似狗一個吠輒一時有聲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求爲我壻者多矣已既

姓曰又以侯氏兒爲壻必爲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爲之止焉

李相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即指所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

髮來告者福卽偽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卽白以所疾裴以為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福既紿以疾為言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卽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當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之

楊希古靖恭諸楊也朋黨連結悉相期以死權勢熏灼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而叔季過之希古

性行誕僻初應進士舉投丞郎以所業丞郎延奬之希古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嶠為希古所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太半假手也苟袖二軸投之於先進靡不私自衒鬻以為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頹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事雜以幡蓋是謂道場者每凌晨輒入其內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內逼如廁必撤衣無所有然後高屐以往

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內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蓋一枝稍短爾

苗躭以進士及第困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謂將來通塞可以響卜卽命兒姪洒掃廳事設几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闃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躭復覘其至而諦聽之其家童連呼之且挈魚以入其實元無一錢良久

方出貨者遲其出因怒之矣又見或微剗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終餓死爾何滯我之如是耶躭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見輦棺而過者以其價賤卽僦之寢息其中既至洛東門閽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躭恐其訝已徐荅曰衣冠道路得貧病不能致他輿奈何惟也閽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嘗見有解語柩後躭亦終江州刺史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

郎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迴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羞見詩郎時而去竟登第而返

趙悰妻父爲鍾陵大將悰以久隨計不第窮悴愈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悰得非君之壻乎曰然乃告之適

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牓也將遽以牓奔歸呼曰趙郎已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幛相與同席竟以簪服而慶遺焉

李訥除淛東路出淮楚時盧罕方爲郡守訥既至適值元日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訥初見欣然迨覽狀乃將名與訥父諱同訥建子也雅性褊急大怒翌日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聞之急命駕而往舟已行矣罕知其故遽謝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諱答之訥去意益堅罕度不可留怒曰大約下人多名

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楊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顓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誰氏左右以勗對之溫氏遽出廳事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無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笑久之方得解脫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爲人毆擊搶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痛甚困言於兄弟牀前果失一隻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

杜宣猷大夫自閩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送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閹已下桑梓多係閩焉時以爲中官藪澤宣猷既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於諸閹冢

墓所謂洒掃者也故時號爲勑使看墓
故相晉國公王鐸爲丞郎李蠙時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斛計七百京國米價斛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斛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賈相虢在滑臺於城北命築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使人於鑿所偵之果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鑿此井曰賈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虢聞之曰吾井太大情哉
翁彥樞蘇州人也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年老優恤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日議牓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擬議名氏迨與奪進路僧悉熟之歸寺而彥樞詰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荅曰第八人足矣即復往裴氏家二子所議知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刬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悉由郎君侍郎寧偶人耶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讐曲折必中二子

所諱勛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道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勛等即列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勛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道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一無差忒
常保衡嘗訪同人家方坐有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常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成事甚自得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保衡尚主爲相李蠙鎮岐

下鉅新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焉又保衡初既登第獨孤雲除西川辟在幕中樂籍間有佐酒者副使李甲屬意時久以逼於他適私期迴將納焉保衡既至不知所之祈於獨孤且將解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輙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迴無何堂牒追保衡赴闕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

崔鉉元畧之子京兆參軍盧甚之死鉉之致也時議寃之鉉子沆乾符中亦為丞相黃巢赤其族物議以為　甚之報焉初崔鉉雖諫官婚姻假迴私事也甚雖府職乃公事也相與爭驛廳甚既下獄與宰相書則以巳比孟軻而方瑄鉉鳳既朋黨宏大莫不為之盡力甚出於卑微加以鉉亦瑄之門生方為宰相過而誣罔瑄曰左補闕出為翟陽宰甚行及長樂坡賜自盡中使適迴遇瑄囊山其喉曰此盧甚結喉也瑄甚不懌迨京城不守崔氏諸子血其族嗚呼謂天蓋高何其明哉

鄭路昆仲有為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群盜奄至即以所有金幣羅列岸上而任盜賊自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來足矣其女有姿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荅女欣然請行其賊即取小舟載之而去女謂賊曰君雖為偷得無所居與親屬乎然吾家衣冠族也既為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汝所止一會親族以託好逑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二婢曰公既以偷為名此婢不當

為公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詞且順顧已無不可者即自鼓棹載二婢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而荅曰嗣復昔與劉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杜余字中立少年時贍於財產宅無所求其所與遊者徒利於酒肉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逆旅客有善相者歷視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

子與日當爲將矣一座大笑中立後尚眞源公主
竟爲滄州節度使初李琢之出鎭旗竿道折乃鑁
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無恙
而中立卒焉豈煞之可以應其禍哉

李蠙與王鐸進士同年後居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
已後之路巖出鎭薪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
蠙常保衞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爲蠙
陰知之挈一壺酒請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
以相攀也願先是少接左右可乎卽命酒飲鐸妻

氏疑其堇焉使女奴傳言於鐸曰一身可矣須爲
妻兒謀蠙驚曰以吾酒爲鴆乎卽命一大爵自引
滿飮之而去

牛庶錫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者
君明年狀頭及第庶錫但望偶中一第殊不信也
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經少保蕭昕宅前值昕策
杖獨遊南園庶錫遽之[illegible]贄所業昕獨居
方思賓客甚喜延之[illegible]文卷再三稱賞因問
外議以何人當知舉庶錫對曰[illegible]當至公爲心必

更屈領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卽狀頭也庶
錫起拜謝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尚書知舉昕
遽起庶錫復再拜曰尚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
聞斯言昕曰前言已定矣明年果狀頭及第

故相盧攜爲監察御史中丞歸仁紹上勅日傳語攜
曰昔自浙東推事回鞫袋中何得有綾三千匹請
出臺後自郎官除洛陽縣令改鄭州刺史以諫議
入至京除兵部侍郎攜自洛陽至相臺百數日曰
聞何不見歸侍郎或對之云自相公大拜請假攜

卽除仁紹兵部尚書人情大洽

進士李昭蝦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
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
其題處乃昭蝦之卷令還於架上復寢睛視有一
大鼠取其卷嘀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蝦來
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

晉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
與王晉公鐸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上後巡廳謝
晉公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公杜邠公

悰充弘文館學士判事暮春留看牡丹於新廳內杜曰此廳比令無逸（無逸郎閎之兄子降州刺史）修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殊不知非久須為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公將來亦據此坐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觀之則邠公之言其大槩驗矣時昭宗纂承孔緯入相朝廷事體掃地無餘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

馬總為天平軍節度使暇日方修遠書時術人程居在旁總隱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慘慼不類於常程

不敢驚乃徐起詰其左相元封語之俄而召元封屛人謂曰異事異事某適所詣嚴邃崇宏王者之居不若也為人道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見因留連曰佑之此官亦人世中書令耳六合之內靡不關聞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況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總固辭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總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薨豈馬公誤聽抑姑增年以悅其意耶

李克勤為大理卿昭宗在華州時鄭縣令崔鑾有民告舉放絁絹價刺史韓建令計以為贓奏下三司定罪御史臺刑部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尚書崔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勤曰裨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贓奈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放將數萬矣韓曰我華州節度使華州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爾則鄭縣民乃崔令之民也建服其論乃捨崔令罪止責授

穎陽縣尉

舉人李文彬受知於舍人紇干洎有同時今京兆府司錄賀蘭洎卒彬因謁紫微問今日有何新事對曰適過府聞紇干洎卒洎曰莫錯否彬曰不錯洎曰君又似共鬼語也拂衣而入彬乃悟蓋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

省郎張廷之有疾過詣趙鄂胗脈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盃仍謁梁新說與鄂皆同過此郎乎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為時相邀飲堅

虐百盃訴之不及其夕時論謂之三妙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棊之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棊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棊侶不悟翌日呂請棊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棊者亦不會仍以束帛贐之如是十年許呂疾亟命兒姪列前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棊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當日一棊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慮其憂畏終不言又恐汝輩減裂於知

聞言畢惘然長逝
夏侯孜爲左拾遺常著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麤澁具言桂管產此布厚可以禦寒他日上問宰相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亦効著桂管布滿朝皆倣之此布爲之驟貴也
李德裕退朝多與親表裴璟破體笑語詢以新事李問更有何說裴云別無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官出牧湖州飲餞鄭亭人客甚衆有倉部白

員外未至崔駢郎中作錄事下籌白自以卑秩入乘凌競更固辭上次酌四大器白連飲三器訖飲一器持之而請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別無事但何必要到處出頭惱白踉蹌仆於下座竟不飲而去坐中有笑者有縮頭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未李大怒曰何由可奈第斯言果有之乎曰固然又問第知白員外所止否璟曰知其某坊某曲李曰爲某傳語曰員外請至宅白捧命又憂恐比至李曰久欲從容中外事屛然旬朔不要出入事

旣而白授翰林學士崔騈汾州刺史續貶洛州刺史流落外不復更遊郎署終鴻臚卿
李德裕在中書嘗飲惠山泉自毘陵至京置遞鋪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有遊其門者雖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書昆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一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惑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德裕領之曰大凡爲人未有無嗜者至於燒汞亦是所短況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無乃虐乎爲

上人停之卽三惑馳騁怠慢必生爲僧人曰脊道所謂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服井與惠山泉脉相通德裕大笑曰眞荒唐也曰相公但取此泉脉德裕曰井在何坊曲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因以惠山一罌昊天一罌雜以八罌一類十罌暗記出處遣僧辨折僧因啜嘗取惠山昊天餘八瓶同味德裕大加奇歎當時停水遞人不告勞浮議乃弭

崔蠡知制誥丁太夫人憂居東都里第時尚苦儉嗇

四方寄遺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親賓至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服無輕細崔公卜兆有期一日宗門士人請謁於蠡閽吏拒之告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兆之日願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縉紳間淸且儉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某已忝孫姪之行又且資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納其意終却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幾服闋拜尚書左丞知舉禮部此人就試蠡第之爲狀元衆頗驚異謂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曾價成名一第可矣首冠未可以是人有詰於蠡者荅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狀頭是其私恩所致耳以前事告之於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崔珙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荆爲廣子分務謁珙珙不爲見荆乃求與珙素善者使候問之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復詰之居守益忿曰昔不與此人相面且人爲文詞言語豈可以珙兄弟

作假對耶荆終不論親族咸憂慄不安甥姪中有穎悟者探取荆文集詳之乃掌制日貶崔球爲撫州郡丞云貪緣厲序鼓扇澆風荆因爾感疾

劉瞻之先寒士也十歲許在鄭絪左右主筆硯至十八九絪爲御史西巡荆部商山歇馬亭俯瞻山水時雨新霽巖巒奇秀泉石甚佳絪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勝槩不能吟咏必晩何妨卽停於亭欲題詩顧見一絶染翰尚濕絪大訝其佳絶時南北無行人顧左右但向來劉景在後三二里公戲之曰

莫是爾否景拜曰實見侍御吟賞起予輒有寓題
引答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廻京闕戒子弟涵
瀚已下曰劉景他日有奇才文學必超異自此可
令與汝共處於學寢饌一切無異爾輩吾亦不復
指使至三數年所成文章皆詞理優壯凡再舉成
名公召辟法寺學省清級及生瞻及第

杜黃裳知貢舉閻尹樞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
中名士樞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
受命久矣唯得一人其他相煩指列樞聳然謝曰
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崔元略孤寒有材
藻令狐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第試珠
還合浦賦成或假寐夢人告曰何不序珠來去之
意既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黃裳謂之曰序珠來去
之意如有神助

李回之為御史中丞也時會昌中王師討昭義久未
成功賊之遊兵往往散出下剽掠荊洛懷孟又發
輕卒數千僞為群臣散漫山谷以啗官軍官軍自
遠見之乃分頭掩捕因不成列且無備焉於是短

兵接闘蹂踐相乘凡十數里王師大敗是月東都
總統王宰石雄皆堅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
相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賊頻遣
中使促之尚聞逗撓依違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
耶卿今日與朕曉歸別與制置軍前事宜奏來時
宰相陳夷行鄭肅拱默聽命德裕至中書召御史
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戎師蚤見
成功愼無違也回刻時受命於是具名以聞曰今
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催軍使不能盡知敢以為
請帝曰可即日李回自右銀臺戒路有邸吏五十
導從至于河中援轡以進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
候召行二帥至翼城東道左執兵如外府列校迎
候儀回立馬受起居寒溫之禮二帥復前進數步
磬折致詞回擊鞭亦不甚顧之禮成二帥旁行俛
首俟命回於馬上厲聲曰今日當直令吏安在都
吏躍馬聽命回曰責破賊限狀來二帥鞠躬流汗
而退請以六十日破賊過約請行軍中令於是二
帥大懼親率軍鼓之士卒齊進凡五十八日拔潞

城梟劉稹首以獻功成回復命後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棨之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棨牽驢庇於簷下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客可去矣棨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回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棨已謝媿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某又礙夜前去不得甚憂惟乃不意過禮週旋何以當此公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祗奉耶棨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爾言之過矣老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領節鉞勉自愛也棨既數年不第從戎幕矣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使棨旦討党項功除鎮武汾

涇九五鎮麾鉞一如老翁之言

丞相鄭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泊荊楚間嘗半酣靸屨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槐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荊南遂買此宅

文昌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皋爲城都館驛巡官忽失意皋遂之使作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限去靈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就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韋皋奏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郎與日者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簾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爾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吏部郎中

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嘗呼爲張底後曾量數事意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張底後乃我輩一人此終是坐處湜死後十餘

年河東竟爲中書令

李抱眞之鎭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所敬服抱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眞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申言抱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執鑪對衆說法抱眞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於其

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眞密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以貯焉

長興于相悰與舉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鏡所常寶者悰布素時曾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其鏡旋亦墜矣

宣平盧太傅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朶已傷器刃矣言陂中得之盧公後從浙西回使淮徭話於相國李德裕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遍尋於江淮間亦終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朶蓋神異耳

集賢韓杲名父之子雖教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爲校理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悞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有諫院不受

牛僧孺鎭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

有之果龍也强驅之必慮爲災難制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溢漂溺萬戶處士避罪亦潛去十年有人於他處見猶在

杜紫微頃於宰執處求一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炎下大及宣宗以光王龍飛於古文光字實從火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又宣宗在藩邸嘗從駕廻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

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巡警吏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虞至此方困且渴若爲我求水警者卽於傍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良久起舉甌將飲顧覩甌中水盡爲芳醪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甌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卽帝位

裴均僕射之鎭襄州也鄭滑館驛巡官裴弘泰光聘至驛值彼大宴客司漏名及設定令人召屈遂奔至均大不悦因責之曰君何後來大涉不敬時酒

巳數籌弘泰曰都不見客司報宴非敢怠慢然叔父檢罪請盡飲在坐器物仍欲乞飲盡賜弘泰上件器物可否合坐皆壯之均亦許弘泰弘泰遂次第揭銀器飲之飲訖卽寘懷中須臾盈懷盤中餘一銀醢受一斗巳上其酒亦滿弘泰捧之而飲均亦令人吏去醢纔中飲訖踏其醢抱之而出請壯索馬歸驛均以弘泰飲酒必過量所傷憂之使吏問飲後所宜使者方見弘泰戴紗帽於廳上秤器物正重二百餘兩均不覺大笑迴卑贈賞甚厚

太保令狐相綯出鎭淮海日友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覩前壁所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氷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而然除却雙勾兩日諸寮佐莫顧駐足久之莫能辨解獨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氷傍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也兩日除雙勾比字也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黃絹之奇

智亦何異哉歎羨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京寄青龍寺日有客嘗訪知寺僧屬其忽遽不暇留連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後至復來復阻他日頗有怒色題其門而去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詳有沙彌頗解衆問其由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焉時日隱有寺字存焉敬文不在有苟字存焉碎石入沙有卒字存

爲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訪杳無蹤矣
容云合寺苟卒沙彌乃懿皇朝雲皓供奉是也
昔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峯
茶可惠三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
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閱而受曰此茶
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内以銀合
閉之詰旦因視其肉已化爲水衆服其廣識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有兒俗號
王酒胡居於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

門昭宗又詔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
乃扣新鐘一撞捨錢一萬貫命大臣諸各取意而
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者卽打一槌齋罷王酒
胡半醉入來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寺運
錢十萬貫入寺
韋保衡欲除裴修爲省郎時李章爲左丞當先遣盧
望來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問某
盧以時相事權設爲所沮則傷盛重因勸當勿除
郎中

南卓與李修古親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嘗輕之李俄
受許州從事奏官敕下時許帥方大讌忽遞到開
角有卓與李書遂執書喜曰某與南卓二十三表
兄弟多蒙相輕今日某忝爲尚書賓幕又奏署敕
下遞與某書大奇及啓封云卽日卓死老不死生
見李修古上除自歸請書合坐大笑修古大惡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作容管觀察使畋生於桂
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下
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曰他日願以桂兒

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
之及畋策軍中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於第
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
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思恭逃難於終南山畋
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凊侍
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近西門墳陌皆
造二壟焉吊者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崔鄲爲京兆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
醉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爲戶部使問

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譔公曰若不曾歷給舍
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來要下籌且喫罰
爵取三大器物引滿飲之良久方起决引馬將軍
至斃崔出爲賓客分司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
衆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
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
厨家爛蒸去毛勿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
鴨之類逡巡舁檯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

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
强進而罷
文宗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内官等不許著
紗縠綾羅布其後駙馬韋處仁冠布夾羅巾以進
上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
他諸戚爲之卿不須爲也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求鹽鐵使
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
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
讓薛廷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後之
有遷其途實繁自宰相翰林學士三司使皆有定
價因此致位者不少近又縣令錄事參軍亦列肆
鬻之至有白身便爲宰相者然所至多爲四方諸
侯不放上有以知其來也俾不離王命抑有由焉
豈時之重利耶抑諫省任非其人耶未嘗以一字
整頓類綱深所未喻
裴晃代杜鴻漸東攻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晃顧子
弟喜見於色其嗜財若此晃性本侈靡好尚車服

名馬數百金者常十匹每宴賓客滋味品極坐客
有眛於名者
崔安潛東洛掌選人有不能顯其姓名竊顧雲啟事
投獻者崔公不之知大賞嘆召之與語便注一起
資縣令後有人白之崔公方悔
馮蒐給事親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養鵝鴨及雜
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崔省
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使官先是何
人曰馮三上不之會極寄使奏曰是馮袞臣曾有

使至彼知之上曰便與馮三爲副使及罷河中歸
又詔對曰卿在河中斷大事時如何光對曰臣須
開始得又更對他事曰不得臣須裂始得上笑後
朝臣每遇延英入閤使對多以開裂爲號時裴司
諫郎中爲節判頃客於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
官爵爲尚書郎書所謂不以本官呼之也
光在河中日遇國忌行香便與判官及屈客寺中宴
飲徵令時薛起居保遜爲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
令身上取一果子名脆臍他人皆盡思不得至薛

乃還令曰脚杏滿坐皆大笑
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曾宰字於澠池皆以門
蔭也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
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
踈而不漏後又秪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
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秪承人並不敢去又判决秪
承人云如此痴頑豈合喫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
喫杖不合喫杖也李曰公何不會豈是助語共之
乎者也何別哉
玉泉子

中朝故事一卷

（南唐）尉遲偓撰

明刻歷代小史本

中朝故事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南唐尉遲偓撰。偓履貫未詳。書首銜題朝議郎守給事中修國史驍騎賜紫金魚袋臣尉遲偓奉旨纂進。蓋李氏有國時偓爲史官、承命所作。李昪自以爲出太宗之後、承唐統緒、故稱長安爲中朝也。其書皆記唐宣懿昭哀四朝舊聞。上卷多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則雜錄神異怪幻之事。中間不可盡據者。如宣宗爲武宗所忌、請爲僧游行江表一事。司馬光通鑑考異已斥其鄙妄無稽。又路巖欲害劉瞻、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理一事。考是時鎭幽州者乃張允伸、非張公素。所記殊誤。又鄭畋鬼胎一事、與唐人所作齊推女傳首尾全同、而變其姓名。尤顯出剽襲。然其時去唐未遠、故家文獻所記亦往往足徵。如崔彥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馬光考異雖摘其以彥昭代凝領鹽鐵之誤、而其事則全取之。與正史分別參觀、去謬存是、固未嘗不足以資參證也。

歷代小史卷之二十

中朝故事　尉遲偓纂

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閒跨驢重戴紱目四顧徃徃及暮方歸大內近臣多諫陛下不令頻出上曰吾要採訪民間風俗事只如明皇帝未平內難已前在藩邸閒出遊城南韋杜之曲閒行村落之舍遇王琚閒話果贊成大事吾是以要訪人物爲一日到天街中道旁見一人狀若軍將坐槐樹下石上見上來遂起鞠躬而立上詰之云姓趙淮南人也問之云聞杜琮相公出鎭淮南欲往謁耳上曰舊識耶對云非舊識始往投誠上曰公聞杜公何如人也對曰杜是累朝元老聖上英明復委用之非偶然也上悅之詰曰懷中何有乃一牓述行止也上留之戒曰但留邸中伺候杜公必來奉召翌日上以狀授邠公乃批云授淮南別勑押衙終身獲厚祿爲其人感遇人皆稱之

宣宗即憲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後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閒武宗召上遥覩瞬目於中官仇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爲僧遊行江表閒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左軍護軍田令孜輔翊于朝僖宗呼爲阿父朝綱由已人無敢言每入對數皆自備兩牙盤果食便對御前從容良久而退以爲常式數年後扈從幸蜀轉恣眈睚殺害孔多及畢華還京不敢侍從時令孜見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乃求爲監軍而殂

昭宗皇帝即僖皇弟也咸通八年丁亥歲降生文德元年三月即位春秋二十二體貌端明人望偉如也雖運鍾艱儉智量過人每與侍臣言論商較時政曾無倦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與朝臣有隙將欲構難犯于神京上乃順動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眺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二首曰登樓遥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遠烟籠碧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是英雄迎儂歸故宮又一曰飄颻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烟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常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上戊午年還京

庚申歲以中官多兇惡欲去其用事者十一月五日爲左軍軍容劉季述右軍王仲仙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擁禁兵喚諸道進奏官僞上表請上避位扶上出東內冊德皇監國上明年正月一日反正誅四華改天復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領兵入河中四月冬節上又爲鳳翔兵士擁幸歧城朱全忠將兵迎駕圍逼首涉三載癸亥歲正月二十二日駕出朱全忠寨中乃還輦轂甲子歲令忠迎上幸洛四月改天祐元年八月十一日乃行弒逆宸海莫不冤痛也

京兆尹有生殺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輕薄之目爲所由之司京國士子進士成名後便列清途抵指以明大用故事若登郎廟須曾揚歷於字人遂假途於長安萬年之邑或駕任東洛亦爲河南洛

陽之宰數月之後必遷居閣下京尹不可仰也兩縣令初欲施事
須謁謝京尹皆異常待之延前銜置前稱府史引一人拔刺於尹
前去其邑令其姓名賛兩拜而已大尹降西廊迎之從容便就飯
會府中遂爲體例

咸通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劉瞻以清儉自守忠正佐時懿皇以同昌
公主薨謝怒其醫官韓宗紹等繫于獄竟并親屬二三百人皆縶
大理內外憂懼瞻上疏切諫時路岩韋保衡持寵忌之出瞻爲荆
南節度使中外咸不平之翰林丞旨鄭畋爲制詞略曰早以文學
登中殊科風彼甚高恭慎無玷而又特於廉潔不尚浮華安數畝
之居乃非已有㕁四方之賂惟畏人知云帝路大怒貶畋爲梧州
刺史取十道圖檢尤遠州去京萬里乃謫瞻爲驩州司戶恭軍命

人李庾行誥詞駮責深爲將欲加害時過懿皇厭代僖皇初立用
元臣蕭倣佐佑大政倣舉瞻自代又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理
之卑路意乃止爲餞而路巖出爲蜀帥保衡又離相位召瞻爲康
州刺史再授虢州瞻旋至湘江卑保衡南竄相過於江中瞻家人
齊發舟外詬罵之保衡約束家人無辭以對至賀州驛內伏法乃
是數年前殺楊收閤子中榻上也瞻至湖南李庾方典是郡出迎
于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詞送李庾庾覆遍唱竹枝根淚深
女兒庾惕懼乃上酒於瞻瞻命庾酬唱庾云不曉詞閑音律瞻投
杯曰君應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庾飲鴆而卒瞻至京俄入中書時
宰相劉鄴先與韋路相熟深有愛色方判鹽鐵乃於院中置會召
瞻飲中寘毒而薨鄴尋授淮南節度使僖皇於麟德殿置宴伶人

有詞曰劉公出典揚州處事必應大治民瘼歷泰矣諸伶人皆倡
和曰此乃故築王普謹也人皆哂之路巖即貶儋州百姓至江陵
籍沒家產不知紀極有鮫綃一領輕容如碧烟人疑其鮫鮹也又
新州伏法

咸通中輔相崔彥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進
士及弟來年彥昭猶下第因訪凝凝扙衣見之旣甚患凝又戲之
曰君却好應明經經舉也彥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
自是官侍郎判鹽鐵即東釣軸一旦凝拜尼官決意入相彥昭隱
之後數月之間鹽鐵中有瑕壞凝朝職朝廷以彥昭爲之半載而
入相彥昭毋乃命多製鞋履謂侍婢曰王氏妹必與王侍郎同竄
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彥昭聞之泣拜其母謝曰必無此事王凝

竟免其責也

古者五行官守皆不失其職辨色香味俱能別之贊皇公李德裕博
達之士也居廊廟日有親知表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
江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衆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
及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
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有親
知授舒州牧李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
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贊皇閱
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銀合閉之
詰旦同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伏其廣識也

舊說海中有派水貫于新羅國色清而甘或彼國自於進奉中華則

彼水洶而無蹤又旋南狩後明皇幸蜀後江南之人使罕及此果
下彼中不稔乾符中僖宗在蜀洞庭柑橘東都亦少貢睦仁補亦
味酷而溢北省官往日撰補每上疏諫諍多謝罪丑答詞右補闕
與左拾遺結狀故中朝士人重右補闕左拾遺也

前朝宰相罕有不左降者唯徐商特致公且數十年不曾有累其子
齊國公彦若亦以忠於上和於衆竟無貶謫之禍

盧琬自進士登科後出將入相四十九年不曾稱前銜皆從此任受
於彼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食次
其弟延濟來送與之同食延濟手執餅餤乃數口撓自手中墜地
遂中風痺一夕而卒

太常卿初上寺內以雅樂全作而呈之少卿初上以半呈之

搢紳子弟皆怯於尚公主蓋以帝戚強盛公主自置僚以至莊宅
庫樣豈多主吏宅中各有院落聚會不同公主多親戚聚宴或出
遊游駙馬不得預之相見即貴公主駙馬不敢顧睨公主即恣行
所為往往數朝不一相見唯于琮相國所尚廣德公主即賢和不
同乃懿皇親妹于琮遭萍路所送同到昭州于公累趣被中官賜
藥酒公主訴罵奪而擲之常侍于公手執公腰帶而坐凡所經歷
州郡官吏不敢來迎道途有并門相對而行眾許被路却還攀鞍
授太子少傅方除右僕射所謂公主之力也

京兆之間八節游從園多名目每歲櫻桃熟時兩軍各擇日排宴祗
候行幸謂之行從盛陳歌樂以止盡日倡優百戲水陸無不具陳
任意堆積櫻桃以充看翫也

同州有長春宮其間園林繁茂花木無所不有芳菲長如三春節是
中首收市堂後有五房堂後皆共十五人每歲都醵醵錢十五万
貫秋間於坊曲稅四區大宅鱗次相列取便修裝備我花藥至牡
丹開日請四相到其中并家人親戚日迎達官至恭娛樂教坊奏
妓無不來者恩賜酒食亦無虛日中官騎高車大馬而至以取金
帛優賞花落而罷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有一兒俗之王酒胡居
于上都巨有財物納錢二十萬貫助修朱雀門上又詔重修安國
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二撞新鐘捨錢一萬貫令諸大臣
各取意撞之上曰有人能捨錢一千貫文者却打一槌齋罷王酒
胡半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

韓建與母弟謀於林木之地有術士云只有一穴可致大貴錢物亦
乃不久而散若華州境內即莫加於此也建乃於茲葬母明年大
駕來幸三峰四海之人因不殊淹留乃廣收商稅二載之後有見
錢九百萬貫後三年盡為朱全忠所有兩軍所置街巡一止軍中
兇兵皆乃百姓殺街門即屬京兆府并兩縣捕賊司單人百姓不
相參雜天下亦如此

天街兩畔槐樹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意謂其成
行列如排衙也

每歲上巳日許宮女於興慶宮內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
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
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入歲歲如此

華清宮湯泉内天宝中刻石爲座及芙蓉開説列今猶在房木亦有
今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
焉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効吹故詞人張祜詩曰紅
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
濫堆

古有豢龍氏長安有豢龍乃視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乾皇朝
龍戸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數十日東都魏王池中
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納爲華州刺史納父名建杓直與白
居易相善納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虚妄命就公府視之則
於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内乃二細魫魚也納怒曰何以爲驗其
人對曰驗非難也請於中子鑿一穴闊一尺已來注水其間收魫
入水内魚到水中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迯
怒穴已闊數尺其人諮納云恐穴更廣即難制也迯捕入瓶中言
方奇之厚賜錢帛遣歸輦下

徐彦若弟彦樞大中末過京國中元夜觀燈于坊曲間夜深有一人
前揖徐公同行謂徐公曰君貴人也他年賢兄必爲輔弼之官
君近十年即須請退去京五千里外方免難也不爾當有禍患行
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内居別日請相訪遂分路而去經
旬日彦樞行及其巷乃訪之並無人居行十步餘有一小神祠外
路已窮其於兄謁其神見土偶貌是夜中所覩者舍笑指視彦樞
記之兆化末彦樞官至左諫議大夫兄方居宰輔遂話於兄時四
方皆爲家僕所據唯有廣南是嗣薛王知柔爲節度使彦若遂請
出廣州昭皇授以節鉞而去果免患難宜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
江南來人言能役使鬼神上聞之召見狀貌甚異帝謂左右曰斯
人不可測也詔於翰林中宿泊夜後與語曰聞公頗有神術今南
中柑橘正熟卿能置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請安一合於御榻前
數刻間有微風入幕元素乃啓其合柑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
江縣柑子也遠處取恐遲上嘗之甚嘆謂之曰御要物應不難
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陰譴明日上命一
兩家小兒以銀笛吹之夜上高樹宣元素從容聞其聲上曰近有
此怪卿爲朕逐之可否元素笑曰此小兒耳乃書一符飛之頃刻
乃不聞其聲明日喚小兒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於口中擒去黑
中無計求也上又以十餘片令懷上樹蹲而吹之宣元素聽元素
吐氣少許其聲遂絶上再三恠之明日喚問乃是被風吹落宮墻
外無由到樹上又令人於後越作一地穴如室照燭於其間入數
人鳴皷白元素曰又有此妖卿可逐之復飛符良久乃不聞其聲
翌日上責穴中人曰方擊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擊也其夕又穴
鳴之戒曰任聞宣傳不可止也後不聞聲上問其由奏曰昨
夜陛下親到穴止約臣遂不敢違命上曰今夕更爲縱是我來亦
不可止也後不聞聲隔日奏曰有一赤龍入穴人皆驚走所以然
也宜皇駭之異常勤重前後異術不可盡記賜賚孔多半年後堅
辭歸江南乃放去不知其終

李忠烈者常着綠戴席帽於京華狀貌若三十許人每闠市場㑹酒
肆逢人即與相善令狐楚聞之召止宅語言非常人楚手纏侍立

覩之亦覺其異云在異天觀安下明日楚令人覓之無蹤跡咸通中
絢為淮南節度使已逾三十年矣門吏於市肆見思邈貌若當時
驚而白絢絢亦驚使邀之拜為丈人謂絢曰何衰老如是絢復再
拜留宿府中不住云在紫極宮安下去而不復來有人復一見在
酒樓上　又令訪之竟不來莫知所去
段文昌貞元中在西川為南康王韋皐賓從皐薨後遇劉闢遂為外
困俟官高崇文收復劍南乃召請職文昌再三謝之崇文曰君非
久在卑位也指已座下椅子謂之曰此椅子猶不足與君坐深請
歸闕行至興元一山寺中有老僧指庭前梅樹曰君去日既逢梅
臉紋來時應見杏花開及抵京華屢遷爵秩數年後拜荊州節度
使經興元至往日僧院覩庭中杏花方盛訪其僧已卒文昌追思
之感愴為之設齋而去文昌孫安節為人厚重言不常虛發每云

天復中遊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老婦人無一半頭坐床心
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側言屬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為賊所傷
自鼻一半已上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瘡不死明日亦如往
昔後微動手足眷屬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已二十餘年矣
人間有此異事安節又云長安多凶宅無人敢居街東有宅堂中
有一青面如靛色雙目若火其面滿五間堂居中人呼為大青面
街西有宅龜頭礙中亦有青面可以一間屋中人呼為小青面安
節少年因於節與儕類數人乘氣徑落于此宅中對酌不遠於壁
隙見在細草內安節與衆穿壁入去取毬數步間試覩榻中果見
其面滿屋下泛眼視諸人乃一時奔出莫敢取其毬也

咸通中有幻術者不知其姓名於坊曲為戲挈一小兒年十歲已來
有刀截下頭臥于地上以頭安置之遂乞錢云活此兒子添饒與
之乃叱　非其兒便走起明日又如此聚人千萬錢多後叱兒不
起其人乃謝諸人看云某乍到京國未獲添拜所有高手在此致
此小術不行且望縱之某當拜為師父言訖叱其小兒不起俄有
巡吏執之言汝殺人須赴公府其人曰千萬人中某一難逃冥然
某更有異術請且觀之就法亦不晚乃於一函內取一瓜子以刀
劃開臂上將瓜子於其中又一法起其兒子無効斯須露其臂已
生一小科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殺人願高手放斯小兒起實
為幸矣復叱之不與其人嗟嘆曰不免殺人也以刀削其科瓜落
喝一聲小兒乃起如故衆中有一僧頭欻然墮地乃收拾戲具并
小兒入布袋中結于背上一而吐氣一道如疋練上衝空中忽引

手攀緣而上丈餘而沒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異處焉
西明寺中有僧名德真遇海欲往新羅舟至海中山島畔避風與同
舟一道流行其島與聞見泉水一泓中有赤鯉一頭道士取之不
得乃念呪禹步獲之僧云海中異物不可拘也道士曰海神吾無
懼僧苦求免之投于波內乃往海東明年僧還京復拘西明寺乃
能卜射言事無不中者由是謁請如是一二年間獲緡不知其數
一日有客詣之見小栢木神堂內檣花填其中客以手捫其中得
一小兒長數寸朱衣朱冠眉目如畫狀似欲語忽脫手飛去空中
而不見其僧欸擬久之乃訴罵逐其客客懼走避之經月聞其僧
言其事皆無應也

王鲔者凝之孔也多異術有相知多智為使往宜州推事謂鲔曰有
何錢行相賂鲔出一小裹其間如彈丸不知何物也謂之曰可長
結在身邊無忘也既到宜州推事月餘月晝寢於驛廳內睡中轉
身為彈子所隱脇下痛極因躍下牀就外視之屋梁忽折落于榻
上枕席有聲畏駭驛內使人免茲難也康軿著劇談錄亦載鲔有
異術中書令韋昭度方秉樞衡中外趨附者千萬忽有老僧來謁
昭度方在道院獨坐覩其僧頗異之僧曰令公禍將及矣能隨貧
道去否特來相迎耳昭度恍然失色亦甚懼焉仍僧曰某當權已
久深慮禍生甚欲遠行然累須辭別家眷其僧不許昭度須請入
馬及至堂中長幼聚哭云無信妄說我其衣裾移時昭度脫身趨
道院已失其僧矣詢諸閽吏無有見者兩月間遂遭難與叔弟李

碾同破家也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旅遊
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
曰娘子將欲産卧之夕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污吾清
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所覩頗惡者惘念及五
更分娩後乃損逝觀內道衆為瘞於牆外對田中矣亞以錢酒往
酹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觸污道院為
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里有一僧院其間祇有一僧年可五十來
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來貴
帶也及寤不以為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趣其院果見
彼桑門初詣之亦甚亞遂告之殊不肯頼曰我耶凡人也偶出家

耳豈能主幽冥之間事乎亞復懇 之僧怒以柱杖驅擊亞其甚
懇連日不去夕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若此候吾尋訪之
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賜但先歸吾當送來亞其
夕歸覩三更中聞外户人語即引妻來言本身已爛壞此即寃也
善相保守焉之而去其事宛如平生但惡明爾三二年間乃生畋
又數歲妻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成通初有布衣袁忘記其名到京華云黔巫間來王公之第以羊挺
炭三十斤自出小鋸并小刀斧剪截其炭壘成二樓數刻乃成散
藥末於上下用火燒之藥引火勢斯須即通徹二樓光明赫然望
其層宇窓户彫楹刻角并閣檻罔不周偹又有飛橋連接二樓有
人物男女若來往其上移時後炭漸飛揚成灰方無所覩懿皇聞

之召入宫禁久而不知所之

李琮為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一頭長數尺琮命家人烹之魚腹
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應吏齎衡山縣近文書看其印篆
分明乃追召衡山令使擕印來及到閱之果然新鑄也琮并人詰
之宰邑者伏罪首曰舊印為惡人竊去某與主吏並憂刑戮所以
潛命工匠為之今則唯俟死命也琮憫之為秘其事碎新印令齎
舊印歸縣卒有知之者

邠公杜琮人臣福壽少有其倫日常五餐以為常或一日之費皆至
萬錢夜間亦是一食暮年有醫工諮曰相公不宜夜食恐臟腑擁
滯以致疾琮笑曰吾六十餘年如此矣有何患哉果兩有客見人
牧羊徧滿山塍不知幾千萬口咨詰之自何而來荅曰來自鄙吏

鉄相公食耳指頰之際轉 恍然並無所覩乃知神靈所授也

歷代小史卷之二十終

二卷

金華子雜編二卷

（南唐）劉崇遠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金華子二卷永樂大典本

南唐劉崇遠撰。崇遠家本河南，唐末避黃巢之亂，渡江南徙。仕李氏爲文林郎、大理司直。嘗慕皇初平之爲人，自號金華子，因以爲所著書名。崇遠有自序一篇，頗具梗概。序末題名，具官稱臣，不署年月。而書中所稱烈祖高皇帝者，乃南唐先主李昪廟號。又有昇元受命之語，亦南唐中主李璟紀年。晁公武讀書志乃以爲唐人。陳振孫書錄解題則泛指爲五代人。宋濂諸子辨則併謂其人不可考。諸說紛紜，皆未核其自序而誤也。其書宋藝文志作三卷，世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者蒐輯尚得六十餘條。核其所記，皆唐末朝野之故事，與晁氏所云錄唐大中後事者相合。其中於將相之賢否、藩鎭之強弱，以及文章吟詠、神奇鬼怪之事，靡所不載。多足與正史相參證。觀資治通鑑所載宣宗對令狐綯、李景讓稟母訓、王師範拜縣令、王式馭亂卒諸事，皆本是書，則司馬光亦極取之。惟其紀劉鄩襲兗州一條，以兗帥爲張姓，而考之五代歐、薛二史，則當時兗帥實葛從周，不免傳聞異詞。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與大唐傳載諸書摭拾委巷之談者，相去固懸絕矣。胡應麟九流緒論乃以鄙淺譏之，考應麟仍以崇遠爲唐人，不糾晁氏之誤，知未見其自序。又取與劉基郁離子、蘇伯衡空同子相較，是並不知爲記事之書，誤儕諸立言之列。明人詭薄，好爲大言以售欺，不足信也。謹裒綴編次，分爲二卷，而以崇遠原序冠之簡端，以存其略焉。

金華子雜編卷上

南唐 劉崇遠 撰

我唐烈祖高皇帝睿哲神明順天曆運相符禍洪有仍之慶始隆哀莽毒飫銅馬之尊是顯堯儲復正文廟重新澆沉海之斷綸却成萬目掇伏灰之餘燼在庠九流宗周而一仁風依漢而雖蜀道澆漓頌革習尚無虛覽使武心韜鈐不空弓馬文先政理乃播風騷由是勳伐子孫知弓裘之可重閭閻童稚識詩書之有望不有所廢其何以興是知楊氏飭弊于前乃自斃也烈祖肇興于後國天興乎始天祐間江表多故洎及寧世人尚苟安稽古之談幾乎絕侶橫經之席蕩焉無聞及高皇初收金陵首興遺教然金爲購墳典職吏而寫史籍閒有藏書者雖寒賤必優詞以假之或有贄獻者雖淺近必豐厚以答之時有以學王右軍書一軸來獻因償十餘萬緡帛副焉由是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輻湊絳帷俊僻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戶到咸慕置書經籍道開文武並駕暨昇元受命王業赫然稱明文武莫我跂及豈不以經營之大其有素乎

王師範鎮青州以其祖父版籍舊地凡本縣令新到必備儀注躬往接刺縣令畏懼出迎不許之師範令二三客將挾縣令坐于廳上命執事通門百姓節度使王某參拜于庭中而出縣令惶惑步隨至府謝罪加遜而遣之從事多諫其非宜請不行師範曰以某之見則不然將所以荷國恩而敬念先世示子孫不忘于本故爾師範器宇英偉短于寬恕殺戮過差人知其必敗或曰能用禮以正身杖順而舉事反結仇讐禍不旋踵其故何哉金華子曰昔劉越石非不欲立殊勳于世而十萬之衆曾不假息誠統之非才然亦時運不可干也時梁氏方熾謂九鼎在已之掌握天王窮迫肩宰輔誅戮于道路師範適當依附于勤王誠宜鼓扇恩信完結民力寬而有衆才可合順而專任威刑輕視民命以一州之地敵千鼎之衆縱殺戮之心救崩潰之勢抱薪撲燎其

可得乎

陸翱字楚臣進士擢第詩不甚高而才調宛麗有子弟之標格未成名時甚貧素其閑居即事云衰柳敗荆隨苑白門啼暮鵲等廚煙不動書牖月空斜老憶東山石貧看南阮家況復損神處營草向閑花宴趙氏北樓云殷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為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品物類亦綺美鸚鵡午鷺柳絮燕子當時甚播于人口及第累年無人召一遊東諸侯獲錢僅百萬而已竟無所成卒于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藝勤於讀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諸侯子弟好讀史者無及希聲昭宗朝登庸辭疾不就出遊江外獲全危難

金華子雜編 卷五

三

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著書甚衆酉陽雜俎最傳於世牧廬陵日常遊山寺讀一碑文不識其闍兩字謂賓客曰此碑無用于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更用何乎客有以此兩字遍諮字學之衆實無有識者方驗郎中之興古絶倫焉連牧江南九江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皆有吟詠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十三年領郡郡郡管仙山為廬陵頑民妄訴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隱于峴山時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為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學相遇常送墨一鋌與飛卿往復致謝遍搜故事者九通在禁集中為其子安節娶飛卿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浙王傅善音律著樂府新行于世

金華子雜編 卷上

四

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習競渡于錢塘湖每先數日即于湖沜排列舟舸結絡綵檻東西延袤皆高數丈為湖亭之軒飾忽于其夕北風暴作綵船洶湧勢莫可制既明皆逐風飄泊處湖之南岸執事者相顧莫之為計須臾涓與官吏到湖亭見其陳設皆遥指於層波之外大將惶懼以綵艦艤從非人力堪制無計取回涓微笑曰競渡船共有多少令每一綵舫繫以三五隻船齊力一時鼓棹倏忽而至殊不為難觀者歎駭服其權智消

之機捷率多如此

崔湝大夫璵之子小宗伯澹之兄湝性俊逸健于記識初典杭州上事數日喚都押衙謂曰乍到郡中未能悉諸走吏名姓卒要呼喚皆滯人顧指居常當直將卒都有幾人對曰在衙當直都有三百人乃各令以紙一幅大書姓名貼在胸襟前逐人點過自此一月閲遂及三考未嘗誤喚一人者

柳氏舊聞唐相李德裕所著也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以質疑者默識之次其事號問高力士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今按其書已失不複德裕之父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爲尚書郎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説乃編此爲次柳氏舊聞以備史官之説也

宣宗以後近代宰相堂判後瞻無及路公巖若杜尚書

金華子雜編 卷上　五

慆邠公之弟牧泗州爲龐勛所圍以孤城保全於巨賊之中高錫望牧滁州嬰城固守而死巖判崔雍狀引二子以證其事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慆孤城獲全寧加殊獎

杜邠公悰暮年就於燕會淮海之政有獄市之譽聞于上聽因除崔魏公鉉替悰上賦長韻詩送鉉其落句云今遣股肱親養治一方獄市獲來蘇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聞御製兩字來蘇隊舞以迎候邠公悦之公自廣陵致仕東洛揚州將吏因入奏經洛中以故吏參謁公問曰來蘇健否吏使不敢對公曰傅希才也對曰健

故事南曹郎既除閣日如偶然忽變改授他人縱未領命亦不復還省矣南海端揆爲主客員外時有除翰林學士之命既省吏忽報除目下員外徐彦若除翰林學士端揆以已未承旨乃駕而將復治故廳至省門了前日員外已受報出省不可更入南曹例舉不敢避逐退彦若公相之子能馳譽清顯中尉楊復恭善之故能

金華子雜編 卷上　六

變致中授耳
令狐公綯文公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
親握庶政之後即詔諸郡刺史秩滿不得赴別郡須歸
闕朝對後方許之任綯以隨房鄧州許其便即之任上
覽謝表因問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緣地近
授守庶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二千石多因循官
業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親問所施設理道優劣國家
將在明行升黜以蘇我赤子耳德音即行豈又逾越宰

相可謂有權綯嘗以過承恩顧故擢移授及聞上言時
方嚴凝而流汗浹洽重裘皆透
令狐補闕滈與弟中書舍人渙皆有才藻令狐之文彩
世有稱焉自楚及澄三代皆擅美于紫微
崔消弟澹容止清秀擢第累登朝列崔魏公鉉為從事
清瘦明白猶鸞若絅古之所謂玉而冠者不妄也先是
中朝流品相率為朋甲以名德清重之最者為其首咸
通之際推李公都為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綸其徒

洎為親昆仲也居即預於品目以消之俊目為麗峯
不許苟焉多方敬接亟時暱附而甲中之上恭默莫背
應對避之如蔦蘿焉
崔起居雍甲族之子少為令聞舉進士擢第之後藹然
清名冠于時與鄭顥同為流品所重舉子入事得游歷
其門館者則登第必然矣時人相語為崔鄭世界雖古
之龍門莫之加也
宣宗嘗親試神童李毅于便殿毅年數歲聰慧詳敏對

問機捷上甚悅之因賜解褐官給二五香一合子以彰
異渥上之儉德皆此類也
宣宗臨御逾於一紀而憂勤之道始終一致但天下雖
寧水旱間有大中之間越洪潭清廣等道微擾以上之
恭儉明德時無異心方隅諸將雖失統御而思詔慰撫
不日安輯輿論謂上為小太宗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朝廷儒宗最見重于武宗常自
舉子上曰讀書則五行俱下為文則七步成章而式頗

有武幹善用兵眾總戎平裘甫等溫璋失御徐州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馬駐軍境上外優游緩進徐州將士王智興驕驕難制其銀刀教都子父軍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衛皆露刃立于兩廊夾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于飲食之間一夫號呼眾卒和節使多儒素懦怯聞亂則後門逃遁而獲免焉如是殆有年矣暨聞式到近境先遣衛隊三百人遠接式杖衣坐胡床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于帳前不留一人

崔魏公鎮淮海九載法令一設無復更改出入嚴整未嘗輕易儀注常列引馬導少亦不下二百騎民康物阜軍府晏然天祐末故老猶存嘉論其餘愛戚或之為九年老

崔雍為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作亂賊兵攻和雍棄城奔浙右為路嚴所捕竟坐此見害雍與兄朗序福兄仲八人皆昇籍進士列甲乙科嘗號為點頭崔家始雍之擢第也其伯父昆仲率賀會飲中堂既醉而寢忽夢遊歷于公署間有綠衣者命坐于廳事中設酒饌甚備既而醉飽不堪承命其人堅請不已雍乃請曰願以此內名從人盡之綠衣曰不可須先輩自盡既寤甚惡之及和州失律投于連帥裴公璩奏之鎖縻於思過院雍憂患且悶乃名獄直軍將話其事不日勅至果如夢焉

初後周侍中寶之在軍困于多眾之備有僕忘其姓名恒力負至不令有乏如是綿歷星紀未嘗辭倦及其達也舉之隸諸衛使主廄庾以議厚尤見委任既卒數年矣或一夕夢來報馬料盡公甲午生甚惡之遂病疴而薨

李崇讓尚書少孤尊夫人其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氏之賢無及之也嫡居東雒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適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古墻夜捐隤童僕脩築次忽見一船槽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因寠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于堂上太夫人聞之誡童僕曰切未得輒取候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酹之曰吾聞不勤

而獲祿猶爲身災士君子所愼者非義之得也吾非想
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
問成立他日爲俸錢門下此未敢覩乃令閉如故其
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
岳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
街樓子皆𢤱之懼其彈糾勑也然終以強毅爲時所忌
舊俗除並相者百日內若別有人登庸謂之辱臺而景
讓未十旬蔣公伸入相景讓除西川節度赴任不踰年

金華子雜編 卷上　十二

乃請老歸于洛下終身不復再起太夫人孀居之歲才
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言動以禮雖及
官達之後稍怠于辭旨則檟楚無捨先是景讓除浙西
節度使已而忽問曰取何日進發偶然忘思慮便云擬
取某日太夫人曰若此日吾或有事去未得如何景讓
惶懼方悟失對太夫人曰官職貴達不用老母從也命
童僕扢去巾緌撻于堂下景讓時以班白而高堂嚴厲
常若履冰搢紳之流健羡莫及其後在浙西日左都押

衙因應對乖禮怒撻而斃之既而三軍洶洶將致翻城
太夫人候其受衙之際出坐廳中叱景讓立于堦下曰
天子以方岳命汝鎭撫安得輕其刑政苟致一方非寧
不唯上負聖君而令垂暮老母銜羞而死且使老婦何
面目見汝先大夫于地下言切語正左右感咽乃命坐
於庭中將撻其背賓僚將校畢至拜泣乞之移時不許
大將以下嗚咽感謝之于是軍伍帖然無復異議矣景
莊累舉不捷太夫人聞其黜額即笞其兄中表皆勸如

金華子雜編 卷上　十三

是累歲連受庭責終不薦託親知切請之則曰朝廷知
是李景讓弟非是冒取一名者自合放及第乎既而宰
相果謂春官今年李景莊須放及第可憫那老兒一年
遭一頓杖是歲景莊登第矣
李趙公紳再鎭廣其陵賓僚猶滿江淮修永貞二年相
公權德輿門生洎武宗朝踰四十載趙國雖事威嚴亦
以修宿老敬之修列筵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既而出家
樂伎之伶人趙萬金前獻口號以譏之曰相公經文復

經式常侍好令又好古昔日魯聞阿舞婆如今親見阿婆舞趙公默然久之

杜審權以廟堂出鎮浙西清重恭寬雖左右僮僕稀見其語在翰苑最久常侍從親密性習慎厚故也在任三載自上任坐于東廳洎于罷去未嘗他處雖重臣經歷亦不踰中門雍容之度冉青莫及時邠公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公審權人謂之小杜相公也

王尚書式初為京兆少尹好縱情酣飲京城號為王郎子性復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巷中有欄街鋪設中夜樂神遲明未已式因過之駐馬寓目舞者喜賀主人持杯跪獻于馬前曰主人多福感得達官來顧味稍美敢拜壽觴式笑取而飲媼領而去行百餘步乃回騎復詣之曰向者酒甚不惡可更一杯復據鞍引滿巨鍾而去其放率多如此

高燕公駢雲南之功聞於四海晚節妖亂喚笑婢子之口嗚呼怒隣不義幸災不仁亡不旋踵已則甚之雖自取也然若有天道豈不足以垂戒乎

周侍中寶與高中令駢起家神策打毬軍將而擊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國公領鹽鐵在江南駐泊潤州萬花樓觀春時酒樂方作乃使人傳語曰在京國久聞相公打毬盛名如何得一見寶乃轂轡命馬不換公服馳驟于綵場中打過城樓下瞰見其懷挾星彈揮擊應手稱嘆者久之曰若今日之所覩即從來之聞猶未盡此之善也

周侍中寶初在軍中性強毅闕官之門莫肯折節違將中年猶處下位或自憤惋獨以領毬于供奉者前後凡十六度遂拄聖意更金吾第二衛將軍獎對御仗第一籌喪其一目授涇原節度移鎮浙東與燕公對境高駢在軍中時以兄呼寶及抱戎元意遂輕少兼以對境微覺慚愛日尋漸積為仇讎矣

韓藩端公大中二年封僕射放門生也與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問宛陵請藩為副使時幕府諸從事率

多後進子弟以藩年齒高暮凡遊從觀會莫不皆從抑藩
不平之一日諸郎府移廚看花而藩為之幕長方盛服
廳中候其來報移時莫之白藩乃入謁瑄見藩至甚訝
其不赴會藩使言不知瑄乃與藩攜手往焉既至彼瑄
則讓其失禮于首廳實從初端揖悚聽俄而判官孔璵
褒遂袂屬辭曰韓三十五老大漢向同年覓得一副使
而更學闘歷合否瑄撫髯而哂饌席遂散
李瞻王祝繼牧常州皆以名重朝廷于本道不修支郡
禮初李給事多不順從廉使循明正於可否其王給事
則強恨為己任同侍中實有隱忍之略罷秩退隱茅山
則免黃巢之難祝剛訐北上遂罹王珙之害金華子曰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誠不謬乎
生附子之能殺人人固知之矣而醫工或勸人服者唯
生黑豆和合可以紓患句容茅山出烏頭道流水煮為
丸餌遺知聞愚頻見服者踰月而後毒作則疾吐啗逆
至廉方止愚外表老丈中與韓瑞公是舅甥者亦目見

藩自宣州罷職退居于鍾山愛敬寺忽有道流勸服補
益藥以生附子數兩以硫黃為丸藩服之數月乃方似
覺有力常日數服忽一日鼻出鮮血頃之耳目口鼻百
毛穴中一齊流血莫可制之藩身貌瓌偉既疲瘁頓輩
席流液須臾侍疾骨肉雖識皆如緋染自辰及巳午唯
皮骨存焉洗濯莫及但以血肉裹骨就木而已金華子
曰吁不知附子之毒遇若此之甚也豈韓公運數會于
此也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斯而言可以明君子
進藥之猶也夫內經養身之恆物也冷暖苟差猶能宄
人而況金石靈草乎鎔粹精之神明尚非九轉之制孰
可輕服餌敢乎履天地間飛動微物盡能顧惜身命況
于達明之士也何乃苟利從欲拍掠為功由後矣
火自貽不識之禍冀無自焚也不亦遠乎
王昭鋪嘗話故鍾陵中江西時見一王處士善筮自云
校書于宋人織曰如見鍾陵幕中有楊推官嘗因休假
會同人小飲時賓客未齊間且于小廳奕棊握槊以待

棋至俄而主人忽南向瞪目神色沮喪還歸堂前使人
傳語賓客託以不安且罷此會于是賓客皆散昭輔方
進士亦在坐中使人獨命入謂曰聞秀才與王處士
有宗盟分今欲奉浼持一金往請卜一卦可乎王遂
金往謁之既布卦以卦甚吉可速報之究家亟來索七
日當至宜決行計問其何宜禱乎曰至寬得請于天命詎
可改乎昭輔復命時楊方危坐以俟其返既聞所筮乃
曰斯人信名卜矣問昭輔曰向來觀辭色改常否曰衆

金華子雜編 卷上 七

皆覩之楊乃自述十五年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楊
宰有弟收拾一風聲婦人為歌姬在舍一旦方冶容妝
為諸女姊妹族來倫其嫂甚好遇之出于中門其夫
其入府遇放衙歸早忽見不衣褚獨在中門外疑忌其
素非廉人時弟又不在大怒之責其黷污家風遽索杜
昔筮之二十宗人急以藥物躙灌之沉悶不甦經中夕
而死爾後無影響前來忽見躡履自南廊繼步而前刻
謂曰我上訴于天已得伸雪七日內當來取命矣此固

無可奈何然臨王生之卜于前事不誣果七日而卒
杜紫薇牧位終中書舍人自作墓誌云生平好讀書為
為人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紅書戰策孫武深矣因註
其書十三篇可為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復當
有知之者矣與吳興日夢人告之曰爾當位至郎中復
問其次曰禮部再問曰中書舍人終於典郡耳又夜寢
不寐有人耶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
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過隙也俄月而卒臨終留詩

金華子雜編 卷上 六

誨其二子曹師晦辭握握德祥等云萬物有好醜各以姿狀
論唯人則不爾不學與學論與非探其花要自擷其根
孝友與誠實而不妥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
爾無忽此詢以慶吾門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
昭宗朝為禮部侍郎知貢舉甚有聲望
杜晦辭牧之子自南曹郎為趙公隱從事於兩方王郢
之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
蔚在淮南為判官晦辭以蔚同休戚辭不受蔚命退隱

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為節度判官始方應名狂于美色有父遺風赴淮南之名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為郡守晦辭于祖席忽顧營妓朱娘言別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婦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衣便步歸舟中以告其内内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奉而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是

金華子雜編卷下

南唐　劉崇遠　撰

琅邪王氏與太原出于周琅邪之族世當有錐頭之名今太原王氏子弟多事爭炫稱是已族其實非也太原貴盛之中自有鈒鏤之號而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大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即皆拜三房子弟為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嫁多逢官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倨受大房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專清美之稱崔程即清河小房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家寶應本安宜縣崔氏曾取八寶以獻新改名焉程之妹北門李相國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為揚州院官舉以堯卿巧於闘利一時之便蔚以為得人竟亂寵擢之致程累牧數郡皆無政聲小杜相公聞程諸女有德致書為其子讓能娶焉初辭之私謂媒人曰崔氏之門若一杜即其何堪矣而相國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寶應諸院間取一弟姪以應

命而適之其後讓能繼遷封國夫人而程之女竟無聞
焉
蔡州伯父院諸兄皆少孤洎南海于長擢第之日伯母
安定胡氏已尊夫任詰早僮僕捷至程氏長阿姨入賀
北堂伯母方起未離寢榻問安之後處驚喜情不敢遏
聞但嬉笑於前久之忽問曰小娘今日何喜色之甚也
對曰亦只緣有事甚喜伯母怡然久之曰我知也是郎
將及第耶言訖涕泗泫然左右因之不覺皆流涕呼長

仁之念周而永慕之情至誠非浮摯也不能感物
李郢詩調美麗亦有子弟標格鄭尚書顥門生也居于
杭州疎于馳競終于員外郎初將赴舉閒隣氏女有容
德求娶之遇同人爭娶之女家無以為辭乃曰備一千
緡先到即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往復曰請各賦一篇
以定勝負負者乃甘退女竟適郢初及第回江南經蘇
州過親知方作牧邀同赴茶山郢辭以決意春歸為妻
作生日親知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代歸
意郢為寄內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香二月天金
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鴛鴦交頸期千載琴
瑟和諧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兄
子咸通初來牧餘杭郢時入謁猶子留宿虛白堂云關
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曉不得睡二
十五聲秋點長
張祜詩名聞于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祜
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敘也崇遠猶憶往歲赴恩門請
承之丹陽因得追尋往跡而祜之故居垝垣廢址依然
東郭長河之隅常訊于廬里則亂前故老猶存頗能記
憶當事說祜之行止亦不異從前所聞聞其隱俠則云
不覩他異唯邑人往售物於府城每抵晚歸時猶見祜
巾褐杖屨相親酒市已則勁步出郭夜廻縣下及過祜
門則又先歸矣如此恆常不以為恠從縣至府七十里
其迅速而躡履迹人莫測焉
京楚老少有詩名相國李公宗閔之門生也自左拾遺

辭官東歸寄居金陵常跨驢策杖經閭中過布袍皓首。
羣稚隨而笑之即以杖指畫篇聲曰上不屬天下不屬
地中不累人可畏章楚老引群兒令笑因吟咏而去
徐太尉彥若之赴東南將渡小海元隨僕將忽於淺
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其內有一小龜
子可長一寸許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口極小不知所
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及曉視
之即有衆龜層疊乘船而上大懼以其將涉海慮貽不
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于海中龜遂散既而話于
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
遇而不能得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于家何
患寶藏之不豐哉胡人歎惋不已
淮南巨鎮之最人物富盛凡所製作率精巧樂部伶俊
尤有機技者雖魏公鎮重搢紳觀其諧謔亦頗爲之開
顏嘗行讌之暇與國夫人盧氏偶坐于堂公忽微笑不
已夫人詰而訊之公曰此中有樂人子孫多出言吐氣

甚令人笑夫人承命抽廳名之孫子既至撫掌大笑而
言曰大人兩個更不著別人風貌閑雅舉止可笑來拜
引辟赦門敏悟夫人稱善因厚賜之
王師範性甚孝友而執法不渝其舅禁某酒醉毆殺美
人張氏爲其父詣州訴冤師範以舅氏之故不以部民
目之呼之爲父冀其可厚賂饋絕諭重疊其父確然曰
骨肉至冤唯在相公哉斷爾曰若必如是即國法予安
敢亂之祟竟伏法其母患之然亦不敢少責至今青州
猶印賣王公判焉
中朝盛時名重之賢指顧即能置人羽翼朱慶餘之赴
舉也張水部一爲其發答于司文遂登第也光德相國
崇望舉進士因謁望起居鄭太師從讜閣者已呈刺適
遇裴侍郎後至先入從容公乃命屈劉秀才以入相國
以主司在前不敢昇進坐隅拜于副階之上鄭公乃臨
而揖焉再乃趨出鄭公佇立于階所目之候其掩映門
屏方回步言曰大好及第舉人是公亦恭歎明年列于

門生矣
李節得道之士通三禮學甚精少工歐陽率更書自稱
東山道士杖策孤遊居止無定所每歷諸子之家才止
歷事少時遂去兒妻泣留莫之顧也亦多遊于市井間
之間縱飲酒肆稍稍于肋脅後取碎黃白物觸換酒價
資鏹時竭即不知所在人皆竊伺蹤跡莫之得也或決
句又見鄽里中少年之徒多從而學書必懸意者方許
之教常于衢路間忽見士人節謂之曰速將二千錢來

金華子雜編 下卷

六

二十日教內你歐書取成人敬從之果無誤矣得錢隨
手與人又善射法兗州節度使王庶人聞之迎而就試
焉節曰當于隙所置一物但略言節可中也王公乃以
當所使小僕于毬場內以箸龍髮之謂節曰兩望射之
可中矣節曰不識此奴可射乎王公笑而許之未深信
既一發箭使往視之奴已貫心而斃矣王公大驚悅無
及欲從之學節曰不可公今日得明日即反矣王內惡
之而不敢言既而命同出獵節遂亡歸山東忽一旦過

請知聞告別翌日而卒葬于城南平地壘石為椁累年
有獵者見兔隨走入于墓穴中獵者窺之見其衣冠
儼然而寢即叱之曰三禮健否以草杖撥之乃空衣焉
方驗其尸解矣
朱冲和五經及第恃其強敏好于忤人所在伺察瑕隙
生情爭訟自江南擯匡未送于台省卒不能違繫縶既
久則又自恭拾之如此數四人號為官途惡少
黃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仙芝既死賊衆戴之為首遂

金華子雜編 下卷

七

日盛橫行中原陷京洛數年方滅金華子曰民猶水
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于君也善則歸服惡則離貳
始盜賊聚於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刻剝于賦斂
水旱不恤其病饑父母妻子不養絕計初則竊奪穀粟
以救死命蠶與既成則連衡同惡嘯聚山壁東海流求
宗南宦商廣列簇無城壁之隙重關無百二之固蜂蛇
嘯天翠華狼狽而西幸豺狼燼日齊民肝腦以塗地朝野
鋪凌遷往而不反矣世之清平也搢紳之士率多矜恃

儒雅高心世祿雁念文武之本羣尚輕薄之風雅當行法何嘗及治由是大綱不維小漏忘補夫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運既遭龍飛之變是作忍家自京洛淪陷遂河海播遷此流寓江南之所自也

劉鄴本事收屬王氏既承昭皇密詔會諸道將伐朱氏乃遣鄴偷取兗州鄴乃詐爲同叛軍將于兗州置邸院日假傭夫數百詣青州潛遣健卒僞白衣逐後就役夜即留宿于密室如是數月間得敢死之士千餘人又于大竹內藏兵仗入監門皆不留意既而迤暁突入州據其甲仗庫時兗州節度使姓張統師伐河北鄴既入據于城甲兵精銳城內人皆東手莫敢旅拒加以州將素無恩信于衆鄴諭以將爲順擧戰御嚴明大無犯軍庶悅伏青州監師又至兼招誘武勇不日衆輸數萬張氏家族在州供備逾於其舊張師有母鄴每端簡候問備甚子之敬加以容止重厚見者畏而敬之俄而張師聞變回師圍城張母登陴呼其子而語之曰吾今雖在城內與汝隔絕而劉司空晨夕端笏問我起居其餘當准其敢諸雜汝切不可無禮于他由是張頻兵緩攻州聽命於梁鄴乃歸降梁梁太祖得鄴太喜累用征伐皆獲殊勳平魏府後遂爲梁氏元帥威名顯于北朝矣

咸通中有司天監生姓胡在監三十年請老還江南後敘使學役江南郡之祿薄辭不赴任歸隱建鄴僑里有寓居廬符寮者亦名士也嘗問之曰近年以來相坐多不滿何人非三台星有災乎曰非三台也紫微星受災乎曰此十餘年內數或可備苟或有之即其家不免大禍後路公巖于公琮王公鐸韋公保衡楊公收劉公鄴盧公攜相次登于台鉉其後皆不免惟于公琮賴長公主保護獲全於譴中耳

盧公攜入相三日堂判福建觀察使播等九人上官之時衆詞疑惑王日崔程即約復等三人到任之後政事乖張並勒停見任天下爲之歎業黃巢勢盛遣使乞鄆

州節度勅下許之揚謂妖亂之徒若許則僥倖得志及潼關不守鑾駕將西幸為小黃門數十人詣宅排門詬責之遂賓箠而斃黃巢既入京斲其棺焉

鄭修為江淮留後金帛山壘而性鄙嗇每朝炊飯熟即納于庫遂時量給纖鎌嚴密忽一日早辰其妻少弟至妝閣問其姊起居姊方治妝未畢家人備夫人晨饌于側姊顧謂其弟曰我未及飡爾可且點心止于水飯數匙復備夫人點心然詬曰適已給了何得又請吿以某嘗飡却修不得已付之曰為麼人家夫人娘子喫得如許多飯食

金華子雜編卷下

十

朱冲和嘗遊杭州臨安監吏有姓朱者見呼冲和頗邀迎止宿情好甚厚冲和深感之求監巾訪同姓同出入隣司稍熟亦不防備一日隣吏偽以私慾一道置在案間冲和竊之皆盜公官錢約數千百萬候其他適應眠之懷袖而去吏人既失此懸知為冲和所制一監之人無不羅重辟矣眾情危懼共請主人願以白金十笏賄之冲和既聞急切不許之則宗人亦當不免乃曰若他人故難以久受弟之殊分則無不可也眾人常請其稟性剛執億一問不允則無復可搖動初令往探若卜大啟及聞其許咸感私制賀五百兩銀不時齊足冲和既見乃取銀并感同封而還之并續絕句三千里內布干戈眾得鯨鯢入網羅今日寶刀無殺氣只緣君處受恩多然終以是名為人所搆竟不免焉

以恩地為恩府始于唐馬戴大中初為掌書記于太原李司空蔚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謫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

金華子雜編卷下

十一

許棠常言于人曰往者年漸衰暮行倦達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一第以來筋骨輕健攬轡升降猶愈於少年時則知一名能療身心之疾其人世孤進之還丹也

苗紳貶南中從相國彥昭其故人也見而憫焉呼紳至第而慰勉曰苗十大是屈人再三言之紳歎久之屈既

閒時之撫諭莫勝其喜及還家其子迎於門紳戲語
其子今日見崔相國憫我如此遂坐于廳高誦其言
曰苗十大是屈人喜笑一聲而卒悲夫
顧況著作集中云山中樵人時見長松之上懸掛巨鍾
一再尋其鐘杳無蹊徑其所在即貴溪戈陽封疆之間愚
宰上饒日有玉山縣民秀頻來說本邑懷玉山內樵蘇人
往往見之長松森羅泉石幽異前望若有宮苑林樹
掩映松門之上有巨械橫亘掛大鐘可丈餘去地又
若十丈有採樵人矚目望于下仰細竟日將去即寄記
道路遠近明日與親識同往則莫記所在時樵採則忽
遇之又非向時所在鐘與松門則無異狀云旬月前
舍之人見之不誑也由是知通公之記不謬哉
常有新安人說本邑深山中有一水居人食此水者率
皆長壽生有二百歲者鄉人謂仙源疑或有花木靈草
常墮水中使之然也亦不知是仙神浸漬之末泉流連
綿不遠乎餘功及物猶能鎮駐也是知名山巨岳無不

閒有靈異之境信州靈山雖不齒于岳鎮盛名中而古
仙勝跡亦甚可數其狀秀拔諸峰矗列亦有水源居人
多長壽縣之人吏時有父母年過百歲鬢髮不衰者
近客聞有一僧常行井鄽間舉止無定如狂如風郵店
之家或有愛惜寶貨若來就覓即與之雖是貴物亦不
敢拒且若舍之暮必獲十倍之利由是人多愛敬無不
迎之往往直入人家云貧道愛喫脂葱雜麵餺飥能速便
煮來人家見之莫不延接及方就食將半忽捨起而四
顧忽見糞土或溷穢臭穢即手捧投于椀內自摑其口言
曰更敢貪喫美食否則食盡而去然而居之處必多有
異事其後河水暴溢州城沈者數版州人恐懼皆登陴
危坐立于城上水益漲頃刻去女墻頭數寸城人號哭
數十萬眾命在須臾此僧忽大呼而來曰可惜了一城
人命須與救取于是自城上投身洪波中軀質以沉巨
浪隨陷五尺及日晚城壁皆露明旦大水並涸州人感
僧之力共造廟祠率州城沿流涕泣而尋其尸忽于城

西河水中小洲之上見其端然而坐方袍儼然大衆惟
呼云和尚在就問則已溺死矣乃以帑䌸舁起赴近岸
數百之衆莫可舉動又其洲上游泥不可起塔廟相顧
計議未決經宿其塗泥湧高數尺地變黃土堅若山阜
就建巨塔至今在焉
曹掊休莫詳其州里有妻好居扁舟中往來宣池金陵
每于山中兩錢賈買柴赴江下一錢價賣與人自云喫
利不盡善符鄉野牛瘴即以片紙書云甫掊休捸殘牛
與牛主令歸貼於牛犀之大者角上無不立愈性嗜鱠
持網者携鱠以候之既見即問其來意漁人業網于闔
山每歲夏先得鯽一頭獻于府主例獲一千文今歲草
獲取償故來相投受而許之乃符一道付之適去未久
復有一人亦携鱠來告如前沉吟久之復授一符令去
既而先得符者果得鯽魚遂奔赴府主至廳門忽遇賓
客遊回未將上次其後得符亦賚一頭來到乃同將上
皆獲一緡焉此人靈異甚多已見於沈汾侍御所著續

金華子雜編 卷下 十二

仙傳遺落數件故復叙之也
咸通中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業以淘河者偶獲
一古鏡可徑七八寸方拂拭則清明瑩徹皎潔鑒人心
腑洞然見者大驚悸遂棹舟出江口以鏡投于大江中
既投而後悔之方訴于人聞者皆知是軒轅所鑄之一
矣吾聞希世神物咸寶藏於天府川瀆之靈突司其緘
歸藏氏所傳固陰祇之多護何乃忽奮發于泥滓間而
又不得令識者一覩豈上古之至寶時亦示顯晦于人
哉而隱見有數俾特出愚者之手必其無能滯留於凡
目耶
楊球常說在淄青日見一百姓家燕巢累鉢添接盆
三尺其燕哺雛既飛一旦有諸野禽飛集俄而漸衆梁
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廚人饋食于堂俄手中
盤饌皆被衆禽搏攫莫可驅趕其家老人固測災祥顧
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白鳳雛長數尺自巢
而墜未及於地即翛然飛去又有人家見燕生一赤鳳

金華子雜編 卷下 十五

子騰躍飛去

志怪篇曰凡藏諸寶亡不知處者以銅盤盛井華水赴所失處搖地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楊琢云北海縣中門前有一處地形微高若小堆阜隱起如是積有歲華人莫敢鐫鑿有一縣宰乃令平[illegible]之既去數尺土即得小鐵錢散實其下如是漸廣衆力運取僅深尺餘東西袤延兩面際乃得一記云此是海眼故鑄錢以鎮壓之量其數不可勝計又不明叙時代其錢大小如五銖閭縣懼悚慮致災變乃備祭酹却以所取錢皆填築如故其後亦無他祥（金華子雜編 卷下）

楊琢云有一人家燕巢中忽然赤[illegible]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輟夜後廂巡呵喝于外望之則又光焰亘天居旬日聞人漸聲傳曰或聚衆其家父老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一小龍長尺餘墜下鱗甲炳煥父老驚懼遽以裀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廡而入如炬爍人瞻視一家駭愕伏稽顙徐擁其子入門寢室穴其屋騰天而去其家不數年隳敗焉

楊琢云膠東屬郡有隱士莫詳其姓氏鄉里布袍單衣行乞于酒市中口希一大醉而已既醺酣即以手搖衫袖霞舉掉臂而行曰吉留馨吉留馨市中群兒隨繞噪擁戲謂之吉留馨秀才城西有古傳舍郡非衝要使命稀到常寄宿于驛廊土榻之上茅藁一重每醉而歸先以冷水連洗[illegible]冷濕透然後就枕寒暑有變茲罔改也雖風霜如割單衾之衣服襤縷人往候之熱氣傍蒸于人驛之門者皆識其非常人每酤酒數升置於床前及常為水沃竈以候其入見酒即飲盡而後寢如是經歷累年忽一旦往道[illegible]大會中白日上昇矣（金華子雜編 卷下）

傳守亮受業上元古瓦官寺學行無所聞而好言周易中丞象恭李公之鎮浙右以南朝衆寺方袍且多其中必有妙通易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一人送至府中瓦官綱首見亮因戲謂之曰大夫取一解易僧否師常時

爰說易可能去否亮聞之遂請行既至贊皇初見儀容村野未之加敬及與論易道亮乃分條析理出沒幽賾凡欲質疑亮乃數演出人意表

長安閭里中小兒童以纖草刺地穴中共鬬勝負戲以手撫地曰顛當出來既見草動則釣出赤色小虫子形如蜘蛛北人見之尋常固不屈意南人偶見因有異之者蓋江南小兒亦爲之釣騔驅其虫子之背有若驅者也縉紳會同時有此質疑衆默然客有前明經劉寡辭曰此爾雅所謂王蚨蝪蔡絩之注可校爲證之于書皆信衆皆歎服

開元天寶遺事一卷

（後周）王仁裕撰

明刻歷代小史本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五代王仁裕撰。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唐末為秦州節度判官。後仕蜀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復以為秦州節度判官。廢帝時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時為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遷戶部尚書，罷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周顯德三年乃卒。事迹具五代史雜傳。晁公武讀書志曰：蜀亡，仁裕至鎬京，採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分為四卷。洪邁容齋隨筆則以為託名仁裕，摘其中舛謬者四事。一為姚崇在武后時已為宰相，而云開元初作翰林學士。一為郭元振貶死後十年，張嘉貞乃為宰相，而云元振少時宰相張嘉貞納為壻。一為張九齡去位十年，楊國忠始得官，而云九齡不肯及其門。一為蘇頲為宰相時，張九齡尚未達，而云九齡覽其文卷，稱為文陣雄師。所駁詰皆為確當。然蘇軾集中有讀開元天寶遺事四絕句，司馬光作通鑑亦採其中張彖指楊國忠為冰山語，則其書實在二人以前，非雲仙散錄之流晚出於南宋者可比。蓋委巷相傳，語多失實，仁裕採摭於遺民之口，不能證以國史，是即其失。必以為依託其名，則事無顯證。劉義慶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往往摘其牴牾，要不以是謂不出義慶手也。故今仍從舊本題為仁裕撰焉。

開元天寶遺事

開元

玉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內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掘者記其處所晚乃奏之上令鑿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賀收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為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無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賜筯表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筯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之筯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鐙留鞭

姚元崇初牧荊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新牧具其事奏之復詔獎焉就賜中金一千兩

魁顏厚如甲

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當遭有勢者撻辱略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云楊光遠慚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七寶山座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美之

癡賢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為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歸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蜂蝶相隨

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掃雪迎賓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為逕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為暖寒之會

變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獵後為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睡覺因其宗族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禳之遂擇日設壇持劒禹步誦呪自大門而入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徧而叱之忽於牀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投牀下伏死於地僧以水噀之須臾如故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至寶也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碼碯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輩爭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妃專寵遂不復此戲也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賜中金五千兩璽詔褒諭爲故民間呼其石爲記惡碑

自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阯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牽紅絲娶婦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婿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忖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爲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也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富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

喚鐵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一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物外之遊

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花妖

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天寶

花上金鈴

天寶初寧王日侍好聲樂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至春時於後園中紉紅絲為繩密綴金鈴繫於花梢之上每有鳥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蓋惜花之故也諸宮皆效之

七寶硯鑪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燭

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蠟而膩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賓妓間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昏然如物所掩罷則復明矣莫測其怪也

夢玉鷰投懷

張說母夢有一玉鷰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為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饒燈

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為油或將照紡績機杼則脂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為饒魚燈

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箇花尤能助嬌態也

照病鏡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眷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祕之曰此亦漢之慎卹膠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眄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轉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宮妓中帝之鍾愛也

警惡刀

貴妃父楊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途間多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人也玄琰寶之

夢中有孕

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朏洎至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無不譏誚也

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燭奴

申王亦務奢侈蓋時使之然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彫成燭鬈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之束帶使執畫燭列立於宴席之側目為燭奴諸宮貴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於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為醒醉草

盆池魚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後因召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為相然寵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於禁苑中帝指示於九齡林甫曰檻前盆池中所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池之魚由陛下作人他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爾帝甚不悅時人皆美九齡之忠直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囿則駐馬而飲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常日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為金衣公子

花裀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具使童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慎選曰吾自有花裀何消坐具

銷恨花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醉輿

申王每醉即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令宮妓輩抬舁歸寢室本宮呼曰醉輿

妓圍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

風流藪澤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

依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者陝州人也力學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折於人人有勸彖令修謁國忠可圖顯榮彖曰爾輩以謂楊公之勢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見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後年張生及第釋褐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於政事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長往歸遯於嵩山

鵲擁行車

李元紘開元初爲好畤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大有政聲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類飛擁行車有部從異之

鏡影成相字

來璟未第時因於日中照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負遂修相業後如其志

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王事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又於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晚則有群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故呼爲報曉鳥時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祿山之亂鑾輿西幸禁中枯松復生枝葉葱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誣矣

顛飲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

選婿窗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廳事壁間開一橫窗飾以雜寶縵以絳紗常日使六女戲於窗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窗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

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爲求之有福

立有禍福

盧奐爲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閭內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賛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惟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爲國寶不隳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爲底以木爲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歡賞目之爲移春檻

冰山避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爲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

酬而各有異色亦有挾纈者其精巧如此也

戲擲金錢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為戲蓋孤悶無所遣也

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麪蠒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賭筵宴以為戲笑

撤去燈燭

蘇頲與李乂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刀槍自鳴

武庫中刀槍自鳴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大駕西幸之應也

富窟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為軒檻以碔砆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為王家富窟

牀畔香童

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龍皮扇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去取看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夢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醒酒花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憑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蛛絲卜巧

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花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閉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陟險未嘗失足蓋杖之力焉

郡神迎路

張開為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暝晦不辨而目惟聞空中有數唱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冑者十數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史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祭謝及建節廟貌自此政譽尤著也

縣妖破膽

李朱滄洛陽令嚴刑峻法民吏畏服縣人積無異事一旬月之中縣務清簡時有進士劉藥赴舉上都舍於村邸至夜中聞戶外街衢中有數人相語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於他邑可求血食也藥訝其事遂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藥遂書詩一首於村邸之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泥金帖子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削此儀也

喜信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也

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憑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鸂鶒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鸂鶒爭如我被底鴛鴦

半仙之戲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竪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相風旌

五王宮中各於庭中竪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也

占雨石

學士蘇頲有一錦紋花石人為筆架嘗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即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以此常為雨候固無差矣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餒殍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罹其族戮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博遠也向火言附炎也

結棚避暑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財重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綺結為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坐遞相延請為避暑之會時人無不愛羨也

冰筯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有晴色因寒所結簷溜皆爲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朝視政迴問妃子曰所玩何物耶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冰筯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慧比象可愛也

雞聲斷愛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齎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占風鐸

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爲占風鐸

山猿報時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其性度有如此

紅冰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爲紅冰

投錢賭寢

明皇未得妃子宮中嬪妃輩投金錢賭侍帝寢以親者爲勝召入妃子遂罷此戲

口案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輩未敢訊劾先取則於九齡囚於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當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銷魂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爲離別之地故人呼之銷魂橋也

飲馬杯

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乏路人號爲飲馬杯

令牌斷酒

安祿山受帝眷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勑斷酒

文陣雄帥

張九齡常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

射飛毛

羽林將軍劉洪善於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鷄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淚妝

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爲淚妝識者以爲不祥後有祿山之亂

索門雜

李林甫爲性狠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協群議而面無和氣國人謂林甫精神剛戾常如索鬬雞

肉陣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傳書燕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信不達紹蘭目覩堂中有雙燕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徑由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燕遂泊於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寫之

燈婢

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彫矮婢飾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故目之爲燈婢

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油幕

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鬬花

長安王士安春時鬬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爲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鬬也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插掛以爲宴幄其奢逸如此也

鳳炭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於爐中乃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

文帥

明皇常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

乞巧樓

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樹以手舉枝口

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含玉嚥津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
其凉津沃肺也

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
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

金函

明皇憂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規諷則探其理道優長者貯於
金函中日置於右時取讀之未嘗懈怠也

一頁十六卷

之九

擊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蝕時即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郭如是蓋云救月蝕

歌直千金

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
帝嘗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協群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謂林甫為肉
腰刀又云林甫甞以甘言誘人之過譖於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
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劍也人目憎然
異口同音

隔障歌

寧王宮有樂妓寵姐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
前惟寵姐客莫能見飲欲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
有寵姐善歌今酒肴醉飽群公宴倦王何悋此女示於衆王笑謂
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
聞其聲亦幸矣

樓車載樂

楊國忠子弟恃后族之貴極於奢侈每春遊之際以大車結綵帛為
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
皆效之

猧子亂局

一日明皇與親王棊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
輸次妃子將康國猧子放之令於局上乱其輸贏上甚悅焉

一頁十八卷

千

决雲兒

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上甚愛之每弋獵必置之於駕
前帝目之為决雲兒

長湯十六所

華清宮中除供奉兩湯外而別更有長湯十六所嬪御之類浴焉

錦鴈

奉御湯中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涌以成池又縫錦繡為鳧
鴈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鈒鏤小舟戲玩於其間宮中退水出於金
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金雞障

明皇每宴使祿山坐於御側以金雞障隔之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竪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千炬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爲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粲花之論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花之論

醉聖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爲醉聖

靈鵲報喜

時人之家聞鵲聲皆爲喜兆故謂靈鵲報喜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時人服其俊辯

探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爲探春之宴

冰獸贈王公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嚼麝之談

寧王驕貴極於奢侈每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沉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於席上

醉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嘗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囈語也不足可言

暖玉鞍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則此鞍在上坐如溫火之氣

百寶欄

楊國忠時因貴妃專寵帝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國忠以百寶裝飾欄楯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

四香閣

國忠又用沉香爲閣檀香爲欄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爲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友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人

遂不作此壯觀也

雪刺滿頭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猶枯髮備負薪煩霜毛生鬢雪刺滿頭乘退歸耕養痾巖穴樂生堯世死荷聖恩

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為風流陣以霞被錦被張之為旗幟攻擊相鬬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時議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兵亂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臺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勅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竹義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未嘗相離密密如栽也帝因與諸王閒步于竹間帝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疏人有懷貳心生離間之意覩此可以為鑑諸工皆唯唯帝呼為竹義

美人呵筆

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歷代小史卷之十八終

重彫足本鑑誡錄十卷

（後蜀）何光遠撰

宋刻本

鑑戒錄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蜀何光遠撰。光遠字輝夫，東海人。孟昶廣政初官普州軍事判官。其書多記唐及五代閒事，而蜀事為多。皆近俳諧之言。各以三字標題，凡六十六則。趙希弁讀書後志以為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為世鑒者，似未睹其書，因其名而臆說也。舊本前有劉曦度序，亦見希弁志。宋史藝文志遂以劉曦度鑑戒錄三卷、何光遠鑑戒錄三卷分為二書，並舛誤矣。書中閒有夾註，如判木夾一條云此荅木夾書元是胡會與路巖相公鎮蜀日修之，非為高駢相公也，何光遠誤述。危亂黜一條云據禪月詩集中此詩自哭涪州張侍郎，非張拾遺，何光遠錯舉證也。四公會一條云此篇元在本事詩中敘說甚詳，何光遠重取論說，又加改易，非也。皆駁正光遠之說，不知出自何人。此本析為十卷，有朱彝尊跋，稱從項元汴家宋本影寫，則猶宋人所分也。今觀所記，如徐后事一條所載王承旨詩，後山詩話以為花蕊夫人作。蜀門諷一條所載向瓚嘲蔣鍊師詩，南唐近事以為廬山道士。其語大同小異，猶可曰傳聞異詞。鑒冤辱一條全剽襲殷芸小說東方朔辨怪哉蟲事，宋小說已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已為附會。鬼傳書一條不知水經注有梁孝直事，更屬粗疏。至逸士諫一條稱昭宗何后荒於從禽，考新唐書后妃列傳，昭宗奔播岐梁閒，后侍膳無須臾去；舊唐書亦云后於蒙塵顛狽之中，嘗侍膳御不離左右，安得有畋遊之事。且昭宗寄命強藩，不能自保，又安能縱后畋遊恆至六十里外，殊為誣誕。灌鐵汁一條稱秦宗權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亂，是為盜賊藉口，尤不可以訓。特以其為五代舊書，所載軼事遺文往往可資採掇，故仍錄之小說家焉。

重彫足本鑑誡録目録

第一卷
瑞應讖　許利口
知機對　九韓驗
金蛇事　走車駕
第二卷
御賜名　逸士諫
判木夾　鬼傳書
射釋道　灌鐵汁
前定録
第三卷
語忌諱　餌長虹
落韻卷　司土賢
妖惑衆
第四卷
蜀門試　斥亂常
詩碁靈　輕薄鑑
危亂兆　得天地
第五卷
徐后事　帝鄉别
容易格　高尚士
禪月吟　因詩序
武金山
第六卷
戲判非　産麒麟
鬼生衙　怪鳥應
莊論儆　神口開
布燮朝
第七卷
倣十在　三國音
孱廢主　陪臣諫
四公會　贄書詩
釣巨鼇
第八卷
衣錦歸　非吉勸
改橋名　作者同
賈忤旨　屈名儒
錢塘秀　走山魈
第九卷
夢太白　削古風
分命録　卓托篇
改名達　墨寃序
第十卷
歸生劍　高僧喻
魚還内　末宜婚
貝世報　攻蘇詠
蜀才婦

重彫足本鑑誡録目録終

重彫足本鑑誡錄卷

瑞應讖

孟蜀高祖頃者未臨西川守北京蜀人競以鞶拂之門妙絶之戲呼頭入為孟入或云此讖子從太原將來又有工人孟德頎起宮闈上凌霄漢雖般輸之妙無以加焉雖德與得之字體不同音亦為祥矣又王蜀後主元舅徐太師延瓊於錦水應聖橋西創置大第狀若宮室横亘數坊是時内外皇親宮下悉令暖宅後主亦親幸宴樂移時忽於徐公堂中命筆大書孟字徐雖不測其義尋以御札謝恩至咸康後主降唐孟祖自北京除蜀莊宗憂大軍之後制御軍事多宜鑄印離京奔驅赴鎮既而建幢届蜀以姑卑興聖太子未歸旋令將校改換宮闈孟祖乃權於徐公之第安下觀紅綃所寵姆字怪問前蜀臣寮對曰此王後主御札高祖歎曰疎狂天子亦預知與吾交代乎是知之者先應者也

誅利口

同光初莊宗誠梁將行大札蜀道翰林學士歐陽彬持札入絡顧太尉遠為之副焉莊宗復遣李客省嚴衙賊命以通好嚴本辨士也既而届蜀亦稱臣焉然於朝對之間舉措輕易罔置一芻記廣叙興云詞自鍾鑄蹂躪聽蜀之文武御咸伏其雄消歸中朝上策取蜀及平蜀之後莊宗命孟祖制臨嚴又於明宗天成得位之初復來臨謹孟祖加之禮分賜從容乃言曰吾聞利口之覆邦家辯言之亂刑政故少正卯言偽而辯孔子誅之子今巧言如簧弗矜細行有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只如初與王朝折箭為誓及其陷也復又誅之遂使天道惡盈二国俱滅其罪一也其次平蜀之際先入禁闈取内藏之珠金選宮庭之嬪婇其罪二也項者詐諭三川誠釋兩稅及其得地倍更加徵其罪三也而又誑惑朝廷妄陳利害說三川之形勢捌二鎮之節旄闔歸控扼我咽喉覬覦我土宇其罪四也今又來為監護坐擭兵權覬我藩維承吾爵位人神豈恕天意寧容示之再來機亦謀矣其罪五也言訖遂令武士把下階磨厳不答當失其節俾乃叩頭曰嚴之五罪一死宜然顧今殘骸有洛中之鬼高祖不聽命劒斬之是時天下咸聞皆稱妙弄其李厳於王蜀所置劉記曰臣嚴等言伏自朱温肆逆運屬昭宗二年編別於西秦一旦迫遷於東洛誅殘南北焚爇宮闈雖列藩悉奉其唐臣無一夏不從其偽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候爾隣張賁朱温崔胤之徒何嘗篡弑遂乃神機向發心鼎獨分殆滄濵而誓衆師賢叟林莽而決除虎門十年對壘萬陣交鋒虜久困於生靈乃選拔其死士才過汶水縛王彦章於馬前取鄆將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蹀血鋪霜未逾檜雪穩擁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嵒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宗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奉庭貢表啣晰稱臣淮南陳附拜之儀迴紇備朝天之禮中安宇宙便息于戈未順息先方儀除剪豈謂劉闐阜帝尋兵違居安厎危嘉侖作故中興群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皇愈感於蜀皇厚禮遠酬於厚禮臣等叨承玄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彤庭戴汗實深於跼地臣等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

知機對

長興初孟蜀高祖與東川董太尉璋初為睦隣之知後結姻親之國兵車不聞王帛交馳然有是非未至深信因請節度副使趙僕射季良持禮至彼探其機宜董與趙有寄託之知懷覲都之舊及節副詐陳衷素董公盡瀝血誠既而西歸備得其事高祖問曰公度董公作略畢竟如何節副對曰董公為人狼狠之声狗鼠之行多徵梟敵好殺惡生其志剛強不量人事用兵好勝不達天時予聞狼常有野心狗鼠亦死定度卒徵暴斂事急則逃好殺惡生物極則返故曰強良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此之是也而且朝令夕改坐喜立嗔六有鬪心將無戰意方今以小謀大幣民農蠹乘窮四海之心終作兩川之患而又言中取事語下失機料其驅練兵師完葺城壘招我將健控

秋與妖同類之本作秋者作秋不必改从女

我使臣必行雷電之機不顧山河之誓高祖開所敗陳采納其言至長興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果興狂孽直犯漢州是時高祖親統全師合戰於赭橋之野董璋大敗我將軍趙廷隱擒其將元瓌董光演等八十餘人負奪甲馬五百餘疋斬首一万級其九城果梓師與其子光嗣卅應而弑之故璋賊將王暉獻于首級遂定方隅明宗遣供奉官李僕射馳騎入川賜高祖詔曰朕知卿近與兄賊董璋小簡交兵已敕軍前俾其犄角高祖復請記室李昊修其章奏備陳本末聞上聽宣示百僚中外咸知莫不驚駭其表狀曰伏以故東川節度使董璋與臣爲隣從初不睦常厚誣於表疏每傳間於朝廷妨勑兵指東井土宇及審聖聽不惑物論難從臣合此時奮激驍雄嚴究尋爵陛下衆葉外駐甚屢未安捨亦何傷然之大武旋勞方時因議寢停雖懷忍以累年且參商而終誨時永君寵況弄國權窺覦外之有萌家中之私料聖君之意以推亡以固存其如俸臣之

是與董璋變以輸合和而不同雖王帛交馳豈心良之相類誠知董璋包容僭敢興兵必當掃殄其董璋至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果興兵甲五月一日驟入漢州臣其日先差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兼右廂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揔領三万人騎鼓次新都臣自統領衙內親軍二万人騎繼之俱列營於弥牟鎮北至三日詰旦結其大陣候勍元兇其董璋至午時取領來徒來當鋒鏑臣則親斵戈甲指揮隱手擊鼓旗一擊而魚潰鳥離四合而豕分蛇斷斬首一万餘級執俘八千餘人生擒賊中都指揮使元瓌衙內副都指揮使董光演及已下指揮使都頭八十餘負奪下甲馬五百餘疋收獲衣甲器械十万餘事其餘逆黨之徒尋令搜捉併盡其董璋只與親男衙內都指揮使董光嗣廿從騎二人驟馬而奔棄甲而庸無雙輪而掩泣喂亂轍以成奔走之地況所不思赤壁之敗顏更厚臣幸以疾雷之勢破其何爲之機臣便統領大軍趂背追襲其董璋至四日巳時走入東川至午時有前陵州刺史王暉知窮巢之已傾驗城也之　五

諸或當作為

揩當作撝

不守梟斬董璋父子首級相次迎獻軍門徑進師徒收下城壘平定一方之衆止於四日之間莫不避仗皇威殲除隣患臣方以自遠君命未達臣誠捷音雖審其風馳奏疏未遑其刊補豈謂皇帝陛下才聆動靜遽軫憂勞遽降使臣特頒明詔論董璋之姦罪勉微臣以削平仍勅軍前俾施犄角並得暗合蓍略顯應神機更無唇齒之虞永尚股肱之寄所以舉子勿龍逢獻賀捷詩曰唇齒論交歲月長豈期辜意忽顛狂元戎統領二軍戰臣節奔衝一陣亡莫評瀘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前後堪向青編万古揚

九轉丹　會昌末

武宗皇帝酷求長生之道訪九轉之丹茅山道士杜元陽製藥既成白日輕擧弟子馬全真得殘藥詣京表進上因餌之偏躰生瘡臃壞俱敗十日而崩此唐實録隠而不書又梁朝方山道人自号龐九經身長七尺不知年幾百歳每於石室修氣經年絶食太祖往〃遣使賜乳頭香及茶藥而已忽一日詔入內殿求延生之術龐奏曰夫神仙之法亦因積學而成先須息方慮於人間栖一身於岩穴與天地合德與鳥獸同群斷其喜怒悲哀去其滋味隆欲然後杼神養氣辟穀休粮欲窒還丹審窮爻象故曰內真外應其丹自來而又功滿三千方得羽化今陛下身居九有心役万機嗜慾三宮沐殘百姓怨滿天下自唯一家豈同軒后清靜自化鼎湖上昇者哉太祖怒曰知卿是龐勛本身朕欲問卿行止何得妄詐難易非斥朕乎龐度太祖言深慮貴其謀實復奏曰臣有靈丹可延九五之數儻放臣栖隠即敢進之上復笑曰朕不希白日上昇只希更得三五十年在位是朕願也龐乃於肘後解一青瓢子取金丹二粒進曰望陛下清晝寺真白日方可餌之不然者成惡耳上既深信龐得歸山後帝久處石淋忽宣毛藥服食眉鬚立墮頭背生瘡及至弥留爲貞王所弒乃知九轉非唯一君其次諸侯遇之死者无數非丹有拙而人不真或曰武下固壯寺患羸而崩宜謂庸說也　六

金[illegible]亭

三當作二

阬當作坑

僖宗乾符中靖陵雨血三日丹鳳樓前赤蟻黃蟻聚鬬七日掃盡復生己亥歲天雨血而大地俱赤是夜長虹貫斗星奔西南明年黃寇犯闕翠華奔幸之兆也辛丑年黃巢在京尚謀爲相改乾符之號爲金統元年凡在百司並令仍舊忽一日有人將書七言四韻帖在都堂南門譏諷頗深僞相大怒應當門子及省寺官並令剜眼倒懸以令三省又奏請宣下諸軍火隊內收得文官會吟詩者宜令就營屏除如只是識字者且令引內役使是時京城內外識字三千餘人百司職掌皆求進貢其七言四韻詩曰自從大駕去奔西貴落深坑賤出泥邑號盡封元諒母郡君變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脣却喫虀惟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舊與天齊

走車駕

昭宗之代岐王茂貞本姓宋昭宗賜姓號曰醉都太保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等始爲亂皆樊藩宦闈動搖四海斬刈百官是時駕幸三峯拋離九廟諸侯悉罷貢奉各養強兵天復初車駕走幸石門絕糧數日左街使門擲寶盆寫燒餅賣宮賜宮人揚舞頭錢其進食欣和帖上奏宜加楚國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蕎麥人收食之悉遭瘦癘其歲雷劈牛馬損壞宮城拔出街西古槐樓下覩東鴟鴞故昭宗往事詩曰祇解劈牛兼劈樹不能誅惡復誅兇三年梁太祖將迎大駕之前岐山二菩薩身中自然有前老耕廟上人移步神馬夜嘶後昭宗有困守岐陽追遷東洛之兆也初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乱表黜居于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乱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八丈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乱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書看

重彫足本鑑誡録卷第一

泥當作涅

重彫足本鑑誡録卷第二

御賜名

宋太祖統四鎮時中令日名温與崔相胤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家忠矣昭宗遂勅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既行追之弗及後果有大梁王帝之号是時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逸上陳

天復中昭宗播遷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茂貞爭攻交馳迎車駕何皇后夫人康州持其恩寵不顧阽危酷好畋遊放弄於宮舍之外鼓吹二十里路獵苗稼白晝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冠以荷葉俱在牛上因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敘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藏隱宜于驛館給賜之酒食審彼賢愚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詩又說褒姒武后之事何皇后聞之旨潛令秦王誅之且帝未行詩已奔去後梁太祖舉四鎮之衆圍岐城大駕無依遂遷東洛議者以君王失政妃后侵權逸士上書採而不用時將喪矣天使其然同谷子詠五子之歌詩曰邦惟固本自安寧臨下常須馭朽繩何事十旬遊不返禍胎從此構殷兵又曰酒色聲禽號四荒那堪峻宇又彫牆静思今古爲君者未或因茲不滅亡又曰惟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時事首爲盤遊亂紀綱又曰明明我祖万邦君典則貽將示子孫綱太康荒墜後覆宗絕祀滅其門又曰仇讎万姓遂無依顔厚何曾解忸怩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場前事悟難追

判木夾

西山八國自古已來爲中國西南之患也自蜀武侯征蠻之後方通誠款唐懈于仲通將領博海等軍六万衆殁于鬼主之謀遂致叛換生心數侵黎雅量由非才也近又李福尚書鎮西川竹歲爲貳事日南蠻直犯梓潼復陷匠二十万燒博欲塞劍門

絺當作希望也否可通絺絺不可通者既久无絺字也

侯

虓當作虔虔虓不通

也當是地字誤

蜀有五丈天王者宝曆中所置也是時見大僧形于錦城之闕
嶽人百万之衆也皆奔竄後高相公駢於臨邛郡築羅城南詔
陬聞名預自屛跡矣于時飛一木夾其中惟瞻兵華屛家欲借
綿錦之江飲馬濯足而已高相公於是修營版築豎防城勇士
八千命胡記室曾以檄破之仍判迥木夾故胡曾破之數聯天
下稱為奇絶其詞云欲慕平交妄稱兄弟何異持衡秤以準尺
量天又答云越嶲新州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内非居禹跡之
中曩日邊群並動妄圖吞併待之如春秋猖獗失之甚頑去贊普
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毛何足喻乎况以南蠻襲我成都
近有良將未可圖焉於是烽燧无虞然後紛紛而稱朴功業
似致驕矜見擁規模有劉馬李特之志欲往議奏臣下无定謀
自江陵邊于淮海直冠諸侯有唐已來可謂英雄者矣少木夾
云辭天出塞隨氣空霧卷霧開万里通視受虎符安宇宙皆將
龍劍定英雄殘霜敵冒高將兒日秋華爭崇大段風為報南蠻
屛跡不同蜀將武侯公破木夾六牌前件木夾万里離南朗
至此開緘捧讀觀其文飾甚多欣慰何極實以作同邊鎮
十到蒞鄰國頼此朝之舊衛未委彼國之打制不知相將維認
首唯尚呼南詔之佳名宜見大朝之美號要從微耗且是所宜
伏承驃信王化風行群情欣彼彫頑屈暰歃香折腰再服來庭
霧氛入雲蓋以陳明前略揣究龍藉波伏西天草偃南土者然
侵軼我華夏无乃不可乎斯為我皇帝有所負於彼邦乎臣有
所負於彼國屈彼負我由獲罪於天是陳木夾申懷所陳報
及役迴示已見事根止於因緊使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紛此
未然奇嘴我則寧鬭爭我交趾取我越嶲犯我益州君報東門
何乃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
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况於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
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歸湊亦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識知土
地山川歸湊有德雖云有德亦須相時尚无其時安可妄動明
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之聖喻堯舜顔子之賢遇也
龍六合茫茫无立錐之地者蓋无其時也適使仲尼生於秦末

九

獮誤作聊也

斮切也斷也

宵當作宵

胡亥之亂劉顔回閔損為宰朝子與舜有頃漢出子貢宰我
充行人子夏言但典書檄鏵六合鼎沸可恭月而定也當此之
時劉項只可都前韓彭不過十將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德而
無帝天下之時然不妄動及于路欲使門人為臣以為欺天乎
又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止於負手曳杖逍遥
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識天時恃聖不知興數妄恃強富爭帝
乾坤勢以百万銳師來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於昆陽符
以六十万精兵拍於東晉謝玄以八千之衆敗於壽春豈不為
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強何足恃也周王杖策於岐山漢
祖脫禍於泗水我高祖起自晉州當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昔者秦無道周王承公劉
之德遇紂之暴虐婦人淫亂剖賢人之心斮朝涉之
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侯而朝之天下武王觀兵孟
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修德觀
乎聖人去就豈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
皇天厭之國人弃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舉而滅紂者蓋天命
所而與周也我皇方宵衣旰食有舜孝舜父事三老兄友百僚
推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上諸侯合德百姓歸心
但天下有人君如周王宗有如日尸生呂望者乎漢祖承帝
之德遇秦皇无道併吞六國併宇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
築長城於紫塞造阿房於皇州鬼哭蛇人臣嗟鹿民不聊生
皇天厭之國人弃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響應漢祖西入五星
都聚者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帝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宫室
卸野黎野无耽耽之人朝有問牛之佚天下有人英如漢祖家
有韓信張良者乎我高祖承玄元之德遇隋煬帝征役
不常徵斂无度竭生民之財產為巡幸之資猜忌肆貸經營
唐母浮究遼海掘鑿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
厭之國人弃之是以我高祖順天應人起義有同於馬益天奪隋
而與唐也我皇方盛彈聲色杜絕巡遊萬卜宴饗倚杜蕃屛思
戍虔棋延相日干文皇天方贊國人方歡縱天下有人英如唐祖

十

母字疑當作子
請字疑當作賤
未麻二疑作工夫
疑有之字。況當作沉

家有嫌德戶生玄齡首子而況越雋新州牂柯故地不在同封
之內非居禹跡之中羈縻數動輒齒吞併得之如手加駢
損之若鎖土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一蹄何足喻哉
僕雖自以妙策效黃石郎林師律困識[illegible]之把握
安可妄用輕樂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永念姻周之讓
路然不獲已即須訓戎且蜀地闊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口至
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戎皆是儒
者未睹見機而作但守外平之元鎮雖分常憂不教民戰是以
彼因得以深入无備故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故聲而
進鉦動而退旬日之間[illegible]之行[illegible]由[illegible]萬閱禮樂
而敦詩書務耕桑而聚穀[illegible]使[illegible]藏甲[illegible]於[illegible]對並行
公私共貫既成三略便可七擒不唯[illegible]不[illegible]可[illegible]太平
況彼臣自長慶已來撓擾蠻部殺人之父孤人之母[illegible]人之妻
戮人之擄焚人之廬舍使人暴露使人[illegible]麻使人寒東蜀人怨
恨痛入骨髓僕乘其衆怒之勢不[illegible]之門況[illegible]不
由人數亂大敵[illegible]是物情既伏宗廟之威靈[illegible]華夏之精
銳若其[illegible]勞力哉僕官是宰衡位當侯伯成
則[illegible]所生所[illegible]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
之盈虛[illegible]且六合之外聖哲不及聖人不言
彼[illegible]聖人[illegible]不及之地[illegible]上上英哲人民後又
亦稍[illegible]只可[illegible]於[illegible]雷振[illegible]不能過於百里又與
不敢[illegible]何容易[illegible]天有五賊[illegible]者昌[illegible]六韜未開五
賊而[illegible]函谷[illegible]何其[illegible]哉五賊者夏桀殷紂湯
況網是以仁而賊不仁也[illegible]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
賊不德也齊國厚[illegible]以恩而賊不恩也
項羽假義帝漢高祖舉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
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者號六韜方可奪人
山河傾人社稷彼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illegible]以此推之興
亡何鑒何勞遠離庭[illegible]始識安危又習韜鈴[illegible]自[illegible]要
姑息不務通和回示荒唐一何乖戾因念孔顏之知命[illegible]效莽

十二

之字疑衍

不字不當去
奉當作奏
[illegible]

堅之[illegible]車安趾突亡可知[illegible]事新部失律足見天時逆至尊
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東海衆星不拱北辰則不可成也前未
如是則不可改為昔管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illegible]在虜[illegible]
中國之儀[illegible]前規[illegible]更易況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自
我由[illegible]天殃[illegible]我[illegible]何患袖[illegible]見已訓齊士卒調[illegible]
糧或[illegible]金風[illegible]鼓數里[illegible]南[illegible]
會[illegible]合[illegible]之[illegible]便是行人[illegible]
聖[illegible]前[illegible]不復多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書
西川高相公[illegible]既[illegible]城日遣諸指揮分碎[illegible]地界開掘古塚取
塼[illegible]獨[illegible]守[illegible]知古[illegible]占得[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相公墳也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
腳損[illegible]宇存焉姜[illegible]侯曉問之是夜二更以來忽
聞[illegible]上[illegible]數聲良久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姜君[illegible]
曰既是聖者[illegible]書[illegible]紙假鬼使曰冥司小鬼何敢當之
姜君呼其僕使鋪排[illegible]焚香于庭前[illegible]拜迎[illegible]祝曰某負
何罪[illegible]者[illegible]臨鬼使出[illegible]有[illegible]奉命[illegible]遣[illegible]陳之[illegible]
而[illegible]出[illegible]纔展開數[illegible]无[illegible]字鬼使曰但挑燈半滅
燈影看之即可見也既而細視之果見文翰流美[illegible]古[illegible]今詞
有感傷[illegible]復有一篇此[illegible]因召鬼使就席[illegible]吐[illegible]分明自
云姓何名[illegible]帶骨瘦[illegible]長與姜君對飲數巡對食數
味乃贈錢十千退讓再三曰人間重錢陰府何用紙皂錢一帖
即敢[illegible]立買皂錢仍修迴狀鬼使[illegible]不見[illegible]食
舉[illegible]馬姜君至[illegible]持[illegible]鬼使所送[illegible]開元[illegible]絕
諸[illegible]古塚[illegible]大將往彼[illegible]馬其詩[illegible]所吟事皆
相似[illegible]文[illegible]著作[illegible]此詩[illegible]觀[illegible]書未之
聞也其書曰冥司趙[illegible]以幽昧致書于守禦指揮靖公閣下
切以趙氏之宅[illegible]枯[illegible]是以有[illegible]
无首則[illegible]則流[illegible]於往[illegible]自前[illegible]如希者一[illegible]九泉因

十三

當作天 夭作天 蓋或誤

象衛不勝自侍不勝人无廟欲於山間塚墻之內為宇合營為
墓所掌宜問錯旦正其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處伏罪伏
知以禮依又項在本法分為上相不大器徒致有吉宜合者伏
乘勢而居高公今居興齋侍陽而齋詢居幽府天所往坦平生无
戕伐之勢遊宦期誅戮之畏得不撫銘旌而悼甘泥軾畢以申
懷伏希端公俯念不依嚮垂有鑒特於万祀迷此一抔不傳金輿
蹟之封敢忘龍頭之庇謹吟絶句後幅上聞不勝煩瀆之至謹
白其詩曰我昔勝君昔居今勝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就釋

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往往拪衲所生兒女多名師女僧見潛令
變姿求事禪師留其聖種當時士族无不恥之李從裕相公性
好玄門往往冠褐修齋祖居中之術求茅君點化之功沙汰緇
徒超外術士但无所就身死朱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畢代台鉉
不守儒宗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翻成點汚空門妖媱玄教自芸
老之後彭黃已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除丹而獲壽大益

心

心之難制氣亦難防者世至若心中造業身外求真與武帝爲
手家奴崔氏死卞孫后号觀音婢鄭儀雍亡所謂
善不可修時不可不捨感之興嘆者非此近以二公之行識者
笑焉所以将人惑習公曰趙氏女皆尼氏女與翁見即習公見
左教術士鐘推算照月分張與何誰

灌鐵汁

唐末許州廉使時太師府忽於公暇設寢夢到大山府君殿前
見領出一人云是許州押衙秦宗權府君曰是為國賊否宗權
對曰識小力微處遠天府府君怒曰運數使爾夫何遽耶遂令
壯士拉之宗權亦云不得遂呼一鬼將曰取鐵汁來俄頃之間
鐵汁即至有鬼數輩頓宗權坐分其鬟以鐵汁自頂門灌其声
爆烈煙焰勃勃灌訖又問之宗權大叫反字者三府君遂捨之
今時公相見府君謂曰異日宗權作亂卿可助之時與秦一
齊拜謝次颯然寤焉傳於是以其夢有異書于夾室楹上後數
年許州差秦宗權持礼而至溥因觀所申入境狀中姓名與往

十三

大一作大　稗當作稗　只字當作上

年夢中冥契因厚迎待之從容之間屏去左右間之各作所夢
遂引宗權寢室擢上觀所記之事因歃血為盟後值上蔡為叛
卒將許師奉都押衙劉火頭名知其差大將一人往彼安慰火
敗歸頭遂差宗權充使元戍以為不可火頭聖有保許宗權既蒙差
行喜遂其志備其軍制遂戒其人却起狂謀自據城壘時太師
發兵三万動入蔡州兼助相謀以副其旁旌旗一舉剋復許田
其後宗權兵勢轉強與大祖日有相持數年之間方遂擒得
大祖遣通引官寇彦卿論之宗權對曰英雄不兩立彼勝即我
敗故君子楊王不懼懦宗既而失利却歸徐州然常有好道之
美上都津致傾溥時大祖[illegible]不喜公何喜耶太祖甚嘉其言因檻
心接士略無感傲忽一日有一道士姓郭名端自詣公衙自云
玄州而至溥延迎數日間有何來端曰知君道情故來相謁溥
曰本非好道別有愚誠盖被所擴落方封圻不遠養兵數万闕
少賤軍欲求利術一門以供帑藏端曰道在其中矣遂索一鐵
杵杵至可重三十餘斤端於衣帶間取藥一粟許碾碎以酒調
之塗於兩頭以大火百斤已來鍛之自午至申水沃取出其杵
一頭已赤色如蒸水一頭雪團舉乎中心五寸以來宛然是鐵
溥甚忻訝為上仙端曰要朱砂一斤泥爐於大斤養藏金[illegible]
師自看火候約一月而成端則請命一窗相伴出市飲酒溥乃
差舉院官元邵南看其酒價朝夕隨之端飲百杯邵南只禁十
盞至夜酣所在宿焉端謂邵南曰吾与爾閑其酒户匯催飲
酒兩巻尋聆邵南因餌其丹遂日陪奉飲至五十餘盞所患病
氣亦痊端至一月爐香開如取舉結成一塊香氣襲人透掌光
明如紅玉之狀謂溥曰此藥所須在意号曰大一丹砂知太師
不任人間是來救護溥但悲感而已却未知救護因由忽見一
揖退遂飛舉少許搵餅食其大須臾之間化為列焰一團騰
空而去是歲與太祖衆四鎮之衆攻伐其城堅守數旬關
料端與時公一宅骨肉二百餘口俱上燕子樓元邵南亦欲隨
之端不令上樓謂邵南曰子未合登此須臾樓中火發紅焰亘
天色若虹蜺段段飛去及至火歇灰燼亦无軍民異之謂之火

十四

大

至果司殺有疑
作上一字當作折

解世燕子樓至今存焉元那南雖不得上樓顏色轉少行知說馬收月酷酣至梁邵於晞之時猶在翰林院紙應其時年九十後亦不知存亡感德之祚祚長官備知其事 十五

〈前定録〉

梁太祖篡位之初宰臣薛貽矩自御史大夫百日拜相性懷忠正臨莅端明公事之間每加寬憫太祖忽因入閤恠之曰卿為天子郎官何得不親政事薛奏曰臣少年之時曾任封丘王簿在官之日嘗与僧悟因相知每日公暇之時便到其院此僧預知臣至先在院門等臣以是勞勤直至三年考滿替人將至或一日其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云今日實不知簿公訪及有闕迎門臣因問每日又何知之僧曰每日微僧辦後略睡便有神人報云薛相公來微僧狼忙驚起披掛出院迎待果是簿臨門今日神人不來相報有失迎接非是世情臣遂請僧結壇持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見神人相報云薛主簿為曲斷公事 枉取錢五緡却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還其錢即可宰輔不然者无計矣僧因報臣警戒遂省其非尋使還錢改正公事其神人果又報僧曰薛公名字在宰相史中臣自後不敢欺公每事審細大凡公事豈宜造次而行太祖睿智通明悅其所奏賜金百兩尋加吏部尚書後扈從太祖鑾輿自洛還汴燮感三犯上相得疾而薨是知悟因名亦前定矣

八 卷二

重彫足本鑑誡録卷第二

殑當作殁

重彫足本鑑誡録卷第三

〈語忌誡〉

劉仁遇嘗與梁太祖并戲一日或遇頑盆仁遇行伍出身語多方拙謂太祖曰得則然肅太祖應之曰縱得未可時太祖方據四鎮仁遇復在編裨雖是觀家焰赫太祖竟為訶忌後太祖一居而西仁遇久在西班累乞一藩終不俞允既而年邁寢疾在牀祈婦屢有奏聞太祖猶揔語忌至于悲泣哀告方除兖州未及赴官疾殛而卒是知凡事為誡寧不書紳而記之乎 十六

〈餌長虹〉

孟蜀侯侍中弘實本渭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方十三歲因寐于屋簷下是月炎蒸天將大雨有長虹自河飲水續而俄貫於童兒之口惟其母見不敢驚之欲殞其變異侯母可謂賢也良久虹自天沒于童兒之口不復出矣母俟其睡覺問其子曰夢中有所覩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其言知子必貴後數月有一行脚蜀僧詣聞未齋侯母竭力供養僧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九力後福合得兒子氣力侯母呼其子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兒龍也即非真龍乃蛟螭之輩也但離鄉別井直走江海客官方有顯榮又曰此子薛毒當食血肉為生靈之患僧敬信三寶即得令終言訖而去侯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魏王 繼岌 收蜀及平蜀之後不隨太子而還无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率河中同華等軍為叛堅守廣漢城是時孟高祖悉發守禦指揮使韓德遇本州都指揮使李仁罕等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駕前侯亦面縛麾下高祖救罪令主領親軍軍令威嚴頗有声譽及高祖南面自眉州刺史節制夔州復自事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果至官崇酷信三宝遍於禪院開轉藏經然於理務之間薛毒之甚廣興第宅竟獲善終是知蜀僧所言其不謬矣

八 卷三

〈恭韻眩〉

户部李侍郎 知實 者本梁朝清直之士也均王 名友貞 在東宮時

奚下當有脫
又字有誤

李以筆硯佐之及均王即位不得居實司爲李常以此之見是
帝黜剥賢良且用奸詐每侯方欲折檻諫之或一日李在帝祭
帝問李曰卿知天子身誰補服李奏曰人臣所補帝曰朕地據
三川位尊力有若非天意所補人臣又何補焉李曰太祖出身行
伍歷職卑微万戰千征九生十死方得節居四鎮位處一人陛
下生在深宮長居富貴枝承餘蔭嗣守万方豈知王業艱難人
臣共致固須理不忘乱居安思危臨泉履冰膏弱省過兄吴門
強盛蜀國繁華太原有侵兄之讎秦庭懷負國之怨得失頃刻
豈是天補者哉若是天補爲君只合自天降下実天人之食受
天人之衣方今血使三軍膳食万姓自養天補豈不非耶陛下
如此發言爲覆餗之禍耳上曰愁老漢不足与語耳李即日有
鄭州之拜再宿貶汝州副使至汝州置一卧車于常衣車子中
安眉一馭琴一張書數策遣小僮十餘輩載而入謁長街朗詠
觀者笑焉李恨朝廷又无牽復之命裁落韻詩以譏之後入蜀
遇王高祖之知及開霸初拜戶部侍郎而卒落韻詩曰路傍傷
羸牛羸牛身已老兩眼不能開四蹄行欲倒牛胃少壯時歳歳
耕田早耕却春秋田駕車長安道今日領頭穿无人飼水草喘
也不能喘問也没人問又曰炎熱不可度執你生凉風在物成
非器於人還有功劬勤九夏内寂寞三秋中想君應有語弃我
如秋扇

蜀上醫

昔秦醫在晉知膏肓之病雖醫莫療於申辨血氣之容是詐其
大劉根召鬼不爲无神文摯封人顯彰有術虞少卿亦蜀之上
醫也長興初佐蜀董太尉璋父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盡蜀
祖遺虞卿而往虞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无微
若若何也虞卿對曰君之疾非唯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
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悦時董公有面南之志虞卿故以此
語識之又曰此聞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六
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末腹惑心
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爲離宮腎爲水臟晦明勞役百疾生焉

腑當作氣
末疑當作末

十七

圍當作國

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乱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
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
減壽古者君子莫不誡之君今日有万思時有万機樂緒于外
女淫於内俾之難瘳其由此乎虞卿之在東蜀也如趣賊圍節
食假寐董公疾既平復於是厚禮歸之乃知蜀之上醫有知督
古者也

妖惑衆

明宗朝有術士楊還郎者善使鬼神解物變化是時見者稱爲
奇人及就誅矣一无靈異王蜀有楊迁郎叔楊勳皆自号僕射
能於空中請自然還丹其丹立降又能召九天玄女后土夫人
悉入藩帷經宿而去及折其一足西市斬之藥亦无從術亦无
驗矣觀者笑焉彭州僧号曰醋頭長髮垂鬟以功德幡
像納焉三衣狀若佯狂妖言惑衆蜀之舊俗莫不皈依明德中
故用特進劉全興九隴日爲賈侍御雖停職彭門乃摧郡事賈
本青社人也亦理公清辭懷俗媚郡縣僚屬視若冰霜是時醋
頭不敢入境後邪人思其聰礼請賈判狀請歸賈亦多于判其
狀因出安長感未除煩惱爲衣挂像豈敢慈尊向擇室以邪謡
發妖言而惑衆豈識曆數上係朝廷過述災殃下迷龍俗況今
有獨未論无尘託修功德以爲名積聚私財而作賈但以正人
清直君子含弘未識姦除致茲倡熾所嗟郡俚競信妖稱列狀
詣衙欲希迎請須行戒令以絶風情什可散帖所由如入界把
捉中途候到决脊奏聞醋頭知之便越隣境而去矣

重彫足本鑑誡録卷第三

十八

重彫足本鑑誡録卷第四

蜀門諷

蔣貽恭本江淮人無媚世之諂有詠人之才全蜀士流莫不畏憚初見則言詞清楚不稱是非後來則脣吻張皇便分醜美于悵時相數遺流謫亦一慷慨之士也自孟𫉬蜀搜訪遺材蔣亦遇時數蒙見用故言無罪聞者自防録之數篇用知鼎味詠蠶詩曰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繅絲恨很長著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綉鴛鴦又詠金剛揚眉斗目惡精神捏合將來恰似真剛被時流借拳勢不知身自是泥人詠傴背子曰出得門來背拄天何行難可与差肩若教倚向門窓下恰似箜篌不着弦又詠安仁宰搗蒜安仁縣令好誅求百姓脂膏滿面流半破磑缸成醋酒死牛腸肚作饋頭杖生筵取食三溪郊老般庭把五甌半酥半醒齊出縣共傷塗炭不勝愁又五門街諮有題曰我皇開國十餘年一䇿超昇多手歡閒向五門樓下望衙官騎馬使衙官又謝衙中惠茶七三斤綠茗賜貽恭一種頒霑事不同想料肺懷無答處披毛戴角謝郎中詠蝦蟇曰坐卧兼行摠一般向人努眼太无端欲知自已形骸小試就蹄涔照影看又貽恭任名山日陳情上府主高太保知柔詩曰名山主簿實堪羞喫他家大骨頭木納功南錢納府紙看江面水東流又蜀有鄭秀才貴詠人祀聖詩曰禍福從來豈自主俗情淫祀也堪愁拜時何用頻偷眼未必泥人解點頭又行軍司馬向僕射瓊詠乘婦截鐵餅甚偉非婦人之状怪得蹬蹦不上昇白雲鬟纔紮雲崩髩腰鳳背曲嫌軟須問麻姑借大鵬又令狐秘書嘲匪唯善乱兼有卒才小小篇章亦多譏諷因明慶節散後贈左右兩街命服僧玄詩曰却羨僧門与道門元年今日紫衣新可憐州縣祁詳輩尚荷衣老却身又詠有年官健曰六十休論少壯時尉遲功業擬奚為高声念佛䬻街者尽是拘停老健兒

斥亂常

九

賓貢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以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煙月之士與李生常爲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来也不香

許墓靈

左傳神降于莘莘州虢人声惠王問諸内史曰是何故也對曰国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国之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得神以興亦又以亡王蜀大祖與晋太師俱共爲怨友悉生許下县而貫之姓名無聞潜攻許昌群民家事發太祖与晋俱遁武陽縣古墓中是時潁川設無處齋會至夜有數人呼墓曰潁川大會料無同行饑閒墓中應之曰蜀王在此不得相隨太祖與晋只聞其声不見有人則莫知蜀王唯是晋暉太祖曰八哥識達謀大小子所不能及太祖祈然稱歎但懷内喜良又看會鬼迴識墓鬼曰知此有客今將飯三分来内一分獻王一分獻公墓中又牽似有人承接飯二分各在太祖及晋前雖馨香不殊而太祖前品味頗異謂大祖曰只此是御飯矣二人潜笑既畔斯難因隨黄巢各爲將領而已矣太祖自利閬舉兵收蜀勳業既大後封蜀王晋亦終于太師是知武陽墓鬼通靈先知公王者也

輕薄鑑

前蜀馮大夫涓恃其學富所爲輕薄然於情著直諫比諷箴規意奏於于教化所著文章迴超群品諸儒稱之爲大手筆吳王太祖聞韶掄之戲捌自謂人大夫對曰丘八所置上爲大笑又與相府王司空錯等小酌巡故字令錯舉一字三呼兩物相似錯令曰樂樂樂冷淘似餺飥涓曰巳巳巳驢董似馬屎合座大哈涓獨不笑但仰視長嘯而已凡所舉措譏誚多如此爲太祖爲蜀王時方構大業莫不賦輿曾益轉運煩苛百姓困窮无敢言者因太祖生辰大夫獨献一詞先紀王功後陳生聚太祖曰如媿忠貞賞勞人主何憂遂賜黄金十斤以旌孔諫於是徭役稍減矣議者以居臣道合黎庶来蘇非明王何以采納生日

廿

似當作以

昊疑當作懷 動字亦有誤 動當作勸 處或作虎

詞略云百姓富軍食足百姓足軍民歡爭那生靈與且奚吾王
有術應不難應不難但令一斛儲一斛自然百姓富於官大夫
又著檄文大忠勝險竿歌無非比諷為世所稱文字繁云不
復尽録險竿詞云山嶮鸛推東木嶮柏覆舟李何干地不肯立
沿上百尺高竿頭我不知爾是人耶狨耶復猱耶教我見爾為
爾長歎嗟我聞孝子不許国我聞忠臣不憂家爾即輕命重黄
金忠孝全虧徒爾誇常將嶮藝悦君目終日貪心媚君祿百尺
高竿百度沿一足參差一家哭嶮竿兒聽我語更有嶮竿嶮於
汝解從上䖏失君恩落向天涯海邊去嶮竿兒爾須知嶮去故
往宜爾思上得此下下不得我謂此竿險於嶮竿兒

〈危亂數〉

昭宗之代張拾遺道古因貢五危二亂表叙興廢之事遂黜于
蜀時王大祖辟為安撫判官張所為古僻不徇時情遂在導江
縣貴卜遺日及太祖登極每思其賢遣使詔之屢徵不起復上
章疏詞旨是非帝怒誅之瘞于五䒦之地鄭雲叟在華山聞之
以詩哭曰曾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昔使東臣竊屋
屏貢疑天遣西忠良牛薨貢卜居三蜀死後馳名徧大唐誰是
亂來修史者為居須到筆頭忙又西岳僧貫休哭之曰請河逝
水太公公東魏无人奂至公天上居思三載隔鏡中鸞影時
空林林塵生暮蓉苔外門掩諸孤寂寞中惆悵斯人又如此
一声萬宙滿江風

〈得夫地〉

王蜀晉慈公主出降秦州節度使李令中繼崇即秦王茂貞之
猶子也初王太祖欲興師取天水而計未成因問大夫馮涓涓
對曰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聲群畜撫弓甲聚毒藏動德
義興詐偽故損国害人莫先於用兵也方今梁王朱全忠覬覦
強據兩京料其先取河東河東梁之敵国也勢不兩立儻一處
為作梁天下之衆一舉西來縱葛亮重生五丁復出爲以遐封
大嶽百鍾冲門今秦庭實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猶見庭館焉莫
若与秦王和親猶以似麻布萬草給之不傷於大義濟之以小

廿

姿當作資

利劉但訓兵練馬固敵料強足可以保天祿於三川固子孫於
万葉汝令公王探其機密窺彼室家伺便攻之一舉而獲可也
帝曰甚善是時秦王遣使求親遂以普慈公主而許之於是成
其姻好公主出降也小宮一帶之姿以為粧奩服翫之飾而導
從華麗已貧于里秦王以隴右之地貧瘠不産絲麻請西向緝
臣希六万衆春又之賜太祖又用馮涓之計許之茶布請自倫
人力而迎秦王大喜率強丁及驅馬悉遣入蜀般拔其来也載
青幢黄草蜀得其厚利焉其去也載疋帛黄茶秦得危債失命
来駐泊周風而還閻道崎嶇江漢擁滞人畜疲之路自此始是
時秦大半不還遂止西来之役令駙馬繼孝女鎮天水與李父
秦王常持兩端晉慈公王密使閽人宋内侍以封絹書封事而
達太子偏以駙馬常驕矜每多凌辱或浸誅謗宴或醉宮闈良
兵力微民心思亂願歸侍省免死危邦事達宸聰六宮慟哭
太祖遂許以右虢遣使暫迎公主公主既至不復歸秦蜀遣大
將軍許大師宗權將兵五万與秦人戰千金沙鈹秦人大敗於
是獲其城邑遂迎駙馬及降元敵王劉知俊幷戰將郭守廷郭
守存李彦徳王暉瑱孫孔陳彦詞毛昌業張雲等五人餘員大將
馬二千餘疋兵士九千戸六万悉歸于蜀至同光三年秦宮後
唐蜀遂亡国唐明宗天成元年是元巨屏夷乃知馮君之口信不
虚開矣

新彫足本鑑誡録卷第四

廿二

儀

肯當作脊

叫當作烟

新彫足本鑑誡録卷第五

徐后事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
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此春秋為深誡矣前蜀徐公耕二女
美而奇艷初太祖搜求國色不知徐公有女焉徐賂其女真
以惑太祖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妃生彭王次曰
順聖太后生後主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歲自為政歸國
母多行教令姑姊重臣有者姊妹以巡遊聖境為名恣風月煙
花之性駕輜軿於野鋪金翠於青山侶從宮嬪銷縻費凡
經過之所宴寢之宮悉有篇章刊于玉石自夫貴口未有妃后
巡來有富貴如茲之盛者也順聖皇太后題青城丈人觀云早
與元妃慕至玄同躋靈岳訪真仙當時信有壺中境此日親來
洞裏天儀仗影交寥廓外金絲石揭翠微巔惟慚未致華胥理
徒悅昇平卜萬年翊聖皇太妃題曰獲陪翠輦喜殊常同陟仙
峰意欣長不矣乗鸞入煙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又題丈
人觀先帝聖容云聖帝峨峨對碧霄謁聖顏旋登三境路似陟
九疑山日照堆嵐迥雲精積翠閑期修封禪禮方俟再登攀
聖姊曰共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笙歌喧寶殿彩仗耀金扉
淚灑羅衣紅霞拂綉衣九疑山水遠無路継湘妃順聖又題玄
都觀云千盤綠嶂夾流溪谷眺回知衆岳低懸布迸春崖石碑
輪茵橫剪翠牽衣分右苔蘚龍橋骨目開煙嵐鳥從迷蕉逕雲
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和題丹灶到玄都接日紅
霞照座隅即向周迴岩上看似聞宮漏滴圖丸順聖又題金華
宮云再到金華頂玄都訪道迴雲披分景象宮殿鎖樓臺雨㷔
前山淨風吹去路開翠屏夾流水何必羨蓬萊翊聖繼曰烟
紅霧掩人衣宿露沾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唯射嬌頻球臉
邊脂同尋勝境思携手唯恨造山與盡眉好把身心清淨處
宿霞峨事希夷順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水遊丹景

池當作停

畫當作盡

玉

因與真妃陟上方晴日曉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丁當松梢月
轉琴倚影柏徑風牽麝食香虔禱六銖宜壽祝惟期社稷保遐
昌翊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輅駐遙空軍也無水正
寒碧簫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盡排青嶂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
家帝子傳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順聖又題彭州陽平化云尋
真遊勝境巡禮到陽平水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嚴孫氏白
碑暗朱師名夜醮古壇月松風森磬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届
陽平真似驂鸞至上清風起松崖開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晚
來水洞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長恐前身居此境玉皇教向
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云虔禱遊靈境元妃
夙志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寒泉滿雲根月鐘敲僧梵風印
金標聖跡雨石顯神功滿望天涯極平臨日腳窮猿來齋室上
僧集梵筵中頂竟起三界渾疑合六通願成修化社稷保延
洪翊聖繼曰聖燈千萬炬旋向碧空生細雨晶不暗好風吹更
明禁齋朝今地響僧唱梵天聲若此無心法此光如有情順聖又

題天回驛云周遊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所恨煙光看
未足卻驅金翠入龜城翊聖繼曰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猶自
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境尽被江山看出行議者以韓星文章
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謝女有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
有湘竹之詞亦彰婉思今徐氏逞乎妖志飾自倖臣假以風騷
庇其遊佚取女史一時之美為遊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
之師遇蜀國有荒嬉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遊
君臣凌替之所致也於是亡一國殺九子
比方故興聖太子隨軍王承旨殺有詠後王出降詩曰蜀朝昏
縉衘挫紅綠於征途十宅公王碎金珠於逆似子靈之室何以
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
兒又蜀僧遠公有傷歎詩曰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
興嗟牽羊鐁頸國損家如臣民要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

廿三

廿四

覓上脫一字○臺唐詩紀事作險字

癡紀事作競

俄字誤○紀事作戲

瘦春老人閑花雨朝帝輦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贈別〉

王太祖自利閬兵以至益州爲帝唐太師韋莊聞苑人也素厲目足機智自童年親事太祖及太祖得蜀遂乇樞衡動業既高恩寵亦厚是時太祖與秦庭李大王茂貞方結姻好遂因小間交兵遂逆晚心以安梁漢唐公乃是出鎮焉帝御大安樓親送及見唐公將別帝頗動容作從宮娥無不彈淚太祖御製贈別以賜唐公議者以魚水之歡无出於此詩曰北歲使行爲肘腋二紀何曾離一日更深猶尚在寅前敷奏柔和不傷物今朝榮貴慰我心雙旌引向重城出褒斜舊地重動聆從此生靈承賜

〈容易格〉

王蜀盧侍郎延讓吟詩多著尋常容易之語時輩稱之爲高格至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著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鶴長有公裳送上馴此容易之甚矣然亦數篇見境尤妙有松門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堦前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夜汗稍停牀上扇茶香時撥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窗一覺眠又苦吟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无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又贈僧云浮世浮華一段空偶拋煩惱到蓮宮高僧解語牙无水老鶴能飛骨有風野色吟餘生竹外山陰坐久入池中禪師莫問求名苦滋味過於食蓼蟲盧曾獻太祖卷中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後太祖久夜與潘炳寓峭在內殿平章邊事旋令宮人於火爐中煨栗子俄有數栗爆出燒損綉褥子時太祖多疑常於爐中燒金鼎子命徐妃二妹妹煎作茶湯而已是夜宮貓相戲偶觸鼎翻太祖良久曰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憶得盧延讓卷有此一聯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乘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拜工部議者以傳說棲岩自應武丁之夢大公釣渭俄遇周文之知君子窮通定由命分如盧所吟容易之句發境於一人之前何謂道合矣

常當作帝

○寄

閑當作開

〈高尚士〉

王蜀廣博杜先生光庭學海千尋詞林萬葉凡所著述與樂天齊肩傳宗朝與華山鄭雲叟同應百篇兩戰不勝遂各挂冠服鄭則後唐三詔不起杜則王蜀尤命不從可謂高尚隱逸之士也鄭處居爲詩皆法康回絕囂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又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鈿飾臉横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又七言傷時憫力勞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題霍山秦尊師老鶴玄猿伴採芝有時長嘆獨移時翠娥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榮貴人又思山詠因賣丹砂下白雲鹿裘惟者九衢塵不如將耳入山去萬是千非愁殺人又吊攜中作門見戈鋋血四溟恨无奇策救生靈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又招友人遊春難把長繩繫白烏芳時偷取醉功夫任堆金壁磨星斗買得花枝不老无又山居云門見有人尋移庵更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林醉勸頭陀酒閑敎獨子吟身同雲外鶴斷得世塵侵又詠冥心栖大室散髮浸流泉林柏時逢麝看雲夕覓仙夏狂衝雨戲春醉戴花眠絕頂登雲望東都一點煙又詩不求朝野知卧看辰草移採藥嶠侵夜聽松飯過時荷竿尋水釣背局上岩其今樂人來說中原亂離杜先生爲詩悲去浮游迴爲標準區分理本實契真筌如山居百韻云丹竈河車休矻矻蚌胎龜息且擬縣駁累必能超日域騎箕終擬躡星躔又返朴還淳皆至理遺形忘性盡真詮玄妙之門實爲奇句又吟一言至十五言紀道德懷古今兩篇不惟躰依風雅抑且言從典謨名公之中可謂大製者也紀道德云道德清虛玄默生帝先爲聖則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至德本无爲人中多自戒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黑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鑄於乾坤品物信充何乎東西南北三星高拱方任以自然五常垂衣方修之不忒以心躰之者爲四海之主以身修之者爲丈夫之特有臨

木當作术

曰或作西
岳疑有脫
土當作上

齒青娥者為伐命之斧蘊奇詐庸智者為掠國之賊曾未若軒后順風兮清靜自化曾未若皋陶邁種兮温恭允塞於可以越闕清方獨兮不始不終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國豈不聞乎天地於道德也无以清寧豈不聞乎道德於天地也有踰繩墨語不云乎仲尼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垂万古歷百王不敢離之於頃刻懷古今云古今感事傷心驚得丧歎浮沉風駈寒暑川注光陰始銜朱顏麗餓悲白髮侵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貴以難尋夸父興懷於落照田文起觸於鳴琴鳳足淒涼兮傳恨緒鳳臺寂寞兮有遺音捐溪幽囚兮天長地久瀟湘隔別兮水闊煙深誰能絕聖韜賢喰芝餌术誰能含光遁世鍊石燒金君不見屈大夫紉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鵩而愁吟君不見四皓避秦峩峩戀商嶺君不見二疏辭漢飄飄歸故林胡為乎冒進貪名踐危途與傾巇胡為乎護權恃寵顧華飾与彫簪吾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无為師範吾所以思去奢滅慾保道德為規箴不能勞神傚蘇子張生兮干時而縱辯不能勞神傚揚朱墨翟兮揮涕以沾襟

禪月吟

唐有十僧詩選在諸集中惟禪月大師貫休所吟千首是融侍郎序之号曰西岳集多為古躰窮尽物情儀者稱白樂天為大教化主禪月次焉上人天復中晉楚遊蜀有士王蜀太祖陳情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太祖曰高人高笑金臺以師名士廣修寶刹用接高僧千山万水之言何以當此於是恩錫甚厚上人遂居蜀焉如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又曰自拳五色毬道入他人宅却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又曰面白如削玉猖狂曲江曲馬上黃金鞍適来新賭得又詠古劍盆池秋水蓮花三四枝我来慄慨步遲遲不决浮雲斬邪使直成龍去擬雾為又贈別離別如百酒古今飲皆醉我恐長江水尽是兒女淚伊余非此輩送人空把臂他日再相逢清風動天地又富貴曲有金章族驕奢相續瓊厨玉堂彫牆繡轂美人如白牡丹花

江一本作閒手
義數順

半日只舞得一曲樂不樂足不足争教他愛山青水綠又曰繡林錦野春態相誑誰家少年馬蹄蹀蹀鬭雞走狗夜不歸一擲賭却如花妾唯云不顛不狂其名不彰悲夫初上人詩名未振時南楚才人競以詩送軒轅先生歸羅浮山計百餘首矣後上人因吟一章辭公於是息筆王房花洞接三七清誤柏羅浮是去程龍馬使擁節竹杖山童常使茯苓精曾教莊子搬輿吏却喚軒皇作老兄再見先生又何日只應頻夢紫金城

因詩辱

前劉許太尉宗書鎮寧江日劉負外遭辟為節度掌書記許公發跡軍戎所為吾我不思為理但務誅求劉數諫許不存賓客之禮對將吏咄責之劉求退職許又不從劉遂詠白塩山鹽頭堆刺之詩聞而積怨忽一日於江干飲酬仰視白塩斜脫鹽頭曰因有破指大欲於此死遂令壯士挾劉離席因縛於砂石上烈日曬之護軍宥幕將校懇救悉遭凌罵顧謂左右曰侯吾飲散投入水中劉厲声曰昔鸚鵡洲致禰衡處士今鹽頭堆欲害劉隱諱其雖不及祢衡足下争同黃祖豈有不存夫子塗炭賢良但得留名死亦宜矣元戎聞之怒意漸解及同幕再諫良久捨之来日軍府弥縫請許召劉謝過劉遭書毒手訴疾而歸議者以劉不擇主而事因多言而失強狩虎鬚幾不脫虎口耳詠白塩山詩曰占斷瞿唐一峽煙危峯迥出衆峯前都緣頑硬搶浮世著莫峥嵘倚半天有樹只知因鳥雀无雲不易駐神仙假饒峻貶高千丈争及平平數畝田詠鹽頭堆云鹽頭崔嵬白万秋年年出沒幾時休未容寸土生纖草能向當江覆巨舟无事便騰千丈浪与人長作一堆愁都緣不似磻溪石難使漁翁下釣鈎

武金山

王蜀飛捷張侍中武其先諱雍本合州武金垻渡子武即雍之第三子也身長七尺顏狀紫黑往来豪俠无不畏之忽一日有一楚僧泝流遊蜀至渡頭出舟四顧謂同舟秀才曰此商姓山宅之地岸東南貴人之所武方弱冠纔事通明聆其所云詐妖

為下當是富字
則下當是貞字

而聽其言秀才曰穴在南山之腹借曰若點此穴子孫當為
民何以緣只属商家金櫃之上其穴在北山懷抱之内此則世
出貴子權兵適方受封八旬余何東有汪池生女則當為偶
西山低絶生男則一世便貧秀才曰如此則未為佳耳言訖
舟而去武素本家貧父亡尚在淺土欲將父骨迁葬是山其
乃武金坦富長之地既无山價遂与兄弟偷葬于北山之中
夜陰晦所加咫尺不辨靈柩至所葬之地自然微文光明
似有百千神兵同其安厝及其事畢寂尔空山武但深祕
不敢置其墳塚亦无標記人莫能知武以智略超人御田
因剃賭劾職却歸渝南縣州値王太祖收蜀之初武以
人應接及太祖得蜀累迁渝牧及節制夔州三峽之中
名武每因総師下峽經過故林未嘗不舟去旌旗徊
莫武後壽逾八十位極三公而孝其男則果衡貧矣
皆倡婬矣今前合之問傳為異事

重彫　　卷第五

㣲當作微
初无此字當作㘞
此付既有錯訛
頃驗衛轉則
字在之處与試
也協
是工旣字隴
填未詳

重彫足本鑑誡録卷第六

〈戲判作〉

王蜀宋開府光嗣侵悉將衛宗乱時政所為妖媚下筆戲摘凡
断國事多為戲判用三軍爲兒戲藉乃權爲詭隨取笑四方咎
兜上下以毛一身受戮後主嘗咏良由君子退身閑人執政者
也判行營將士中請糧科廣請添賜人給行營漢州咫尺要
其裏糧綿州物賤直到蒸嵩又判内庭求事人云覓事織頭柳
打當酒教了償者有閑請村暑直討老又判導江新射狀封皮
上著狀上門府徭勑加開府不是門府中御雙珍令佐軍聲量
事書前勝打十五令佐豐夷使押旅取事下乘歸用修廟字文
判小判官郭延鈞進識字央子云眞來使是忠人狀内備言女
子僧是谷止可觀逐令始制文字更遣阿母教誨恨不未其田
以因崗觀近官未直向内庭求事又判神前罪揀宇宙使李紹
判所有判那欲紅衫子赤埠埠不採燕脂不書眉失酒首
宣以其事女人別嫁欵何為孤兒攜去君争丸抵子歸來我不
知君有文狩且酒守口中争著兩張匙又判簡州刺史如太尉
中問拟希酒場石係州牧播安胡安胡空有鬚髭所見不遠者
解令是酒場是大后欽令闕竹深有耳孔也无又判内門掁得
御用錫伎官倫宴云斤斤是官家物鉋骨朧嗔更將出不能
秀食斬君頭領送右巡捌見骨

〈産麟辭〉

王蜀田尚父宗儼第三子太尉永寧生自雍安之雍州小字麟兒
見其母崔氏初夢一人戴冠褒袖自稱周公山神牽一五色獸
遇其裙裾然驚且寤因而有孕焉後有加特崔和尚者忽自雍
安來於成都抓病癌之狀若尋常壁是者立行揩人乱言往往有
條田是時重駭官者抱於觀前和尚看之欣然撫其背曰怪
來近日貧道所居之山氣色稍微其山之神孕霊于此子麒
麟之精也必爲王者之瑞焉官者以告其母曰往年夢中之獸
今獲麟之逯施和尚珠金以酬焉訖田後累近郡守節制洋州

差似𠁅發刻㒸　右字集當作刻　子當作于　又當作文

蜀將之中頗聞兵法乃知異夢信而有祥者當

鬼坐衙

前當軍使文大劒宗院下峽行迴至瀘州經方山廟以兵士千
善逞持仗宿茲廟了其心願焉事饌者喻慎不謹未經献就有
廟家狗潛於砧上盜物食焉又方暫偃息於廡門俟其事辦
俄聞廟堂內雷震一声又有電數條繚繞廟中似尋怪物文与
三十餘人潛匿无地忽見一人戴白冠衣白裳昇堂而坐稱寃
有趨走堦下者役有排立者莫知其數頃刻有鬼十數等皆披
虎皮物一着赤黃衫人至中庭鬼主責之曰豈有人間設食豈
未受饗而竊之乎遂令于状之十五鬼出廟門良久鬼物声影俱
況寂然知故文遂令點檢祭饌果少猪腸來早於廟籬外見一
赤黃狗卧在草內舐其腸瘡自後祭人轉加嚴敬又雀詠味甚
頃在瀘州禱无不應今於錦城之北要置行廟時人号曰崔氏
家神靈驗頗多不復尽録

怪鳥應

王蜀光天元年太和宴在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群臣
議曰聖上本命是兔鷹是兔其相剋貢二禽非以為瑞退鷹留
兔帝疾必痊勑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大禿鷲鳥飛于
摩訶池上顯太尉貞時為小臣直於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詠
之近臣与顧有隙者上聞詔顧責之將行黜辱顧亦著對上遂
捨之王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鷲之徵也詩曰昔日曾看瑞應圖
万般祥異不如无摩訶池上分明見子細看來是那胡又有鵂
秘書夷方者執性強良所為狂簡亦西南少俊之士也曾以筆
硯見用於宋樞密光嗣因題九頭鳥宋疑揚見誅琉奏遠況貶
至咸康元年後主失位宋亦遭誅乃九頭鳥之應也詩曰三百
禽中爾最靈就中惡爾九頭名數年雲外藏蹤影此夜天邊發
差声好揩羽毛逐鬼窟莫留宍害与蒼生涓當社稷延洪日不
合鳴時莫亂鳴

旌論衙

釋道二門各宗教本雖分內外意聽筌蹄前蜀佑聖國師光業

卷六　二

廿七

有過人之藝為僧門一瑞也咸儀揚御招有出人之才為道門
之一俊也至于問答論難无不雙美武成中貞小昌明戰玄三
李揆泉聚兩攝逆尋亦受誅普遍山青州長老録二尼道姑道
姐翔車巾瓶時左街使集王宗侃奏聞收勘决虔遐方僧道俱
有威張喝論各與讖謗非獨取笑理在其中光業御李懷果嘲
道門云雲鐘踏江水似天又聞懷果已升仙強思齊見應催腈
張茂卿聞必登肩一曰妨三尺霜刀先締節兩脩朱棒替香煙
報伊廣成先生道杜稷威靈不偶然山上擒来鎮裏収天然模
樣已成囚妄占氣色為微兆更引文章說御樓長勝數張懸市
內短刀一隊送江頭旋風旋斬散隨水只此名為正道流揚德
輝御青州長老嘲僧門曰甚笑青州學坐禪不供父母不耕田
口中雖道无諸相心裏元來有外緣行者趁教門累日尼師留
在脚頭眠高僧不使觀音救徒說二千与大千出家拋要離生
緣爭是爭名更在先說法謂稱師子吼魅人多使野狐涎行要
餉送新童子居士抄條掐利錢贊食万民何所用轉教海內有

卷六　三

荒田又太祖降誕曰僧門祝辟支佛牙道門進武成混元圖光
業詔閩以嘲之德輝詔佛牙以答之議者以光業先興北郭之
師德輝報尽東門之役光業嘲進圖云夜深燈火滿壇鋪拔劍
揮空乱叫呼畢撒牛筐兵甲豆朱書一道獻人符重臣饒飼閒
教化聖主茲悲未忍誅佛說四處三界了如何更有混元圖德
輝嘲佛牙云比來降誕為官家堪笑群胡讚佛牙手軟阿師持
智鉞面甜童子執幡花縱饒黎庶无知識不可公王尽信邪棒
擇一函枯骨立如何認得書无涯後舉子劉隱辭詠之曰為僧
為道兩悠悠昔簡能分聖主憂各闘輪蹄朝業殿競稱御監滿
皇州相嘲相詠何時了爭利爭名早晚休閑想邊庭荷戈將功
成猶自不封侯所以牛校監嬌詠之詩曰玄門清淨等空門度
奉天尊与世尊金口說經十二部玉皇留教五千言藝宮殿
波詩閒鬬嶺香花夢想若莫向人間爭勝負須知三教本同源

神口開

舊相公 昭度出鎮西川陳太師敬瑄與田護軍令孜堅守

廿二

憎當作僧

坦誤當作埴

城也不似陷。昔蜀於城南荷聖寺置行府，制守二年而峙。時王太祖建為行軍司馬，忽夢一青衣神人大張其口，及開小將山章，章對曰：青衣乃蜀之地名也，亦有青衣之神，其祠在平山內。今城中百姓則易子而食，三軍則守陣而哭，可謂窮危之甚。祠廟固之兆，當今青衣之神口開，是土地於公求饗，亦是啓其唇而露於腹心之兆也。其城夢後十日而降，果如所說。又雅州有周公山，城之側有周公廟，廟有土偶康押衙，即神之傾補也。郡人祈禱，無不遂心。唐大中初，有任士元與宇文錯爭田，俱無公執，雖經檢勘，難定是非。事士元無計端明，不甘理屈，遂詣雲廟，執請康押衙觀手用所祝曰：若是宇文錯之地，請神貼頭如是；上元之地，請神開口。冥心啓祝，神口遂開。宇文錯知非，遂退其地。士元由請鼓樂迎歸舊祠，至今郡人無不敬事，備有祭奠，以帶酒容，乃知神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

布燮朝

南蠻所都之地，號曰長和國，呼宰相為布燮。王蜀後主乾德中，南蠻遣布燮段義宗、判官趙和、鄭懋等為使入蜀。義宗不欲朝拜，遂禿髮為僧，號大長和國左街崇聖寺賜紫沙門銀鉢。既而屈膝，群臣議奏：有何法？宜令札拜。義宗於是失節，乃至于談論數奏道理，一辭一語，捷應如流。有題大慈寺芍藥云：淨花不与眾花同，為感高僧護法功。繁影夜鋪方丈月，異香朝散講筵風。尋真自得心源靜，觀色非貪眼界空。好是芳馨堪供養，天教生在釋門中。又題三學院經樓云：鷲嶺鷄園不可儔，四倍龍象盡登遊。玉排複道珊瑚與，金錯危欄翡翠樓。尚歎歸心長四諦，敢辭旋繞滿三周。羲和鞭捷金烏疾，俗網無由肯駐留。又題曰：當今積善競修崇，七寶莊嚴作梵宮。佛日明時齊舜日，皇風清處接慈風。一乘妙理應難測，万劫良緣豈易窮。共恨摩勞非法侶，捐鞭歸去夕陽中。又題判官贊衛有聽歌妓洞雲詞賦云：嵇叔夜，鼓琴飲酒無閑暇，若使當時聞此歌，拋擲廣陵徧不措。劉伯倫，劉伯倫，虛生浪死過青春，一飲一碩獨自醉，無人為爾下梁塵。又思鄉云：廣武行人絕，雲南信未還。庭前花不掃，門外物誰攀。坐久銷銀燭，愁多减玉顏。懸心秋夜月，万里照關山。此製作實為高手。義宗生居蠻貊，處有漢朝（前蜀大唐明章也），頗生輕易，國師常瑩、辯廣、光業等酬酢偈句，皆失機宜。還遇鴻而卒。議者以南康王韋皐於沉黎大興學序，遂至夷亂華風，文流異域，自有唐蠻子朝覲，罕有俗之間無不繕寫洞雲詞行者也。

新彫足本鑑誡錄

「[seal]」

沓疑當作咎
傻疑當作俊

新彫足本鑑誡録卷第十

〈徵十在〉

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為古今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貞外季亦著前蜀十在行自閭閻明其禍乱之胎示以君臣之醜雖為謗訕深鑑是非處學斯文輙編於此其文曰咸康元年蜀主臨軒龍顔不悦群臣失色罔知所安時有特進撿校大傅顏在珣越班奏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聖慮懷憂臣等請罪帝曰北有後唐蕃盛南有蠻蛋強良朕雖旰食宵衣紛隍軫慮此不能興師弔伐彼不能臣子來王恐社稷不安為子孫之患是以憂爾在珣奏曰只如興士未於禁中逞驍雄於手下迴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蠻夷而遠幸為費之非為禍之元有五承休在掉挫英雄吹揚倭媚全无尉酌謀亂腹心断性命於戲翫之間戮仇雠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弃非賄賂而不行有少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為大国之棟梁既不輸忠不能退怘一門之書俟任數子之驕矜徒為饕餮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廻徹煙霄殊非蹇諤興乱本逞章呈之妙說姦謀事頰舌之能立致傾亡尚居左右有韓昭在常加惨毒每恣貪殘按熱軍營要寬私第不道喧騰於衆口非違信任於愚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加刑聚貨叨為郡守實負天恩瘵疾已徧於陽安冢藏由憑於内密有田魯儔在為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於上莬珠珍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為留守入掌樞機无謇謇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採求女色悦暢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无厭之寵數對唯諛於辯慱佐時不訃於經綸素非忠賢實為黍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国之音衒趋時之俊每為巫覡以說聖明致君為桀紂之年昧主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大悦龍顏於是賜顏在珣絹五百疋進加右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撿校太尉仍令所司編入史記

廿五

莬當作苑

〈亡國音〉

王後主咸康年書作鬼神夜為狼虎猪入諸宮内驚動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乎咸狂歌王衍書王一於倡樓或醉幸青城附内家於灌口數令脂粉傾作戎裝又内臣嚴凝月等競唱後庭花思越人及撲天名公艷麗絶句陷為柳枝詞君臣同座恣去輒衣以書連宵絃管喉舌相應酒酣則嬪御執危后妃填辭令手相招醉眼相盼以玉履易交錯狼藉杯盤是時經風大行迷亡其国後庭花者亡陳之曲故杜牧舍人宿秦淮有詩曰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倚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胡曾詠史詩曰陳国機權未可涯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歌玉樹花思越人者亡吳之曲故胡曾詠史詩曰吳王恃霸弃雄才貪向姑蘇醉緑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而送戰兵來柳枝者亡隋之曲煬帝將幸江都開汴河種柳至今号曰隋堤有其曲也胡曾詠史詩曰万里長江一但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迴又韓舍人詠柳詩曰夢斷隋堤事已空万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又賀祕監知章舞給事曾詠柳甚巧風龍无以加焉賀君詩曰碧玉妝成一樹高万條垂下緑絲條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又詩曰嫋嫋和煙映玉樓半垂橋上半垂流今年漸見枝條密攪乱春風卒未休又李博士咏有題錦浦垂柳曰錦池江口柳垂橋風引蟬声送寂寥不必如絲千万樹只禁離恨兩三條

〈雪廢主〉

天成初明宗賜朝宣亡蜀舊宰臣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御史中丞牛希濟等各賜一韻試蜀主降臣唐詩限五十六字成王鍇等皆諷蜀主僭號荒婬失国獨牛希濟得川字所賦詩意但述數尽不謗君親明宗覽詩曰如牛希濟乎思敏捷不傷兩国向存忠孝者罕矣當日有雍州亞事之拜至今京洛无不稱之詩曰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隣師犯塞壖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數尽年古往今來

廿六

闕

猶當作館

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消然

陪臣諫 謝長之日曰陪臣

王蜀咸康年後主將幸天水郡臣列疏懇諫上意不從前秦州
節度掌書記蒲禹卿獨上一表云秦皇之鑾駕不迴煬帝之龍
舟不返至今傳為忠臣及後主降唐至雍州受死 [illegible]
[illegible] 為蒲君隨例赴洛亦在長安痛後主
遺誅朝廷失信於驛門大慟仍書五十六字而歸雖守捕之蒲
已還蜀矣詩曰我王銜璧遠稱臣何事全家併殺身僕檜子嬰
名尚在魏封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国渾无識都是中原未有人
獨向長安儘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直諫後主幸秦州表云臣
某言頓首死罪臣聞尭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
之士周有戒慎之銘蓋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罪要納讜
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纂嗣正位當天
受聞悅耳之忠言每許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振跡閬苑
興師歷艱辛於草昧之時受危險於虎争之際胼胝戈甲寢寐

卷七　三

風霜申武力而助中原立戡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帝主勤王
方得成家至于開国今日鴻基霸盛大業推崇地及雍岐界連
荆楚信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多關河甚廣人物秀麗土産
繁華當四海輻裂之秋成万代龍興之業陛下生當富貴坐得
乾坤但好權娛不思機變臣歡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礼樂
而自防修道德之規受師傳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綠積之最
難惜高祖之基模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為心无替之
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宿
於諸處林亭多歷覽於前王書史別修上德用上遠圖莫遣色
荒无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閑遊臣竊聞陛下欲出都城看於
邊壘且大雄地遠路惡難行險棧欹雲危峯捧漢稍雨則吹摧
閣道微遲則阻滑山程豈可鳴鑾唯堪叱馭又復秦州敵境既
尺塞色荒凉人雜番戎地多瘦瘠別无風華異境不可選勝尋
幽隴水声清胡笳韻咽營中只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
逢火於孤峯朝朝疑慮覩望旗於絕嶺日日隄防是多山迭雲

万當作方

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境委積崖无可瞻巒米合峽何足開抑縱
過嵯山須通恐水秦穫閣馬之地院驚猶飲之犬其久一一出
行百司來從千群霧擁孤衆星馳當路州縣凋殘所在館驛隘
小止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極難縱若宮中指揮自破屬衬錢
物未免因依據践觸處婁持以此細論不合輕動其類猶龍出
海雲行雨施豈合浪静風恬必身傷苗損物所以鑾輿須止天
步難移況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不下開進發兵士此時直至
天水未審制置如何當初打破梨原城纔虜掠義寧戶口截腕
者非一斬首者倍多匪唯生彼人心而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
不遠復聞大駕重來彼則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況鳳州久
為斥敵必貯姦謀切慮妄措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与唐国方
申歡好信使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惑其或專差使
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須似秦趙爭
强彼此難屈若不去則便同虛衛不睦戰伐茲興釣彼未萌料
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聞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伐罪展

諫七　四

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万姓陛下東曾遊歷未聞一件教
條止於跋涉山川驅馳人馬溺死則舟船幾隋青城則嬪妖將
況自取驚憂為何切事及還京輦並不說於軍民追想乘情莫
彰帝德恆昔秦皇帝在日未省无故巡遊陛下纂承已來纔
頻離宮闕此時仰前聲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皇之鑾駕不迴
煬帝之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勝隋皇且无比桀之虞焉
有東遊之弊陛下寬仁大度廣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識古今
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懷豈忍致却宗祧云言道斷使黎民
以何託令慈母以何拿若不慮於危亡實恐乖於仁孝兄玉京
金闕寶殿珠樓内苑上林瑤池瓊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釣天
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於紫禁耀珠翠於皇宮
如論万乘之君便是三清之境人間勝致天下所无時或追遊
足觀奇趣何必傾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躬有何裨益方今
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但當国生靈受弊盜賊掠行縱邊庭无烽
火之虞而内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運一国稱尊文德武

兩路誤當作兩露

詞疑有

功經天緯地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全万機不擁聰明博
達識度變通深負規模獨懷英鑒方居大寶正是少年猷承社
稷之基復抱山河之險何不遠聽究居安慮危闢四門以求賢
總万機而行事咸修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必當平
分兩路偏奢膺豪康奉畏賓奢保子孫恩盛而臨人之惠仁益
拔物之玄功是揀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鷹張之勢壯彼虎視之
威秣馬訓兵豐粮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則直下平吞正取時
則蜀都強盛諸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於正
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仁衆心成城天下治理今
觀万乘明於太宗採藥石之言聽芻蕘之說愛惜社稷眼兩稱僞
民同武王謗謗而昌鄙主紂惟惟而滅无節非極諫之事有而
折庭諍之人國我春朝保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四京
輦轂繁華蓋是外郡凌殘往止不得所以兢來臻溱且偷安今
諸州虐理既多百姓失業饑饉荒田不少盜賊成群伏乞陛下
稍布腹心即當聞見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求謀或得不及於兩

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憂歸於桓溫皆詭
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民以至國亡人心何保
山河之隘不足可憑陛下拜聖至明如見似舜恐後主而相趍
豈子仁而此倫有肯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謀之策不向諂媚
不躭荒嬉出入而所在防微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万年之業
終為四海之君願陛下且駐鑾輿莫離京國假中原而事入表
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群流赴海衆蟻慕羶有道自彰无
思不服匪惟要看天火直可便坐長安是微臣之至願興國之
深願也臣聞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
輒傾丹懇仰諫聖明不籍官榮不謀名譽情非訕上理切愛君
雖无折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輒扣天庭臣死如方
類之中去一螻蟻陛下或全无忖度須向邊遠誅逐以變心
今廢寮以懷慮全迷得失自取疲勞倘有不虞悔將何益臣願
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允國人之望俯存
大計莫去邊陲干犯冕旒無任憂陽冒死拜罪激切屏營之至

光

匹

凡當作凢

謹奉表自諫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四公會

長慶中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同會白樂天之居論南朝興廢
之事樂天曰古者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
今群公畢集不可徒然請各賦金陵懷古一篇韻則任意擇用
時夢得方在郎署元公已在翰林劉騁其俊才略無遜讓滿斟
一巨盃請為首唱飲訖不勞思忖一筆而成白公覽詩曰四人
探驪吾子先獲其珠所餘鱗甲何用三公於是罷唱但取劉詩
吟味竟日沉醉而散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
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荒苑至今生茂草古城
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歸皇化兩岸蕭蕭蘆荻秋
長安薦恩寺浮圖起開元至大和之歲舉
子前名登遊題絕者無慮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唱和千
百首傳于京師誦者稱美凡所至寺觀臺閣林亭或歌或詠之
處向來名公詩板潛自撤之蓋有媿於數公之詠也會元白因
傳香于慈恩寺塔下忽覩章先輩八元所留之句命僧拂去埃塵
二公移時吟味尽日不能去令除去諸家之詩惟留章公一首
而已樂天曰不謂嚴維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為之詩流自
慈恩貞筆矣章公詩曰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
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
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濛濛

贄舊詩

李相公紳其先詩初修進之日獻卷于維揚謁宋大夫
覬寅於博識不衷王拜連上鼓府都不動念李於館舍栖旅之
甚去住无依遂吟一絕句贄之末以微意礼遺而已李後上第
生吉甫吉甫維歷臺省自信州刺史節判青州待士稍薄李子
吳武陵謫府撥擲相國似无見重之意吳不存忌諱遂書相國
先君爲揚宋大夫陳情一章密獻相國相國大慚追悔俟瞑召
吳執手憫慷厚賂於吳請為寢默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
万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人骨誰念萬堂未授衣

燁

及疑當作及之
作乃

〈釣巨鼇〉

會昌四年李相公紳節鎮淮南日所為尊貴傲於布衣若非皇族姻相囑致无有面者張祐與崔涯同寄府下前後廂問劉祐詩名米蒙礼重獨李到鎮不得見焉祐遂修刺謁之銜題云釣鼇客將候便呈之相国遂令延入怒其狂誕欲於言下挫之及見祐不佚從容及問曰秀才既解釣鼇以何物為竿祐對曰用長虹為竿又問曰以何物為鈎曰以初月為鈎又問曰以何物為餌曰用唐朝李相公為餌相公良久思之曰用予為餌鈎亦不難致遂命酒對斟言笑竟日憐祐觸物善對遂為詩酒之知議者以祐矯論異端相國悦其取媚故史不稱之惡其偽也

新彫足

重彫足本鑑誡録卷第八

〈衣錦歸〉

段相國文昌本廣都縣人父以紬柞為業鉉碩生而有致長亦多才物業篤空文章迥振緋跨衛行卷鄉里笑之歷三十年間衣錦還蜀蜀人有詩贈曰昔日騎驢學忍飢今朝忽著錦衣歸等閑畫虎驅紅旆可畏登龍入紫微富貴不由翁祖解文章生得羽毛飛廣都再去應惆悵猶有江邊舊釣磯又羅使君向本廬州人不事巨産而苦恭大名以至困窮竟无退倦常投福泉寺僧房寄足每日隨僧一食學業而已歷二十年間持節歸郡自入境專遊福泉寺駐旌戟信宿書其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行時賓從過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圍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遥避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声惬素機

〈非告勸〉

陳太師敬瑄任西川日有愛姬徐氏甚有美色即徐令長女也餞其父自郫城宰欲求彭牧以紅綃數寸書二十八字遺其妻私示其女議者以徐習進而乖父子之道其詩曰深宫富貴事風流莫忘生身老骨頭因共太師歡笑處為吾方便覓彭州又合州石鏡宰馬彥珪者本瀘州長江縣冨庶之子也晚覩文筆未識風騷嘐學骨稽語多譏誚因娉女自為内相酧酬新郎催粧之詩詩意風豔之甚親族聞者莫不笑之其詩曰莫飛篇翰告相煎款款容人怗翠鈿不是到来梳洗晚却憂玉髻未禁憐唐宋盧拾遺記與鄭中舍延休作贅三年不歸陝下其兄詰以詩讓之詩意甚乖昆仲之礼盧識呈其太山中舍幷女遣之詰寄弟詩曰三年作贅在京城暮箇緋衫倚勢行夜夜貪憐紅粉女朝朝渾忘白頭兄覩情別後飢寒死僕使歸来氣宇生世上可能容此事等来天道不分明

〈改橋名〉

雒使君陶典陽安日蒲州地名送客至橋離情未已揖讓既久欲更前車客將曰此處呼為情尽橋向来送迎至此礼畢陶下馬命

昤當作伶

害也事作重

筆題其橋楹改為折柳自茲送別咸吟是詩簡郡風清不革義
路矣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
柳從他離恨一條〻

〈作者同〉

劉禹錫尚書有望洞庭之句雍使君陶有詠君山之詩其如作
者之才往〻暗合劉望洞庭詩曰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
鏡未磨遙望洞庭山翠水白銀盤裏一青螺雍詠君山詩曰煙
波不動影沉〻碧色全無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處一螺青黛
鏡中心李山甫有詠貧女天下稱奇秦作郎韜玉繼之亦時殊
絕李君詩曰平生不識綉衣裳閑把荊釵益自傷鏡裏只應諳
素貌人間多是信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
意定知無處說暗垂珠淚滴蠶箱秦侍郎韜曰蓬門未識綺羅
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
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鬥畫長最恨年〻壓金線為他人作嫁
衣裳李君又有石頭故事峯雖有詠南國英雄較量其才意同

戊八　二

李君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揔是戰爭
何卻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
華何處有兩苔煙草石城秋李莊詩曰南朝三十六英
雄興亡盡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空殘花
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弔謝公止竟霸圖何物在石麟埋沒臥
秋風王右丞雖有題雲母障子胡令能有題綉障子雖異代殊
名而才調相繼右丞詩曰君家雲母障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
入非關彩畫來胡生詩曰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床描
綉成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又許渾有過台州李郎中
舊居處延讓有哭李鄭端公終越州從事至今吟者無不愴然
許君詩曰政成身殁共興哀鄉路兵戈旅櫬迴城上暮雲疑鼓
角海邊春草閉池臺經年未葬家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南北
相逢皆掩泣白蘋洲暖一花開處公詩曰東門牛掩槐花宅每
過猶聞哭臨聲北固暴亡兼在路東京權葬未歸塋漸窮老僕
攜看馬著絛佳人暗理箏詩侶酒徒銷散盡一場春夢越州城

圭一作遠

又李相公紳有傷農之作鄭尚書雲叟繼之名公不敢仮步李
公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食粒〻皆辛苦鄭
君詩曰一粒紅稻飯幾滴牛頷血珊瑚樹下人銜杯吐不歃

〈賈忤旨〉

僅賈浪仙甞在長沙為鵩鳥賦史書稱之為辰夫賈島好忤旨
按長江主簿卑則至卑名滿海內矣島初赴名場日常輕於先
輩以八百孝子所輩悉不如已自是往〻獨語傍若無人或閒
市高吟或長衢嘯傲忽一日於驢上吟得鳥宿池中樹僧敲月
下門初欲着推字或欲着敲字練之未定遂於驢上作推字手
勢又作敲字手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島似不見時韓吏部
愈權京尹意氣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對呵唱島但手勢未已
俄為官者推下驢擁至尹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對偶
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遊詩府致衝大官非敢取尤希垂至
鑒韓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島並轡語笑同
入府署共論詩道數日不厭因與島為布衣之交故愈有贈二

戊八　二三

十八字島因此名出寰海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
覺閒天恐文章声斷絕再生賈島向人間賈又吟病蟬之句以
刺公卿公卿惡之與禮闈議之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
是時逐出闈外号為十惡議者以浪仙自認病蟬是無持風之
分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
華凝在腹塵點誤侵晴黃雀并鳥鳥俱懷害爾情島後為僧改
名無本入京投習僧悟達国師知玄院中或去往敵寺返切了
潛於鐘樓安下日与師覺輝無可上人姚殿中合衣秘唱和處
卿相所聞與僕宣宗微行欲見帝帝特恩非時及第及宣宗微
行值玄不在上聆鐘樓上有分寸吟詠之声遂登樓於島案上
取吟父詩欲看島不識帝攘臂睨帝遽於帝手云之曰郎君何會
耶帝輒被下樓玄公尋亦歸院島撫非追悔欲投鐘樓帝惜其
才急詔釋罪謂島曰方知卿薄命矣遂御札墨制除島為遂州
長江主簿帝忽令島繼長沙故事勑曰此者礼部奏卿風狂遂
且令閑外將息今既却攜卷觸僭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高詠

明當作湖

擢其至業可謂屈人是用顯我特恩賜爾畢制宜從短簿別俟
殊科可守劍南道遂州長江縣主簿仍使更勅東驛赴官所管
藩侯放上聞奏大中八年九月七日制下島因授此官永離貢
籍初之任届東川府主馮八座三十里出倚俟以迎之既至館
舍見待甚厚大具肴饌宴設故島獻感恩詩曰銅革奏終非獨
樂軍城未曉啓重門何時却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
舞間收雨點貔貅闕外卷雲根逐遷屬吏隨寵列驚掉扁舟不
忘恩後有一少年除長江簿猶豫不赴張䖍先輩為詩勅之曰
少年為理但公清鴻漸行中是去程莫恨長江為短簿可能勝
得賈先生島自長江遷普州司倉方干自鏡湖寄詩曰亂山重
復疊何路訪先生岂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閑曹猶得醉薄俸
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島至老无子因啖牛肉得疾
終于傳署後蘇絳評事傳岳陽日為詩悼之岳陽普州地名今
因創墓在岳陽山上山下有岳陽池詩曰倚恃才難繼昂藏貌
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先輩居官下我儕司倉
舊署一見一心夷又舉子李先恭有詩曰一一玄微細織成
尽吟方更爽神清宜示論去為閑事韓愈知來已振名海底也
應接得静月輪常披散散頌如何未滿四十歲不遇□□向此生

〈屈名儒〉

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等奏前有名儒屈者十有
五人請賜孤魂及第方干秀才是其數矣每見人設三拜而已
謂礼數有三識者呼為方三拜亦曰方十四郎干為人骨缺連
應十餘舉有司議干才則才矣不可与缺骨人科名四夷所聞
為中原鮮士矣干偕知所論遂歸鏡湖後十數年遇醫補得脣
已老矣遂舉不出鏡湖時人号曰補脣先生弟子李頻等皆中
殊科干可謂屈人矣故有鏡湖西島閑居詩曰寒山壓鏡心此
處是家林梁竇欺春醉岩猿学夜吟雲連平地起月向白波沉
猶自聞鐘角栖身可在深又詩曰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
憑風掃秋㮮任水春花朝連郡務雪夜隔湖鐘身在能无事頭
宜白此峯又感懷云至業不□ 至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使

樹當作湖

破一生心世路屈声備雲溪宛氣深前賢多晚達莫怕鬢霜侵
李頻上第後干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卧雲此恨之深矣
干為詩鍊句字字无失如寄友人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
声過別枝斉梁已来未有此句詠聲既則躰絕物理詩人罷唱
詩曰白紵敲來曲調成腕頭勻細自輕清隨風摇曳有餘韻側
水淺深多汎声春漏丁當相次發寒蟬計會一時鳴從今已得
佳声出衆樂无由更得名干與杭州于郎中為硯席之知因來
東根逡巡郎所杭牧疑干為詩无本于因命醞與飛字韻請賦
一章干半酣書成合遂聯騎于贈二百千支潤五十字字可謂
奬士矣詩曰開世界即夜醮時丁丁寒漏滴声微琵琶絃促千
般調鸚鵡杯深四散飛徧請玉容歌白雪高燒紅燭照朱衣人
間有此榮華事争遣漁翁戀釣磯又李先輩亦尝於澧陽陪杜
悰司空宴席上賦得桃字詩曰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
万朵桃箫管調清銀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頻如玉
解飲蕭郎眼似刀爭奈夜深拋耍令舞來挼去使人勞又杜公
鎮荊諸日夜宴出歌姬送酒李群玉校書於燭下飛箋獻杜詩
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巫山一段雲態貌只應天上有歌声
岂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
賦客肯教容易見文君又盧延讓冬夜宴柳駙馬啓宅得更字
詩曰閑堂夜宴在奉城座上荷衣倍覺榮金鼎烹炮過百味銅
壺刻漏轉三更紅妝妓出催添燭白雪歌遲待换笙猶自何郎
歡不足桂華未擲王峯傾昔章先輩孝孫於李使君筵贈歌人
劉小小得娘字常時名公无不賞俊詩曰諸侯帳下慣新妝皆
怯劉家薄媚娘寶髻巧梳金翡翠羅裙宜著繡鴛鴦輕輕舞汗
初沾袖細細歌声欲繞梁何事不歸巫峽去故來人世斷人腸
已上五公之詩雖綺靡未豔而含蓄情思皆不及施肩吾夜宴
曲云蘭缸如晝暉不眠玉炉夜起沉香煙青娥一行十二仙欲
笑不笑桃花然碧窻弄嬌梳洗眠戶外不知銀漢轉被郎嗔罰
琉璃盞酒入四肢紅玉軟

〈錢塘秀〉

攸當作悠

羅秀才隱傲睨於人體物諷刺初赴舉之日以鍾陵筵上與娼
妓雲英同席一紀後下第又經鍾陵復與雲英相見雲英撫掌
曰羅秀才猶未脫白矣隱雖內恥尋亦嘲之鍾陵醉別十餘春
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隱帘獻
卷於鄭相公畋鄭女妙於篇什每誦隱詩至張華謾出如丹語
不可入劉伕一紙書未嘗不於父前三復似慕其才相国或一日
因隱到宅遂留從容命女下簾窺之女見隱為人透意永不復
吟隱詩矣隱又與顧雲先輩謁淮南高相公駢顧為人風雅時
渤海公辟留隱遂辭歸錢塘高与賓幕小酌責隱於海風亭是
時盛暑有青蠅入座渤海公命扇驅之顧譏隱曰青蠅被扇扇
平離座隱立酬之曰白澤遭釘釘在門議者以才調相譏兩
俱全美隱屢高公散紺淮王求仙所為妖乱潛題后土廟刺之
連夕挂帆而遁丞者告公公勖梅目怒急捕追之已出境矣詩
曰四海干戈尚未寧又於汾水建儀形九天玄女猶所聖后土
夫人豈有靈一帶野雲侵髻綠兩條宮柳入眉青韋郎年少知

何事端坐惟看太白經高後失政因呂用之等幻惑為畢師鐸
所害隱自錢塘著妖乱誌以非之故有題延和閣云延和高閣
勢凌雲輕語由疑太一聞燒盡降香无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
昔僖宗在蜀日隱吟詩數首以刺諸侯及鑾輅還京為朝貴所
嫉竟不成名後錢尚父鏐為詩酒之侶經遇中原喪乱无復所
聞駕在蜀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蒼惶路屈盤丹鳳有情
雲外遠玉龍无跡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
不將不佞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闌干又寄詠漢天嶺云南去休
誇蜀道難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不會蒼蒼意争得鑾輿兩度
漫駕還京詩曰馬嵬楊柳尚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
應有語這迴休更說楊妃隱以諷刺頗深連年不舉擧子劉贊
贈之詩曰人皆言子屈獨我謂君非明主既難謁青山何不歸
年虛侵雪鬢塵枉汚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隱觀之因
起式微之思遂於歸五湖詩曰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
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无弃物侯

韻字疑衍

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

走山鬼

施肩吾先輩為詩奇麗冠於當時有白韻山居才情富贍如
荷翻紫蓋搖波面蒲瑩青刀揷水湄又煙粘薜荔龍鬚軟雨壓
芭蕉鳳翅垂又贈邊將詩曰輕生奉国不為難戰苦身多舊箭
瘢玉匣鎖龍鱗甲冷金鈴纏鶻羽毛寒皇恩撫出花當背白馬
騎來月在鞍猶恐犬戎臨虜塞柳營時把陣圖看又上禮部侍
郎陳情云九重城裏无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
險蹇驢行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反貧女如花鏡不知却向
從來受恩地再來青律变寒枝又贈友人下第閑居云花眼綻
紅斟酒看藥心抽綠帶煙鋤如是之類皆輕巧之極及第後遊
南楚楚多山魈為患俗号聖者是時亦來館穀措擾施君施君
當風一詠於是屏跡詩曰山魈本是伍家奴何事今為聖者呼
小鬼不須乘去就国家才子号肩吾

重彫足本鑒誡録卷第八

詩

重彫足本鑒誡録卷第九

〈夢太白〉

懿宗之代有處士張祐本京兆人耽酒如狂好詩成癖然於吟諷終昧風騷爾來二十餘年不成卷軸祐與李山甫友善常為山甫鄙之張乃禱于李白真儀日夕虔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颯曳長裾是夕星月晃然當庭而坐與祐對酌酬以歌詩祐問姓名自云李白祐因備得其要白亦超然上昇祐後所吐篇章悉于教化當時詩者稍稍畏之有鄭谷云長安大雪天鳥雀難相覓其中豪貴家搗椒泥四壁到處爇紅炉周迴下羅幕暖手調金絲蘸甲斟瓊液醉唱玉塵飛困融香汗滴豈知飢寒人脚手生皴劈又庚子年遇赦云時清無大赦何以安天下直到赤眉來始尋黃紙寫草草敕賦與忙忙點兵馬天子自蒙塵何曾續孤寡又賀在蜀日秋若雖一百數篇作時頗切其一首兩聯云只愛輕與肥不憂貧與賤著才實朱紫斷錢財求選及第還京之後相府遣人捕之祐乃易姓逃匿而去故李山甫昔代祐歌其易夢曰天使翰林生我前相去殁來二百年英神傑氣崢嶸天日月星辰空慼然我識翰林文不識翰林面上天知我處其人使向人間夢中見瑞光閃爍天關開五雲菁地長裾來華山秀作英雄骨黃河寫作縱橫才魏我宛是神仙容一段風雷扶氣魄低頭語了却擡頭指點胸前稱李白夢中一面何朝勤高吟大語喧青雲白言天府偶閑暇與我握手論高文一論耳目清再論心骨驚豁如混沌初鑿破天地渾茫何分明手若劍戟堅健如虬龍爭神機聖法說略盡造化與我都精靈不開眉埃人不語塵埃事鎖前日半空歸雲去歸蹤起自言天上作先生許向人間為弟子夢破青霄春煙霞无去塵若吟郎瓊五色筆江淹却是尋常人

〈削古風〉

梁朝杜舍人荀鶴五十一詩愁苦悉干教化每於吟諷得其理如贈僧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頭火自凉又利門名路兩何

處百歲風前細焰燈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揔輸僧賦之傳為心印杜在梁朝獻朱太祖時世行十首歎令大祖省覽後陳賦飲是時方當征伐不給上意遂不見遇旅寄寺中歎相公朝謂杜曰希先輩稍削古風即可進身不然者虞老大杜遂削頌德詩三十章以悅太祖議者以杜雖有玉堂之拜頓移教化之訓壯志清名中道而廢時世行聊紀兩首頌德詩不復錄之夫因兵死守蓬茅麻紵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為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分命錄〉

咸通中王建作御吟詩寒苦竟不顯榮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窮新不登名第是知詩者陶人情性定乎窮通故臬以補闕有長安感懷云大道不將錢治去有心重來太平基此則苞括生成果為台輔長興末何溪射投有蜀城書事云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卧龍詩後十旬得疾而卒今錄四公全篇用明聖朱王建侍郎寄賈島詩回盡日吟詩坐忍飢萬人中覓似君稀僧眠今榻朝猶卧馬放秋田夜不歸傍暖旋收紅落葉覓寒重書蕭先生云曲江院畔時時到為愛鸕鷀雨裏飛李洞秀才上崇賢曹郎中云閒坊宅枕穿宮水聽水分衾蓋蜀僧鶴殘臺斧影虛聲訴喚門曹樹陰千年井華岳晏開方里冰詩句變風官漸緊夜讀春蠹流曼藤幕簾幽風信曰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莊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棊花間酌酒勸青鸚鵡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何僕射書事云果決生涯向洛中西投知己是恩容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唐十二峯闊步文翁坊裏月閒尋杜甫宅前松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卧龍

〈卓絶篇〉

陳羽秀才題破吳王夫差廟注見先輩詠絶万里長城程賀貝

旱或當作阜
与救字无合
日

痿誤當作痿

外因詠君山得名時人呼為程君山劉禹郎中因詠仙掌得名
時人呼為劉仙掌已上名公稱為卓絕千百集中无以加此陝
秀才題夫差廟云姑蘇臺上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裏神蟠蛤寂
寞孱王滿不知龍鬪敵何人汪先輩詠史詩曰秦築長城比鐵
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不及堯階三尺高程貟
外詠君山曰曾遊方外見麻姑說道君山此本无云是昆崙山
頂石海風飄落洞庭湖劉郎中詠仙掌曰万古亭亭倚碧霄
不成奇𠃨不成招何如掬取連池水灑向人間救旱苗

〈改名達〉

梁震先輩蜀川人也比名靄僖宗在蜀日方修舉業時劉象先
輩隨駕在蜀震以所業贄于劉劉覽吟味靄詩囙據郎君少年
才思俊秀實踏鄉賦成器非遠若不改名无因顯達何以綵靄
字雨下從謁雨下謁人因其得見此後請改為震震字雨下從
辰辰者龍也龍遇水雨變化燒尾之事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
第名聞諸侯高令公季昌召赴荊南以筆硯箋書見託終身不
就賓席屢因玷污前名至今南楚之間獨步而已

鑑九　三

〈鑒冤屠〉

梁朝彭城王劉中令知俊制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
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諸將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
曰金神七殺獨瞿棻謀失名曰此冤屠也古者囹圄之地即有
此焉昔王充據守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甚遠但記之
乃是冤枉囚人死魄入地聚為此物凝結不消縱鼓鑄不燃浸
沃不溼刃之不入擊之輒堅錄千百年間而不腐爛但於清夜
致之酒食許以申冤當有異氣衝天不異豐城之劍氣也此非
吉瑞之兆寔為寃遂之徵公一一試之皆如其說遂後隳拆毀
易營基後有拔城背主奔秦之兆亦由見怪之驗也

重彫足本鑒誡録卷第九

日　　愼當作荒

重彫鑑誡録卷第十

〈歸生剌〉

歸獻納者歸侍郎融之曾孫也多遊秦隴之間是是非在事者無
不以金帛酒食𩝐饌之畏其詠也或見人衣鮮華即念詩曰昂
藏騎馬出朱門服色鮮華不可論盡是殺人方始得一絲絲上
有冤魂黃巢犯京後守亮守信幷丞為揚延容復恭義兒數輩
諸侯亦一時之盛也歸有不可之色詠而譏以刺之曰草頭灰
面惡形儀尽是軍容夫象兒昔日木牛群角上而今細馬傍腰
騎錢多內藏猶嫌少位等三公尚畏卑更有一般堪笑處鍍金
牙齒咬銀匙又詠劉蕨云輕骨剸舌傍侯門送謟承顏日日新
變與大官爲弟子能將小妾獻夫人拜頭不放分毫過對面常
如刮骨鬻更有一般斯大臉聚錢唯趁買金銀又代村婦詠邊
將曰紫袍金帶不須誇勸便經年鎮海涯爭似我家田舍壻朝
驅牛去暮還家又有石校書詠若本東川人文章四六與王超
齊名天復初廣東僖大駕東還蜀路不通干戈繼起遂寄宮天
水梓潼一紀有餘後知父亡方乃舉哀廣於寺院追薦懺罪而
已歸與石遂以小陣茶毒詠之石氏声名因茲減價詩曰十二
年來見父喪三千之罪遣誰當如今追薦應无益已被牛頭煮
幾場

鑑十

〈高僧諭〉

伏牛上人一鉢和尚皆悟達之士也一居岩岫求雜麤蘿著述
三傷指諭一鉢廣開法席大肩迷徒聾聾聞之往往解悟王蜀
乾德初有小軍使陳夫名喜高氏即高駢相公諸院之孫先於
法門寺受持不殺戒二十餘年後届蜀因與男娶婦䁥族勸令
舉筯高亦從之旬日之中得疾頗異不錄人事口但微言飯而
三宿還魂備述幽冥之事初遇異衣使者追入岐府城隍廟神
我幷火袖與一金甲武士對坐使者領高見神武士言語紛紜
訴高破戒仍后腕罿高曰吾護戒鬼將也為伊二十餘年食不
受美寢不遑安肖期一起殺心頓隳戒行命雖未尽罪亦頗深

按傳无此字當作憂

伴當作併

且誤且

須送直问殺其燃犯城隍神迴問高曰汝更修何業贖此罪尤高平生常念上生經至山蘆亦遣忘只記得三偈頌一鉢詞含掌向神勵声而念神與武士徑前立聽顏色漸怡誦至了終乃皆降渙謂高曰且歸人世可從善心高氏拜辭未終翻然卻坐乃知大善知識所著句義與佛齊功今並錄其全篇仍亦書其靈驗標之真識非取迦談伏牛上人三傷頌其一曰傷嗟[illegible]燕雛巧牙深見俊聲一箇窠往復幾千翱雙飛碧水頭對語虹梁畔身緣貪食疲口爲銜泥嶋駈駈九夏初方虐巢中卵停儀於飢渴撫養知寒煖措措喝於人銜虫恩皆備又爲理毛衣毋來將食飯一旦翅羽成分飛不相管世有少智人纔力覓家眷縱使窠中千萬兒秋風纔動終須去世人世人不要貪此言是男女未成長顏色已衰變苗子嫁了聽吾語隨時且過休辛苦藥田畫取體你平生男女名誰能伴爾歸泉路其二曰傷嗟頭刀鳥夜夜啼天曉陸里揶揄挾垂頭血沾草身隨霧華低影迹風枝梟一種情相生爲獨何帖搞駈駈歃啄稱役役飛騰少不是官所著都緣業所造亦似世間人貪生不肯老喫著無幾多強自掌頭拙咄哉无眼人幾路何時了只爲一六迷遂成十二到鵶刀鵶刀林裏叫山僧山僧床上笑有人會意解推尋不假三祇便成道其三曰傷嗟蜜蜂忙忙採井深接異入芳叢分頭傍埂水拋采嗅香蕊尋花戀春餌駈駈如所業盤旋若遺蹤蹭蹬遇然飄零餵蜂蟻才能超異成方始集東備惡人把火燒窠窩樹中死蜜是他人將美是他人美盡忙百草頭於身有何利出有少智人與此恰相似只緣貪愛牽幾度厭沉淪百歲趣浮生十年作童稚一半悲与愁一半病与伴除折莽將來駐得幾多子更將有限身自瞽无生理永不見如來都緣開眼睡蜜蜂蜜蜂休役役空哉終是他人喫世人世人不要貪留（留他人有何益一鉢和尚歌曰阿刺刺鬧聒聒抱身從他造未就如飢喫塊加得渴柱卻一生謾謾究竟不能知本末拋卻死屍何處脫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頭撥臭行臨時叫苦從大丈夫兒須豁豁莫與學癡人受摩將也緊與世撥也和

境疑當作竟

世塵擱亦解判頭亦披碣也歷凡夫作生任自在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多中少少中多莫笑野人一鉢歌緣將此鉢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境空含万象幾度行生自是非一河清淨元來往莫尋將心向水向百毛流火元事支不如靜坐直如枕頭上從他鵲作東方代金輪聖王千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眾生度盡眾生不生死真丈夫无形无相大毗盧摩訶般若真如在一顆圓明无價珠眼不見耳不聞无見无聞元不聞從來一鉢无言說今日千言強爲分強爲分須諦聽人人懷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鍊去金全躰淨真是妄妄是真爲大真妄更无人將心不用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惡也著一切不貪无染著亦无惡亦无好一際坦然平等道麤亦食細亦飡莫學凡夫相上看亦无麤亦无細上方香積無根蒂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无生亦无死三世如來總如此離即著著即離幢相門中无實義不可離不可著何處更求治病藥語時默默時語語默縱橫無所亦无語亦无默莫與東西作南北嗔時喜喜時嗔我自逍遙轉法輪亦无嗔亦无喜水不離波波是水覺時捨捨時覺不離内外与中間亦无懼亦无捨寂寂寥寥无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箇修行斷門戶亦无苦亦无樂本來自性无纏縛垢即淨淨即垢兩邊惡境无前後亦无垢亦无淨大千同一真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渾捨卻亦无藥亦无病正是真如靈覺性魔時佛佛時魔如影隨形水上波亦无魔亦无佛三界比來无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青水裏鹽亦无凡亦无聖万行將除无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妄塵亦无真亦无假若不呼時誰應者本來性本无名只爲應機應信脚行有時市鄽并屠肆一華薰花火上生也曾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无住著究境從來是寄居他方處處无纏縛若貪戒二毒藥病何時瘥若覓禪我自縱横大可憐不是狂不是顛在世間中出世間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与北邊若貪法羅足山頭開迦葉見說傳衣在彼中无心不用求其甲若覓佛八万浮圖何處去只知黃葉止啼哭

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无次第飾歸衛入庵中細只這箇
中細也无即是圓明真實諦亦无真但有名聞即是塵若向塵
中解真實便是當來出世人无造作獨行獨坐空索索无挂礙
本來生死不相干直須省莫愚將身入空井无去來也无明鏡
掛高臺懷家見解只如此不用將心弄劫灰

魚還肉

天復初任可芝任戎州刺史日有魚人趙阿奴善鈞大魚常於
馬湖江垂巨索大釣號曰掣拔中鈞者皆百斤不啻嘗謂人曰
願釣千斤之魚務男子平生之志即改業矣人或語曰此非江
左焉有此魚對曰非吾所欲負命者上鈞其年秋忽獲一魚乎
魚果重千斤背上自然有字其文金色觀者咸傷趙阿奴因此
從軍遂改釣業其大魚背上字云三曾到揚府五轉歸馬湖身
上千斤肉今還趙阿奴

求冥婚

傳言鬼神所憑必有所而信故黃能入夢不為无神豕人立啼顯
彰有思蜀有曹孝廉第十九名晦因往彭州導江縣隅口謁李
冰相公廟覩土塑三女儼然而豔殊柏茅三者祝曰願與小娘
子為冥婚某終身不娶凡庶矣遂呵卦子擲之相交而立良久
巫者度語曰相公請曹郎留著體衣一事以為言定曹遂解汗
衫留于女座巫者復取女紅披衫與之曰此曹郎假借此衣後
二紀當就姻好曹亦深信竟不婚姻縱遇國色視之如糞土也
異自天祐甲子終于癸未二十年曹稍覺氣微又疑與神盟約
數乃自沐浴儼然衣冠俟神之迎也是日至暝車馬甚盛騈塞
曹門同街居人競來觀矚至二更隣人見曹升車而去莫知其
由及曉視之曹已奄然矣議者以華岳靈姻咸疑謬說若雖所
遇亦恐妖稱令曹公冥婚自驗其異於戲自恨鬼趣不亦卑乎

見世報

天祐中泰州劉自然主押義軍案因連帥李中令榮孝縣鄉丁
而西捍蜀師有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詣劉求免自然許之自然
之妻謂其夫曰黃知感之妻美髮儻得爲妾之髢即與免之知

余親字若文于義未安當作秦武成時宗儒復秦州留後

矣疑當作再

餚字當衍無有誤

餡音甘餅也餡項不詳疑當作頸

揞當作掐

感得劉指蹤與妻半髮黃妻可謂賢也語其夫曰妾今幸以弱質
得附於君髮有再生人死永矣君若南征不返妾有美髮何為之
說擬剪之知感亦懷痛切既迫於差點遂獻于劉劉亦貪其猶
為不足吞獲其免秋後差行軍須急難莫敢申雪於是殞於金沙
之陣劉方是歲亦亡黃妻但有靈祠陳狀呪詛後黃家牝衛忽生
一駒及堪乘騎方覓左脇下有劉自然之字多般辯驗字益分明
邑人傳之遂達廣問太尉字時蜀平侯王置元戎召其妻子識認劉之長
子曰某父平生唯好酒肉但能飲酒食肉是某父也駢遂飲酒數
升啖肉數觔仍以頭指認其子淚下如綆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
妻竟為不可出入縵打以報夫讐劉子恥於姻親鬻呵而卒後累
經喪亂死復聞焉故王梵志詩曰欺誑得錢君莫羨究竟還是輸
他便不信但看槽上驢只是改頭不識面又宋雞縣市令樊旭好
食大肉臨卒尾生每因校料之時取笑縣曹人吏其妻偶因夫醉
以刀斷之忽作狗號啟戶奄然而卒又金州義軍將金景暉能禁
毒蛇兼好食之其妻忽產大蛇九頭一尾又有室女忽生一子身
有蛇鱗因此姻親共務禁忌

攻雜詠

陳裕秀才下第既蜀於時與舉業唯事脣吻觀物便嘲其中數篇
亦堪採擇雖無教化於當代誠可取笑於一時詠僧家樂云晨起
梳頭午不休一家精悍鬧啾啾阿家解舞清平樂新婦能拋白木
毬著綠桃擘吹篳篥賜緋眼品和梁州天晴任你渾家樂雨下還
須滿舍愁又北郡南州處處遊平生家計一驢馱囊中錢物衣裳
少袋裏燕脂胡粉多鏞子面甜糖脆餅寡娘身瘦鬼常娥怪來嘆
作渾家樂貴子猫兒尿唱歌過舊居云昔日頗同宅今為累飯家
不聞吟秀句只見餡油麻皷汁鍋中沸粕餅案上施朝朝惟早起
櫃從自排衙有一秀才忽醋酒家青衣為活裕嘲之曰秀才何事
太忩忩琴瑟无媒便自通新婦旋梱纏離外姑托布尚當留菜
園箇箇皆餡項檢米頭頭尿糞騎一自土和逃走後至今失却親
家翁又詠大慈寺燈頭鮮于閣利云酒肉終朝没閑時高堂大舍
養肥豨行婆滿院多為婦童子成行半是兒面折掩齋窮借大災

恭當作豁

蚕是蚕字誤

和稱阿尼師一朝若也无常至劍樹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東
北有池号曰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因
寺主池僧不遇當門書一絕句自此放生稍息矣鵝鴨同群世所
知蜀人競送放生池比來養狗爲鷄和不那閑犁見野鵝浴後深
深紗一絕因暴疾而終亦由神折天年抑又神其靈也詩曰吹看
努目強乾嗔便作閻浮有力神禍福豈由泥相漢燒香供養是何人

蜀才婦

吴越饒富姬媵多美姝宋產歌姬蜀出才婦薛濤者容
才調尤佳言謔之間立有酬對大凡營妓比无校書之稱
韋南康鎮成都日欲奏之而罷至今呼之故進士胡曾有贈濤
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
不如濤每承連帥寵念或相唱和出入車輿詩達四方
應銜命使車每屆蜀未見濤者甚衆而濤性亦狂逸
遺金帛往往上納韋公既知且怒於是不許從宮濤
情意感人遂復寵召當時見重如此大離主出入朱
知人性足人憐近緣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
犯中四五秋常將朱尾戲銀鈎近緣斂觴紅蓮折不得隨波去
遊戲爭龍日慣向侯門養此身飛來飛去羽毛新近緣出語
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又竹離叢曰蒼蒼裁成四五常持堅
覆秋霜近緣春笋鑽墻破不得垂枝對畫堂又珠離掌曰一顆明
珠內外通分明皎潔水精宮近緣一點瑕相累不得明在掌中
又女郎張窈窕少年居蜀下筆成章當時詩人雅相有上成
都在事詩曰昨日賣衣裳今日賣衣裳衣裳濁時賴
有賣愁仍緩无時心轉傷故園胡虜隔何處事況寺近
有尼海印才思清峻不謙名流有舟夜一章頗傳詩遠天
色風聲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先到
行旋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横

右鑒誡録二冊

重彫足本鑒誡録卷第十

時明萬曆元年歲七月重裝吳夫穎

吳郡二酉存館藏

歐陽子五代史溫公通鑑
及路振九國志竹垞先生書跋十
國春秋仿衆氏注三國志採
誡録其取裁之也又藉斯以
書述時散佚伏書鈔觀此本
古色蒼然於揚州書肆求之全
唐詩數十篇因書於後壽祠祭

竹垞先生朱彝尊以見賜愧不能藏
復影録一本奉還書齋
録存維揚書局通吾師
竹垞先生亦參洛於此因得借
觀遂書一通其紙版傷損
案翁手自補嘬歸之時
康熙丁酉十月朔王士禎謹識

王士禎從亭有殺觀手録一通因較正訛謬數十字
康熙己巳春日華隱徐嘉炎從竹垞十兄借觀 詩周編輯全唐詩取資甚多

鑑誡録十卷後蜀何光遠輯夫撰見公武郡齋
讀書志稱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
前有劉曦度序今觀其書多載可笑詩文直小
說家余每題以三字標目與蘇鶚杜陽雜編略同是
冊猶宋槧若書重雕足本惟劉序失之吾鄉墨
林項氏藏書也濟南王先生昉上見而愛之曾手録
一部康熙丁亥八月既望竹垞老人識時年七十有
九

右宋槧鑑誡録十卷今歸長洲程君拜平頃從拜平借觀重校一過凡兩日而竟復得譌謬七十餘處餘注闕疑者尚多也乾隆乙巳九月十日漏下三鼓試方于魯石綠錠子書時寓桐鄉金氏之素行堂篝燈

十三日鮑君以文復攜一本來互相參校又得誤處三十餘條其注全唐詩采入者間有異同仍闕而不補以存其舊甚矣讐勘之難如掃落葉也鮑君行將刊入叢書以供同天下即以此為祖本拜平其識之毖信孫甫

嘉慶甲子重見此於讀未見書齋去年嘗買得時忽忽二十載矣鮑淥飲丈欲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亟令未果予向謂此書中數節極有關係文字足資糟識之用不常見于傳氏所云出得好事者傳之是翁屬題敬識聊識於後異石鮭參雲煙過眼之觀也己巳月廿五日澗蘋居士顧廣圻書

越歲丙寅秋七月五日余友蔣賓嵎自楚中歸因睽違五載拿觀新得古書略出所藏及此余適欲補書近日見聞有關于是書者益是書千里所得拜平所收其朋友之情因篤而今春拜平從江西解餉至江寧旅中病卒千里館于江寧太守許因料理喪事令其孫扶櫬歸亦可謂始終篤于情矣鮑氏已刊入叢書中并記之蕘圃

標題藏字真跡陋拌莫論錢亦未敢信与後生增

一笑海虞瞿皇與同看　光緒戊戌五月十有四日孔繼成□拜

余友顧千里向為余言曰有宋刻鐵誠錄得諸徐七來
家後為程念鞠豪奪而去此事已逾二十年矣余思
欲一見之而未得蓋念鞠祕不示人余雖識念鞠未便索
觀也既而千里以鈔本贈余云是別從趙味辛本錄出而
以宋本校勘故板本較大其行中字或已照校後改正遇
歧異處注曰王注曰宋後傳錄諸名公題跋一葉細審緣由
知沈亭先生曾校正鈔宋則鈔本已非宋本面目而宋本
之可寶乃益念念不忘近年念鞠官游江西家中書籍大
半散佚唯此書未見詢諸伊戚毛榕坪知此書亦欲售去
以榕坪勸阻尚為寶藏余聞斯言知物主未必無去志
緣謀諸書賈之素与往來者久而始得見其書索直
白鏹卅金余愛之甚且恐過此機會難以圖成遂易以番錢
三十三圓書計五十七葉并題跋一葉以葉論雖當合每葉四
錢陸分零宋刻書之貴可云貴甚而余好宋刻書之癖亦可
云癡絕矣時有解事者在座云此書之可貴不僅在宋刻而
并在題跋蓋書畫碑帖往往以名公題跋為重其於書籍
亦猶是云爾余不覺撫掌稱快以為知己之言時嘉慶九
年歲在甲子四月丁巳日蕘翁黃丕烈書于百宋一廛

此書向為吳翁閒舊裝所補紙皆白色不純者破句氏周孝廉乞字
先生校跋硃筆皆在白紙上余今為之重裝意以宋紙補之取其色純
也于周香嚴校跋硃筆處仍留其白紙痕所以傳信于後也周香前後
副葉皆宋紙而葉心宋金粟藏經紙滿古雅與書相稱雖舊有裝
為之恐或更有益于是書也蕘夫復識數語于後　蕘翁

南唐近事三卷

（宋）鄭文寶撰

明刻唐宋叢書本

南唐近事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鄭文寶撰。文寶有江表志、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題太平興國二年丁丑、蓋猶未仕宋時所作。宋史藝文志作南唐近事集、名目小異、未詳何據。然宋史多舛謬、集字蓋誤衍也。其體頗近小說、疑南唐亡後文寶有志於國史、蒐採舊聞、排纂敘次、以朝廷大政入江表志、至大中祥符三年乃成。其餘叢談瑣事、別為緗綴、先成此編。一為史體、一為小說體也。中如控鶴致斃一詩、先見蜀何光遠鑑戒錄、乃女冠蔣鍊師事、而此以為廬山九空使者廟道士、似不免於牽合附會。又如韓偓依王審知以終、未見南唐之平閩、乃記其金蓮燭跋事、亦失斷限。然文寶世仕江南、得諸聞見、雖浮詞不免、而實錄終存。故馬令陸游南唐書採用此書幾十之五六、則宋人固不廢其說矣。書中以慶王宏茂作王宏、嚴可求作嚴求、劉存中作劉存忠、所記姓名多與他書不合。又此書之杜業、江表志作杜光鄴、尤自相違異。殆傳鈔者有所譌漏、不盡舊本歟。

卷第上

烈祖
齊王元宗
江文蔚
徐鉉
朱鞏
史虛白
韋鶴

嚴延翊
鍾謨
馮謐
賈崇
元宗
沈彬
伍崇文
何敬洙
馮僎
潘佑
黃可

卷第中

孫晟
蕭儼
張義方
劉仁贍
高越
朱匡業

韓渥
張易
廬山道士
慶王茂
周宗
毛絛
鄧匡文
宋齊丘
馮權

元宗
常夢錫
魏仁浦
張子通
卷第下
蕭儼
朱齊一
耿先生
陳繼善
周宗
杜業妻張氏
嚴求
嚴求
孫漢威
劉信
李建勳
李德誠
陳覺

宋匪巳
張洎
李冠子
鍾傳
程員
李德柔
木平和尚
李徵古
韓熙載
陶穀
韓熙載

南唐近事目錄終

宋 鄭文寶 撰

[redacted]

烈祖

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强仕元勳碩望足以鎮時靖亂然常謂創業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劉信張崇柴[illegible]入[illegible]不[illegible]太[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方[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至仁[illegible]厚獨[illegible]成[illegible]遂服[illegible][illegible]歸[illegible]入覲竟無異圖

元宗

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illegible]帝[illegible]過而視之[illegible]如故[illegible]使[illegible]殿[illegible]立[illegible]之安[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家[illegible]此[illegible]月之間[illegible]元宗[illegible]且所封之爵也

[illegible]

[illegible]縣大[illegible]傳[illegible]有[illegible]物所[illegible]前政令長為之[illegible]必為[illegible]中夜之後毀去[illegible]家人[illegible]庚[illegible]火不[illegible]邑皆[illegible]小[illegible]始[illegible]小康江夢孫開之[illegible]然[illegible]所推[illegible]無何[illegible]書[illegible]是邑下車之[illegible]受[illegible]向[illegible]中[illegible]如[illegible]理[illegible]終[illegible]怪[illegible]之為政者[illegible]其患[illegible]

徐鉉

[illegible]北有[illegible]十數里[illegible]府羅[illegible]一山環其西[illegible]山諸峰聳其[illegible]勝境[illegible]如[illegible]其間[illegible]歲[illegible]之利不下數十千[illegible]建康[illegible]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illegible]百里[illegible]湖[illegible]文曰[illegible]賜[illegible]手[illegible]也史館徐鉉[illegible]豈惜一後湖所忘[illegible]人[illegible]

朱華

朱華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作歸餐粕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撻楚朱懼累師之命然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逞帆咆吠華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囓我吾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潸潤交流犬亦狎而不顧是夕犬斃卒于家

史虛白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狀郭高尚不仕常對

客奕棋旁令學徒門左右各執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啟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揮筆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轅挂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樵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假保大末[illegible]江之際虛白乃爲[illegible]賦以[illegible]有限[illegible]汀島以俱閑魚[illegible]而下且又[illegible]風雨搗卻[illegible]時政多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澤虛白鶴氅杖藜謁鑾輅於江左元宗[illegible]歸存問厚之錫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瓮[illegible]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昔上賜吾上尊飲之略盡因留一瓶藏之於家待吾歿日以時殮置柩枕一份又此瓶於柩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有翁勞費[illegible]吾當不歆矣而全家人一遵遺命而其子[illegible]時祀[illegible]序必修[illegible]紙錢於靈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

唐鎬

[illegible]相公歆[illegible]給事直年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illegible]之色殺有欲得之心因而夜相第有所厚之會唐[illegible]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illegible]不觀其[illegible]大失[illegible]逆唐彩大勝唐乃[illegible]歌[illegible]別[illegible]而[illegible]遣之

[illegible]之初

[illegible]

而參之終尚[illegible]

釣磯

[illegible]敘多記開泰疏理論頗脫時故自禮部侍郎聘用將青於援梁州與午盛夏之月自周徂泰每見道旁古碑必引馬讀之謂其讖誠止部令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久久[illegible]度[illegible]數千件[illegible]為不[illegible]然[illegible]小以手摺橫[illegible]道中[illegible]大久不南無復從門之禁乃發篇什各條本就學緝之無一

南唐近事　一　卷　五

字差誤。

馮謐

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脅乃削髮披緇以紿周人。脅歸周道南歸爲議者所擿送至行在所飾詐亦使周人識之日昔日旗幟由坐籌之將今削毛髮。化爲行腳之僧。世宗甚悅因釋歸之[illegible]中書作郎。

賈崇

貴[illegible]使相鎮江都[illegible]旦[illegible]引見於便[illegible]其[illegible]

朝野謂[illegible]遽收其[illegible]一日[illegible]書道[illegible]此邪崇扣首其[illegible]失律城孤兵寡無救於之兵以宗要害難真闕遲亦無所施其勇臣嘗[illegible]惟陛下[illegible]之以[illegible]釋罪長流撫州。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陛下[illegible][illegible]無以[illegible]日御小殿欲追服見[illegible]陛下必先道中[illegible]數變[illegible]或以小[illegible]不

南唐近事　卷上　六

及[illegible]常[illegible]宋齊丘爲[illegible]李建勳爲史館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之間行過之　學類於此

沈彬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寓居于江西之高安[illegible]多[illegible]嘗植[illegible]一樹於[illegible]之閒召諸子戒曰吾[illegible]之者其人[illegible]有[illegible]之是[illegible]

朝野[illegible]引道服[illegible]一旦敵兵未至[illegible]
宵遁何施面目乎此[illegible]扣首具陳舒元[illegible]
失律賊孤[illegible]鼓旅之兵以要害雖與爾道亦
無所施其勇[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之以[illegible]旨釋罪長
流[illegible]州

[illegible]

元宗[illegible]人[illegible]下恭慎威儀動循
禮法雖布衣[illegible]友無以加也[illegible]日御小殿欲道服見
[illegible]心先道中使敕使宜[illegible]以下[illegible]

[illegible] 卷上

文[illegible]得[illegible]常[illegible]宋[illegible]丘[illegible]于[illegible]李[illegible]為史館
不[illegible]之間待遇之 [illegible]於此

沈彬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illegible]
西[illegible]疾[illegible]當[illegible]杖[illegible]
樹於平野之間[illegible]成[illegible]日[illegible]此[illegible]
非人子也[illegible]年彬終諸子皆[illegible]
有[illegible]以[illegible]因[illegible]數尺[illegible]
之[illegible]夕[illegible]手成[illegible]家君[illegible]

[illegible]色而[illegible]日[illegible]令[illegible]碎之乃[illegible]視於石背之
上[illegible]然[illegible]退[illegible]無致觀者[illegible]日李衙退視乘
[illegible]碎視之由[illegible]者[illegible]以寶對李極怒[illegible]命[illegible]何以至
[illegible]不[illegible]矣李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何[illegible]相[illegible]與
[illegible]常[illegible]後[illegible]中[illegible]之間李怒太[illegible]大
人[illegible]李獨坐小[illegible]何李而
[illegible]李[illegible]之遂[illegible]往後園池亭中[illegible]亦隨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已[illegible]人多[illegible]逐[illegible]無去意李性
既褊急怪怒[illegible]在[illegible]何[illegible]彈急乃來能

[illegible] 八

[illegible]然此禽當釋[illegible]罪[illegible]而[illegible]九挾彈精誠中激
[illegible]之李[illegible]遂捨其罪[illegible]成[illegible]校
以[illegible]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illegible]之
[illegible]亭中復見[illegible]何而鳴何日昔日[illegible]之命
待[illegible]乃取食物[illegible]然而下食何嘗
中[illegible]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illegible]時莫
與[illegible]之應[illegible]然哉

[illegible]

[illegible]刑部尚書[illegible]之[illegible]年

舞以爲中析丹桂秋試之期促一夕夢登學[illegible]剎極高處打方響先是徐幼文能問[illegible]之徐曰雖有聲價[illegible]下地相來春[illegible]成名於禮部韓與鄭勝下或有[illegible]徐[illegible]後當知之及[illegible]御試[illegible]

鄧[illegible]游州[illegible]有野客潘尼[illegible]之鄧不甚禮遇[illegible]外庭忽一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illegible]中

觀[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得光蘇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芟夜尿從俞歸啟籠之際忽爲數騎之聲且曰定爲婦人所網吾朝來摘其光矣不須斷婦人頸久矣關人異之乃問於鄧鄧詰其由宦家[illegible]以實告鄧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坐在[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有何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illegible]其所嫌使某狀[illegible]可乎潘曰何不可[illegible]戒三[illegible]命俞騎[illegible]而出子城東其婦潘自[illegible]中出[illegible]

[illegible]當[illegible]低[illegible]氣兩條如白[illegible]之狀[illegible]微[illegible]指[illegible]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illegible]鄧之頸左盤右旋[illegible]徐[illegible]其勢奔擊其聲[illegible]無以加也鄧振[illegible]已身之所從乃稽首[illegible]其威靈無相見[illegible]霧之下[illegible]辱[illegible]人一夕[illegible]師怒[illegible]其人[illegible]不復能劒矣

[illegible]病終於紫極宮臨終上言乞[illegible]於[illegible]後當[illegible]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金陂[illegible]得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冢觀之骸骨尚在道無異焉

黃可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樸野[illegible]於[illegible]句中多用[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人[illegible]鄧[illegible]若猿狙之狀[illegible]

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服之也

大噱而去

南唐近事卷上終

南唐近事 [illegible]

原缺

高越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illegible]人燕

出其右者鄴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

竊諭其意因題鷹一絕書于館壁云雪爪星眸衆鳥居

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

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為邑[illegible]久之為翰林學士

[illegible]終水部員外郎與江文蔚其以詞

賦著名故江南士人以能賦者推江高為稱首焉

朱匡業

南唐近事　卷[illegible]

朱匡業剛[illegible]然以[illegible]嘗有[illegible]衛

士[illegible]劉彥貞[illegible]敗[illegible]元宗[illegible]

斬[illegible]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將來天地皆同矣

蓋其英雄不自由遂作色而流標[illegible]側贊大臣

業之言不已流竄撫州

韓游

韓[illegible]之[illegible]

其家藏[illegible]多[illegible]人[illegible]必有

[illegible]紅巾首[illegible]

佞蟆泯尚新巾香損樂有老佞濱[illegible]公為笨士日常見尊金參內殷深夜方退[illegible]皆[illegible]較秉燭師以逸公悉核之自西京之[illegible]尚遺者不存一二矣余卯歲延平家有老尼[illegible]實堯之曰頗同尼門淚之亥云耳

張昇

張昇為太常[illegible]貞[illegible]而何[illegible]前侖樺之[illegible]寵愛宮侍后持所愛[illegible]杯視階步滑杯瓶勒至有不翻之色[illegible]目[illegible]殿下。輕身[illegible]延壽 人參巾 [illegible]不[illegible]愉損至為恐怪[illegible]人參飲之[illegible]乾碎王杯手毀柱一座失色儲后遷[illegible]而謝之

盧山道士

盧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傾[illegible]飲啖酒肉有象人之龍[illegible]餌丹砂嚛於沖祭醴王之錢[illegible]陽道[illegible]有數[illegible]因風[illegible]道館題詩喉若[illegible]天降道[illegible]翩當起上天之名命山帝[illegible]其蕆毛傷背[illegible]血泥庭除[illegible]

[illegible]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流[illegible]之爲絕何以風云[illegible]內先生欲[illegible]昇黃雲勝破紫雲崩[illegible]履鶴背與多方傳語麻姑借大鵬。

慶王茂

慶王茂元宗第[illegible]後[illegible]宗[illegible]偷表冠而鎧上深於[illegible]頗[illegible]不[illegible]或對日[illegible]於天陰之中纏慶王必將[illegible]伏望少寢矜念上法然[illegible]

前事[illegible]

周宗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illegible]二不樂周宗請之[illegible]為人剖斷吾之頸[illegible]所[illegible]之宗[illegible]下[illegible]拜賀[illegible]而內禪

王傪

[illegible]爲當[illegible]以資[illegible]爲修舍[illegible]食[illegible]于縣[illegible]乃判曰汝雖[illegible]爲好事者[illegible]

孫[illegible]文

吾唐支高安鄉野之人也然遇時自當吉耶月吉陽
今升歷說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選品見女在天當
思為學自致然耳。吾為百里之長，雖設教，傚後[illegible]
舉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齊丘

宋齊丘微時門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大下獄
之但君實有已佑叔之曰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
發迹後數被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除大泰寧陳覺
謀于記事乃餓死于青陽，

馮權

元宗[illegible]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信每曰
我富貴之日為爾置銀靴[illegible]人勿[illegible]攻之[illegible]命親
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激揚為[illegible]有[illegible]及前事即日
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illegible]人皆哂
之

元宗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illegible]擊鞠略無
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illegible]此[illegible]

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illegible]
大悅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
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翌日罷諸燕宴留心庶事
圖閩中楚幾致治平

常夢錫

常夢錫為人[illegible]不附貴近嘗因醉謂曰公
能直私門何以為東宮日中宵前飲向已附己蓋焉
魏權[illegible]之際焉

施仁望

開寶[illegible]衛使[illegible]部[illegible]有隙
[illegible]無任[illegible]元中金陵[illegible]叢方[illegible]數人家
醉不能起有閽者[illegible]親信施仁望曰李衛士十
人[illegible]所見其隨杖則待不然就戮于林仁[illegible]往
孤使[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女子服裝見仁望[illegible]
怒之[illegible]火息復命至使殿門[illegible]劉[illegible]亦[illegible]
事仁望[illegible]劉急不[illegible]業又懼與之[illegible]
遇[illegible]劉[illegible]不為[illegible]
之乎仁望[illegible]木[illegible]敢[illegible]

撫凡大從曰鍰謨我事仁望自此大稷殞用業乃全
怨。

張子通

張子通既貴其弟子道好次蘋蘇者用衣債鼻納涼門無值里巷喪車過之從屋聲挽中聲調清壯柳道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喪家以子通故倚至客位。常令辭飽其兄聽之嘆我昂終不能止

南唐近事卷中終

南唐近事卷下

明 高鴻業 閱

陳誨

陳誨[illegible]養子[illegible]每日向幼牧拜建州節察使[illegible]之宮[illegible]無子道矣及宮園[illegible]之夜[illegible]中[illegible]鶻所擊故[illegible]感之[illegible]食鶴矣

[illegible]一

[illegible]道[illegible]無度[illegible]於嘲謔[illegible]業[illegible]稱[illegible]且[illegible]門[illegible]人中[illegible]坊[illegible]宮[illegible]日[illegible]一斷舌而終

女冠耿先生

女冠耿先生[illegible]道術[illegible]於元[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

陳[illegible]

陳[illegible]於[illegible]別

亦[illegible]本宮皆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持[illegible]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俟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

周宗

烈祖鎮建業日，義祖薨于廣陵，發意將行奔喪之計。康王已下諸公子謂周宗曰：聞兄長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上似非本意，堅請報簡，不信於烈祖。康王以下怨恚為詞，宗袖中出箋，復為存右取紙，得故名紙，貼乞于札，康王不獲已而札其字，

號東府，墨衰多壘之秋，一見無以奔喪為念者。明年烈祖朝覲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訴上不以臨喪為意，詛讓百端，無動物聽。上覩前所書以示之，王靦顏而已。

杜業

兵部尚書杜業有緻密，有權變，足以禦賊，民賴指之。嘗見張氏妻悍，[illegible]之，如[illegible]命兄[illegible]召張至內[illegible]業衍賓遂，[illegible]何拘忌如此，徐嫗遣[illegible]

而[illegible]芋木狂生，遭逢[illegible]運多壘之秋，陛下所籌者。驚馬[illegible]又[illegible]襄多[illegible]縱之，必[illegible]其患，將慎乎。任使，且烈祖聞之，大加歎嗟，以銀器絲段賞之。

嚴求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從吳之舊，或撓役民庶，上欲繩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防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illegible]耳，請[illegible]可不令而正。烈祖從其計，期月之間，群校[illegible]落者。

嚴求

嚴求[illegible]吏[illegible]器之術，以賓[illegible]每日[illegible]當日受俸[illegible]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富貴之貴，幸以適孤留[illegible]年，嚴叔[illegible]公輔[illegible]既久，其[illegible]道命侯謁，敬門[illegible]財[illegible]而已，其子[illegible]不甚顧，謁還家人[illegible]數千斤，何[illegible]陽學之子乎，相[illegible]使本今以[illegible]乎。[illegible]宅[illegible]罪為之罰，其子他日及門，致[illegible]以報謝。[illegible]見後終身[illegible]絕焉。

孫漢威

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舉牙注矢，拱揖因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己當之。上自此器其能，遇位至侍中、九江帥

劉信

劉信攻南康，彌月不下，義祖疑信，使者面授之旨曰：昔劉信要挾阻兵，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懼，并力急攻，兵符而下。訖旋之日，歸至新林浦，犒賜不至，亦無燕衎。他日偶具燕，明命諸元勛為六博之戲以紓

其歡。信[illegible]骰子於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illegible]自[illegible]。不負公，當一擲[illegible]。[illegible]如前[illegible]則樂彩而已。信自[illegible]不須刑吏，且義[illegible]不暇拔之於[illegible]，皆[illegible]而[illegible]其精誠昭感，獲得以忠貞見。

李建勳

李建勳[illegible]日方[illegible]會飲[illegible]九江帥[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日[illegible]器用[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李[illegible]報簡[illegible]一絕[illegible]

[illegible]因[illegible]官[illegible]報[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李德誠

道上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illegible]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illegible]，[illegible]庭中[illegible]貴賤[illegible]妓不覺皆仰首[illegible]日[illegible]君也。上[illegible]而遣之。

陳覺

陳覺微時為宋齊丘之客，[illegible]以為其部侍郎也。其妻李

氏[illegible]親[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姆三人[illegible]色不佳。姆若[illegible]問其故，李曰[illegible]之人見之若[illegible]令公何[illegible]慢之。姆既不[illegible]宋齊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有除[illegible]夕夢通吾[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公[illegible]乎[illegible]之[illegible]已受命

張洎

公詣銜之[illegible]首[illegible]
見得之如故，語曰：好一中書舍人，須之[illegible]
涓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閣之任。

李冠子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工部公嘗聞於元宗，上甚欲召對，為宰相所[illegible]，故盤桓，久而務日緊，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絕句云：頭如古澗長流水，愁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樓前。

[illegible]

[illegible]西江日常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僧以曆日包[illegible]中使縣之[illegible]，欲以揭之云：去歲當[illegible]取當其中有[illegible]洞庭香。

程員

程員以選士將通識及夢馬[illegible]其日，君與[illegible]騎[illegible]馬者[illegible]，此場遂[illegible]何怨[illegible]此員悵然[illegible]老[illegible]

公[illegible]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員並辛紐徵應。既見內降御札，尚念前賢，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精選，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也。

李德休

李德休任大理卿，[illegible]決其峻忍刻，使後時號李貓兒。本[illegible]稱[illegible]呼為[illegible]韓虎集，工為詩，[illegible]以比附譏於世。

本寺和尚

本寺和尚不知何許人，迎詣大相國寺[illegible]，[illegible]甚[illegible]之施日積數萬，嘗出入宮禁中。他日從上[illegible]百尺樓上，日：術建此樓，制度佳否？本平曰：恐宜[illegible]上初不[illegible]其告。居數歲，水平[illegible]大樓，[illegible]以應龍[illegible]山日夕上多登覽，以[illegible]勤[illegible]上最鍾愛[illegible]幼學上問[illegible]本平曰[illegible]知[illegible]年[illegible]七十[illegible]疾終，年十七，[illegible]以對之也。

李徵古

□傚古宜春人也少時嘗遊宿同郡潘長史家豐夜潘妻夢門前有戎旅鞍馬擁衛錯雜衙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消見乃寓宿秀才衣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殷勤一饌之金梳腕因郎君他日富貴願勿相忘李不可辭也來年登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祕省副使除□州刺史離潮日九六賜內庫錢二百緡

韓熙載

韓熙載放縱不檢所得俸錢門為諸姬分去乃著衲衣負筐令門生舒雅執手板于諸姬院乞食以為笑樂使中朝作詩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再到江北來舉目無相識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陶穀學士

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不可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為驛卒女每日弊衣持帚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韓熙載

韓熙載使北人任江南故往往題不存嫌姿有北齊徐之才風得見往往私寄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南唐近事卷下終

北夢瑣言二十卷

（宋）孫光憲撰

清乾隆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本

北夢瑣言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孫光憲撰、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十國春秋作貴平人、而自題仍稱富春。考光憲自序、言生自岷峨、則當為蜀人。其曰富春、蓋舉郡望也。仕唐為陵州判官、旋依荊南高季興為從事。從勸高繼沖以三州歸宋、太祖嘉之、授黃州刺史以終。五代史荊南世家載之甚明。舊以為五代人者、誤矣。所著、有荊臺集、橘齋集、筆傭集、鞏湖集、蠶書、續通歷等書、自宋代已散佚。惟是書獨傳於後。其曰北夢瑣言者、以左傳稱田於江南之夢、而荊州在江北、故以命名、蓋仕高氏時作也。所載皆唐及五代士大夫逸事。每條多載某人所說、以示有徵。蓋用杜陽雜編之例。其記載頗猥雜、敘次亦頗冗沓。而遺文瑣語、往往可資考證、故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多採其文。晁公武讀書志載光憲續通歷十卷、輯唐及五代事、以續馬總之書、參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光、按巴堅（按巴堅原作阿保機今改正）、吳唐閩廣吳越兩蜀事迹。太祖以所記多不實、詔毀其書。而此書未嘗議及、則語不甚誣可知矣。世所行者凡二本、一為明商濬稗海所刻、脫誤殆不可讀。近時揚州新刻乃元華亭孫道明所藏、猶宋時陝西刊版、差完整有緒。故今以揚州本著錄、不用商氏本云。

乾隆丙子鐫

北夢瑣言

雅雨堂藏板

北夢瑣言序

陵州孫氏光憲當有唐之季避地荆南爲高從誨從事作瑣言二十卷取左傳田於江南之夢荆江故在其北乃以北夢名篇其書皆唐氏賢哲言行暨五代十國之事蓋光憲嘗從楊元發玭遊元發多聞因資取其說而爲之唐自廣明以後文獻莫徵五代之際記載多闕得此書猶可考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等奉詔撰廣記五百卷采瑣言尤多前明商氏刻稗海亦有是書殊失本眞茲得林屋葉石君萬收藏本石君又得之吳方山岫於是孫氏之書犂然完具余恐其日久散佚特爲刊布用廣舊聞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又嘗著續通歷十卷平生詩文名筆瀾編玩皆不傳爲可惜也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北夢瑣言序

唐自廣明亂離，秘籍亡散，武宗已後，寂寞無聞，朝野遺芳，莫得傳播。僕生自岷峨，官於荊郢，咸京故事，每愧面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玭少尹，多話秦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諸官見元澄中允，款狎笑語，多符其說。元公謂僕於一二子弟，以諸賢生在長安，聞事不迨富春，此則存好問之所致也。厥後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雖但言，亦欲因事勸戒。三紀收拾，僅成篇簡，爰因公退，咸取編連，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二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乂，傳有畋於江南之夢，鄙從事於荊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即可知也。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後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菅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誚焉。

北夢瑣言目錄

卷第一

宣宗稱進士　李太尉英俊
鄭光免稅　復興釋教
鄭氏女廬墓　日本國王子棊
駁杜預　李太尉抑白少傅
牛僧孺奇士　令狐綯頂撥文解
劉三復記三生事　兵食為本
魏文貞公笏

卷第二

皮日休獻書　李相怙權 溫庭筠附
駱山人告王庭湊　授任狹隘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illegible]附
放孤寒三人及第 [illegible]附
文宗重王起

卷第三

盧肇為進士狀元　[illegible]畢諴相名
段相踏金蓮 [illegible]附
李[illegible]相國為柳夫人所咲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李光顏太師選佳婿

王文公叉手睡圖 司空圖附　河中餞劉相瞻
李氏瑞槐 趙令公犨隶附　高太尉決禮佛僧
王中令鐸拒黃巢　路侍中巾裹
李勲尚書發憤 趙觀文附　鄭愚尚書錦半臂
韋宙相足穀翁　李當尚書竹龍 崔珏子附
吳行魯溫溲器 扃南附　崔侍中省刑獄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杜審權相斥馮涓
不肖子三變　薛保遜輕薄
陳會螳螂賦　劉僕射荔枝圖
趙大夫號無字碑 張策附

卷第四

趙令公紅拂子　薛氏子具寓儀
孫偓相通簡　柳玭大夫賞牟麐
孫揆尚書錫解 劉知俊附　崔乞相厥文
諸重德好尚　畢勇知分 蜀楊會附
楊蔚使君二典洋源　妖人爲稱陳帝師
哭麻劉舍人事　蔡京尚書拔顏氏昆弟
陸扆相六月及第 盧光啟附
吳融侍郎文策　破天荒解
成令公爲蛇繞身　張濬相破賊

薛澄州弄笏 第九附　西嶽神斃張篪
柳玭譏呂巨源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杜荀鶴作士號　溫李齊名
崔氏女失身爲周寶妻 朱尼虛氏女附
崔禹昌不識牛　張曙戲杜荀鶴

卷第五

令狐公密狀 朱衎附　李遠譏曹唐
中書蕃人事　徐相諷成中令
韋尚書鑒盧相　薛逢賞王助
陝州姊書　陽朔山水
淮浙解紛詔　吳融夭卒
沈詢人物
張濬削爵與田軍容中外事
薛少師拒中外事　楊歲義母 安師達附
成令公和州畝　韋太尉伐西川
李仲封不幸　裴氏兄行卦 附登尚
閻門溫鑑 王先主附　高太尉機詐
張道古遺敗　狄東居子
趙裔不爲西川辯 李昉昆弟附
高駢放子 牽駢附　符載侯翮舒厚道從

卷第六

吳湘事劉蛻宏附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雙家譔師文加白衫附
韋氏女配劉濬事　田布尚書傳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同昌公主事　侯昌業表
李常侍遇道術
陸相公勸酒事朱道士郭子虛附
裴鄭公襄王事　田軍容被李太尉
朱李騶進　李羣玉輕薄事韋岫李璀附
以歌詞自娛蜀相韋莊和凝附
劉蛻奏令狐相　陸龜蒙追贈薛許州附
顏給事遠諂　李磎行狀裴贄補闕附
白大保忿誌宗郎二人附　內官改創職事賈給事附
羅隱以不降方干附　李琪書樹葉
杜荀鶴入翰林卞曾吕附
樂工關小紅石晏附　孫內子蕭隆附

卷第七

孟浩然蹇驢以詩失意
鄭綮相詩李程附　宋鵬詩宋之問楊敬之附

李學士賦讖劉昌美劉傳附　盧詩三遇
李浣行文卷皮日休莊布附　鄭準集軍書
鄭華饑陳詠　王超旅奏石欽若杜在附
李商隱草進劍表蜀史傳昌獻雲附
高宗文相國詠雪　洞庭湖詩李同包賀盧延讓翁兄附
高蟾以詩策名胡曾羅隱附
韋杜氣詠李安附　梁震辭祿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曹村夢劉度
元德處　劉道濟幽窗夢

卷第八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孫僕射酹酒裴逸附
三劉上以名取戲　張仁龜陰責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侯泳許亞盧相
盧沆遇宣宗私行賈島附
戴非熊再生　張曙起小悼
張褐尚書與忌諱　荊十三娘義俠事
李當尚書亡女魂

卷第九

孟宏微嫌妄　楊收相報楊元价
劉山甫題天王　賓滌相功德驗陳斂附

刺血寫經僧　成令公擲杯珓事
白蓮女歿蘇呂遠　柳鵬舉誘五紡妓
雲芳子魂事李茵　鄒靈祟
高燕公袖筆　魚元機（宋月英附）
李氏女　馮藻慕名
李涪尚書改切韻　穆李非命
王給事剛鯁　裴楊操尚
出腹不生養虞侍郎　張與師決門僧

卷第十
狄右丞鄙右紫僧（僧鸞附）

張翱輕傲（李鄴 [illegible] 附）　劉李惡甥
李鵠遇柔進茂　孔侍郎借油衣
前賢戲調　京兆府鵶挽鈴
天帝召某客　新趙京驛
瘵疑病　非意致禍
崔福食龍子　薛準陰誅
[illegible]食子肉（李鈞 [illegible] 附）　王迪東畿事
[illegible]水種青蓮花　嚴僕容貓犬怪
寶家酒炙地　李昌符詠婢僕
鍾大夫知命丹效

卷第十一
[illegible]方[illegible]表休　薛侍郎紙裹銘子
進士圖所由倒罰崔狀元
溫賀為[illegible]詩假
高[illegible]宰相事
夏侯相以術而殂　張金吾威勢取銜
蔡畋虎[illegible]（河東附）　申房別[illegible]禍
宗小子[illegible]妖　李[illegible]尚[illegible]律僧
崔[illegible]（[illegible]附）
[illegible]郎入門　希慕求進

乖向淚　心疾不妨文章（李氏子附）

卷第十二
[illegible]役　楊收不學仙
[illegible]子殺[illegible]　柳大夫不受闕筆（李[illegible]附）
[illegible]　楊[illegible]僞大姑神（史[illegible]附）
[illegible]
錢[illegible]　張林多穀
[illegible]尚[illegible]命（[illegible]附）　[illegible]紙錢（[illegible]附）
崔從事[illegible]（[illegible]附）
張[illegible]奏　渚水神正直

塹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 厲氏嚴氏附

鼠狼智

卷第十三

草賊號令公　王建榮遷兩節

鄭文公報恩　韓[illegible][illegible] 李茂貞附

孟方立陳桑梓禮 羅處附

雷宦救王鎔　李全忠蘆生三節

張建章泛海遇仙

卷第十四

李茂貞脅尹殺宰相　三鎮擁兵殺二相

儒將成敗

外藩從事於東 一作太 省上事

韓建始終　孔緯惜鹽鐵印

袖告羅宏信 手詔威附　燕王劉仁恭異夢

卷第十五

拔禍至殿門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韓建責李巨川　天子賜勳臣詩

朱令公爲昭宗攏馬　昭宗遇弒

請殺德王　謀害衣冠

誣何太后　爲堂叔母侍疾

北夢瑣言　目錄　八　雅雨堂

秦宗權訴不及　李存[illegible][illegible]從事

卷第十六

以酒致禍　劉使洪飲

朱瑾殺兄　馮涓設詐

朱友寧妾王烈女　朱果入斗

木中異文　薛貽矩畫讚

春秋寨　梁祖脫難

梁祖夢丁會　殷棟折墜

梁祖圍衆強事　仇殷召課

卷第十七

梁祖爲傭保　梁祖報夫人

朱耶三代　耶律[illegible]佚

李習吉溺黃河　周式拔梁祖

宦官陰謀　晉王上源驛遇難

劉鄩忠于舊主　駁昭宗謚號

晉世子入覲賜鸂鶒卮器

鄴王倫江東詩　魏博衙軍

縛蠟戲旗

卷第十八

楊千郎　娠子能語

北夢瑣言　目錄　九　雅雨堂

明宗不伐　明宗獨見
莊宗諸弟遇害　劉皇后笞父
明宗誅諸兇　韓伊二妃（夫人附）
無官翻勲　明宗命相
明宗審相　明宗惡貪吏
陳不孝　安重誨杜殺任圜

卷第十九

兵界尺　周元豹
[illegible]遊會　鮮于[illegible]詩
擊碎舍利　崔協[illegible]

降龍大師　僧日爲舍利
姚洪忠烈（[illegible]附）　定光門生同入翰林
[illegible]帝[illegible]　明宗[illegible]道
明宗戊[illegible]王　[illegible]果
明宗不樂進馬（[illegible]）　康[illegible]
明宗[illegible]　[illegible]

卷第二十

見[illegible]　又[illegible]法
因事納諫　秦王[illegible]
沈徽曲江吟（呂節附）　姜[illegible]

王氏子知前生　舒溥（[illegible]）
何博士（[illegible]高[illegible]）　章[illegible]鈍（[illegible]附）
中令忍飲（王[illegible]附）　何見鬼
孫[illegible]齊　馮見鬼
休公[illegible]

北夢瑣言目錄

北夢瑣言卷第一

富春孫光憲纂集

宣宗稱進士

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相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鬬雞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勑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每於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以光于同察，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察以私務見拒，爾後子孫為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察胡為。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為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為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鄭氏女嫁某

唐大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元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元慶休親截髮往慶州北懷安鎮收亡父遺骸到兗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塋內築廬識者以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烈而且孝誠可嘉也盧蕘習於近俗謂不能禁止也盧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棊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棊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棊子蓋玉之

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涼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答曰此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此夷人也猶不可輕況中國之才乎葆光子以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棊其力粗贍安輒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始一作）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謂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效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十鋌獲免良可笑也

駮杜預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一義謂剌

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經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陳工部說同葆光子同寮子公貞勉精於春秋有駁正凡數十條緒甚多人咸以（作）誚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說符經之旨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為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盛其箱笥沒於塵坌

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絶、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内（一作苑）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為時所排比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為卿相知人皆惜之、孫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為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部中書舍人御史中丞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諡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諡、曰簡白居易曰文孫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衡比李之功勲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

令狐滈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述滈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𡚁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滈在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孫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將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路巖通判官殊不似德裕立功於國自從立身掊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巖廊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雖比也、

劉三復記三生事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一作人）賫所業以謁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曰子可為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搆）否請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為當、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為緩轡有蟣

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秃角犀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畿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悰曰公以碩大敦厖之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祖言譏之文多不錄時人號爲秃角犀凡涖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己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謩右補闕委舍人善爲之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第一

北夢瑣言卷第二

富春孫光憲纂集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後於宗授者唯韓愈焉蹴及楊墨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自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士先生籍比大聖榜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以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黄巢中遇害其子爲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 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其子滈不肖而藉為張本劉蛻拾遺上疏疏之宣宗優容而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寃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已之短取誚于人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為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

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然之官只此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羅負無成有詩哭相謂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荊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綯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宏正之鎮鎮州也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之嗣也庭湊生於別墅常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和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任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野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面東於宇而行庭湊以徹公正忠於朝廷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為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為部將張文禮滅之

投佳致冗

唐馬植相公[illegible]鎮以[illegible]無宜民事[illegible]終[illegible]也尚從[illegible]李琢後鎮是[illegible]人[illegible]出而[illegible]六七年[illegible]勤兵從以內[illegible]作[illegible]從之[illegible]閭征役撕蠻人[illegible]有[illegible]於[illegible]鄉有詩刺云南荒不擇吏致我交[illegible]二四年致我交趾[illegible]天下戰將多金[illegible]利科分民[illegible]分為[illegible]其族去為蠻[illegible]一川[illegible]有殘卒回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illegible]鼓聲不忍看金鐵念此

堪淚流悠悠潁川綠吟此詩有以見知（作）失於投任爲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開海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至九泉之下時有誚駢之者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曰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孫光憲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爲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胥也）

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號此地爲天威路實神功也

放孤寒三人及第 科松蔭花事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牓內孤貧（貧一作）者公乘億賦詩三（作）百首人多書於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詩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一作田）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食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鐵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孫光憲嘗有同寮小伐淵兒時詩卷內一句云科松爲蔭花因譏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牡丹宴席中有兩松封植甚命斧斫之以其蔭花此侯席上於愚有得色默於恚耳不敢答亦可知也

文宗重于起

于文懿公起（作）任節鎮跋扈歷有書踞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爲說窮於太子之筵以揭之人君儀形於便殿師及日之曰當代仲尼躋歷外府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十貫給之起昧於理家條入其家盡爲僕妾所有頁年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讓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爲短也孫光憲曰主人之家唯恥（忍作）倚班至於荷眷執衣灌園竊謂未有祿代耕望宗器而獨養妾可忘甘苦不逆寢

資今之世祿落薄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其狗彘少似作歉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儀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第二

北夢瑣言卷第三

富春孫光憲纂集

盧肇為進士狀元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牓先呈宰相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牓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覘吏於相門伺門吏曰相公於衆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

為狀頭及第時論以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改畢諴相名

唐相畢諴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鹺賈之子請改為諴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集也

段相踏金蓮 夏侯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餐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

後扣鐘集其曉屆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荊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為此也富貴後打合通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鄭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蹇而後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詩及荊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謨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一作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

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磬折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債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綿部固不能為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謁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憝謝曰某官緒被閒冷不足發君子聲采雖然已藏之于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杜邠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

意有一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罷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為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諸宮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在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殕人有從劒門拾得裹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恩斯又何心哉未知所賢將豈足為屏

李光顏太師選佳壻

李太師光顏以大勲康國品位崇高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佳壻因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

韻風流兼優與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君一作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閑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大侯京求婿王謝何其遠哉許尚書與人物宅誤則風常許之

王文公叉手睡　司空圖門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

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餘紙麵，不過十八片。曾典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閟太速。有鄙薄者號為司徒空。瑯琊知有此說，因召一牓門生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爾後為御史，分司，倚相盧公攜待之，乃留詩以氏族，司空覔官班御史，樵老夫如且在，未可欺，逵窮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餞劉相瞻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滎陽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飡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飡，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遊寺，見此文，歎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山（作）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閹癈，能為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篯而祖之，浮薄幕客呼相國為尸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illegible]一上人細話之）

李氏瑞槐（趙令公代衆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瑩家庭有瑞槐樹，婆娑異常，門邊假見有宰氣者言此公與同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必以無之。然趙令公先小宰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

叔當其子孫。厥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一作）凡士之官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兆亦隨人而放之。向者槐棗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拔群之如是也。（臨丙得）

（[illegible]）

高太尉決禪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以傳徒禮令，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秀

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為寨陵脅州將果叶渤海之志（□縛武贊 中興十 王迓）

王中令鐸拒黃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渚宮為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

自退避無污鋒刃於是棄關隨僖宗播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勳不成竟罹非命時議以黃巢過江爲大射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有詩其要云勅下（一作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忘在其中也（黃巢起廣州自號義軍百萬都統上表先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候便歸降必有陞賞朝廷恥笑）

路侍中巾裹

唐路侍中岩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巍紗巾之腳以異於衆也閭巷有袨服修容者人必叢之以為非路侍中耶當過豬豚之肆見僧家者謂屠者生（一作）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今播於倡樓也

李勳尚書發憤（趙觀文附）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為衙前將校八座方為客司小子弟亦負文藻潛慕進脩因舍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

具白其行止不許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未令自見其人質清秀復覩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郡巡警驗一通與八座先德俾除職司閑居恐妨令子修進爾後果策名第驗歷清顯出爲鄆州節度也八座（悔因王屋山僧匡甚許近代進士趙觀文桂州小軍杜狀元及第乃才學也）

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歷清顯蕃鎮所至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荊南滎陽除廣南節制路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

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授一作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又曰：滎陽因醉，恥左右見一白猪，若杜征南蛇吐之類也。

韋宙相足穀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以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李當尚書竹籠 崔珏二子附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內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前政以其各有門閥，弗克禁止。閭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纖竹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乃存於家世乎？今日所懲，賢親必賞。老大安一作勉旃。遂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也。崔珏侍御家寓荊州，二子兇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荊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吳行魯溫溲器 僞閩南附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慎，每夜常溫溲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爲洗足，中尉以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廝僕之役，乃脫履呈之。中尉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累爲虔號相公，西川行軍司馬，崇領右東西川山南，領節方除西川，制六爲命代之英，可作人中之祥瑞之也。僞閩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魯欲且辟之，閩南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頭剃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逡巡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爲成都少尹，嘗出輕言，爲行魯所殺之。

崔侍中省刑獄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溫顏恤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麵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宅使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

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惜哉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不審是隱者為復是漁師莫曉其端倪也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霑溉之恩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以名教之家中作重於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踵乃父之緒言棄先王之舊制以時一作敘本之敬能便廢乎人彭通人抑有其說時未喻也

杜審權相庇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章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奉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從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于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懸鞭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滎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謂賀其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甚悔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康申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罷浮之聲偏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有涉交通中貴忿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荊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贍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幾致多與之論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輕薄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孜一作公尤惡之其堂弟所名保厚以畀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賢其良人操尚略同閨季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閾薛監知而大怒經年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公作出鎮灞和曾□方有微拜而領於鄰怨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文說於蘭上止送於氏也數物衆人皆之曰散動可以行淮嶺表州縣官也陽

呼天之生民爲此輩皆捷又觀優云緋胡折窣一作推窣菜
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休遜不會其輕劣皆此類也虛度
登龍變化以其爲姊妹夫徑至澧州謁荊廷至郵亭過
望而笑以爲奇許休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
笑虛中付軍將周詢蕭字服鼻俱言之

陳會螳蜋賦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
以當壚爲業爲不掃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修進
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餱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
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蜋賦大行太和元年及第

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
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爲白中令子
壻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劉僕射荔枝圖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
蕒一作餺飥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以僕射晨
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朝士聞而哂之又鎮番禺
效吳隱之爲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頗仰給焉但畫荔枝
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渚宮家人
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趙大夫號無字碑張策附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
標譽甚高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
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己也世亦以
此少之　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
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
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
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
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
主而求際會蓋爲天水相沮終爲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第二

北夢瑣言卷第四

富春孫光憲纂集

趙令公紅拂子

唐鄆州趙康凝令公世勲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飾前後垂鎮以整冠櫛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允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以開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瞿但有顯廢豈可笞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俛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土塵遞之戮尸其依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

薛氏子具軍儀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慨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麄官乞與真拋卻賴有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為麄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櫜鞬參諸幕客幕客怪驚入座曰俾示消兕時人以為輕薄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也

孫偓相通簡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語於親友曰凡人許己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甚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為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庭而廝僕藍紛紜毆吏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撓矣其性皆此類也相國曾與韜至嶺詣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謂至人語及時事每有南投之約爾後雖登台輔竟出官於南方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不忘我行同[illegible]蠡師舉效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罹穀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柳玭大夫賞牟黁

唐柳大夫玭直清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是東川庶族具牌元戎領相看謁駁部之亞台曰朝廷不用此君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瀘州有牟黁秀才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illegible]以[illegible]從行以為牟子卷軸不[illegible]見過亞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傾危斯乃相府之子[illegible]不[illegible]退即退忘以吾稱之人必禁之由此減三五員[illegible]不亦善乎[illegible]第[illegible]大而服之

孫揆尚書[illegible]

唐末朝廷聞太原不克以宰相孫揆為[illegible]帥韓建

爲副使澤潞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沮撓其謀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爲繡州牧孫尚書爲太原所執誘爲元戎李公克用以狗豬代之李公大怒仰以鋸解加苦楚焉鋸齒不行八座乃謂曰死狗豬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鋸乃行未絕間詈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明公俊行共奔秦奔罵賊暴之聲天下咸聞時蜀先主出其憨酷而誅之受戮日皐望藹端氣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孫的何勇怯之不侔也（孫揆尚書少年不甚爲之張籍蒙於而已十五歲猶第一參不唯昕後乃）烈士也

崔允相腋文

唐崔相國慎由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占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妊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之七日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如次分明印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允也崔亭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諸帝德好尚

唐末岸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蔣常式以喜見朱門曰新書策杖魏公鍰好食新飽頭以爲珍美衣事開闔先一夕必到使院索新煮飽頭也杜豳公每早食鎚飯乾脯崔侍郎安潛好看鬭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不亦遠乎

畢舅知分（蜀楊令時）

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舅爲太湖縣伍伯（伍伯自卯令者謂職行杖）有相國恥之俾說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此猥籍津遣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良一作）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爲楊會除長町以酬之楊會以其之吏役遠近皆知參目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較乎（子一作）家供侍而博（錄一作）廢名長馬乎雖假假職除授檢校官竟不舍縣役亦畢舅之次也

楊蔚使君一典洋源

唐楊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宏與其志兄而頴川頻使他適乃謂道士曰此度吏來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遂令申陳而州前掩歸而至方遂披揖公衆曰嚮風久矣幸獲祇奉敢以將來祿算爲請勿逗遂次頴川呼人爲卿乃謂州牧曰卿三爲刺史了更無一州牧不擇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爲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猶慮不喻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恨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邦三爲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爲愚話之

妖人爲稱陳帝師

唐中官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嘗致書於許昌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安潛不允爾後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勗羅元杲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嗣勒命妖人〔[illegible]〕中令出[illegible]行此語乃僞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出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將一妓妖冒稱僞之官府未喻亦盛迎候有遞騎有指揮索馬四匹祭事者覺其非常乃馬縻之未供承間而真陳僕射亦達界而至其妖人笑懼獨綿而伏命頴川俾按而誅之識者以陳僕射〔[illegible]〕由闌之力無涓塵之效盜處方鎮始爲妖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哭麻劉舍人事

唐李相谿高才奧學冠絕輩流爲朋黨所排洎登廊廟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拔扃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父嘗受贓乃作解嘲賦醜詞詐初入謂寒心刺士有識者聞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不云儂策御鑑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爲然

蔡京尚書救厥氏昆弟

唐蔡京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暉知使己有貴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因其子叔向已下儕列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八座識而即席約令勿起二顧得以受餉其遂八座謂之曰以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勿以子孫相託遂出其族縱滑黃寇犯闕相彥朗領本軍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察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爲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朗相繼貴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陸扆相六月及第（盧光啟附）

唐陸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于時參從勞止人時當六月而初開策名前後在翰林者凡苦於炎滯同列戲之曰今日好造天勝以其進取非時也然相國文才而德為冠一時朝中陸氏一人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乃三人也　盧相光啟先人伏刑爾後弟兄修飾赴舉因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取多金初舉子一春即獵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于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

重疊別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猶諸於范陽公爾其族弟汝弼為張相（一作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也俊邁亦有族昆之風

吳融侍郎文筆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恩雖愧荒拙敢不著功未關聽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皆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徵敗出官寓於江陵為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即云海內文章止魯望而已自相才名于時不免識者所譏

破天荒解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為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關圖常修乃荊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關圖即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為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一作較）率為者甚人以醋樽進之

曰此亦校（一作較）率為者也席人大噱關圖有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成令公為蛇繞身

唐荊州成令公汭微時爲州將戍江陵為節度使張瓌詰官之從卒大都參於衙鼓　夜為巨蛇繞身幾至于頸乃曰苟有所負死生以命祝之蛇亦亡去後投招辭戶以劍練士卒從戎而復荊南宣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諸南郡（將即命曰渾建成今以姓郭後歸本姓）有孔目官賀隱者亦逃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為腹心

凡有關攻賴其允贊自賀思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騁辯
陵人又多矜伐為識者所鄙婦翁笑知章乃餅匠也舌
多不遜又元子彀為符于刃之竟無系嗣樓船之役慕
僚結舌終致鄂渚之敗惜哉

張濬相破賊

唐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
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
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行朝破
賊回顧乃是此道士一作人相國曰某一布衣深何階緣
而能破賊乎道士勉其入蜀適遇相國聖善疾終未果
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相國升緣
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
何其驗哉

薛澄州弄笏 羅九皋附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
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
一門生辭歸鄉里臨歧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
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等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
小吏讀學其行步拜遜公知之乃召謂曰汝於庭前學
得似則恕汝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視之小吏安詳傲

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路侍中巖在西蜀嘗晝引衙
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皋巾裹步履有似裴條
郎中大貂遙見促召衫帽視之方知其非因笞之

西嶽神罰張辰

唐張策早為僧敗道歸俗後為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
修業觀側有莊其弟莊宗輕易道人令門人以冠服拜於天
尊呼上云借此公為我掌之須臾而仆忽似遭毆擊
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執曳之狀歸至別業而卒
斯人也必負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殃
非不幸也渚宮府崔使君閤門尹京兆和石山事同 關石山見賓宮
新敘卷第見宣宮之李哉仁訢中日瑕為思話之

柳婢譏蓋巨源

唐柳僕射仲郢鎮郪城有一婢失意於成都
鬻之蓋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 太郡 宅在苦
竹溪女儈具以柳婢言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
之具悉偹是日嘗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窗覩柳
婢在側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召之就宅蓋公於
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
失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與還
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

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守貴緝牙郎乎蜀都鬨之皆嗟歎也蒲族之家率由禮門盖公恭貴未知士風爲婢僕所譏宜矣哉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唐柳玭大夫之任瀘州瀘牧汴將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邀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蜀五馬經過乃棹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謙過己怪而詰之師儒曰巴蜀亂離某懷集鄉人非他盜非敢僭妄徼求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膳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遂爲和之睹其清儉不覺嗟歎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爲斯人而致鄭綮蓋賞其知分任真也

祖系圖進士牓

禪門有祖系圖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進士有登科記鐫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誤後人良可怪也唐進士守文制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良國色也朝之令子求之不從時貴播才趙耳厥方謀締姻其兄諫議以有氣焰能爲人致登第潛嫁一作娉女與璠璠爲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

公說即其中表某鄰之因謂堂杜尚書宅遭火幾爇神杌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虛內因而延爇京兆謂宇文以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說用以譏之棲光子嘗以一僧辯若謬妄且擁徒說法自言出世安知他日不預祖系乎是則守文制登科後人何以知之悲夫

溫李齊名

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洩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

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之徒
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豳
公自西川除淮海溫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
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
見池蓮照水紅豳公聞之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徽云溫
舅曾於江淮為親表檟楚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
場多借舉人為其假手（一作多為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
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
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
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宋山尼虞氏女附）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
少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貂素以豪俠
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爾
後周除浙右其內亦不睦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
者官卑不敢先言此事以彥不相辱相國不得
已而容之（[illegible]）

宋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鄭谷峰有道
者也嘗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堂欲行強暴尼憚死失
志隱峰取去禪服集眾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
之部將張勍恭指鞭人之管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
講經聽者雲集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
張乃斬其首與其父同沈於蟇頤津也崔氏女宋山尼
以儒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吳講經尼以守戒
而隕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以一段障難而況冶容誨淫
者哉孫棨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遊之事
其旨似言盡相擁之室不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
之叙宋人而復以是知平康之遊亦何傷於年少之流
哉

崔禹昌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
州管內禹昌徵人之按對初到夾門命梁祖在當陳案
於任梁祖甚喜以其不利輕謗甚嘗管領常預賓次或
問禹昌以其有莊墅必若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
禹昌曰不識行之熟以時俗諺不識行有對之
梁祖大怒曰其人不識牛而我乃村夫陶識牛耶則
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久欲斬不測後有人云方漸釋
然

朱昭戲杜荀鶴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禕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
神敏俊其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冠亂離莫知
存沒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
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表贊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
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
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
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安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
噱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
雙成青瑣窗驚嗷明珠細䌷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
又有鄂郊賦敘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
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第四

北夢瑣言卷第五

富春孫光憲纂集

令狐公密狀 入閣頭附

唐太和中閹官恣横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
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
公欲盡誅之慮其寃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闕
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為宦者所見於是南北司益相水
火洎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以 一作玉石俱焚也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圍 一作頭 頭自是四方效之唯
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也

李遠戲曹唐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
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
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
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 世謂重其詩不加

[illegible]

中書蕃人事

今俗間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
而登郎署省中謂之為司君子也居自大中至咸通白
中令入拜相次畢相[illegible]

嚴旅省相須獻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景讓尚書西川題報狀而歎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遂託疾請鎮有詩以成都十萬戶拋若一鴻毛亦擇勝之比也近代吳中侍郎乃通人大夫門宗即世目天水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乖於所望歟其不大拜也

徐相讖成中令

唐乾寧中荊南成令公汭曾為僧止壞渚宮尋即真命末年騁辯每事標持初以禮闈舊在巡廳為士象當滿所據奏請割隸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為處置由是

銜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令雖加接延而常快快鋩後更府而益殊鋒起相國因令公伎藝方向自比桓文當滿者偏川一毀草頭黑令公不能加答而然朝廷乎成公毅焉而屈東海文祖高踐踐之爐冤成令雖甚敬慎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國以南嶺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黃饑成令曾為僧也絕唇齒恥之

韋尚書鑒盧相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彗平聲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為大用乎洎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尚書乎

薛逢賞于助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親魏城縣道觀碑詞華典贍於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蹇漫聞以改名助字次安其文類王勃也自紡婦刊建壽使君列衢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蝸首巋然好事者經過皆親駕而覽之助後以著述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撥發增價而了孫蔡之廿年朴作蜀翰林學士

陳陶舜書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冰狼子瘦思日鵩鶘寒又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麑裘寄興求深任斑髮向陽終守鏡投尻皆如此例不可彈記著辭方十卷冊其名而未嘗見之 [illegible]

皆所著今兩存之

陽朔山水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宏農楊蓮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琊從容不覺形於言以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琊以某未曾打人脅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寧饑而還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淮浙解紛詔

唐僖宗皇帝蒙塵于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侍翱翼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

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壯筆寓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擢以親從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篇而成文藻之外乃有謀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舊說李鈞相鎮淮海奏爲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衆人候護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其略云當道地管八州帥權千乘副使著緋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表而獲恩命也李太尉破昭義自草詔意而令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吳融天幸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恥之吳侍郎越州山陰人以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縶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河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誅戮須臾紫綬者終不相顧促遣前去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詢人物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遊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

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illegible]騭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爲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筍班[illegible]

[illegible]樂朋龜與田令孜中外事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遊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申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于方之門皆中一作由

中外之敬洎車駕到蜀翰林學士畢集一日中尉為宰相開筵學士洎張起居同列張公恥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但叙朋酒之後中尉請之俄而宿主即席坐定中尉白諸相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應玷辱何憚改更今日穩地謝酒即又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為華彥薄之梁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史老莊洎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蓋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大可之

薛少師拒中外事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家仕於唐比梁太祖兵力日強朝廷傾動自普太天下懼之孤卿為四鎮官告使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頗會恐申中外孤卿偕言不會謂謁者曰某頗讀安敢輒受令公拜竟不為屈洎受禪之後殆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為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醫人楊僕射攻療之孫卿致書戲謝其書末請借將與歸京奉養蜀主謝之乃以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暫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韋公說任梁為中書舍人使韶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河北閙兩浙為勍敵又頻失利於淮海其籠兩浙牽持之其次又寄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則希其豐遺二則懼不附於梁並皆拜之錢公亦自負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嚴廊之拜也

楊晟義母 安師建附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也後為梁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潛結進輩各得其

所得於豐敵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也令求訪周氏既至以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慮有好合之議密與楊君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偕之每日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危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為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而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為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以惜死先主歎嗟一作賞而行戮焉設祭而葬之

成令公和州載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荊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粟本前主欲覩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事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飾即可知也帥非拒諫斷自其意幕寮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illegible]贊成之行次破軍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漂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即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說蓋前定也

韋太尉伐西川

唐陳敬瑄據成都拒命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時為草賊剽掠諸縣乃擒守下兵投掌武署為衙內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川數州號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韋公甚謹掌武當其事發終不能為役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人說論陳禍福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都頭有啖人者呼而戒之以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縑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一旦門外營譟以軍法斬之兵士擒吏掌武親吏駱[illegible]為忘名者臠而啖之由是懼罹其禍遂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章魯封不幸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類衆不策發采甚著錢尚父土豪倔起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怫其從己然其出於草莽不諳事體[illegible]寧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作縣令即可知也以章魯封為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笞[illegible]隱嘗錢[illegible]畏死[illegible]也章羅以之[illegible]錢公用之[illegible]玉石俱焚可惜也或云[illegible]後與[illegible]州[illegible]子[illegible]巷行於世[illegible]號為中朝所重錢公[illegible]加欽[illegible]給事中卒貴亦[illegible]絕而衰

裴氏再行 [illegible]

[illegible]司徒[illegible]桂新[illegible]康[illegible]汀而以几什器圖像皆新其製所居緘[illegible]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別七家借之在番禺時[illegible]愛一女[illegible]郎進上以[illegible]之才過禮期遽[illegible]秋[illegible]不免[illegible]計無何到京[illegible]物故[illegible]女及[illegible]不勝悲痛而[illegible]笑之蓋夫婦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

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即無改醮之漸五教公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因曰一作引適人亂倫冉璞自河東始也元潁一作穎少監蘇滌中丞賜紫楊玭少尹與五教親吏別駕說皆同　歸登尚書每浴皆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窺者見一巨黿吹水也性甚鄙嗇嘗輔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殘者一日內子於封處割食八臠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閨門穢亂　七七附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從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蕃兵屯戍大渡河纔覩旗纛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待尸而托之者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綠衣蠻踏入廣都縣村野里人私率數百人叫譟而逐之蠻一以頭領走知諸將闕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蹂躪如此　王蜀先主時雲南窺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啖食不以為敵自向前之兵曰倍其勇也

高太尉駢詐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届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郵亭遣之以壯軍聲蠻衙懲交趾之敗望驛一作驛而遁先是府無城郭南寇纔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親畫地勢圖版築焉慮蠻酋將施亭堠有警乃命門僧景仙此僧多爲蠻夷人所[illegible]也奉使入南詔會言駢自邊後自下手築城日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燦然旌旆竟不行而驛信驚懼不暇矣以詐勝斯之謂也

張道古題墓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清池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羣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州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蓋為蜀主所忌無路棲託泊建開創誠思徵召為幕寮而抗節不諂錄竟罹非命也嘗自筮謂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道古墓祭誄其才學不為延譽又非達達一作時數奇取禍之流也補闕深於象數著書易題數卷行於世

叙果居子

唐貞元中稗歸人常大頑黔嶽帥待裴徵召為文克泊沒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效篇示愚辭韻挺特風調凜然真得戎都之刃尺也雖果居士有二十餘卷思同欲借於歸州也後李以俾搜訪之書未達前二日里

人有家藏全集者擿選延熟而燬爐之嗚呼罪於世以
與時也苟得繕寫流布振徒聲光而焚如之禍何不幸
之甚也

雍陶不就西川辟 李頻[illegible]附

唐雍陶員外家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長擢尚書
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覆亂阻道多故異[illegible]
兵難備歷飢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學士異待郎
[illegible]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外郎謂知己曰[illegible]為通
鑽服[illegible]以公[illegible]外[illegible]西歸[illegible]東家[illegible]也 作
[illegible]通判韓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咄外

郎[illegible]二息亡[illegible]於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
遠哉近代李頻[illegible]皆嶺表人頻即遣其糟糠別娶
士族貴郎二十年不返鄉里于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高測敘事 韓昭附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歷數琴
棊書畫長笛胡琴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謂高
祖公[illegible]事[illegible]其要[illegible]卷[illegible]酒百杯[illegible]公曰
高君[illegible]不易綴[illegible]百杯酒得以本[illegible]乃飲以酒
米知門[illegible]因[illegible]書除秘校卒於成勝
軍節度判官也 韓昭仕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

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算射法[illegible]皆[illegible]以此承恩
於後主時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
一條長時人譏之

符載[illegible]

唐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
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先死無成唯符公
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懷金之望韋南康鎮蜀辟為支
使雖門受知尚多假寢冒公於[illegible]下[illegible]化沒醮請撰齋
詞于時陪從於摩訶池[illegible]符公離席[illegible]命使院小吏
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繞[illegible] 符 步而潛[illegible]口占其敘

速如此劉闢時為金吾倉曹參軍依棲韋公特與撰真
贊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宛若出水秋鶚乘風行
義則闢輔仁乃通德[illegible]劉闢闢之中消京兆變故彭
城如留務起兆抹之[illegible]為其所縻凡有代[illegible]食更恭
所劉闢之敗也蔡多罹其禍唯符生以贖奏藁草一
篋以[illegible]文[illegible]公[illegible]東下棲於廬山即前之真贊可
以有先覺也居潯陽一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illegible]為
副使授奉禮郎不赴命小僮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
錢買山四方交辟籍鵬盤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
人娛侍聲名籍甚于時守道循常教號曰兇人 曾覽符公全集

其文簡當清俊入其室奧者唯建中□樂王夫子宋興雖有詞叟其文況非得之流片自守分彭山宰基銘即宋文也

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壺以拔萃出羣爲邠寧從事僖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內試數題日其詞立就舊族朝士皆推服之僖宗歸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臥龍館王蜀先主圖霸丕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侯侯一作俟其可否馮有文章人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羈寓成都爲侯公軫郵甚德之其辭碑一作責即馮涓秘筆也侯有謝上于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僻戕未坐了徹其其一作人蜀之小說也

趙雄者梓州鹽亭縣人也博學豁於長於經

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蜀之道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第五

北夢瑣言卷第六

富春孫光憲纂集

吳湘事 劉虞宏附

唐李紳以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爲朋黨者切齒鎭淮海日吳湘爲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財反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贓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及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冤衛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誤我也馬

植曾爲衛公所忌出爲外任吳湘之事鞫於憲臺扶風時爲中丞得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顏尋歸澧陽孀居而終焉湘來理雖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虞宏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得也已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 與人家禪師文如海禪上卅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發願世世爲國王宏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

手文有相國姓字閱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因勑旨不允也　雙峯禪師聚徒千人談元之域無能及也一旦惑於民女而敗道焉是知淫爲大罰伯父相國李公蔚始與師善爲致一字而已　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詞浩博纔求一尉與大湯惠休廖廣宣輩共卑也惜哉

韋氏女配劉謙事

丞相韋公宙出鎭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

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隱爲廣帥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龑在位經二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田布尚書傳

處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鎭淮揚也盧丞相耽罷浙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維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二客私於方外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至泊逆旅某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以斷驗與他巫異請改舍於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至乃與神遇

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曰布有不肖子贖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相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異哉某之爲祖也未嘗以機密損益於家人忽一日及州節度使奏劍州刺史田鉞犯贓罪私造鐵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贓罪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盜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曰鉞贓罪自有憲章然是宏正之孫田布之子宏正首以河朔請一作朝覲奉吏員布亦繼焉一作父之族布會征淮口繼以忠孝伏劍而死今若行法論罪以閉邊困未若因事

宏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罷授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照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見焉公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神憮然曰某所負此婦八十萬錢今方忍恥而償之乃宿債耳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代付之自巳事不驗神乃辭去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死且如是而況於負國之人竊君之祿而不報君之柄而不忠豈宜其未判割於斯論瑕而崔相國出入將相殆三十年也宜哉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啟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愚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錄，真可謂英才，竟罹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副，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懷危懼。後郭美人誕一女，未踰月，卒。適值懿皇登位之際，皇女忽言得活，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公主，降韋保衡。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效而殞，醫官韓宗昭、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諫，懿皇不聽。懿皇常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若蹉跌即陷地之道。人上悅之。遂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乃嗟之。（同昌公主奔事見蘇鶚杜陽雜編）

侯昌業表

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震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從者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

李常侍遇道術

隴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作白）。光化中，與諸朝士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鄰寺，以散鬱陶。寺僧有爽公者，引與小貂相識。每發他出，或赴齋請，荷小貂在寺，即不扃鎖其房，請其從容久。向藏伎乃以李常侍在寺守忍，闔扉云或一日從容謂小貂曰：世有黃白之術，信乎？好之乎？貂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輒好？僧曰：貧道之每持紹出寺，為修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望，敢秘惜？小貂辭遜再三，乃授其術。爾後嚴受三峯劇相四入崔相恩知，每遇二公誕之辰，乃獻銀藥盂子。此外藩家屢空，然不自易，亦不傳於子孫。從平章事李璩乃嫡孫也，常為愚話之。顧成往先光先生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得仙，而得必致禍，實嗟名行謹潔，往往得之，即李貂之謂也。

陸相公勸酒事（[illegible]）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以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

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
朱秀才遂寧府人虔餘慶進士有楊貫如別明守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策謁之鞏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戒誠哉善言也　東臯子王勣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爲孔門之徒得無違告誡乎

裴鄭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昌圖等同奉之洎破僞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其兵衛四圍不謀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之牆數仞也蕭遘相就河中賜盡授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久而盡潤其壽竟飲之而終

田軍容擻韋太尉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玄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朱李驟進

唐李師望乃懿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爲己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陰通（一作致）南詔於是蠻軍爲近界部落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又云因任華陽據賊）　光化中朱朴

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敭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曰俗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一作）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碧日出官時人曰拔上爲相自古有也君子（一作）不恥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況唐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辯給欲整其亂祇自取辱耳消縷未申而教樂伶吹筌策甚爲識者所責也

李癢王野蒲事　韋允李繚附

唐李羣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舉親友強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爲其延譽因進詩授宏文館校書終於荊襄間然多狎酒徒疑其爲張祜之流李少逢舊史謫官澧陽備知其行止因爲絕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薄之比疑爲同人所讒或曰曾爲荊之戎卜假肆淫溺潛吏艾役府李謂艾侯以小子因其幸使措刑救之洲行以示一作其輕脫所濟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韋洞有衣缽於亦攻古文流落不錄而沒於溪隴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孫也嘗宰襄州穀城縣京兆僑于是邑常來干謁李亦祇奉不厭一日謂李宰曰客有相忽且求一邑以妝飾宰人聞之大怒以人喚爲長官即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即不可隴西聞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以歌詞自娛 蜀相韋莊晉相和凝附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棊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俞允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又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兩有之

劉蛻奏令狐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蛻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弟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恭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相憾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詐事之縈役既以寢心都不疑慮乃爲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又將十萬爲此吏所費由是貶之君子以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污而發人之短亦首其不濟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皆有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

陸龜蒙皇甫松附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

之祿與張博為吳興盧江二郡從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五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詩為哀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傳貽史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為詩皮既死浙中方干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順作詩五十首裝為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　薛許州能以詩道

為己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顏給事墓銘

顏給事蕘詩官沒於湖外嘗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誌詞云寓於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為詩論之交一紀無險龜蒙卒為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扆二君於蕘至死不虧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利即解攜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二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如何哉

李頻行狀　曾補闕附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頻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為時輩所忌惟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自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為上下二（一作）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此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轢荀孟糠秕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肅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鏡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

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

白太傅墓誌　盧鄭二相附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挽元相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為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鄭文公畋與盧相攜親表也同閣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擲硯相擠不覺硯以翻潑謂宰相關繫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內官改創職事　竇給事附

古者閹宦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簡編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荐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相也十六宅使皆宦者為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為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其綱紀莫自宏農改作也嚴遵美內禍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郫吏膚夫時得覩狸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曾為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一作行膝）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

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曰不敢退而大咍嚴公物故蜀朝冊贈命給事中竇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羅顧升降　方干附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雖醝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丰日閑談讀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為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啟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令狐名第[illegible]於[illegible]又先[illegible]於甲公處）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為貴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巢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腳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　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李琪書樹葉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宏農楊玢放跡於荊楚間楊即淨羽其相琪相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跡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

光符守宜都嘗厭薄之班相寂寞每臨流跂石持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悒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承旨歷廟兩後宜都之子彬為藩宣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讁之矣

杜荀鶴入翰林　中官賈島附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不兆者一篇一詠而已於國大事非其所能幸而得之免貽伊恥也制詔取尊貴而以其纖濃之才擬所

采用皆此類也

樂工關小紅 石潨附

唐昭宗劫遷百官蕩析名娼伎兒皆為強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羊腸下采桑否關伶俛而奏之及出又為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復有琵琶石潨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為相國令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涉獵經史並通名品亂後入蜀不隷樂籍多遊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潨以胡琴擅場在坐非知音者喧譁語笑殊不傾聽潨乃撲檛而詬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苦哉于時識者亦以諸侯之僭亂以來遂使衣冠之士失何可勝言此亦禍階伶云乎哉

孫內子 孟昌期附

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為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為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詩贈人白蠟燭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作白雪香勝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佗家禁苑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元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叢蘭月滿庭又代謝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寄愁人澄澈甘香氣味真好是綠窗明月夜一盃搖蕩滿懷春又台州盤嶼村有一婦人常作詩有才思未嫁於所居廳下與進士王元晏相對日夕吟咏後漸治不禁王舍於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說身無所自經而死店有數白骨諺所謂才思非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北夢瑣言卷第六

富春孫光憲纂集

孟浩然抵觸以詩失意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元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元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略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或云孟郊王曾於翰林今兩存之

鄭綮相詩 李程附

唐相國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常典廬州吳王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因有違闕而笞責之然其儒懦清操以聲當塗之路以時宜採進朝廷務行姑息因此作俄曰鄭公之[illegible]中外驚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既無施展事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之術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因列以其忝竊議僞之相因乃題詩於中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蜫蝓蛭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嘍囉意者以時運將泰縱有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時京兆之相因厭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餅粘柱礎宿火焰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麂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俟曉東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邁

來鵠詩 任光 楊敬之附

唐進士來鵠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子女妻之而後不果因從於蜀身歿幕中有詩云一夜綠荷霜剪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識者以爲不祥是歲不隨秋賦乃卒於通義　前進士任光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賓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旋爲閩從事宏農楊敬之撰華山賦示於李太尉卿宰有行世誠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

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室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蛾蠓紛紛强秦去矣蜂巢聯聯搆阿房矣俄而復焚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蠒栗祖龍藏矣其十下（一作載）改更類歟（一作）懷悲愁辛苦循其上矣（楊氏華陰之茂族減嘉甚遠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李學士賦讖 劉昌美幻偉附

唐乾寧中劉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俚俗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候水平（一作春）去爲有朝官李蕘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關利涉朧西忽遽殆（一作若）爲人所（一作之）促名堅請東下不能止也才鼓行棹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檣竭呀裂破其船而餌李（一作卒）一家溺死（最或云百一二人官葬死竹艦出其）唯嫉婦一人隔夜爲驟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秋又臨溪尸陳小奴操守爲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以竹帽穿白鈒衫孝義稱肯陵弛錢莊藜問李公之行藏自公迎候其嫉婦蘇後亦說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廳事朱門白壁禁吏祭賀又聞云此行無嫉婦名遂從出水濱下時具以其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爲水府春秋祭之初唯西文賦中有金釵墮井賦至是讖爲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爲之亦號陰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劉昌美兩典夔州安縣僧元恆曾有緣川將校王尚書者命已係三百千以修觀音堂（此家云實矣）乃剩三十千入己一日物故經七日對於府署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輔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見劉行軍（即昌美也）說云何乃使用功德錢以舊曾相識放歸須還此錢元恆乃於門人齎衣鉢而償之尋復卒也　西川孔目官勾儀於其輩最號廉直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時復還說見冥官謂曰我即勾孔目也家在成都西市曾負人錢二萬未償汝今歸爲我白於家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償主姓名言之果爲酬還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一作打）店門開（一作）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句爲王先主建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一作若）之至復（一作及）入翰林閑宰而已小列歲之以不同文賦

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也

李涚行文卷（皮日休莊布附）

唐宰相李磎相之子也文學衡與通出薄流于時公相之子勇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答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厥後磎相追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涚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擢磎相麻因而毀裂涚以大彭（彭一作）先世因贓仰藥撰鄙或拆賦李涚酬詞云玉犬吠天關彩童哭仙吏一封紅篆書爲奏虛冤事八極驚柱傾四溟龍鬣濺長

庚冷有芳文曲淡無氣烏輪不再中黃沙瘵群鬼詩帝命真宰臨雲設金賞方與清華宮宣示紫極侍晴空而露恩安得借（借一作）沾施生人血欲蓺糧糟無飽意其有文義處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靸鞋賦譏祖宗皮生後爲湖南軍倅亦甚傲誕自號剛氣布衣莊布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鄭準集軍書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由封是於慶賀中顯出其庶賤也鄭準之敵其若是乎應舉日以詩卷投水牛以護背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

鄭準譏陳詠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奕棋昭宗劫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草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草詩其略云虢德已闕多士伏詔名還得世人閒識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涓請詠以

涓多詩擬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穎川嘗以詩道自負詩刺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穎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一數篇回織祈爲假手穎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語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爲卷首穎川曰曾爲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搭求售使然也

王超牋奏（石欽若許存附）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

機忽意翺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掌其奏牘，歲久轉職，以掌記辟韋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有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為曉悟，加以顧翔，用王超箋奏，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吉偶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章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以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識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為興元留後，選有鳳鳴集二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不欽若者，譬效其策，為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遜，遠害，賓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聞其綴題表章行行然，宜

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將荊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拔之，親吏柳脩業勸其謙讓，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即彭城之舊察不若高陽之小吏矣（一作也）。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

李商隱草進劍表（[illegible]）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公楚，以箋奏受知。相國危急，有寶劍嘗為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曰：古云前代劍，武庫神兵，先皇特所（一作賜），既不合將歸（一作於）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似疎隴西，未嘗展分。由陽日義山詩

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覩之慚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為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庭忿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閽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草角紙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illegible]）黃籙壇場具奏備於刑書，特士為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奇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渴於技時之

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具知之矣，未審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閣子司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公允啓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歷歷可紀，其末敘漫，殊非簡略，所以儒生中通變者鮮矣。（宋詔公臨終進先帝所賜玉帶，表文與令狐綯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本多云李義山草進劍表，今按公曰今日不敢多[illegible]）

高崇文相國詠雪

高相國崇文本薊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川節度使。一日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之，多呼人行僻見（[illegible]）此日筵上謂賓客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

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個鸜
鵒兒射雁落白毛空裏落紛紛其詩若題皆謂北齊敖曹
之比也太尉駢即其曾孫也鎮蜀日以蠻蛋侵暴乃築
羅城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
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
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
旬日報到移鎮渚宮

洞庭湖詩　李洞包賀盧延讓顧況附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波
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

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爲桑田於
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爾後無繼斯作
詩僧齊己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
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己公曰題洞庭者其詩絕矣諸人
幸勿措詞己公堅詩口劄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
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　進
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頂戴嘗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
僻于賈　復有包賀者多爲麄鄙之句至於苦竹筍抽
青橛子石榴樹挂小瓶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船爲水靸
鞋又云棹搖船掠鬢風動竹捶胸雖好事託以成之亦

空穴來風之義也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硇砂發
非干駿馬傷牒多身上職盌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
詩也世傳逸詩云牕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
號曰白落便宜詩　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
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曰何不道風來屎
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況其人慚惕而退僕早
歲曾和南越詩云曉廚烹淡茶春杼織禪花牛翰林覽
而絕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茶非雅
物也後方曉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斯爲戒也

高蟾以詩策名　胡曾羅隱附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
人薛許州謂人曰偏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東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
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曰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
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
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嘗覽李賀
歌詩篇慕其逸才奇險雖然常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
輩或於奇章公集中奇章集中僧孺論中見杜子微牧有言長
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合符

不相遠也

韋杜氣槩李頻附

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時韋相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語於韋公曰我道印將金鏁鏁簾用玉鉤鉤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梁震無祿

唐荊南節判司空薰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怡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

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一日薛尹忽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喻唯大賢忽為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至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為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耶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

曹相夢剃度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聆相國名之具以所見語一作語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也

元德感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閩王

瑯琊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憂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一作祭具述所夢之事三日未終海內靈怪具見山甫乃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閒談十二卷愚嘗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一二吁惜哉

劉道濟幽憩夢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廳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一廳側柏葵花宛是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蓋女子及笄不有所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婦家與諸輩狎欵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于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第七

北夢瑣言卷第八

富春孫光憲纂集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爾謹狀古肅祖典忠州泝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酹酒 裴迪門

唐孫會宗僕射即偓祖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闕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淋漓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說與主人咸訝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於指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 有裴迪者鄴王之甥勇無文學於荊南授軍事推官代為虞總小將對客側身一酹趙公未喻朝賢聞風揖楓咲之答也下何不幸也

三朝上以名取戲

唐張禓尚書朝望既高號為流品與韋相保衡有分韋言於同列以其名禓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之禓禓

即小兒綵衣乃綳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幾罹相沆悲
竟不大拜蓋嘗聞立名之由楊以少孫爲無學問乳表
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舊說吐仍多嫌挽衣兄弟在浙
倚門慢之曰洎訓向汁胡爲名洎無以酬之後汁亦訓
爲躁然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仙客
仙童齊丘用賤名俊人過亦無取焉其複名須依義訓
唯單名易諱者佳矣楊公生五子緊忠文府知名文府
後發庸也

張仁龜陰責

唐張褐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蘇
氏號塵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
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
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
處士緘札不告而逃歸京國褐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
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庠
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
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人聚泣取入宅齒諸兄
弟之列名仁龜有文性好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
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縊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
處士假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杜史爲揭鉅侍郎
愛壻也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唐相國裴公坦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
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鄠縣別墅三年肄
業不入城府時恐地唯敵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謁絕
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不與
題樂制科之後分大拜爲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
名第既得之後循不修詞者多矣又吠有頗貫者
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雅德之無斁也

侯泳忤盧相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聲衆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至
盧孫若相守僕射東閣告傳說侯泳他適而盧留守
鄉客偏然一吏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旋就岸樹謂
又曰大參長史乎曰非也又問曰令錄乎亦曰非也
遂州刺史乎亦曰精高又曰少卿監乎答曰更向上侯
生愕然不安慮疑是承郎怒遽而出至門見僕御府衷
歸至方知是盧公也歸去後自修牒陳懇責一長牋首
過頓先曾有卷及門投路通入泳乃自陳乖疎公亦遜
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勸十盞乃小懲也仍云
雖不奉識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皆內愧以自容先

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盛饌而飲此日毋飲一杯迴首摘廊綠蛆之幾不濟所謂雅貴也

盧沆遇宣宗私行 賈島附

唐陝州廉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灞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見沆乃自稱進士盧沆帝請詩卷袖之乘驢而去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猜冒之辱宰臣問沆與主上有何階緣沆乃具陳因由時亦不訝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還黃寇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初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恥之欲爲主文竟不果也　賈島遇宣宗微行問秀才名對曰賈島帝曰久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卑曾相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貴人也

顧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顧況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遊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以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憾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卻令生於況家三歲

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卻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摭言云人何況父子皆有所遇不知所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張曙起小悼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紗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聊忽睹此詩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還亦不可以其叔姬年顏相似恐之可耳謗以小男小叔相逢相逐戲因不免也

張裼尚書鎮居碑

唐張裼尚書典晉州外有至仕及第後歸東都一日坊郭見其上但謂曰去稈也述斜路入京果有朝命不是陰吉也東都柏坡有莊而多爲大厦中庭有土堆若冢人云其下時有響聲本主嫌之不生八座不信以無傷質之遂令發掘其下乃麥與耳以之和泥塗一院牆壁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疑惑神怪則有物憑焉必爲村巫酒食之資也可直之人斯可效乎

荆十三娘義俠事

進士趙中行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一作日暮）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朗弟（一作郎弟）三十九愛一妓爲其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仇報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李當尚書亡女魂

唐李當尚書鎮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誕械之於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縲何殞於獄中遶瞻爲敗帖同申而殊之閽役寃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問一旦愛女暴亡其內子追悼成疾無以拔療蔡家有白八座以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致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召陳生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堂設燈燭畫作一門請夫人簾下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悟聽失聲而哭亡魂倏而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北夢瑣言卷第八

北夢瑣言卷第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孟宏微躁妄

唐孟宏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且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猶擯其弟，落其外議，嗤然乃致書告親友，以賢身非長。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爲南海從事，因墻頹，中郎（一作郎中）夾入墻界五六尺（一作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墻夾入。平生操履，皆如是，不遭擯棄幸矣。

楊收相報楊元价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鄭尚書。八座驚駭，以宏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爲軍容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尚書賓幕借錢十萬緡。榮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着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榮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與守暘者，見相國乘白馬，將朱旗，形欠，有朱衣大吏泣馬謂之曰：以上帝許我讐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腳，必死也。俄而（一抄本有中字）楊中尉參朝，腳疾而殂。何毛文錫時先德前瀛（一作湖）牧篇，曾經事鄭尚書，熟詳其事，恩於毛氏子聞之。

劉山甫題天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問之，見廟宇摧頹，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壞墻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

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怨由人。是夜夢爲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地（一作池），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斗起，倒檣絕纜，沉溺在即。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山甫自序。

韋宰相功德　陳微附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其，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一襆，同行，至此山前路嶺，同行人相駐叫噪，見此女人乃赤貍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實持經之力也。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

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禱一七，首行坐相隨，復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錄。一作僇字 或一日行於村路，前奮閒馬胥伏而擒之，陳抽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措行。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刺血寫經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所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衆，且多葉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膿。宜令出境，無得惑人。

與一緡，遞出東界。所司不喻，繩文賜錢一千，送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

成令公擲杯珓事

荊州成令公汭，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已決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士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艤舟而謁之，炷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杯珓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啟，中路而退，將何面目回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暢于交人之情，著其意息，一言而止，則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白蓮女魂蘇昌遠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絕麗。閱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久，嘗以玉環贈之，結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榮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菌蕈之能哉。聞於劉山甫。

柳鵬舉誘五絃妓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爲廂吏所擿，其女僕自縊而死。或一日卻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綢繆其來。女僕具道其實，因以魂偶。一作 經時而去。見劉山甫閑談中。

雲芳子魂肖李茵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即此

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遽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無可以一作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尚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李芳子自陳人鬼殊途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芻靈祟

唐文德中小京官衆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在文人陸評事院往來為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瘠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氣投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

高燕公神筆

淮海小將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為鬼物所祟常呼韓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姑禮自云天朝神朱以異事不敢隱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書名俾朱婦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婦嗟吁言別而去聞於劉山甫

魚元機 徐月英附

唐女道魚元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為女道士有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　江淮間有徐月英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又有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 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戲也唐末有北里志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游之事或云孫棨舍人所撰

李氏女

唐廣明中黃巢犯闕大駕幸蜀衣冠蕩析寇盜縱橫有

西班李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無所依託適值鳳翔奏將軍董司馬者乃睹其門閥以身託之而性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蜀尋訪親眷知在行朝始詞董生以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至於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為偕老請自此辭董生怍惋嘆遂下其山矣議者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見劉山甫聞談

馮藻務名

唐馮藻常侍涓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貂文采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曾入

請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職除以學如一生無成更於日力衆亦無成遂三十舉方就化任官鄉監峽牧終於騎省何滑名之引人而轉祿仕之如是也

李涪尚書改切韻

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一作不)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為周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韻(上聲 自其)全刊吳音當方進而闘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于今無人

敢以聲韻措懷也然會見韻銓鄙駮切韻改正吳音亦甚覈當不知八座於此又何規製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為舉場頭角人皆體傚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啟事隨啟詣公相門號為門狀門啟雖繁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祇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穆李非命

唐監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蠻播於時流黃巢後扶侍聖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於虢州公

館翌日僑謁郡牧張存即王拱下部將也謂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令穆作御經過必須展分報答也典客詣館請於穆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謁為對乃斬謁者穆生驚怪失意歸館尋遣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喻方抱憂惶俄亦遇害將以滅口于時李公遽學善所熱之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許棄夢航謂曾內閉曰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即死果為拱所誅豫光子嘗說李肇國史補曰李公汧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酬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殺之李公

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為虛誕今張存翻害穆李即史補之說信非虛誕也怪哉

王給事剛鯁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孫嫌人柔弱(一作寫)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寇前嘗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囘歸褒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拱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暴衆闘以夕拜將來必居廟廊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拱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備列珍翫簾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拱立乃斂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

叨忝旄鉞今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即榮幸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拱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轄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其囊橐四百籠以舟行没溺聞奏朝廷多故舍而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暴亦未喻天意也葆光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舍以柔濟剛不爽權變當喪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儻更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卻其賂則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裴楊操尚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爲宰相率愛奢侈楊相女適裴坦長子妝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内乃卧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

出腹不生養虛作郎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群從陝虢觀察使盧渥知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美色趙宗大夫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一本無養字

張興師謏門僧

唐相國張濬之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爲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違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嬌謔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呼相國處分乞宿之其僧辭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怪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慚謝以兒子狂騃幸師恕其回至堂前喚興師怒責之且曰汝與僧何罪而致詬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此卷第十九條載陝虢觀察使盧渥與八卷陝州廉使盧沆事同疑沆渥自是一人孫氏偶不照而重出耳

北夢瑣言卷第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狄右丞鄙著紫僧（僧鸞附）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嘗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閒。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疎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此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舍之。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爲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首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柳玼大夫甚愛其才，租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覬鮮于鳳翔辟爲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爲李鋌江西判官，後爲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張翱輕傲（李堅白 蘇昭恭附）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擬行威斷。進士張翱恃才傲物，席上調璠，璠寵妓張小泰，翱而摧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翱分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擅逞兇怒而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翱云：只此兩句合喫手三下五下，切求一笑，肯費乎千金，爲金全瓔瞥(?)什(?)一二長遊，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河多不載。

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號嚧咀，以軍功致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頗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堅白？對曰：莫要改爲士元，君雖非權耶。又有薛昭恭者，好嘲詠，頻以此誦違禮，彼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襪頭袴，薛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爲何作散子并臟？他皆類此。（詩生嘲嘗嘲詠令京笑爲雅凡識者亦嘆之其以此獲讒中庭惡之）（近聞官至令佐而李斷亦李矣）

劉李愚甥

唐劉舍人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娶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劉因喪後，贊且孤幼，性甚惰（一作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一作了）不可無後，當加楚捶，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數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其悲憶忘淚如綆，未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問曰：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其明日出曰詞，一旦果有大貴擢第上第，果時登朝，光崇政使李氏謂晤使之流，其渭陽侍郎充使番禺，爲趙王劉氏所廢爲廣利，而竟使與劉贊韓寶館道熟。自古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即白衣叟其所謂耶。

李鵰遇桑道茂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一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氏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即諱福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兄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傍徨飢甚已過食時民家忘其姓氏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笑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慚謝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嗟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為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歟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逕登溷軒斯乃大僚移刀綾空屋也僕忽至丞郎慚謝之僕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前賢戲調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撰真贊云爾身不長爾貌不

撥胡為而將胡為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相為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讒也蔡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霞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以偶未慶讚為去傳既地德爾洸以何必須贊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洸俯仰朗稱曰錫鐵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為有十升功德念摩訶波若波羅密又趙璘員外為裴坦相演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靈孩抱時乳母憐撫弄云作鬼子作鬼子因此。宏趙公大咍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

紫微齊頻溫庭筠號溫鍾馗要作不稱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主以秀士就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耐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山谷旁宮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有野豬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謝以宅中其間不得醉致若奢諸野豬勿出此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前打笛數問之曰何者是浣溪紗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宵登華山上方偶有顏化宇文翰郎以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一人一元斯皆清

賢雅戲以之犀居又何傷也

京兆府鴉挽鈴

唐溫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鴉一隻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冤也命吏隨鴉所在捕之其鴉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冤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天帝召棊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棊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棊請饒一路滑生棊思甚遲沈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蜀棊契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棊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棊請指揮家事滑生於是懼妻子嗟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為地下修文郎又李長吉為帝召撰樂府豈斯類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北方元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官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棊之命乃酆宮帝君乎與真誥符矯故梗槩而言之

新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鉉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絶鄰房有武陵醫士下作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慘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士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時吃竭不及挼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入策馬歸以書付家消梨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吃消梨頓覺爽朗其患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

療疑病

元頏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子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一作禺）中久候

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喫膾太多非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一作鱻）之會乃權詐也請退謀餐他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杜彥林為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腳不出為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于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蓋知蹉跌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為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項乃一生之疾也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因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一作且）穩免勞控制唯蹣跚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蹣跚氣彼讋介胄在身與馬爭力擊拼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蹣跚俾從乘跨是知蹉跌者誓於日馴求者便於身此（一作比）君子之難乎假翦剔者抑其次也

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為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廚人汲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為冥官領過冥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準陰誅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挈盤桓江淮間道門寄棲游江南至吉州閣皁觀遇偷黄籙齋道士升壇行法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

一時曰蓋國深恩不易讐又離繼母出他州詐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命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秉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關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即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死劵衾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 李佋蘇循附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為勛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毬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為憂謂其子曰汝善抑之或得方便能俾

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從身戰汸旋託內投懷袖行匕首既方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飲（一作飯）既徹問雍曰肉美否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佋隨軍至荆州令佋草表述其所懷佋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為尋於江津害之唐宋蘇循尚書諂（一作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幷門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畫敕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佋為人視蘇循誠遠矣

王迪車輾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梢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臥為車轂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腳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書問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常以蓮子浸於瓮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子為種即為紅矣蓋還本質又何

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親看此花為愚話之愚見今（一作人）以雞糞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嵋山娑羅花悉開白花人荆州之獻王未薨前數年滿巷城隍悉開白蓮花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貓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閹官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一作為）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指揮公

東乃是楊復恭脅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貓一犬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欠且與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洲作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劍南依王先主優待甚異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元爲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未得見即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都移

鎮諸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翕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公家世有名歟璟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地止値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土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閹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渟汙乃以廉値市之俾婉嫗將煎餅餌誘彼諸兒童若拋磚瓦中 紙標得一個餅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塡其六七乃以好土塡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傚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爲酒炙地亦能爲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固竇犨結文藝而取名蓋欲助之力也待於元中凡數賢御史李說裴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爲也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

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 一名閑物要些些諸稱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爲妳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揭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於一作）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衎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

食歟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孫光子時爲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告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取大期將至即脇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脇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

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業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强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貴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富春孫光憲纂集

張直方譽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僻將敖臣也好接賓客衆效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欵待異禮他日朝中薦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許之相國恐涉結交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議非足傲慢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妨及即更奉薦裴益悚惕

薛侍郎紙裹鷄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扪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園（一作閣）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迴速於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蕊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欵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公抵對盛言鷙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鷹歸館後傳語送鷄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真（一作直）須愛惜果（一作可）以紙裹安鞴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

衙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為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疎失狀元笞之逡巡所由謝伏（一作杖）于階前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瞋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為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為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

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公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為崔公縗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苦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處尚書作鎮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擄掠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皆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延姻大國喜幸適當因命宰相趙隱省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濮之術甚有所益出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洩因而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媼敘此

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滋潤其子名鐔學吟詩入西川依託敦臣為幕下從事時人號為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亦嘗與鐔相識籍子皆無嗣焉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咸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闕廷命朝士看乾水銀熟制不誤衆皆歎羨以謂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公大笑曰巳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枋府團練使逢一道士蘊

此利術誑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即多載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數餕其他適今日奉呈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蔡畋虛誕 何法成附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黃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爲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垂露乃是得藥於人昧而賣弄爲元戎所殺之矣先是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爲業其妻頗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乾納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治容而挑之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聞得一作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名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遂屬更變伶儔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葤光嘗與何生切鄰兼得其事爲余話之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丕術爲呂用之所毀一旦作竄燕公命吏齎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獄繫維申生告獄吏要見督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遂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戎劉公巨容可爲再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默覷厥中藥以呈之劉公欵訶乃虛以叛獄而囚之傳呈在蜀降天使至峴山即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衒於中使中使迴聞於田中尉泊劉司空鈞覲行在與申生偕往藏匿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加害劉申皆不言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點求藥在襄荊南節判司空董大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求各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于蜀時有一士著綠布衫常在街衢仍攜蓮菻

遐之爲檢式鋪未嘗問壁呼不耗迷於馬上打撲一答不顧任行所致也

宗小子藥妖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遊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遊處同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宗因亂離候望者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畏穎川知之遂旅遊資中郡銷聲斂跡唯恐人知寓應真觀修一爐大丹未就宗生解六壬每日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穎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修藥道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璧尚書戮律僧

唐李璧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僧（一作師）忘其名，臨壇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師仰檀施，貨集，由是鞅掌嗜慾之心熾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爲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曾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爲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怪而笑之。復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乖戾，他日須臨壇之列，尼輩參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爲恥。嗚呼，如來制戒爲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爲聚淫之藪，信乎道不虛行也（一本作律乎律道不虛行）。

崔元亮降雲鶴（趙駕仙梁威儀附）

唐崔元亮曾典眉州，錄公退，與其簡履以朝太上，焚修精至，不舍晝夜，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爲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雲、仙鶴，州民咸覩（亮典湖州，亦降仙鶴）。太白乃昔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執（一作職）事軍校及茶酒廝役祇承，皆知齋法次敘，迨上鄰昭然，計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應盼驗，出街警嚴，而腳在鈴內，因拖曳而死也。又王蜀時，王局觀道士趙駕仙，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青城山，修齋入壇行法事，其廝僕卧而驚覺，問師何在，人問之，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曳二道士於壇前，鞭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又有何宗沖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修齋度江，船覆溺死，斯蓋罔道不恭，爲天罰也。成中令鎮荊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須有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設醮注誠，斯亦何道之沉也。大約荊湘俗尚巫鬼，崇淫祀，俾人不以爲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關三郎入關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宏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時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妖之說，正謂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夫，迷見鬼人，閉巷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即撲人驚魘，須臾而止。

希蘇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

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荏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睞者皆因進退故以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孫先子以士無華服寒素雖瓌奇行與浮雄文苟不資發拔無以昭播是則希顔慕藺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上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爲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爲意黃寇犯闕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死殷公失節雙血被面其從母爲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 李氏子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丞郎其元昆崇彝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爲後崇彝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懼聞于外旋取燼之究爲掌誥之美竟廢于時鄭夫蜀綴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託右有一子年十四學披管筆詠指揮天曾地府資除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嘗戒之此子

乃曰但爲我答効頊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爲靈臺既嬰風疾而才思倫序如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富春孫光憲纂集

盧藩神俊

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錫遺其家事力不充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遣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寺者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強俊者寧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

楊收不學仙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直為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柷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咲[illegible]反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鏻鏶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泂為名皆有文學登高第號曰脩竹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脩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說他日雖登廊廟竟離南荒而殞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女孫壻嘗語之

張氏子嗽壁魚

唐張裼尚書有五子文蔚彥濟彥修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剪寘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倒錯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為惡乎即刻剛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　李德陽附

唐柳大夫玭清廉敢介不以利回家世仍曾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貴授瀘州牧禮參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欲濡染以光刊刻亞台旨恐留固無所恡若以潤筆見賜即不敢聞命相國欽之書跡竟不干瀆也　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說法相施甚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碑廬嶽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請書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

不允乃曰若以醉相亂得以施展于緩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爲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楊寅疑利術 李晶附

唐十軍軍容使嚴遵美門客楊寅嘗袁許之術於京城西鐵逢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顏垂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昨 時作 有資遣之意其必致非常黃寇犯闕僖宗皇 作 幸蜀李生爲士民挾持入京升含元殿不踰浹旬亦謂宜是大人之相只爲一升殿乎竟可知也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之鑒也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晶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

蜀詞辯敏捷鹺有文章因稜陽平觀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爲獨羅其禍焉其嫡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晶相善不信爲之造妖良由軀幹國姓爲羣兇所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爲綠林之嚆矢也先是李晶有書名玉局觀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無數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云嵌乃書北于兩字崔公以于插北成乖字去即乖耳楊生不果去而李晶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楊鍊偶大姑神 史光澤附

唐楊鍊叔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薦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鍊齎於此行鍊悅大姑容有言詞浪祭畢回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俄就楊公呼爲楊郎遽詞云家姊多幸家楊郎采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宏農驚怪乃目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

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宏農憂惶遂然諾之繇希 一作布 後谷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鍊姻懿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務舉業自別墅歸東醉入太山府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柳氏子幞頭脚 亦承從李思益附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玭

出官瀘州郡倅牽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蘇
中有昆弟（或云蘇姓忘其名職）之子者之亞台向而且云不識家
人以是茶院郎君堅云不識莫喻尊旨良久老僕忖之
得非郎君幞頭腳乎向宜見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
比郎君爭卜翹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
親家柳坤即亞台疎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
亞台先問讀書否修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
人脩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棄分除也瀘州郡有柳大
夫所造公解家具皆牢實龐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
否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勳臣也其子承傑

即故黔使君驕貴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
倫比作都頭軍將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
即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暖座並紛
錯每修書題印章微有浸漬即必改換書吏苦之流在
以為話端皆推茂刺領袖為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領
以閣下何太淡盛顧乃分疏用指同席數人為談顧紳
以對後從乃以三事不用單草碧暖座為眾所知至於
魚袋上鍮遂茶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
也刺茂州入蕃落為蕃酋害之　西川衙前軍將宋愿
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纖麗獨先主左右笑而怪之

先主以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為我光揚軍
府仰與江貨場內當併其作衣裳也先主又於作院見
匠人載小朵帽子前如鷹嘴後露腦後坐而截其嘴也
人今後見行人戴褊峻席帽云破（一作坡）頭斟割是何好
事然自務儉素簡淨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璟
修藻且閑（一作閒）或勸求牢一品裴曰今之盤纏非有仙
骨何以得見其受蕉即可知也每云黃巢之後所失已
多唯擁頭苦穿靴不停舊時也僕同院則空監云木圍
裹頭於事良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
師古又嫌以銀鍍瓷匙托裹拭標徒費功夫又曰措大

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道醜可知自非鐵石為心未
有不胎他說戒之慎之門生柳氏幞頭引起數（小字）
談笑亦是小戀也

鐵補闕貞濟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扑名德孫道貞不容於時
謂其非族方為宗門擯斥乃從南來藏跡於江陵閒巷
僦居不容行止旅舍無煙爨不給未嘗覓獲於時成
中令延接賓客下有依劉之言宏農貂藏不及門宗一
旦詣謁追問成令驚訝以為閒聽不至關中情禮兼以
入詩苑荊舊軌則之謂謝曰人之官職又非安問令公

過飾何當奬遇今宰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捜羅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摉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十緡辦裝所剩（一作殘）却納朝廷號爲鐵褯闕未久除道州牧却經江陵苔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棲南嶽與元泰布衲遁希禪師同居東箱㴱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楊公既殁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爲愚話之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采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謂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爲飯貧子熱發崔訝飯貧不康之說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遣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孫光子以東方朔以啄諧自容婁君卿以吞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渊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爲此輩翻笑也

沈尚書非命 劉建封附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爲驚湍敗船樓梁板漂遞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州嘗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銜恨伺隙剚刃於詢果罹兇害殺歸秦以充祭亦無及也　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婬其牽纜官隊之婦陳爲同列所戲恥而發怒何使以茨（今一作蒺）藜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今禁茨（今作蒺）藜慈彭城之遭罹也婬爲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者得不以子禍奴禍取鑒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 李戚儀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爇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戸許琛一旦（一作日）暴卒翌日却活乃具膀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階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照檢不至仰爲我詣司徒且爲此意王公聞之悲泣如誠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

奉之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　又南嶽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修者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喻夜夢真人曰紙錢即冥吏所籍我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崔從事為廟神賜藥　李氏土地神附

閬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蒞察所重奉使湖湘役命在道遇寇賊恣禮殺戮唯外郎於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瘡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為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岸（一作）並不衝損李宅異事也

張璟為靈廟草奏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犬嗥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廟神所責生以素業對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云有天（一作玉）立仁者罪合族奏明神為其分理（作）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為草之既奏家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為贈劉山甫與廖隋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也

濟水神正直

唐黃寇奔衝有小朝士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綿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擾攘不暇藏瘞其為悲悽即可知也行即浴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怪而詰之女曰我為濟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遂行笞責兼遣將使二人送來緣夕以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為苞致於箱筒之中庶以魂靈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隨後行於嚴憩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夫人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達之孫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鄴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張氏附

古有宅兆之書世人多尚其數識者術或非之杜公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銜之洎公官達後閑事鑿斷杜陵山脈由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勃鬱之裔孫有鮮于叔明幼年寢處牀底有一小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為奇事此侯及壯常有白蛇之色歷官終于劍州安從縣令不免風塵其後戲之曰鮮于蛇也　唐彥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鄉夜哞因貧賤與一術人偕往察其先塋術卜曰此墳

塋子孫合至公相峰謂曰此即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也卿一作 子孫合爲賊盜皆不令終峰志之尉後調選蜀先主陵臺令峰亦與郡其二道發官皆一作 皆至節將三人與郡卑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以爲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以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鼠狼智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一作柏 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於穴外坋土恰容蛇頭伺其出穴果入所坋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富春孫光憲纂集

草賊號令公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槖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

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殺劫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後證也如此彥禎父子爲亂軍所殺得非瑯琊公訴于上帝乎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屬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叅佐畏重榮附者多因薦爲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斂衆口紛然倘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所使都無以對因以節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潏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

榮迎之滿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脯畏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兵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滿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滿曰為惡者非我而誰名滿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逝去之滿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王鐸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為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泣然流涕思恭諾之及為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己子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薨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韓簡聽書 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為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　秦王李茂貞嘗一時于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儒性猥然演經義容皆杜撰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禍於道門改名書琴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許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 羅虯附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於本軍為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為前鋒時潯為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丁關後為路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為帥因有首邸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允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出縣令曾泳盡桑梓之敬有識者皆以經遠副初潞帥降太原後光啓以羅虯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走依於方立方立與之知書節也常以展遂紀綱品第稱翁傲然坐曰某雖塵吏不達時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虯有俊才

當見睢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雷雷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
推其弟匡儔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
南欲赴闕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
因請稅駕於常山府郛以中館遂會匡威有叛客李貞
抱自闕回與匡威相遇同登寺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
受恩之意乃謀託親忌王鎔既造之遂以兵仗同詣理
所乃入自子城東門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兵忽擒其
外鬬復於闕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遂挾于馬上負之

而走匡威移歸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致感當
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向晦交下而屋瓦皆為拔
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頂傷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
其苦故也詳之則日暈者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數合
然鎔自此難更在位二十餘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
獲免

李全忠盧生三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
為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
心以為異以告別駕張建章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
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為瑞乃姓蒲後子
孫昌盛蘆蒲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
君後必有分茅之貴節者符節然三人公可志之全
忠後事李可舉為戎校諸將遂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
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為三
軍所逐弟匡儔為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為
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
以飲博為事漁陽士子多忌之嘗一日與諸游俠輩釣
于桑乾河橋之側自以酒酹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
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二尺人甚異焉有馬郁一作郁下

同者少負文藝匡威嘗問其年耕一作 曰弱冠後兩周
星傲形於色後匡威鎮父為僕射名焉一作寫 郁問曰予
今弱冠後幾周星威帶仰對其錯匡威曰好子之重
吾平生所愛也何謂之有開罟以府議其剛違多如此
然設人多附之薛光乎以見狀楊熟人說李匡儔妻張
氏國色也其兄亦成狎於張氏大匡儔按劍而欲夜深
更何出或殺其夫沒之匡威亂見其宛及將校或言
欲別殺校信月既出城軍立匡儔為帥匡威遂稱
欲歸朝觀行次常山又自扣其上錄之事匡儔移牒王
鎔律沒指陳終不及好栈之事蓋同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仙

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齎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忽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于水

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葆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忘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蒙遺鮫綃自齋而進好事者為之立傳今亮州大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以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寫東序之寶其古圓領外唯有一數其一即建章所進鮫綃疊而貯之軸之如帛着一作以紅線三道約之亦云是天清甚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適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富春孫光憲纂集

李茂貞判尹殺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朝宰相杜讓能以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甸服之間頻通朝言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以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牙莫織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兇懼設有陵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寬而熟計之帝以政刑施於詔令不出都門不欲依倚守慎而坐因除宰臣徐彥若鎮鳳翔以

茂貞為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赴茂貞遷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誹上表仍兵至臨皋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周𪶹以行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令解縛表請行朝典讓能奏以罪錯之盡殄及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途中使害於驛內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仕梁至宰相凡歷年洛都有變為亂軍誤害時皆歎

惜之

三鎮稱兵殺二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磎麻下爲劉崇魯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及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内外冤之下行瑜誅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之以太宗以此官爲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避讓今行瑜安可輕授爲因請加尚父至是爲行瑜所快遂罹此害後追贈太師李磎字景望拜相麻出爲劉崇魯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訐崇魯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昭度及磎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鋋入閤參事昭緯陰遣因託鋋致意由是行瑜與三鎮脅殺磎亦遇害其子況有高才同日罹害磎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鋋亦竟報之一事也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韋皋是也然而時有夷險不可一概而論王鐸初鎮荊南值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滑臺賊衆今人傳諺云相公偽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寶（一作賓）曾獻書以規其失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爪牙何士參帷幄當今大寇移圖群雄角戈蕭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雅步談笑之秋也晴後代當權任討當克有貝州之禍鄭文公畋首倡中興傳檄討賊殺戮黃寇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尚不能因位至如荊州崔瑰河南崔瓘福建李岵汭州蘇循宗正方文說許昌薛能河中李都寶滄雁翔徐彥若狼狽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濬大言自方管蕭以無謀之才作用闆之孫從出征大同自貽敗亡續後朱朴知爲大言欺居相位亦曾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將狼發部伍而不用何遜望哀客有問孫光憲曰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爲戲者久矣廟堂之上恥言韜略以櫜鞬爲兇物以鈐韜爲兇器就有如盧攜爲能者目爲癡物一旦宇内庠徒則左袒起遽以褒衣博帶令押燕頷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則韋昭度之

攔王建滔之伐太原是也。
外滿從事於求名（一作留上非）
河東節度副使李襲吉（史作警）常應舉不第為李都河
中從事都罷失守習言因晤親謁太原辟為從事嘗目之好
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皆書
其手所為也用從武皇克用與河南令其入貢於朝其
文章表授諫議大夫使上章此皆以榮之克用大怒復其
我職莊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太祖每覽太原書檄
適景而歎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琳琅瓏亦不足過

韓建始終

韓建雖暗李茂貞迫脅君上殺戮親王昭宗出幸本欲
鄜時建繼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勤王之效而殺
害鄂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駁論斷
王錄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
乘輿欲蓋而彰則恭順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諸
道書彼起行在安也又曾無糾率諸侯述保大定功（一作）
公之志也以為唐運陵替皆有由（一作）歷數自黃巢既殘
蔡賊生武宗權滅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繼令茂貞而
有韓建所謂一莽雖死千莽復生何天意不祐北克終
朱溫宰相弱先主聞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溫
作相宜也蔡光子以華州韓建荊渚成汭勤王奉國識
有可取于時號為北韓南郭（郭即成汭也一云成公）士大夫可以保
願也古者本朝委寄未盡其才以致人不安帝之
命是也成韓偕居下輔行營於歷朱公有無君之心露
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賊洪汭無糾率同盟亦可以結
約親鄰共張聲勢而乃助朱作亂貽成蛇合長其鄰
陳滅傷宗社陷大守既無力以枝梧當擇師乃無名
而猶從非忠非義者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雖
淡兩路侯結滑南雄技計人集必死未服狂之天命
即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然所取惜哉（中西字本號）

孔緯拒鹽鐵印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保有數鎮兵力強盛欲請鹽鐵印
諸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遂請臣師吏以朱公若領
鹽鐵印則與臣不可全也是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為
張濬所擯貶之宮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以鳳
翔天子西門若自赤族受封（一）而即大有去矣昭宗
以為是賢臣殊未達時事縱以陛下以臣為賢是謗
臣也臣若賢行之於陛下之朝則稍有以太子太師致
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宏信（下略缺卅）

中和中魏博帥羅宏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須翁巫有宋遷一作千者忽詣宏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宏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宏信宏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宏信爲帥宏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宏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紹威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誡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

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弦共甲襻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復爲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腳瘡痛不可忍竟其牙軍爲祟乃謂親吏以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大去其國矣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或占之以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强號親軍遊弈皆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郡屯圍魏州之罷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鴉鵲數萬翔集于牙帳內逐之復來仁恭以之爲是爲親軍帝衛攻大名之敗其名府軍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內黃後從汴帥攻滄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則分能俗務識倩病人以激之且問病狀何藥以餉藥可肉蓯何湯汴帥部以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謂使乎之美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富春孫光憲纂集

拔褐金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覃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允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爲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拔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識以爲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結崔允憚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迫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戎崔允比之先

是茂貞入闕焚燒京城見安業坊僧僞安樂新號茂貞爲大龍王茂貞撤揭僞前宴罷有告他日欲斬此僞僧新聞之詐假往鳳翔求救茂貞延見詰之曰此僞僧也胡爲敢來僧對曰只要起居不爲求救近日京中且貴北口欲了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賜救之也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北懷挾帝以令諸侯之意懼朱全忠之強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直傳傳一作城州一作軍乃攻興元其帥丁鴻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此爲州有方發如助鳳翔於時令掌書記韋莊奉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乃汴帥嫌隙

韓建賣李巨川

李巨川有筆述歷舉不第先以仕僞作襄王與唐彥謙俱貶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與行者引出梁州復恭爲韓建所獲楊爲奴以短褐裳之斬於枯木守亮繼至京師於獨柳樹下京城百姓不沽酒此即南山一大黑本蚪其黃巢時多殺蔑雄引刻其令歷行在人有地荷東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戍滅也巨川爲

韓建判使朱全忠公第次於華州務謀先取韓建其華客之成懼爲之謀引使李巨川同請投門請降朱公謂曰京駕西幸皆八作抗被求不識掌此朝廷奏鄒此書佳中川爲之門下士論者謂臨淮位役求解怨於朱公遂爲所害時人冤之巨川有才情任後唐爲翰林學士時蘇策本蜀歸有分掌而降時游之漢後任至尚書朱公任宰相以冗呼之爾奏移升遐作曰凰鳳初亦謂寄也

天子賜勳臣詩

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截权倫大宗宣宗皆以詩

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狀請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恣或以懼受其賜者得不求其義焉

朱令公為昭宗擁馬

汴帥朱公舟圍鳳翔與茂貞戰于虢縣西楓林茂貞大敗岐軍殭屍不絕腥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誨已下二十二人首送於茂貞亦斬其養子繼筠首以送於是車駕還宮朱令公首馬前請罪涕泣捉轡而行十步帝為之動容[illegible]京師以崔相允判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二十人又假翔駕前宮州

屬者殺宰一百餘人將歸自盡入役二十年諸人猶兵殺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路飽入華州行姓呼為人今宿留自姓以自姓勿呼為成從[illegible]與傳[illegible]也公路[illegible]鄉之[illegible]乃[illegible]一[illegible]陳段[illegible]何不[illegible]北行[illegible]未知[illegible]在何所[illegible]然[illegible]行[illegible]府內[illegible]后自[illegible]令以賜全忠內人[illegible]全忠[illegible]飲[illegible]其足全忠[illegible]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謂[illegible]五百人自是[illegible]矣

昭宗遇弒

昭宗遷都在洛左右皆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虜囚如在[illegible]不[illegible]朱全忠以諸[illegible]有[illegible]自[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以衣食不[illegible]乃[illegible]友[illegible]作入內軍士[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帝[illegible]友[illegible]以[illegible]非[illegible]帥之[illegible]入御[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內人李漸榮[illegible]一[illegible]帝拔刃而[illegible]又以朱友[illegible]氏[illegible]動帝[illegible]朱友[illegible]氏[illegible]之[illegible]友[illegible]刑[illegible]入[illegible]亦[illegible]如[illegible]全忠[illegible]子友珪所[illegible]如其[illegible]

誅殺德王

[illegible]七副[illegible]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illegible]為全忠所[illegible]帝[illegible]人[illegible]昭宗[illegible]為[illegible]少[illegible]全忠以德王眉目[illegible]秋[illegible]全忠[illegible]欲[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大義[illegible]昭宗不[illegible]一日[illegible]使蔣元暉曰德王[illegible]令[illegible]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illegible]全忠[illegible]殺之

[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官尚在班[illegible]謀

算奪先卿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猥惡樞等在巳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元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轘裂元暉與柳璨及弟瑀瑑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於黃河朱公謀士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宜投於黃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尒朱榮河陰之殺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弒而崩唐祚自此滅矣

誣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蔣元暉爲樞密使何帝動息擁庇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宮人阿秋爲名元暉爲人所乞它日傳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不涕零先是全忠遣使傳禪召元暉到汴州責以大遲元暉以傳禪先須封冊授九錫之命依次第行之全忠怒以我不要九錫有作天子否元暉歸赴洛陽與宰相同璨爲擬殷衡[illegible]與太后盟誓欲延唐祚乃令毀衛直殺太后及宮人而誣稱元暉所人宮之趙殷衡後改姓名爲孔循不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爲宣徽使出爲許洛滄州兩鎮時人知其狡詐傾險莫不憚之

爲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球進狀以堂叔母在近州汾邢私莊抱疾加其孫兄弟表養無強近告投棄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勑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智也

秦宗權亦不及

黃巢敗後蔡州秦宗權繼爲凶逆兵力強銳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

勦之宗權爲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因獻朱全忠具檻送[illegible]
以[illegible]矣

[illegible]

[illegible]之河陽人也少爲[illegible]所至不容曾[illegible]食於[illegible]衣袴[illegible]與[illegible]人[illegible]賊[illegible]寨[illegible]後不能久[illegible]

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荊南成汭之流也唐

丞采［　］下缺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富春孫光憲纂集

以酒致禍

梁祖圍鄆之初宿州刺史行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數而從晦縱酒酣有飲徒何澱輝者與之偕進既至事悞意從晦致令于樽彥溫大發怒遂不至乃與諸將食于寺前家彥溫怒其恐以不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收其主將送其吏數十人而以狀白其敗而又惑懼以訴其賊公云我救矣乃自經而死梁祖大怒殺從晦斬從晦以其醉故棄其軀於道

下春高祿光于以後唐明宗皆命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求將有效死之心于時江安省使李仁矩為使詳濱仁矩比節使下小校嘗居內職性好押狎元從眾人以寒熱名之不至乃共數之而明說其怒崇馬館遷欲害之仁矩鄒足端門迎環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亦由仁矩啟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

蜀使洪飲

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衙潘峭使飲酒一石不亂每舉爵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欲困以押衙能飲一盤中物乎峭曰不敢乃簇在席器四次第吸

既竝伏之或依違允從梁祖請其歸館多歷頌涉因附伴人作之峴辭符藉延于抃所持酒器滌而滅之似以入進抑衙郵項持聘梁祖問以劍閣道路項極言危峻梁祖以贊主人可以過積項對以若不上閣恐恢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朱瑾殺兄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瑾同爲管下以誘之瑾乃遣部曲保納起出狀以兄已降饑食迫不獲請以絲委吏贖而救延寄門陳牌印于道以兄來爲先本此梁祖命瓊受之苟從用

疑運遣男上孫少迎會仗劍以叙瑾日役力奇不足辨瓊進前受印鬲瑾與馬以兄騎來會語相久瑾令驍率曹懷速自以瓊首既乃發所匿刃殺瓊首以突出奔入之狷兒城上鼓譟梯瑾首於堞下我軍失色梁祖以爲人之斬乾梁祖乃以瓊弟玭爲齊州防禦使思瑾來戕玭兄事城投揚州

馬景沒許

梁祖伐岐已以迎昭宗故壘尚堅旦思班退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州鎮俟此舉一舉矣今茂貞已窘更少俟之季昌乃搆募人入岐爲告事者有騎士馬景應令同朱友倫總騎軍且呼（一作至）將夫出兵逆營曰此時翫駿馬騎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迎叩岐門以告鳳翔東軍已拔且曰列營留者尚方突夕將遁宜速襲之抵城內突出盡行也以兵生與悅錄其家帑梁祖慄然止其行景固請乃衍之明日軍中皆秣馬知然入不中果采具騎都走吹入納之不失依其文也故內庶應衆來我師窃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俱進人彼收軍不及不能死旦以守城是夜既焰宗降詔遙京命送本迎矣功歸而公而馬景受誉偕加贈郵且錄其以守其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以死命行許非問身也人之難事唯景有之

朱延壽妻烈女

宣州田頵壽州朱延壽將謀叛楊行密潛使以謀行密詐目疾晉訪延壽將授淮南帥而呼延壽將至行密陽爲不見延壽以其分誰宇所效廷寺之將行也王氏飽延壽以自日改一介以寄消息一介不返王氏以爲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授兵器遽闔州中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帑發火焚州署之急而將首上告以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荆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爲災唯木當爲福耳咸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或者以唐世當有緋衣之讖或以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

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意也安知垂於碭山之朱氏

木中異文

梁開平中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伐樹倒分爲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洎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極以爲應之中間石氏自并門受國稱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聞焉

薛貽矩畫讚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與北司交通天復中翦戮閹官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真讚紀於內侍省屏障間至是宮他日爲唐帝使催禪于梁位至宰相

黃巢

巢衆自長安退師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溵河下寨連絡號八仙營于時蔡州秦宗權併衆以滅亡之時既饑多野無所掠唯捕人爲食號皆盜之以賞又研攫食汝州充鎮大軍四合衆寡不敵其旗鼓散頭當時大山谷汝潁之時乃與妻孥晁家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裨將李師悅函首送成都行

在也

梁祖龍媒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上工畢因登眺其上見烏鵲止於脊梁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鳥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前軍朱友裕爲朱瑄掩襲拔柵而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掩一作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追前有溝坑頗極深廣梁祖遽之際忽見溝內有秸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躍馬而過因獲免難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厚爲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箭乃

知衛南之鳥先見之驗也。

梁祖夢丁會

丁會爲潞義節度帥，押梁祖雄猜忌功臣，忽嘗收翊
以步步丁會在前，殊似將乘馬欲出，圖人以馬就之，
忽爲丁會踏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而驚覺甚惡
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殿棟折墜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摧於御榻之上。
初聞上有聲於寢帳，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摧於帳
頂，問，遂躍然下床，未出殿門，其棟乃墜。迨明召諸王近

臣令觀之，從來驚悚，不相見，由是君臣相畏，又以驚
定之。時如有人引頸於寢閣門內，云更無有人在所
以，怒忙奔起，得非宮殿神乎。他日入游於大內，見九曲
池，泛鷁舟於池上，忽聞傾側，上墜於池中，宮嬪并內侍
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自後發病，竟罹
其子郢王友珪弒逆之禍，將身殞祿訖，非佳事也。

梁祖用衆法

梁祖末年用軍不利，訓北敗，鎮不順其命，一日以深溝
襲觀征帥次深州，縣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其城
負方拔，其事是也，池深堅峻，人心猜惧，夜攻擊以

丕城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
中，令周覆收於部伍間，乃詣周覆以請一劍，願先登以
收其城，未許，遂怨然拂衣揚子，擲於頭下，中，殘
仆，地，左右乃覺之，殘云，然入令出，必不急
決定，小奈將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竊謀中周覆，是
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仇殷名謀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梁祖圖譴
其枉而不救，行刑罰，多希旨，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昭義
失守，作道指就檢柏　丁鄉作曰　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爲

太原節使副晉王李存勗之所擒也。方擾于孫之變，唯
柏鄉狼狽，亦自答，不之知，天然不敢仿殷之言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富春孫光憲纂集

梁祖爲傭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旣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嘗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溫旣

辭去不知存亡及溫領鎮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皇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之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溫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溫貴封晉國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爲矢石所中而卒溫致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巢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卹孤之心英特即有諸無取也溫垂涕謝罪即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爲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云彼旣無

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恣其所給張氏歿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朱邪先代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爲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陁磧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戶後克用

祖朱邪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歸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都督後遷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即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龐勛功賜國姓并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竄吐蕃帝曰我先與汝同鄉里勅令編籍鄭王房始為雲州大同軍節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為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黃巢功為太原節度使子存勗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太祖在娠十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雁門遇神人教以

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日紅（一作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語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嘗於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門塑像請以佼交談天王被甲持戈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內時如火聚如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龐勛軍陣出沒如神號為飛虎子眇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不可盡述（或云睛邪非眇也）

親王拜蕃侯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君誅戮宰輔焚燒宮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沙陀太原李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嘉其偉績命延王丕丹王允齎詔賜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懇請俱在行營留宴累月後延王復命為晉王起復後為崔胤所殺

李晉王渡河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泛舟渡河於冰上搆浮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於李公從馬鞍登河岸抱冰用人扶之獲免王親撫公謂曰公之於晉非輕者何

謀之佐李謙識有關於時則不知也何必樂而罷昔古者相林甫之後屬某不兼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為掌記嚴敬之捷無出其右梁祖訪河東書檄欲其才辭敬翔曰李公詩絕一時何有此人如鄙夫之智能得習古之才如虎之得翼也其見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乘勝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以事急矣遂決所向式願為行人即出見之梁祖以王公朋附并汾違盟求伐暌賦已

及於此期于無舍式曰明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
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脩舊好明公乃欲窮兵
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
與公戲耳鎔即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軍仍令其子入
質于汴因而解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宦官陰謀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
允嫉忌尤甚上敕允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從
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
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允謀漸泄中官以重賂

甘言請藩臣以爲城社視崔允皆裂眥時因伏臘燕聚則
相向流涕辭旨決別會汴人寇同華知崔允之謀於是
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幸鳳翔他日崔允與梁祖
叶謀以誅閹宦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
崔允允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
也緇兒即允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允所爲謂賓友
曰助賊爲虐者其崔允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上源驛遇難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宏益
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

公爲國計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
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
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
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
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
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
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
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劉鄩忠于舊主

王師範之鎮青州以部將劉鄩竊據兗州先是汴將葛

從周鎮於是邦因出征劉鄩得同兗也詐爲茶商苞苴
鎧甲大起店肆副臣本藏兵伏而入竊發之日得其徒
千人誅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以禮待其妻子子
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周攻其城梯衝雲合鄩
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諭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
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在城下歔欷即時退舍及
青州兵敗師範納款梁祖遣使諭鄩鄩曰臣知王公脩
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
其勢窮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俟王公之命俛
首非晚至是師範諭之乃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非

史官至方鎮爲梁之名將

駁昭宗謚號

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爲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才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姦邪附會無與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時爲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人士目蘇楷爲衣冠土梟

晉世子入覲賜鸂鶒酒器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鸂鶒酒巵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絶倫其心豁如采録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鄴王偷江東詩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衙軍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二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制已密聞梁祖夜發兵擒衙軍殺之楊師厚後入魏城擯出羅周翰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鎮分其土宇創立相貝爲節鎮減其力用三軍作亂劫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illegible]

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寬衣緩帶略無猜間衆心大服他日資魏博兵力將定中河南也將兵自經紹威殺戮後又迫爲賀德倫役雖兵羽翅存禮大成初起行在于時又殺三千家乃世襲兇惡也

縛驢戴旗

晉王之入魏也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插一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何問城中處之者曰軍去已二日矣

果趨黃澤欲趨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富春孫光憲纂集

楊千郎

莊宗夫人弟存乂即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閹人察訪外間言存乂於諸將坐上亦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人於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漯川渡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鬼神下召食物采寶之類人稍博必勝人有拳捶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鑰貴要聞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

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附託於其家至是與存乂同罹其禍

娥子能語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媼慢不時具食腹中兒語媼曰天子至速宜具食聲出於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饌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先知之事帝曰老嫗遽言恐吾受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產雄武謙和臨財尤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召於泉府令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諸將競自伐帝徐曰人戰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明宗獨見

莊宗晏駕明宗爲將相推戴霍彦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宜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以何爲改正以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爲唐雪寃繼爲昭宗皇帝後因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明宗

泣下以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爲唐室雪寃身纘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意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身之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莊宗諸弟遇害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關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爲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彦超不能禁時存霸已翦髮衣僧衣謁彦超願爲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以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併命於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笞父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即昔日黃鬚丈

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偽及此乃於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岌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爲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爲皇后誠者以后出於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販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爲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

蹕他無所賜與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己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爲俳優名曰李天下雜於塗粉優雜之間時爲諸優朴扶摑搭竟爲諸伶人所弒有國者得不以爲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爲尼沿路復通皇弟存渥同寶而寢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

明宗誅諸兇

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

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鈎務孚庭蘊李繼宏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剝削萬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爲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以梁亡亂溫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窮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采衆議而收之[illegible]將開封尹其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對依瓚勢出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illegible]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illegible]皇

后苗爲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兇帝在藩邸時惡其爲人故發罷之莊宗皇帝爲唐雪恥號爲中興而溫韜發掘諸帝陵寢宜加大戮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

韓伊二妃（夏夫人附）

莊宗皇帝納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馮道等冊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琰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寵後嫁契丹突欲名李贊華所謂東丹王即阿保機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性酷虐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苦求離婚歸河陽節度

夏魯奇家今爲尼也

無官酬勳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賨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制詞云宜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升四增益此褒詞也議者以名品假人至此賢哲所以長歎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洛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說

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圜力爭之人推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為沒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以首出日人說夫巧沮忌其才必合李琪而相崔協如此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命以為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合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誨相

明宗以皇子從榮出鎮鄴都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詐宣朕命不接儒生儒生多懷慈純之志相

染漢方知之頗駭其言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藩大事徧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人慮賓從間後稍難安處且望嚴戒遂止

明宗惡貪吏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為內鄉縣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而戒汝州刺史萇簡為其貪猥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由是皆就戮

誅不孝

絳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令周威父為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勅賜死

安重誨枉殺任圜

任圜昆弟五人曰圖圜鳳回朗雖穆有儒風采俱異圜美姿容有口辯負才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初入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憂國如家切於功名而安重誨忌之嘗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從嫌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立

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冤痛清泰中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以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敭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周元豹

周元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澄爲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元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睹零落，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猶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元豹指明宗於末坐，曰：骨法非常，此爲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檟楚。元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相，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曰：周元豹昔曾言朕事，甚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於妖

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終。又說嘗與蜀高祖預[illegible]

老蠹會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三子爭財，甘旨醫藥，或不供侍。貽孫訴其子，以生有明君，死有天曹，地府無爲老朽，豈放爾輩爲縉紳之笑哉。

解元龜進詩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自西來，對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州川一作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爲身名，甚切堪笑也。時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擘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程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漬皴裂。趙鳳時未執政，曰：曾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已施數千緡，毀碎方遂擯棄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花協對欵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

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即患生崔協强
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鑑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
神左右目而笑從不與哂之

降龍大師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爲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南
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能乜一作役
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
爲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
以焚燎爲聞懼而潛去至寺慚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
師何其謬也

魚目爲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誑誘鼓扇愚俗自
云身出舍利曾至大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去
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白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
也鄉辭云山中要千數番應也半日獲五百餘其惑人
如此

姚洪忠烈 夏魯奇附

閬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從事董璋璋將叛誘洪
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孤恩
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待
一臠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
奴才即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璋怒令十人持刀
刲其膚燃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
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守遂
州城破自刎而死亦爲忠烈也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
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憊
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爲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
仕

斥蕭希甫

蕭希甫有文才口辯多機數梁時不得志棄
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校書莊宗即位於魏州以希
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
死妻已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譏引李陵書云老母終
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急躁於進取競軍相
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死又以毁短宰相貶嵐州司戶

明宗獎馮道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
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

歸鄉里自耕耘樵采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重榮以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强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縱諸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爲事上道此言規誡之或一日秦王進詩

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諺語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野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明宗不樂進馬 張虔釗附

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在掊斂非時進馬上問其爲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爲務衆對追勉之又以舉旨不懷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釗好與禪毳談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是求只以叙僧史希福利識者以求於佛上希利息之甚也後致入蜀取人錢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合利對曰弗胃饑居即得合利清河慙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

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勅旨褒稱之識者曰雖孫伏伽岑文本章疏而澄可以易地而處矣

明宗誡羣臣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以樞密三司幾年公事分付樞密使范延光奏對上曰諸處幹事人以此三方鎮爭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徑忝冒故以此諷也

戮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推譽監倉犯贓合處極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則於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也宜死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富春孫光憲纂集

見馬撫髀

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老者為將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國力虛耗為言上亦然之

受賂曲法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為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令遵主乃聚族合議以令遵姓劉為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為親族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戚上至府帥判官行

軍司馬監使都押衙各受方遺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逵與姊及甥婺安美同情共蔽俱棄市人知其冤府縣判官從敏令專來朝悄事發令內地錮縲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赫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觀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判傳人婦人皆棄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宮哀祈免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入及失刑也此重爲沫從子袁吧叩首救也

因事納諫

馮道對太子貪有邪而防傳以其名於令去之況人事乎上退問羣臣非常之義光延出對無名之役不合之務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遂用事數按之後光中用事人皆畏之因宰臣奏對延光等啓曰邪為春冰虎尾之戒欲為惜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以膳之間動思調攝因語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異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

秦王輕佻

秦王重榮之為元帥輕佻淺露押近浮薄列坐將帥而與判官論詩未踐大位而許人稱臣由是中外憂懼免

及誅敗上聞重徽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絶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軒墀以至晏駕自云我今日自作劉宏頭也

沈彬曲江吟 品頭附

吳興沈彬乃温庭筠諸甥也嘗言其舅善鼓琴吹笛亦云有絲即彈有孔即吹不獨柯亭爨桐也制曲江吟十調善雜畜蓄理髮則思來輒罷櫛而綴文也 有温顗者乃飛卿之孫憲之子仕蜀官至常侍無他能唯以隱僻繪事為克紹也中間出宜旋游臨邛欲以此獻於州牧為謁者拒之然温氏之先貌陋時號鍾馗以之顗魁形克肖其祖亦以蠢穢而流之

姜志認父

姜志峽中人自小亂離失其父其父從仕蜀至氏管軍節度使兄姜堯中朝人受其省事之多年頗能韁轡一日告老於閩夫人請為馮庭之役而丐食於道路夫人憫之為其鄉貫姻親兼云有一子隨軍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記驗一一述之果誌之父也泊父子相認悲號殞絶乃援父杖伴笞其背以償昔日所誤之事舉國嗟歎之此事川蜀皆知

王氏子知前生

唐西方館王部尚書以西京亂離挈家入蜀泊嘉陵江

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歲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內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軸亦在寺僧以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夭之年與王氏之子所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錄數任卽王鄑近聞嫂於雅斜往往靈語說事如平生又言我爲貴官云云亦記前生不誣也

舒溥三斥三遇

舒溥者萬州人粗解書記自以恩州刺史李希元往廣州謁嗣薛王歸裝其貲于時以六部毛文將侍從官殺宋光葆判府前茂州王洪使其舒木官達舒子竊資而奉之爾後三人繼登顯秩而恃此階緣多行無禮於恩

牧因笞而遣之始依茂州王洪奏授井研令尋爲王公所黜次依宋開府亦以不恭見棄轉薦於嘉牧知玽承奉貴近洪奏爲簡練判官遷洪轉員外郎未久火庭復疎之俾其入貢仍假以秩俞除叢邑貲費斥遣之郎吏知意表竟不行遂留絲乍乃詣府陳狀只望本分入貢之恩澤之相延其非面因依莫以本木使與授議轉檢校工部郎中所謂一斥三遇也愚嘗覽吳武陵劄李吉甫相所錄致及策因類而附之

于何博士 烏謚附

于何博上相國駙馬悰之子仕蜀至五緯無他才俊止以貴公子亨倖祿而已恥其官卑嘗執政陳敘自述門閥其末云某年入貢往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莊韋郎相也今日通班在新津坊後宮小男之後卯乃女鈍也洗攻憩而思之 自爲諷公作公大付諸孫別三川而多許物何欲獻求官不遂偏告人日何不還我羅城來蓋以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疎闊皆如此也

韋巽延鈍 周仁鈞附

韋巽大尉昭度之子也爲燭家鈍由婢嫗仕蜀先主以其昌時從容之以子卿臨戎爲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狗巽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又能酬詐也 周仁

矩者卽蜀相庠之子爲駙馬都尉有才藻而庸劣闒亡後與貧步者爲伍俾一人先詣肆果於市肆酒坊之間人自衷者日獲一二百錢與其徒飲噉而已成都人皆嗟歎之

中令忽欲 王人王宗附

慶州守壓令公牧蜀以府運使於蜀城東門外下營魏王與郭侍中入居蜀宮王衍子孫他人無復見矣中令寂寞無以遣適蘇川陳昭符付蜀寮別竹符至在政山楞有階緣而得侯謁因求一美人以獻之有蕭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寵姬也習舊與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

名之貞賜名承爺王胡乃歧王賜姓連彥宗卒後蔣氏寡而無子其容態明悟國人具聞陳致妹氏薦之而獻抱食之夕中令於寬隙中窺之歎其妍妙乃詰所來左右方以王胡為對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其向來吾之子姪矣此事不可遽令約迴時有知者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復禮滅貴達人雖載頴川每為愚話之

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為金吾衛使後主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拔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為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名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

襟結之便為夫妻爾後因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殺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也

何見鬼

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之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為嫁婦少環釧釵篦之屬爾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白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存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遣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窓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脩齋懺其疾遂痊竟受其鐶釧之賂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欲求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喪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預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猥分識者知後主之政悉此類也

孫卯齋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人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偽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皆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將赴洛都咸問其將來升沈孫俱言以滿官記之此夫無災禍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

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皆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後主罹偽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愚同席備見說故記之

馮見鬼

近朝有馮見鬼名志貞似有所睹知人吉凶頴川陳紀為武信軍留後而劉令公知俊父謹捐其舊被疊有奏論馮生謂頴川曰府主雖號刀戟前無旌節所引殆不久矣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官人林詠者本閩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妖

馮涓之甚不平或一日對衆謂之曰閣下爲官多不克
終蓋曾殺一女人爲祟以公祿奇未嘗莫致其便我能
言其姓名公信之乃於是祈禳之遂致於馮牛許爲解其
冤也他皆類此

休公真率

沙門貫休鍾離人也風騷之外精於筆劄舉止真率誠
高人也然不曉時事往往詆訐朝賢他亦不知已之是
耶非耶荊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休公以此事須登
壇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銜之乃遞於黔中因病以鶴
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尵病自何來以詩見

意也馮涓大夫有大名於人間淪落於蜀自比杜工部
意謂他人無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謁韋書記莊而長
樂公後至遂與相見欣然撫掌曰我與你阿叔有分長
樂怒而拂袖他日謁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師似我禮
拜也自是頗設刺宗終爲韜者所拒休公謂韋公以我
得得爲衆入蜀何意見棧道門杜少亦以此味之國清寺律僧嘗
許其蒸餅未得間著侍中宅有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
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指手謂律僧以乃蒸餅子何在其
他皆此類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嘗跨馬時人其亦之
異乎廣宣栖白之流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宋孫光憲纂集序云後梁後唐石
晉時有此書乃武林小琉學家藏陝刊舊本今歸成芥
席勇氏石中門刊誤舛訛如日口舉莫敢數難辨闕閑
禍福等字可以意改從不敢強以從別本訂之至正二
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迄至二十七日庚寅畢
於自在家遺人孫道明識于泖北村居映雪齋時年
六十又八也連日梅雨時雨西南三總皆成江漢豐年
未卜今日喜晴聊書記耳

丙辰五月得疾於家因假琴川書房所藏吳方山抄
本校讀於一九年第二十卷此本不知從何得也

十六日小暑節葉石君識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儒林公議二卷

（宋）田況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儒林公議二卷內府藏本

宋田況撰。況字元均，其先京兆人，徙居信都。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為太常丞。辟陝西經略判官，入為右正言，歷帥秦蜀，擢樞密使，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景靈宮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有奏議三十卷，久佚不傳。是編記建隆以迄慶歷朝廷政事及士大夫行履得失甚詳。五代十國時事亦間附以一二條。蓋雜錄而成，故前後多未詮次。其記入閣會議諸條，明悉掌故，皆足備讀史之參稽。其持論亦皆平允。東都事略稱況嘗作好名朋黨二論，極以為戒。而是編內范仲淹歐陽修諸條亦拳拳於黨禍所自起，無標榜門戶之私。公議之名，可云無忝矣。又況曾為夏竦幕僚，好水川之役，況上疏極論之，竦不出師，蓋用況之策。書中雖於竦多怨詞，而於富弼諸人竦所深嫉者，仍揄揚其美，絕無黨同伐異之見。其心術醇正，亦不可及。蓋北宋盛時，去古未遠，儒者猶存直道，不以愛憎為是非也。此本末有嘉靖庚戌陽里子柄一跋，不知何許人，論此書頗詳，今仍錄存之。商濬刻稗海，以此跋為宋無名氏作，殊為疎舛。今據舊本改正焉。

儒林公議卷上

宋 闕名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武類己有英睿之斷可以王天下故居常以王社許之一日太宗被疾憊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著所御赭袍示之曰此當誰着耶未幾太宗疾[illegible]終以大寶授之太宗纂嗣下河東滅劉氏[illegible]矣不知有他姓矣大哉聖人之治也含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追惟堯舜之心豈遠是道哉

太宗下河東回止蹕常山謀伐幽薊及不利班師從留駕前刻漏及渾儀於行宮蓋深憤醜虜懲陵志在必復疆宇以拯生民抑亦示艱難於子孫也慶曆甲申歲既平保塞叛卒留任常山繕葺宮殿燦然一新宴殿特瓌壯兩廡脩敞不減京都集英制度蓋宴犒軍校之所也

太祖天表神偉紫赯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江南有寫御容至偽國者煜見之日益憂懼知真人之在御也

太祖既下江南得徐鉉湯悅張洎嘗謂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輩爾因問曰朕何如鄭國主張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同及其知一也

太祖少年[illegible]以至得天下然以[illegible]心京師建國子監每[illegible]以[illegible]張若[illegible]太宗[illegible]之有[illegible]矣

王[illegible]之[illegible]進擢時材不欲人歸恩在己[illegible]人[illegible]當煩使惟甫至京

[illegible]以私一日久奉朝請[illegible]其[illegible]公[illegible]餘遂及身計公令以[illegible]也有[illegible]若在門乃令江淮大[illegible]行之極選乃王公日所留物也[illegible]久之其位[illegible]多類此范仲淹被遇極深當謂之曰久當[illegible]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曰[illegible]若自樹恩使誰當識者以為明理之言

[illegible]文[illegible]列銜錢惟演輩皆從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公以[illegible]吏和極一時之[illegible]

儷偶綺叙之題曰西崑酬唱集當時佻薄者謂之
西崑體其它賦頌章奏雖頗傷於彫摘然五代以
來蕪鄙之氣由茲盡矣後進從易者爭好古文以自
之文章體亦隨之大抵由從易改別頭道第以謂
文之蔽日或下里如俗如急就億雖見
者深嫉之近山東石介嘗作怪說以詆億其說尤
甚於從易謂億剽竊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欲
盲聾天下耳目謂吾學聖人之道有攻之者不可
不反攻之譬諸盗入主人家奴尚為主人拔戈持

矛以逐盗況且不避豈至是耶

范仲淹以[illegible]破道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
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為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
詩以美仲淹輩中有[illegible]一變[illegible]之句氣類
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訕群興范富皆罷為郡
介詩頗為累焉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餘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
武大臣朝[illegible]向忠義之風蕩然矣太祖皇
帝天啓神贊舉無遺策問罪劉[illegible]不血刃遂[illegible]

區夏太宗皇帝以新聞[illegible]紹有大統深懲五代
之亂以砥礪汚俗勸人忠義為本[illegible]以收采
時俊每臨軒試士中第者不下數百人雖俊[illegible]者
相踵而起然冗濫亦不可勝言當時學者多以為
非古選士之法故真宗嗣位之初王禹偁首上疏
言得失謂科選非天子親臨之事請以歸有司然
太宗滌汚革[illegible]一新茂物則[illegible]亦默知其意焉
太宗臨軒放牓三五名以前皆出二郡符遷擢榮速
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

紱故後世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
是為[illegible]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
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
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韉
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讙
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躒好辯人也嘗曰狀
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彊虜於窮漠
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賈元於拓跋旻元昊狗叛命遣人詣闕表[illegible]推

奉求朝廷貞冊議者雜然莫知所從時張士遜輩得衆當柄陳執中張觀黃莞樞極皆謂小羌不足憂遂拒絕之乃命夏竦帥涇原秦鳳治回中范雍帥鄜延環慶駐高奴並擁節鉞雖城壘未完兵力尚寡然元昊戎其下未嘗小有侵軼蓋不欲曲之在已也竦諜知其情堅守不動元昊亦踰年不敢輕侵其彊雍守延既久以謂羌貞小而怯也屢遣偏校率兵縱掠元昊既忿且以爲辭遂併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震怛懼必不守

雍無備劉平自慶道出華池赴援平素輕敵又兼程而趨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卻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躁陣所向披靡然賊衆千餘萬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萬賊又委老弱及牛馬以餌之諸軍爭功躁亂無復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平等大敗生爲賊禁自爾賊勢雄張官軍懾矣後一年任福戰沒於佗戍軍之好水川又一年郭懷敏將於定川偏將以下沒者鮮皆舉軍敗覆窮賊奔潰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也尚斬賊千餘級任福亦傷夷敵人數百至懷敏則束手就斃如投陷穽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吁可駭也蓋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敗將天假羌酋以爲國患也

康定辛巳歲韓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謀闢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太師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己社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

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務與社議者非之韓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此兩路亦驟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議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府同副師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至有關仲淹因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illegible]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將將任[illegible]元昊遂併兵[illegible]逆折官軍之鋒琦遣諸將門令勇將統[illegible]於

此而賊輙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
人驕形勢之時委老弱牛畜令官軍將獲殺爲喜
命功不可遏時任福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自而
去者遂奔追北惟恐後時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川
賊所伏兵自四山而出不可勝數揚旗登合前
後相失官軍閉塞其中無復行陣流矢如雨殺聲
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王珪桑懌
者皆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
監丞耿傅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傅

亦在督戰深爲衆所歸咎然傅亦死於陣洙乃作
耿傅辨謗一文以排衆說後洙以他罪被責事
皆復攻二文然衆然人衆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
亦自以它罪謫焉

拓跋元昊少好兵父德明時將兵破甘涼其奇計自
焚乃俘其妻孥以歸自是蕃部戰勢亦漸盛德明
死繼拔號弄兵京師城唃廝囉雖遇敵力戰元昊所
部亦傷殺者衆然大勢已衂遂南投歷精減又法
寖弱矣又其子瞎氊摩氊角皆叛其父自立唃
角廝囉宥領邈川成俞龍爲謀主命龍復納女於元
昊元昊子受人傳號梁王者由是角廝囉常憂初發財
以爲侵侯矣

拓跋德明承繼土守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小於
冠抄邊境及公卿寵信則時言不知朝廷
皆以作大信其鼓令備署官室旌旗一提于者每
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榜置於無下使館治出餞
館已更爲鴟吻鞾敬吹導遷宮殊無畏避一旦
頁乘衆叛亦知乃責以藩臣之禮數必行天
誅何不畏也

元昊既立在位始欲侵諸藩境土鄰國數怨之常選
部下驍勇分爲十隊隊各有長一妹勤二浪
訛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嫡六
隈才浪羅七細母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母嵬
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
兵爲左右廂各選精騎月爲生擒其十其廂
左廂契丹右廂皆有野利剛浪遇乞三將號
誅勇者人並誅之亦

事不衷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備禦
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
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加之儲峙供餉中外
殫耗遂以議者欲與之和苟紓一時之憊
天禧中西蕃首領李遵及邈川溫逋奇與唃廝囉爲主
以與文法遂過秦州鈐轄曹瑋作州師逆戰於三都
谷蕃衆大敗自後不復敢寇漢境唃氏後逐李遵
溫逋殺之又爲拓跋元昊侵逼文法終不能盛
朝廷以旌節賞賜之唃氏亦時遣人朝貢

康定初元昊數遣寇鄜延屯田員外郎劉渙抗疏請
使唃氏令擊元昊以分兵勢自秦州踰四旬
方達唃氏唃氏道路艱危非省不行既見倨慢殊
無外臣之禮渙諭之加以言語不通朝旨不從
然渙卒以金繒數萬而還議者以謂唃氏危窘日
固不可望能爲朝廷困元昊哉渙策疎矣
景德初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上未嘗親御軍戎意
甚懼比及河橋欲遂止澶之南郡時寇準作相固請
鑾居親衛力勸上過北城上乃躬擐金甲登樓號
令諸軍既四顧滿野皆胡騎益不自安準請麾上
論自若上亦深倚之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幸成
都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準曰皆可斬及虜使講
和直詣京師準之功無與一準亦豪侈自負欽
若每深嫉之一日欽若因論澶淵事曰城下之盟
古所深耻今陛下初御海內爲虜狄陵侮亦不幸
甚上曰爲之奈何欽若曰非天表瑞貺盛儀畢備
無以撫狄人而掩蔽醜由是上志在奉符瑞勒
石告成以誇戎狄丁謂輩遂從而希合之加以承

平久帑庾之餘務藏充牣內外貨貲不可勝計消
封祀禮畢玉清昭應會靈三宮觀成國力爲之耗
竭用事之官皆貪金錢幾千萬近世以來未有也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槩
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
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
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棟檻柁梓搜窮山谷璇題
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繡工色巧絕覺栱欒櫨全
以金飾入見驚悅瞻旋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

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材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牣殫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甘泉之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爾天聖歲六月甲寅暮由大霆迅火發不相屬俄而光照都城如晝數刻宮災無餘大像穹碑悉隨煨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稱相顯判官翰林學士宋綬歸西垣援及臧以修宮使方期興復議論喧然言事者亦競進說難復乃止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瘞爲之悲涕興國寺搆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階所須力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爲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間相繼災燬略無遺焉欲爲之備如是其效乎

太宗嘗問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爲官家其義未諭何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誼深合於此上甚說其對

西蜀王彬遣命與進取效蜀者諸將平蜀競掠財寶彬獨不犯繇怨由是太祖益知之雖就畏不伐破唐回入都城令臨門者但報自江南勾當公事回及勳貴日隆名位益峻愈謙下遠惟以保祿位每出街衢必闢車與待上遇計兵巡視封部避朝籍者部從至下者亦屏避從者趨勿遽於路左使者見之無不愧恐循依或有以過禮僭言彬曰上使此人來窺我爾其畏惕如此子孫知義方者亦能遵其家法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當以備歸朝煜深德之帝將爭言不可慮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恐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識量

曹彬居第卑陋未嘗修葺蓋深懼侈滿安於儉德歸

終誡諸子曰愼不得修第廢役違其道[illegible]敢踰
者及中官升鑑門戶翕赫里巷之間與[illegible]亦
止丹堊而已噫夫人欲之縱由外物之侈也
廣侈之居以養氣體則儉非之本不能充理勢然
矣矧子孫被華腴之膳不知艱苦者哉其致消耗
無惑也吁如曹王之保家訓後可以爲官貴之師
矣

上旣廢郭后群臣無敢言者時孔道輔爲御史中丞
范仲淹居諫職知不可以偏言奪乃相與率臺諫

合入伏閤拜䟽上遣諸中貴諭以廢意時李迪在
相位謂道輔曰廢后古亦有之矣道輔對曰今天
子禮爭相公當以堯舜之道佐之奈何引古者失
道之君廢后事以爲法耶迪由是怒道輔仲淹皆
黜補郡係直昭金而已䟽云君者天下之父也后
者天下之母也天下之母可以無罪而廢是天下
之父亦可以無罪而廢也此淹之辭

陳彭年被眞聖深遇每聖文述作或俾彭年潤飾之
彭年竭精盡思以固恩寵恭其佞符瑞急希進用當
其役處時臨寒暑若燥濕不知也有高信臣者其中
表也館於其家見彭年足疾其每朝歸第則敢就
書寫果坐端處或呼婢僕脫靴則瘡膿沾漬亦不
自苦必求休息十日有漸乘閑步於廊廡忽見紅
英有也對曰何花也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
二有何對耶乃彌年所居之儻地也其鋭進如此
時人目爲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多岐也乃
[illegible]敢未幾而亡

孫奭起於明經敦篤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悃愊章聖

崇奉臨既廣擴宫殿以誇夷夏奭累䟽切諫上雖
不能納用而深憚其正䟽語有國之將興聽之於
人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其忠朴如此

孫奭敦守儒學務去浮薄判國子監積年討論經術
必請精摩監庫舊有五臣注文選鏤板奭建白內
于三館其崇本抑末多此類也

馮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爲佛事但誦孝經
而已時人稱其難爲

國朝以來京都雖有國子監爲講學之地然生徒不

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學者過秋試詔下則四方多士競投牒於學干試求薦罷則引去無肯留者初試補監生但無大謬無不收采生員得牒以歸則自稱廣文館進士監出一牒生員輸緡二千餘自爲光監利爲公解之用且講書員但嘿爲資地希遷榮耳自景祐以來天下州郡漸皆建學規成立矣慶曆初今賈相國昌朝判領國庠于其職時山東人石介孫復皆好古醇儒爲直講力相贊和期興庠序然獨學者少無法利以勸之於是

史館檢討王洙上言乞立聽書日限凡國庠薦解之數以揀之聽不滿三百日來者日衆未幾遂盈數千雖祁寒暑雨有不輟者諸席分講坐塞陛序講罷則書名於籍以記日固已不勝其譁矣講員日衆判長奏假庠東錫慶院以廣學舍爲大學詔從之介復革益喜以爲教道之可興也他直講又多少年喜士文詞每月試詩賦論策第生員高下揭名於學門介又好議都省時事雖朝之權貴皆譽呰之由是群謗詭興漸不可遏介不自安求出

倅濮州言者競攻學制之非詔遂罷聽讀日限一切仍舊學者不日而散復如初矣議者曰學校之設固治國化民之本也賢不肖知之然古今不同勸導異方古者興鄉命秀必由於學舍是而進者鮮矣今考士升藝不由於學思治者失其本而欲以末制而縛之其終爲害也宜哉

盧多遜權謀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據幽薊未有策以下之多遜進說願權都鎮州經畫攻取候秋後浹土則還歸於汴聞者果之

太宗嘗責趙普以下舉將帥普對曰昔明宗舉石晉晉選張彥澤劉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豈敢輕舉耶

太祖嘗密遣人於軍中伺察外事趙普極言不可上曰世宗朝嘗如此普曰世宗雖如此豈能察陛下耶上默然遂止

李漢超帥師於高陽關貸民財而不歸之民撾鼓登聞上詰太祖乃詔之曰爾之鄉里亦嘗爲契丹所掠乎曰然上曰自漢超帥後有之乎曰無之上曰

皆狡獪掠衛不來訴今漢超敢爾乃求訴耶悉詣
遣之乃密召漢超母謂之曰衛見有所乏不以告
我而取於民乎乃賜白金三千兩自是漢超答必
死之節矣
張詠當太宗朝時望漸高執政者忌之恐有大用旨
於上謂詠有威名欲以武臣處之詠聞不樂一日
叢見自請爲武臣則求二千人貴遂親見參易之
上自衛以衛出戰上不許自是執政無敢議者
祥符中軍士有告其營將誹謗天書者上怒欲窮正

其罪時馬知節在樞府力言不可且曰天書之降
臣等皆親承德音亦未之敢信況軍校乎苟正
其罪則有喧敢不信者矣遂止
又李漢超守關南兵五千駐高陽關以禦兵戎漢超嘗
遣兵少因選其子參議高陽關求益兵太祖遣謂之
曰汝父使汝來求益兵耶乃賜其子食已而謂曰
汝父不已勞吾心則假汝首以斬汝父頭吾當別有
能前者者負則吾不益也遂解所帶及以金帛
厚賜爲漢超乃自奮勵終能北禦契丹遂不內侵峽

議者曰太祖以大威神畧戡削多亂夷狄懾伏不
敢內侵然亦由將之得人也漢超以豪俠爲帥多嘗
拊勞亦由兵權有任專也今之沿邊將者負答究抄
咨敗因用已殫而戎患方熾誠可浩歎哉
張詠在自上聞其意望不樂求試武於人名上書公
府曰昨日公府試能塞白議以詠名在張望之
右日常內貴交並外示謙和樂善者十餘年未
嘗一日變節事繼朝恭順謹初授教時一家隱隱
不若太祖之俗且魏大都也爲人聖訓謂之君子

關有無不服訴者誠謂可以勸薄俗又嘗作盜賊
論亦尚致絕俗風豪遂作文可皆有勸亦以
當賊賞之進爲日取一第乃公用其齊賦耶其
自負如此
張詠當時之帥然不先決訴從民之如父母再治
蜀見成倚教務皆可紀人至今蜀家北戶畫像
則之以前爲其後之後無逮之者輔人性治修
嘗作在以勸其教之民皆感其遺焉
又詠守杭時方歉凶饑民多犯禁下無問多少

皆皆而遣之由是犯者益衆邏捕者入郡門咏泣
爲亂國家法詠怡然納之遂留夜飲因自行潛詣
之門錢塘十萬戶饑者八九苟不以私鹽自活忽
焉禽斯屯饑以死易生則諸君將奈何吾此行秋
成則繩之以法聞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是歲
至秋杭無盜賊民命以濟又有民家子與姊之贅
婿爭家財者訴曰妻父遺命十之七歸婿三與子
手澤甚明耳詠憮然命酒酹之謂其子曰爾父可
謂有智者矣死之日爾甫三歲故托育於婿也若

爾有七分之約則爾死於婿之手矣今當七分歸
爾三分歸婿也其子與婿皆號泣再拜而去人稱
神明焉

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民防內聚四野寇盜未息城
中無旬月之儲乃榜偽市錢官監之直貫米價以
博易之糴廩因之充接蜀漸安焉

張詠性剛急嘗作鰥鯢魚賦其序略曰江有若鰥鯢
者漾於中流移晷不沒舟人曰此噬魚也爾物則
愍多爲鷗鳥所食遂家書驗名古謂之鰥鯢因而
賦之亦欲刺世人之福滿者又爲福箴曰自行同
轍一福則缺其意亦欲自警也然終以剛直不諧
柄用後進不知論者以爲詠躁慢不任輔弼何輕
誣之甚哉

楊億雖以詞藝進然理識清正不爲利變章獻太后
寵冠妃御人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壼則立可
致身二府億深拒之未幾丁謂奏章稱揚后德當
正椒闈未半歲乃參大政億終不悔朝廷議封禪
億謂不若愛民息用爲本每爲邪佞者所排爲寵

寖衰矣億性又疎放是或輕發時陳彭年方親幸
潤色帝制有譏億云竊議聖文非親制者上不樂
甚一日召億入禁中賜燕有酒橋豐美至于杯案
之屬皆當所未見者既而命小黃門捧書數篇示
之皆文槀也其中删塗改削皆上親翰億皆伏請
深指天作之美上忽變色曰皆朕自作非假人也
億不知所以然亦不敢自辯但惶懼而退未幾以
母往許之陽翟弟倚所得疾遂請告省侍不待報
而往但留書時相所知數奏而已上聞之錫以金

綰藥劑末之罪也傒遂自稱疾不出[illegible]

[illegible]賄[illegible]傒歸但假弟[illegible]曰兄[illegible]大[illegible]

喜怒不常貪是心神不定乃[illegible]母奏乞免官[illegible]

者亦請紀其罪乃除太常少卿分務西洛許於陽

翟治疾然門生館食者尚十餘人踰年皆用漸[illegible]

乃表述嫉謗所集報徐明保辨其事求與許田不

報復求歸覲乃就命守汝陽既而引疾求獻

稱瑞繼復求覲遂召還京師貢章願循詔玉清諸

宮始混和於時韋矣未幾卒于京今上新政追贈禮

部尚書諡曰文

[illegible]傒顧相知嘗道傒昔云世之

[illegible]不暴不與伊呂並

鄉兄亦合著名[illegible]不朽所[illegible]稱者自古何限蓋

智不及我耳[illegible]之才過好文之主遊紫

[illegible]於和[illegible]於漢起然得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期是為瑞時之長篇文

[illegible]成生平[illegible]數百卷[illegible]全矣

然皆聲韻偶儷綴組事物鮮有及理之文詠之書

傳其道益友之言歟

劉平石元孫[illegible]所[illegible]略曰准保

原乃[illegible]求[illegible]

唐之前[illegible]總[illegible]北平三軍[illegible]

[illegible]九千秀[illegible]

之[illegible]而況[illegible]府又[illegible]

難進[illegible]然猊兕之數莫覩貔虎之師臣受[illegible]

所便議[illegible]地已東堅方卜中春再[illegible]

康役[illegible]以小邊負儲積歲造謀[illegible]融之故區有

[illegible]倍賊[illegible]不廉之以恩

[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

勝大將[illegible]我[illegible]

[illegible]

明又[illegible]制[illegible]平地[illegible]中川[illegible]

以四萬用兵備六十城寨[illegible]列險[illegible]

聚散要衝又[illegible]關以[illegible]制敵未知[illegible]

資性憂畏歷官艱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殞墜之
綱之獄罰當憂以殞心由是數爲言事所擠其語
以爲請封章得布滿泄近機衞引破膽殞心之句
爲快惴惴特甚不免於以弱不復原其自敘歷官艱
難之意後乃語疊臣事有干機密者並得實封以
聞綬文思精敏善於敘事傳其章疏徧於天下亦
頗以此爲累焉

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心逸如也及
病亟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白寢所見

其臥起緣被帳衾席皆素嗟美久之亟令輦帳具卧
物以賜後之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爲師丁謂貪權
怙寵欲害無厭內遷日籍沒其貲奇貨異玩陳寶
王曾見之曰家蓄見諸子相繼夭朝廷以其第賜
太后弟景宗後之亦修敗者皆以謂爲誡議者曰
夫物儉則常足常足則樂而得美名侈則驕矣侈
則常不足常不足則憂而得惡禍亦從矣世有
含樂美而寧趨惡者信乎爲之戒也已

同道中江淮荐饑[illegible]安撫使陳堯叟無才術
不能拯救偽放以活流徒但令人負絹以散丐者
每出則行從者塞道導者不能前隨方切切於關
示爲困窮者無不嗤之

大聖中明肅太后臨朝歲漸久嬖臣用事競欲過尊崇
開以徼寵於上又方縣弱中外疑之四年冬俟前詔
至日皇帝率百官上太后壽時范仲淹職秘閣爲
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
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太后不懌
遣大璫下仲淹章於政府問其當否晏殊方爲宰

執殊嘗與學士居京師嘗薦仲淹於朝遂除職秘閣其
因中備憂懼召呼仲淹於第切責之曰論豈憂甚
之人或衆或議爾居中直者特好奇邀名而已萬一
牽易不已無以爲舉者之累乎仲淹方抗所以塞
言之意殊又折之曰勿爲强辭也仲淹退移書於
殊[illegible]日君以[illegible]伊尹以鼎太公置
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門誘□□為於潤上此前代學者非不尚也其甚
好之者至於此有以其邀名務進則聖人亦□之名
教□人不□尚者□生云聞□□□遂名乃進□自今
之讀□□□失□少意矣今教不崇則爲人君者
謂堯舜不□法□約不足與爲人臣者謂八元不
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後世有害人乎人不爲名
則聖人之教□矣某惡邀之未至耳某非敢言□
家人至□□之禮斯□之有罪必不疑其僥覬也
敢輕一先以垂當代之法盍一人與親王皇族上

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
於外是行君臣之禮非敦母子之義今兩宮慈聖
仁孝之德而行此與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
后族驕戚竊此爲法以抑制人主者矣其天拙之
人不以□□□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
時必有異於今者□幾報公之清操如求少言過
之言則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殊甚服
章□簡王曾同在相府曾公忠守道夷簡專用小數
籠引黨類役縱其子公綽交結人士威納賄賂其

門如市曾知而惡之夷簡權寵益盛范仲淹輩數
於上前攻其短既而言者相繼斥逐曾尤不樂然
曾性淳厚又不欲有欺於同列一日先白夷簡欲
面敘求退夷簡答之曰便俟旬時作表章當與公
同避賢路耳既而夷簡急拜章求罷不復白曾曾
頗後時上方疑曾不能容夷簡曾怒爲所賣乃容
奏夷簡臨私壞公朝綱紀上乃詰曾實狀曾素不
知主名不能對遂兩罷政柄夷簡以使相判許州
曾止以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夷簡薦王隨陳堯

佐作相□□□□□務之才隨又多病數在告未
幾□□□□□能上復思夷簡終再用焉
薛奎參預政頗質厚任眞明肅太后將行恭謝宗
廟之禮自呂夷簡而下皆阿順聽命獨奎抗議不
屈明肅深忌之然衆議已定遂備法駕容衛一同
帝者識者頗以爲憂及明肅崩姻夷簡等皆黜補
郡獨奎留焉遂將可以爲相及李迪再居相位疎
直言遂時務上察其材短未有以濟之者時范諷
方以言事乃論非夷簡不可奎遂稍於大用以至

終身知者惜之
李迪既與丁謂以忤爭得罪擯徙淹淪久之上即位知
其名節深所屬意明肅太后既崩呂夷簡等皆罷
釣軸承召拜相迪樸忠寡材但務爲推恩惠以
悅人心首下詔收敘諸罪廢之官贓汙奸狡之人
所共棄者皆復爵秩授以民政又勅銓選吏登十
二考者不以保任例改京朝官得疲軟奸贓罷亂
不才者幾二百輩勸沮之法由茲益壞人望替矣
蓋夷簡復來讒間者且至迪遂降黜以太常卿知

密州
范仲淹入參宰政富弼繼秉樞軸二人以天下之務
爲己任謂時政因循日久庶事隳敝志欲劃革課
新振舉時治其氣銳不可折仲淹建議衆庶補之
職後限以年歲先爲勸之法由胥士遷尚書外郎
由外郎陞郎中者非爲不以名聞弼皆贊美其說
果推行之事是中外希遷賞者嫉謗日熾仲淹不
自安矣先是京邑群司有大闕諸宦領之如皇城
群牧者皆衛士屬藝目指氣使動必如意歲十餘
歲不代又當補者丞奚理不可得弼與韓琦屢議
制以三年爲率不得復有干請久任者悉奏更之
由是閹宦大譟惡弼如枕干之讎矣仲淹自以久
事有邊陲危勢未寧願出使以鎮西路遂出爲河東
陝西宣撫使弼自以累使北戎再講和約朝廷每
論北事多以任弼乃慷慨許國力請宣撫河朔裁
辭邊務爲預備之計二人既出攻讒者接撞而至
謂仲淹弼不忠務欲傾搖邦政覬幸功名上漸疑
之乃罷仲淹參知政事知邠州罷弼樞密副使知

鄆州時諫官歐陽修余靖輩咸協同弼等或議時
政漸以徒事被逐目爲朋黨浮薄競肆攻詆希幾
政意以發好爵仕路險薄益無恥矣議曰君子小
人各以類聚蓋出於影附自然之理也近世並立
於朝以術相排攻爲稱所嫉者皆指之爲黨未
知周公一德以濟天下者由何道而可致哉
夏竦叛命之二年勢益熾橫朝廷疑且有吞噬關中
之意由是獻議者請修潼關以拒之時宋庠參預
大政銳意主其議遂詔興坂縮置樓櫓戰具增闢

門而反閉之關中士民嗟怨謂朝廷棄之矣蔡齊
取材興役本出於華陰其民之心可知也然見者
則知其無益於備而徒失民心朝廷後知其非悉
命撤毀之

景德初契丹大舉河朔帝親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
懼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
曰周武伐紂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乾德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時中選者
唯潁贄一人自是罷不復舉至咸平中始復舉之

所對策限以三千言景德後又先於中書試六論
應御試者方預廷策益為艱峻矣近制試論於
秘閣數時之間皆迫取就舊制舉人納卷不許踰
晷刻益嚴久則呈城掩關故有司不詳故事乃
不許及申時試人既晷景尚早窘懸成文故每三四
歲一舉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

慶曆初夏竦方盛陝西四路並任儒帥久而未有成
功時呂夷簡為相上深所注意夷簡因言門館皆
儒臣於軍政非便俸祿又薄於儒神遂皆除觀察
使欲責其成功時范仲淹韓琦為安撫使又授
乃抗章辭讓言臣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報功
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
百代不易之典也又聞貴貴者為其近於君也漢
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
使以軍禮見斧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
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
置乖失廉察刺史遂為武官學士丞郎一出謂之
擯遺入朝既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

樂擯斥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命
實有利名臣若嘿嘿而兼之一則失朝廷之重勢
二則擬議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啟軍
旅之怨五則取戎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
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為經略安撫副使矣
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
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
出臨外閫以節度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
稟命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視詔令之下或有非

便必極力論議覆奏不已期於必正任以近臣當
彌縫匡闕而已今一旦落內制之職而備外帥前
在左右丞諸行事郎節度留後之上令降於知制
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與之下列以外官而行
都統之權此失朝廷之勢一也又既為外帥則而
令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害於將
事豈敢區分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
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必令覆奏而臣輩豈不臨
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縱之體此則

減公論議之風矣　也又臣伏見邊常自將佐當闒實
緣上牧民家分戀作歸安民且撥攻戰作以來所
奏邊境外利得實不致贊謀內外經制備皆以救
邊防之闕而內賊因茲復來今大臣則三撫寵數
更何而日責諸將之實效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
又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而共其憂患
士卒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饑今邊兵
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麤糲經蹤成年不
知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瘠不勝載棄而埋之負罪

以避不能逆者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
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輩心同效忠為國之
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二十餘城俱歸於
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於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
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糾然叛亂劫長吏以應賊
皆此類也臣切思之寒心亦欲獲厚祿養敢死之
士以除寇患今戰士養有常廪賞有常格臣得十
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
使彼日而御之以待其變耳臣恐此輩一旦倉卒

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為國家之患矣此則鼓
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
九伯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邊上熟户蕃部皆
呼臣為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
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僭署
渾家團練之名臣若授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
取夷狄之輕五也用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為國
家之深患哉六者臣上為國惜而辭之也苟念臣
世專儒業遭逢盛時以文藝發科陛下擢於秘館

虞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然人主至
此又論本朝儒者報國以言為先如臣輩者以言
事效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點于學聽中外其事
屢經貶放亦以塞朝廷之薄責矣而臣自是其咎
未嘗怏怏此縉紳之所諒也前年春延安之戰主
將不利大雖罔威朝廷有使邊之議遂至於臣遂
不[illegible]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
[illegible]罔顧所逃遁臣顛沛十載次而復然者數四
矣自知非將帥之才豈可以了大事且國家急難

之際擇帥之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二
且今將帥得人臣則引退臣固欲永太平雖多難
之大任今歸之無此臣之所期也臣祖守廉隅朝
廷以臣久處邊[illegible]定議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
鄙求[illegible]則非臣之所圖也臣本有風眩之疾朋
僉心[illegible]不知其[illegible]臣夙夜疚心精爽已之
且居[illegible]武略[illegible]荷戈之事乎此臣[illegible]
心所難者也伏望 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
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

略邊事節制諸侯其責重矣而況偏臣武士所習
不同所長亦異臣輩不願其清列而就[illegible]之厚
祿如方[illegible]不[illegible]減[illegible]而就[illegible]之清列
矣如使四路之帥[illegible]其勢[illegible]其志則貴不樂
意[illegible]為國家長
城之[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使人盡心之意也一群
宰臣[illegible]令
自犯大啟為[illegible]而辭之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
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廢州之獄自劾無功冒賞

之過又劾違制之命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
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
於寇賊之手此臣所以知其退而不知其進也唯
天[illegible]之及所[illegible]矣不樂然遁於物議未幾拜他
路皆[illegible]廉察[illegible]上之職焉
寇準存[illegible]以純究待天下之心丁謂作相專權黜
貸為天下所惜民間歌之曰欲時之好呼寇老欲
世之寧當去丁及相繼貶斥民間多圖二人形貌
對張於壁屠酤之肆往往有焉[illegible]頑[illegible]少年

無賴者亦皆口陳手指須惡而誹丁若[illegible]恩倖
者況者焉有識者哉

儒林公議卷上終

儒林公議卷下

宋 闕名

刑係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佻嗜利脣吻人罕測其心時謂之十面觀音與范諷交素爲諷所薦及龐籍訟諷係被黜時王堯臣當制辭求代草其詞籍誥末云季孫行父之功予不忘矣蓋指諷爲四凶也論者益畏之未幾出守南陽遂卒于官疾亟自噬舌嚥其血肉聞者深鑒之范諷齊人性疎誕不欲小節嘗作外計乃棄官求監舒

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大言[illegible]臨亦時有補益當途者皆畏之任三司使聞與貝詳議者以謂任不適其器好朋飲高歌嘯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深疾之時人顏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諷者亦以諷非廊廟器未幾被黜遂卒

國初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朝並無仗衞或數年始一立仗至使當世人士或不識朝廷容衞至今尚然太宗朝嘗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

校定入閤舊圖府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
失明著其文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
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万國
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為中
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
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
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
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嚮明而理紫宸置
屋至尊至重或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

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
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
政殿前立黃金吾仗候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閤
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
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纘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
曰恩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因循竊見常
朝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横街亦
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閤為隻日立仗視朝
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也宜為雙

日常時聽斷之處所冀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合今
與論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其無謂也臣
竊按舊史書門下御史臺謂之日參為皆從供奉
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
候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
北面朝君之禮今請准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
畢即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蕃官班
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庶侍從官有東西對拜
之失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弁予知制誥時始詔

今後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
更改

夏寇既攻官軍劉平石元孫陷沒延州幾至不守范
雍日告朝廷請兵復為詩以言賊事凡數千章其
傳播者云七自軍山界飛沙與亂什虜騎擣虛至
戍兵常忌分嘯聚類宿鳥奔敗如驚麏猶守邊
誰應敵若絲棼又云承平廢邊事備預久已亡萬
卒不知戰兩城皆復陷輕敵謂小醜視地同大荒
頗因狂狡叛從此昔兵防又云劇賊稱中寨城之

頭悍者也驅馳甲鎧精昔椎矜笑驕今亦教攻城代險
多邀擊羈縻每玩兵拘行詢虜事肉盡一無聲甚
爲前慶得賊中諜者雖爲其肉且盡終無一言故
奔請任大利朝廷輕視元昊邊臣奏請不甚允從
至是方罪儒臣而逐之

馮拯任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
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愁伏而
退後嘗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于
今未易有也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
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
者每笑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
罪躁憤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
郎將而下日兩往拜焉道輔以笏擊蛇首斃焉由
是知名後鄆人石介作擊蛇笏銘其文甚激今具
載之曰天地至大有邪氣奸於其間爲孽凶恭爲
戕賊任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能禦也人生

寂重或異類出於其表焉爲蠱惑爲妖怪信其異
端如人蔽覆之而莫能格也祥符中寧州有蛇極
妖異郡刺史而下日兩至於其庭拜焉人以爲龍
也舉州內外遠近無不駿奔走於門以覲恭莊肅
祇無敢息者今龍圖閣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
亦隨郡刺史至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蛇或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則以手板擊其首
遂斃於前則蛇也無異焉郡刺史而下暨州內外
遠近竦然駭歎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夫天

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鍾物與人人有死物有盡
此氣不滅烈烈然亘百世而長在在堯爲指佞草
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在齊在晉爲南董筆在
漢武帝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
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
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
明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
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與漢室衡教微聖道行鱷
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殺妖氣散噫天

地鍾純剛正至之氣在公之笏昏徙蹺一蛇而已軒陛之間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擊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去朝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於一蛇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人雖靈物氣乃能受笏之爲制純剛正直公雖正人笏乃能得去物之在公能殺邪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直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夏賊叛擾累年官軍頻敗關中物價翔湧天下爲之騷動朝廷欲與之約和而未有以挾之范仲淹帥延安乃使人遺書元昊稱朝廷仁貸惜民之意許歲與金繒勸其納款書已行始聞於朝執政皆不喜時宋庠參知政事言仲淹專擅可斬辭甚堅故遂貶仲淹官知耀州以龐籍代之籍亦屢致和意於賊朝廷又密許籍以柄用俟和議成然後召賊乃遣其腹心楊守素入朝講約易其名爲曩霄朝廷亦遣使荅之然終不見元昊久之乃定歲賜銀絹各十萬疋而茶六萬大斤遣張子奭册元昊爲夏國王復厚賜之元昊遣人約子奭留於宥州亦不相見封冊重幣如委之榛莽子奭由此遷秩籍入爲樞密副使皆自以爲功焉

契丹知王師屢爲元昊所衄遂有輕中夏之心忽遣使蕭英劉六符貽書求關南之地意謂本石晉所貽其疆爲周世宗所取今當復歸於北乃詆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爲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

之嫌輒肆殘人之伐英等既入境乃嘯聚雜虜於燕薊之北以堅我朝廷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虜主宗真對弼語言忽慢謂朝廷輕重在我與弼言辭往反數日方許納幣弼歸朝廷定議別立誓書以往遂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疋通前數每歲五十萬矣前所與歲幣皆如過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許輦至虜界白溝貢方許之輦畜之費蓋不勝其敝矣又云朝廷使介至北位序甚高北使至朝廷則庫列頗卑今既敵國禮

宜均比朝廷亦從之由是虜勢益驕矣

當稱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稱諷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眞當是其言謂可指塞立定退遣使詰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所乞及得守臣在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諭本國何煩轉求契丹界夾西部落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為北邊又言清戩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宗眞既以彊威夸於中國

深恥之乃舉衆西伐聚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次山之側國內擾動粮餽相繼先是契丹預時芻茭以備冬討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懼朝廷知之乃出牓幽州稱元昊歸欵以自夸大其略云元昊躬自先朝求為飯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云鴃音易變犬態多端忘牢養之深恩肆狂悖之兇性從誘邊俗巧謀歡都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遇賊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諜者又見其與尸重傷者亦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自藏蔽懼為朝廷所知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恨向化之心絕矣賊為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僞署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作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慶曆三年既放春牓時議以為取士浮薄寖久士行

不脩學無根源宜新制約以救其弊執政與言事者意擬狩詞乃敕兩制及御史臺詳定貢舉條制翰林學士宋祁等上言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專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日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故為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

令先試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式則
閎博者咸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
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今體經術
之未能亟通者當依舊註則科中之人皆可勉及
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
賦考式問諸科文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州
郡彌封謄録進士諸科經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
者一切罷之凡爲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
此則養士有素取才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其

要令天下州郡並立學校至秋試投狀必由入學
聽習方許取應進士並先試策問以經史時務次
試詩賦格外特許依倣唐人賦體諸科舊制對墨
義外有能明於經旨願對大義者宜取學實意義
解釋或以諸書引証不須具注疏幸降勅旨夫儒
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
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以牽
制之則夫豪傑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
英之茂而無興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行者使與
不肖之人雜而並進之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
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
爲言朕頒與攻更比令詳酌仍與宰府加之參定
皆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行實先論策則辯
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於
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
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此則待士之
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
朕建學興善以尊士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

學者之才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
訓導精舉察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
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永式詔既下人爭務學風
俗一變未能幾道議者多出外官所見不同競與
譏詆以爲俗儒是古非今不足爲法遂追止前詔
學者亦廢焉

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北之地修其國之威法諸戎
遂漸爲所制常得中國所賜紈錦以其精緻者爲
地使牧豎汗踐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他日

富盛是等閑當踐之其用甚會後宜易焉蓋自石
晉求援爲耶律德光所立約爲父子之國獻燕薊
三十萬舉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納德光自是
失其控壓之要險之無全策矣虜雖荐有戰鬪不
過豐貂大腊顯駿數四而已其併國曰渤海女真
室韋達靼奚霫之類皆奉之其民慓悍爲善鬪堪艱
苦但衆寡不侔故爲所制耳梁及後唐時尚有來
貢者自是阻門偏於彊力晉高祖時桑維翰疏云
契丹自數年來最爲强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蓋

謂是也每興兵擾塞則傳一矢爲信諸國皆震懼
奔會無後期者每戰必銜枚無喧譁頤指令統帥
之下各有部隊其戰則望旗幟進夜則或鳴鉦或
吹笳角以爲符信爲之聲各隨部隊撤卷而去至明
不遺一旗將令至嚴常以什伍相分一人趨敵則
什伍聯有後息不相赴援則盡誅之故其人能死
戰而又山後郡縣俗情篤實尚上武士士農工商
四者俱待以資其用其主雖遷徙出入非廬不居
然有垣壘宮室矣其民進處廬塞列非所在不樂

然有衣服粲績矣自開運中德光亂華盡得吾朝
簪實圖書服器工巧事多慕擬中國久而益盛矣
始石晉時關南山後初陷虜民既不樂附又爲虜
所侵虐日久企思中國聲教常若偷息苟生爲世
宗止平關南功不克就歲月既久漢民宿齒盡逝
新少者漸便習不怪然居常右虜下漢其間士人
及有識者亦嘗悵然無可奈何
太宗既夷并壘乘銳直壓其境國中駭怖不知所爲
其主與左右聚議皆曰中朝皇帝此來但欲恢復

土宇幽州舊陷矣不可不救之敗則委棄深遁未
爲晚也中國既得山後郡縣必不困蹙侵害我乃
傾國抗敵遂能保其土彼民復失所望矣自後遣
將出師踰其境界與其營壘皆欲待命迎欵然未
能破城掃穢計取全勝亦彼民之不幸乎爾後河
朔之民數被其寇驅掠善良入國中分諸路落蕃
管凌虐萬不可聞漢人每被分時人妻母子各隨
一虜居而去號哭之聲震動天地風沙爲之慘色
聞者無不傷心焉及真宗幸澶淵親征遂與盟歲

節令所虜人自驚恐王師邀遮要害則其歸路欲
伏兵奔約自是河朔之民漸有生意矣
真宗與北戎修好還使稱北朝公卿以下亦通然
無異詥時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獨議曰古者
尊中國賤夷狄眞君首足二漢難
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抗立首足並
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顧其國號丹足
矣眞宗深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遂已諾有足之
王曾知審刑院法首遺制報徒曾請非親故之以次

論從杖既而外郡有以是具獄眞宗怒命令如法
曾對上容曰若卿議是無遺制者曾對曰
如不免有失者天下之廣豈人人盡知制
耶惟上裁之上怡悵然從其議因著爲令
眞宗疾革留皇太子決政資善堂劉太后亂政相丁
謂謀臨朝物議紛紛王曾說后戚錢惟演曰帝仁
孝結於民心深矣今適不豫且大漸天下莫不翕
於儲君而皇后遂欲稱制以延外姓公不見呂武
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謂劉氏無處矣公實后

腑肺何不入白仰帝不豫立儲君后
此爲世之福也后悟不復有他志及
詔軍國事權聽后裁議久未決丁謂迎后意欲上
議太后朝近臣處大政在帝朔望御見群臣餘
日庶務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太后中旨可否印
下中書樞密院皆附和以爲便曾對曰天下公器
曾可兩宮異位又政出宦人亂之本也不可乃引
曾鄧故事奏凡御朝帝坐左皇后坐右而加
簾焉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已而治定陵謂果與

允恭謀改吉日孝名獨專取抵罪謂黨佑之曰謂
首復顧託請以議功曾曰謂事干宗社議功不及
李孜司於珠輒佑者亦廢先是謂用事威賞皆專
達不請于朝謂已竄竊欲爲上相復躡故蹟曾
喻以禍福極深怒之自是事皆決於兩宮然太后
稱自曾後既上尊號乃欲御天安殿受冊曾執不
從遂降御文德由是大失太后意旨及玉清宮災
曾爲宮使乃兇相出知青州知者謂曾之大節邪
宗顧託

故相李昉嘗謂其子宗諤曰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
人吏難於選補一省舊規漸成廢墜吾猶相稱在
僕射都省並無舊吏惟私名散官數人主掌案籍
而已纂措堂對山野特甚省中故事惘然不知會
勅集三署官議事省吏以狀來報吾呼之曰三署
官議事僕射入省乎曰不知也尋常省官與丞郎尚
書雜坐乎曰不知也常名表郎官與監議御史何
向而坐曰不知也左右丞與尚書坐孰爲主曰不
知也尚書省主客郎掌書目時尚書張昭本濟楊昭

儉左丞趙上交中丞劉温叟以耆儒宿德俱在班
行屢喚諸公於都省議事大凡在內庭論職不論
官入都省論官不論職學士帶兩省官議事之日
入都省並叙本班坐議政事有司於都堂陳布幕
設左右丞坐於堂之東北南向御史中丞坐於堂
之西北面南向設尚書侍郎坐於堂之東廂面西
向設兩省常侍舍人諫議坐於堂之西廂面東向
設知名表郎官坐於堂之東南向北向設諫議大
夫坐於堂之西南面北向又設左右司郎中員外
坐於左右丞之後設諸司郎中員外坐於尚書侍
郎之後設起居司諫正言坐於給舍諫議之後
重行異位故事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是爲四相
自唐開元之後僕射不知政事然亦國之大事不
入省會議事之日三署官早赴省就次所司先以
所議事狀編呈郎官略告大意然後所司引知名
表郎官執所議黃卷升廳就本位立次引監議御
史次引小兩省官次引郎中員外次引三院御史
中丞各就本位然後左右丞升廳所司抗聲曰揖

群官揖訖各就坐知名表郎官以黃卷授所司捧
詣左右丞執卷展書訖復授於知名表郎官始命
進飲食所司捧筆硯立於右丞之前一吏抗聲曰
請定議左右丞揖群官訖然後以一幅紙書所議
官若事於其下循授同座監議御史命一吏抗聲
曰有所不同者請不署字食既訖所司復抗聲曰
食畢揖群官對揖訖各降階出就本位以所議可
否其列狀進入以官高者爲本有異議者於閤門
別進狀論列如常司二品以上或班二品以上並

入省議事即諸司三品坐於尚書侍郎之南東省一品坐於尚書侍郎之前武班二品坐於給舍之南並絕席異位如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至廳下馬餘官並門外下馬設僕射大夫位於左右丞之前並連行異位每集議著字皆僕射專之矣故徐鉉在省多知典故亦言江南見在省所說議事之儀與吾所記略同因命寫一圖授省吏未知此輩能遵守否當助言此時都省猶將役議事近年以來此事都廢惟議謚法則群官一集於

都省郎官由經科入侍者多不知學術但飲食留宇而已議罷出省人或問其所議者有全不知其所謂者兩制中淺陋者又恥與諸曹次列多辭以故不赴集由是體統益隳焉

夏寇擾邊關中科斂煩仍民力大困掌計者若還徙廣寧與久驕之卒入戶逃移幾半公私窮蹙及吳遵路為都轉運使雖究愈利害而外九等戶為三下七等均徵民益怨擾不知所措

契丹既有幽薊及鴈門以北亦開舉選以收士人幽州劉氏兄弟其名曰三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在彼遇三嘏四端復尚偽主慶曆年秋三嘏携妻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偽主兒狠皆有所私久已離異今秋虜主適令弃合偽主兒狠必欲殺其妻與子故歸朝廷願詢其國中機事言虜主已西伐元昊幽薊已虛我舉必克所謀凡七事彼雜詩以自陳云雖慚涔勺赴滄溟仰詠丹衷不為名實分星辰將降禍允方膺寵即交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主

免於戎虜自稱兄朝廷以誓約既久三嘏虜婿位顯恐納之生釁又移文邊郡歸知三嘏未還求索峻切期於必得不然則舉兵應好矣朝廷乃遣還三嘏役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賂村民求宿食勢亦窘定帥遣人搜索捕送虜界比三嘏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妻與子械三嘏送虜主帳前以其婿弟故乃委任遂貸三嘏死使人監錮之議者深嘆惜其事

天禧末真宗聖躬多不豫丁謂當國恣行威福時劉

鈞在翰林守正不爲阿附謂深嫉之鈞乃求出爲郡止授諫議大夫守廬江鈞拜章求兼集賢院學士謂沮之不與鈞舟行至淮上遇水暴漲作詩云行行極目天無杪渺渺橫流浪有花稚子方思舟下簰䲷虬自喜海爲家村遥樹列清江霽岸闊平分綠氏[illegible]風高誠可畏此情難皆欲中對讖者美其憂思之深遂甚謂欺復召入翰林爲學士以詩別同僚云一辭綸署守英藩兩見瓜時對[illegible]鈞政惜每憐民若子歲[illegible]違[illegible]成孫離愁月飲

閑人酒客對須求長者[illegible]入秦[illegible]朝別一徑[illegible]趙童歎鬢霜繁

祥符中中書試制舉人六論畢呂夷簡及布示同僚明將校親策執政以爲封禪有期將告成功於天下不當復訪人以得失遂報罷夷簡特升職仍[illegible]啓明免將來進士鄉舉啓明乃歸拜蒼隱居[illegible]講學不復仕進時論高之

江南徐鉉歸朝仕至散騎常侍爲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祐與之交[illegible]有識嘗[illegible]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illegible]門故舊[illegible]上國之大夫已多[illegible]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間左右[illegible]鉉乃伏[illegible]之泣下曰將危見臣節汝有之矣多人[illegible]以鉉江行錄來乃云天命將於有宋[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又[illegible]深[illegible]之知者[illegible]大趙[illegible]

夏國元昊娶契丹女僞號興平公主乃宗[illegible]

元昊待之甚薄[illegible]不[illegible]以至殁宋[illegible]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爲元昊[illegible]使從元昊[illegible]之甚矣

[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氣[illegible]重[illegible]無敢[illegible]仲[illegible]范仲淹終不合[illegible]亂[illegible]

其語漏泄請懲者自至矣上意疑責仲淹雖開大
臣[illegible]進擢[illegible]由[illegible]州[illegible]之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切沐[illegible]政府[illegible]仲
[illegible]黨人請[illegible]臣開[illegible]年而言[illegible]者罪
也[illegible]言深者安也臣故[illegible]罪[illegible]有間隙者
悛恩事君不敢自愛萬一益國雖死無恨伏聞今
月九日以吏部員外郎范仲淹忤旨差知饒州臣
竊謂仲淹秉朴忠之心懷直諒之節不識忌諱有

可矜愍觀其臨事不可言必忤上務忠奉國夫豈
私其身哉去歲自貶所召居待制之職皆非正人
端士酌酒相賀喜陛下納善思賢忍殊常之[illegible]
帝[illegible]聽聞[illegible]政也今茲遂聞以言[illegible]所儔
[illegible]不[illegible]何其進之太暴而退之太
[illegible]君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固有常典況
[illegible]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少含容重
加遷謫臣深為陛下不取也昔光武之帝商周之
王嘗云謗譏以自不聞誹謗矯罪況仲淹前所言

在陛下父子[illegible]之間[illegible]所[illegible]以其
言合[illegible]所[illegible]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
下屈情獨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
言大臣[illegible]縱合[illegible]論褒[illegible]當[illegible]在陛下聽與
不[illegible]可安可與[illegible]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廷毀平
津之行[illegible]論將以為[illegible]奏王[illegible]
[illegible]損合德臣今[illegible]
[illegible]外各有職今以[illegible]不
[illegible]衆人之議不得上達[illegible]不逆[illegible]放臣之

[illegible]非[illegible]故仲淹何則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
年[illegible]外郎比於常流此乃踰涯之寵今
[illegible]之身未有所損但所論者國家
大[illegible]皆[illegible]盛德故多含垢忍
怒以示容納非不能[illegible]行事蓋惜千古之名耳
陛下自[illegible]以來[illegible]者矣昔[illegible]以為常不
甚重惜[illegible]於[illegible]太平之治行天下之
口塞陛下[illegible]有[illegible]可不慎乎臣披瀝肝膽
冀陛下察之伏[illegible]下 以辨察遷[illegible]以漢

[illegible]

[illegible]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尚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章著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

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問尹師魯以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

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

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耳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

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其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臣逆意逐賢人君子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耳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臣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者耶當時亦有諫官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

也今足下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亦未可欺耶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官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臣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官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有面目見

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耳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日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官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

布區區若訥得書怒甚乃繳其書奏之曰伏覩朝牓御史范仲淹言事狂狡離間君臣自結朋黨妄自薦引又知開封府已來區斷任情免勤務悉天章閣待制知饒州及諭中外臣寮執事臣某位備諫列自仲淹落職之後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蘇舜中事符合臣風聞本人謀事陳[illegible]詆謗於論予遂有與開君臣一罪[illegible]行道求至[illegible]

[illegible]

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謂臣為御史今更答
日俯仰默默無異衆人責臣今來不能辨仲淹非
辜乃庸人常情作不才諫官乃昂然自得了無愧
畏不敢一言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
之堪其任者言臣猶有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
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臣以脩狀
承乏諫憲負任匪輕以盤丹赤犬犬馬猶知其主
況臣言職豈逃義久預搢紳衣君之衣食君之食權
臣昔非藉舊立朝最為羈孤陛下仁明未嘗濫罰

豈顧畏而懼相位之臣哉臣為御史諫官朋綱將
及二載每念詔令不便奸邪倖用授任非宜興造
未當蠹奢中書已行之事臣屢嘗爭論言之介然
豈恐不能忠論於微小之事比目不接則不敢
喋喋上煩聖聽以沽名微譽也奏對應在皆可驗
之臣與歐陽修友緣素疎未嘗失色非意凌犯固
不可校然本人謂范仲淹頃行無比稱其非辜仍
言今日天子宰相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
賢臣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
合諫爭宰臣以迕意逐之臣合論列以臣愚見范
仲淹等是論事切直比衆亟加進用知人之失竟
歸有司忽然狂言自取譴責寬大之典皆出自當
修者後乃謂之非辜稱其無比仍謂天子以迕意
逐賢人誠恐中外聞之所損不細臣所以徘徊切
慮而不敢自隱也事下中書夷簡乃貶修為峽州
夷陵令時王曾同在相位意甚不平然不能救正
但令視賦寬論貶者而已固年生乃作四賢詩歎
美仲淹等其詠修詩謂若訥為神奸乞憐天子旁

人到于今諷誦且美之然朋黨之說起于茲矣
馬亮尚書典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得炭數百斤盡之
以備供帳其炭乃偽國德昌宮遺此銷熏之灰積
也李氏竊據偏隅江表之地而淫侈奢縱如此欲
其國祚之長永其可得耶
石介為太子中允因作慶曆聖德詩頌以徑直狂徼為務
人多畏其口或有薦於上謂介可為諫官者上曰
此人若為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輔是
也

會利用因和北戎功漸被擢用以幹理稱及當樞柄
益盡忠力劉后垂簾聽政利用自以親承顧託底
事公鯁特申宿儒劉氏之勢多求徼幸利用屢抑
止之皆懷憾嫉日至因其從姪涉於郊野出服黃
袍得被讒構成其獄以至遷逐中使乘驛監其後
日夕窘迫之至襄陽驛舍自縊而卒時人皆知其
冤利用自居貴位積聚巨萬不知分散又常為冦
準所薦準實常辨利用亦有力人亦以此非之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稍

多有分兵之患不可守者悉命罷之寇益驕橫後
坊不已種世衡者時為鄜州幕中上言延安東北
二百里有故寬州之地實當賊衝可以外固延安
漸可復之若朝廷從之用世衡董其事且戰且
城之然據險無泉衆慎不可守浚五十丈復有巨
石其徒皆曰是豈可井哉世衡命攻其石屑而出
之凡一畚償以金多致其力果得泉甘且不竭水
乃大足自然西陝堡障患無泉者悉仰此所謂工
致力無不濟者詔名為青澗城以名之世所知城事系

下屬危急時兩端向背不常世衡入部落勞問
親近無所疑間衙前皆附之建營田百千頃兵得
其利人頗稱之

偽蜀歐陽炯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於韓渥江南李
坦時為近臣私以艷藻之詞聞於主聽蓋將亡之
兆也君臣之間其禮先亡矣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圍數丈唐
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
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

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二國至乾德丙
寅歷年一千一百餘年枯而復生十皇祐初守城
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拜者枯餘存者若老龍
之形

王建子衍嗣於蜀侈蕩無節庭爲山樓以綵爲之作
蓬萊山畫綠羅為水紋地衣其間作水獸芰荷之
類作折紅蓮隊盛飾兵裝者於山間數采以長繩引
於地地衣下吹其水紋鼓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
綵為二舟繡轆轤轉動自山間羽中出歌妓女二百

二十人發棹行舟周遊於地衣之上採所扱遊列
階前出舟致辭長歌復入周廻山洞俄而唐莊宗
遣使李嚴入蜀復作此舞以誇之嚴歸朝盲篤未
幾滅王氏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近縣吏納
土牛偶人於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其爲人所
損遂移置廳事之左迨程出視事詢問之主者以
對程歎曰農夫牧豎非承平之人無見於此不祥
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爲過論至甲午歲果有村扨

叛竊入據城邑焉　人亦服其理識
成都府有劒南西川安撫副使馮涓撰重建中興寺
玄奘碑序曾言大中年釋寺廢興之事其略曰釋
氏不可以終廢者由學徒之心一也國命不可以
終行者由時代之意殊也予讀之數四亦言理之
言也
故相陳堯佐旣終身居于鄭翰林學士李淑知鄭州
諸子納其父行實與淑求神道碑文淑恣堯佐素
不薦引雖納其潤筆文有譏薄之意陳子哀訴求
爲改銘終不從其家址不立石因攄淑在鄭時詠
[illegible]陵詩奏之云弄聊牽車撓敗徑不知門外倒戈
回蕭森斷壟纔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淑自負文
藻急於柄用衆惡其陰險每入朝則縉紳爲之不
安上漸知之故久留外郡其[illegible]
罷禁林主鑰南都淑上章自理不已後因特廢遂
留京師
唐莊宗遣郭崇韜副魏王繼岌平蜀既而疑崇韜赤
管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本蕃人姓名遂結怨雖

不佐命有大功莊宗既得天下頗忌之盡奪兵權
處以閑逸至是聞變急起嗣源將兵討之剏至鄴
諸軍推以爲主嗣源涕泣告其副霍彥威曰與君
受命討賊豈料天時人事如此然諸軍只因饑寒
思歸當奏加恩賞以圖安靖耶親衛指揮使元行
欽[illegible]其由徑奔洛陽告之途中逢嗣源子金
槍[illegible]莊宗遂斬從璟自將以
[illegible]入汴[illegible]遁而歸洛時
爲中官乘驛[illegible]僞蜀至衍一行樞密使張

居翰嘆曰上方寸已亂一行五千餘人豈可盡殺
乃改一行爲一家及絳晉之旬已三日而殺王衍
一家使人方到長安蜀人冤之

慶曆中有宋禧者爲侍御史禧介密善士學術論議
則非其長屬親事官謀亂夜挾兵攔入禁中盡致
不測既而擒獲上驚悸累日序飭宿衛常有戒心
禧上言請市羅江狗置內中以備守禦人皆傳以
爲笑目之爲羅江御史未幾罷出外任噫禧之意
忠矣而思之不精遂取衆笑言不可不慎也

後唐明宗親討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宿將周光朱
趙在禮鄴中亂從明宗討叛代多人情疑阻遂與
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水事兼河南尹旋除
宣武軍節度使府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
遣中人覓權之守殷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
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
宗親御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
之意爲權臣誣奏登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冤
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以兜軍登陴攻

不可混城陷誅之

章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與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
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古帝
王或馳騁田獵或遲流聲色今主上崇奉道爲
億兆祈福不猶愈於田獵聲色之惑邪

宋庠葉清臣鄭戩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稱康
定中庠爲參知政事戩爲樞密副使清臣任三司
使祁爲天章閣待制趣向既同權勢亦盛時人謂
之四友呂夷簡深忌之指爲朋黨殺有無名子作
謗庠有天下文章惟獨我榜甲龍虎更無人之句
餘韻甚多深訐庠之私語盛上聞乃盡罷四人爲
郡仍降詔天下戒朋比焉

儒林公議卷下終

澠水燕談録十卷

（宋）王闢之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澠水燕談錄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齊國王闢之撰。宋藝文志作王闢之。盖以闢闢形近而誤。通考引晁陳二家書目並作王闢。案魏野東觀集有贈王衢王闢同登第詩，則北宋實有其人。然野當眞宗之時，與此書年不相及。蓋傳寫脫之字也。山東通志載闢之字聖塗，青州人。書錄解題稱其爲治平四年進士。讀書志稱其從仕四方，與賢士大夫燕談，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今考此書皆記紹聖以前雜事，分十五類：帝德十七條，讜論十一條，名臣五十條，知人四條，奇節十二條，忠孝八條，才識十二條，高逸二十條，官制二十條，貢舉二十一條，先兆十七條，歌詠十八條，書畫八條，事誌三十二條，雜錄三十五條，共二百八十五條，與讀書志所載之數不合。蓋此本爲商濬稗海所刻，明人庸妄，已有所刪削矣。所記諸條多與史傳相出入。其間如誰傳佳句到幽都一詩，乃蘇轍使遼時寄其兄軾之作，而誤以爲張舜民。又如柳永以夤緣中官獻醉蓬萊詞爲仁宗所斥，而以爲仁宗大悅之類，亦間有舛譌。然野史傳聞，不能盡確，非獨此書爲然。取其大致之近實可也。

澠水燕談錄卷之一

宋　王闢之

帝德

西都北寺應天禪院乃太祖誕聖之地因即為僧舍

真宗西祀過洛臨觀瞻遺迹徘徊感愴乃命建為佛寺

功成賜院額奉安神御命知制誥劉筠記之仁宗

又建別殿奉安太宗真宗聖像命樞相王欽

若為之記後御篆□□□□馬本皆洛中元品廢解末

仁宗御篆神御三殿額藝祖曰興先太宗曰帝華

真宗曰昭孝今為忌月行香地去留府甚遠故詩

曰正爲宸游中行十里此之謂也

開寶中教坊使衛某年老當補外援後唐故事求領

小郡太祖曰伶人為刺史乃莊宗治亂事尚可法耶第

令於本部中遷敘乃以為太常太樂令

興國中張觀樂出為應合格不得進士第止以為幕

職官太宗之愛惜名器如此

慶曆中郎官呂覺歸公事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

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對

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

帝實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行籍田禮就耕位侍中

奉耒進御上搢圭秉耒三推禮儀使奏禮成上曰

朕既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禮儀使復

奏上遂耕十有二畦翌日作籍田禮畢詩賜宰臣

已下和進尋詔呂文靖公編為籍田記詔許開封

國學舉人陪位因得免解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於邊用言利者多掊摭細

微願傷大體上惡之乃詔曰議者並不究知本

末審可施用者事已上而驗白無狀者當劾不著

當施重罰於是輕肆者知懼不敢妄言利害也

仁宗朝有劍州上言石碑等銀礦可發上謂三司使

曰但不害民則為國利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

之恤愛元元至矣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為仁宗所優異帝

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制得對命坐賜茶

既退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學士中使就御

前取燭執以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史後曲燕宜
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
王宰臣眞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朶又常侍
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爲插花
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其
孫端宗古爲余言

咸平三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
事近日適月並無公案漢文決死刑四百唐太宗
決死罪三百史臣書之以爲刑措今以四海之廣

而奏牘不聞動輒逾月足以知民識禮義而不犯
於有司也請載之史筆

祥符中諸王有以　使臂有効乞除邊郡眞宗曰臂
之爲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相諭此
意

眞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旣退中人就院宣
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
止之云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眞宗禮遇詞臣厚
矣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府曰封椿庫每歲
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
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
百萬緡遣使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即散
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會晏駕乃寢後改曰左藏
庫今爲內藏庫

眞宗嘗諭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
還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
次日上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以名薦奏上

默然不許執政察所以乃知已爲伺察密報矣終
眞宗朝其人不復進用眞宗惡人奔競如此

慶曆中滕子京守慶州屬羌撥于人內附滕厚加勞
遺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仁宗以
邊帥以財利啗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仁宗朝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二
千餘人問其族系乃知丞相王德與甥婿上曰保
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材今但爲勢要使孤寒何
以進止與師錫循資後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

勸以保宮亦令循賢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聖矣

英宗治平中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師約異時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為恭帝疾之曰此廢人倫之序不可以為法思有以厚風俗亟命正之尚未遑詣於今及神宗踐祚乃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師約父克臣為開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盥饋禮成遂大設樂天下榮之三宮嬪御還者莫不嗟嘆近姻貴戚相與震動以為天姬之貴尚執行婦道蓋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親執行笄饋盥之禮曰吾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唯我祖宗首正王化移然成風矣

會人李廷臣頃官壕管一日過市有鬻子持錦臂鞲鬻於市者織成詩取而視之仁廟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仁祖文章拔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醲厚有以深浹夷獠之心故使愛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

帖之小屏致几席間以為朝夕之玩

讜論

慶曆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斸塔基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送本寺令士庶瞻仰傳言在內庭時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靖上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逮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梁武造長干塔舍利長有光臺城之敗何能致福乞不營造仁宗從之

夏竦薨仁宗賜諡曰文正劉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令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疏三上是時司馬溫公知禮院上書曰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當光書再上遂改諡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諡也封還其目不為草詔於是太常更諡竦文莊

嘉祐中內臣麥允言死以其嘗有功特給鹵簿司馬光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功動而贈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為法仁宗嘉納之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

故事當賀司馬光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爲例

景祐中趙元昊尚修職貢萊州進士趙禹庭明言元昊必反請爲邊備宰相以爲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上書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府獄是時陳希亮爲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罰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爲徐州推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蓀牧別見忽識兵謂

禹也

咸平中孫冕乞於江淮荊湖通商賣鹽許商人於邊上入糧草或京中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須得江淮荊湖三路賣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爲陳恕等沮之遂寢

臨淄賈先生疎以著書扶道爲已任名山東野錄七篇頗類孟子常爲諫者書四篇謂丁謂洪作符瑞以誣昊天以欺先帝今幸爲姦發明告天下正其罪無幾又謂謂既竄逐寇萊公猶在雷州宜還萊公以明忠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身不樂爲吏久之李文定公篇其詰勅送吏部先生勉就之官至殿中丞卒後門人李冠元伯劉顏子望相與謚曰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真宗賜名同改字希德

狄武襄既平嶺南仁宗欲以爲樞密使平章事龐莊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二十萬其重愼名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若用爲平章事富貴已極後安肯爲陛下用力使後有寇盜青更立功

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青爲護國軍節度諸子皆優官厚賜金帛

真宗初上仙莊獻恭慕號切凡喪祭之禮務極崇厚呂文靖公奏曰太后爲先帝喪紀之數宗廟之儀不忍裁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先帝恩遇之厚唯是遠姦邪獎忠直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徼寧靖人物富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樂無憂此報先帝之大節也

祥符中玉清昭應等宮成大臣率兼使領天聖中玉

清災莊獻泣曰先帝尊奉先祧故大建館御以盡祇肅之道今忽災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公恐后復議繕完因推洪範災異之端乞罷營建褫讓使名玉清遂不葺

田錫以讜直事太宗知無不言深得諍臣之體一日詣中書謁趙忠獻公曰公以元勳宮軸宜自謙抑今百司奏覆必先經堂豈尊君之義也諫臺章疏命閤門進狀尤失風憲之體趙竦然謝之遽從其言

澠水燕談錄卷之一 終

澠水燕談錄卷之二

宋齊國王闢之

名臣

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張忠定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日奇之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別贈以毫楮公曰是將娶我以世務也後公貴顯以名德重天下

將赴鄧府以詩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剛要流清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道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有詩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疋潤筆公却之後守永陽閩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一馬遺之或謗其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虧一疋馬價耶

曹冀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賢令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鬼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鄧追無以過此嗚呼盛哉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頗安之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厨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士大夫聞之深罪謗者曾孫仲平爲予言

真宗晏駕二府受遺制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將參大政滿報之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深感其言權字遂不敢去

祥符中趙德明上言本道乏食求貸糧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王魏公旦獨請具粟如數於京師詔德明入京來取德明大慚曰朝廷有人

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將命事上病且死求爲節度使上從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復有求爲樞密使者何以絕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

王魏公旦與楊文公大年交密疾篤大年於臥內託草遺奏言爲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但敘平生遭遇之意表上真宗嘆之遽遣就第名數進錄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爲榮

晁文元公迥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至音目有神光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積年之後愈清徹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

望三日秋蟬曳緒黄閣其裔孫端禮云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但稱契丹本號可也眞宗激賞再三朝論韙之
祥符中王沂公奉賜契丹館伴耶律祥頗肆談辯深自衒尚且矜新賜鐵券沂公答以動臣有功高不賞之懼故賜券以安反側耳何爲輙及親賢祥大沮
眞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衛士衔先帝恩德深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甥舅君尚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嘆息
李文靖公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府時西北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戎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祀蒐講陞典廢有虛日魏公始嘆文靖之

先識過人遠矣
乾興初丁謂欲每議大政則太后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前殿朝群臣其餘常事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附奏禁中傳命三府衆以爲隔絶中外不便王沂公時判禮院引東漢故事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同殿加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人心乃安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仁宗以問龐莊敏公曰向者王師所以屢敗由大將不足以統一裨將人人自用故遇敵輒北劉平已來敗軍覆將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平賊願勿疑仁宗乃詔行營諸軍皆受青節制賊平處置民事則與孫沔余靖同議及捷報至上喜謂莊敏曰嶺表平皆卿之力也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其後汾以便糴賞勞改官亦以黃州孫超升朝籍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宋范文正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　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至於元昊亦以是呼之

太子賓客謝濤生平清慎恬於榮利晚節乞知西臺尋分務洛中接賓客屏去外事日覽舊史一編以待賓話將終前一日夢中見詩一章覺呼其孫景初錄之曰百年事業一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足以見仁義著乎神明故至死而不亂也

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廟樂之作皆本朝廷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臣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例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爾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

右不便因言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仍落天章閣待制黜知饒州余靖道安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言靖與仲淹交淺臣與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脩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辯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書師魯書云五六十年來此輩沉默畏懦在世間如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為驚怪時蔡君謨為四賢一不肖詩布在都下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虜使至密市以還張

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君謨詩在壁上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一不肖謂若訥也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為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有略頻立戰功常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之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為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illegible]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illegible]策配享宗廟為宋名將天下稱其賢

公初為延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獨呼公為狄天使

慶曆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上以為得輔臣之體

呂貫自鹽鐵副使除直昭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

使例得待制而貫獨得直館或咨貴者貫曰與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為有道學士時者愧服貫子安石今為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康定中趙元昊既虜劉平遂約吐蕃丹與中國通陰相為援朝廷患之擇能使絕域者將以恩信撫諭唃氏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渙上書請行間道馳至青唐城唃氏皆頓首悔謝請以死捍邊因圖畫其地形并控扼書以奏仁宗嘉歎進直昭文館俄而元昊臣服再加刑部郎中賜金紫

王武恭公德用寬厚善撫士其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職稱之曰黑相北虜嘗呼其名以驚小兒爲戎狄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爲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爲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與之射使者以公爲樞密使富公爲相稱得人上聞尤喜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於天子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公曰樞密何語諮曰樞密云

若使人言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受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辨言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而退及宴見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服祝常以魏公眞賢相非他人可比

元豐中尚書省百官議曾魯公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其議改曰宣靖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故公之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爲宰相矣余以爲雖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爲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旣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

盡臣子之誠旣見即日對御錫宴顧問溫渥上酌御盞親勸數日朝辭上遣中使以手劄諭公留清明節有司令與公備二舟泝汴還洛清明日錫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翊日上用公韻屬和親灑宸翰就第賜公特命三省以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錫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

富公熙寧中罷相赴亳常居深養疾罕出時幕府諸公事須稟命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紙尾莫不盡

子217 524

其理或有難決之事諸公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他事諸公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嘆服以為莫可及也公早使虜以片言折狡謀尊中國及總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為者翛退處一郡乎

韓魏公元勳舊德夷夏具瞻熙寧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某為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遼王問曾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相否曰類郎命工圖之

國朝享國百三十餘年人臣為太師者惟趙忠獻文潞公二人者耳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絰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寓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殮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

崔遵度清節純德泊於榮利事太宗為右史十餘年每侍殿陛側身斬楹以自屏蔽不欲當上顧其恬曠如此琴德尤高嘗著琴靜室往往通夕于空見其面

慶曆末富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大水流民坌入京東公勸所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為窟室以處流離擇寓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即民所聚籍而受券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為叢塚收瘞自為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里資遣還八州之間所活無慮五十餘萬人其募為兵者又萬餘人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卹災賑乏臣之職也辭不受

嘉祐中仁宗不豫久不御殿雖宰臣亦不得見富文忠公求入視疾內侍以未有詔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遂趨入見因乞監侍祈禱留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而後行上下晏然

司馬溫公居洛十五年天下日望以為相神宗上仙

公赴闕臨衛士見公皆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民遮道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觀之公懼徑歸詔除知陳州過闕留拜門下侍郎爲左僕射及薨京師民刻畫其像家祠一本四方爭購之畫工有致富者

孔公道輔以剛毅直諒名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爲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近臣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學士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於野以獻宰臣率百官稱賀王魏公旦獨執不可數日方罷朝飛蝗蔽天真宗嘆曰使百官將賀而蝗遽至豈不爲天下笑耶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幷州有軍校笞他部卒至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曰幷接羌胡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校遣之於權宜爲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日幷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胷狼籍尸下遂噪去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爲是

忠定公爲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及他語尤鄙（錢希白所與公同日）公以非所宜言失人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殿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任翰林作齊賢罷相麻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闕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

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亦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頗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使以賜卿矣今日獻文事也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若腦疽未朝見御史閣門累有奏止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

以來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奉無用之土
深宮丁謂王欽若啓上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
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

孫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著
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
世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
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吾
弟之女賢可以奉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
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

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
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
無有也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
薄盡婦道士大夫莫不賢之

澠水燕談錄卷之二終

澠水燕談錄卷之三

宋齊國王闢之

知人

希夷先生陳摶語人禍福若符契王世則與
趙諫同詣先生世則僞爲僕拜於堂下先生
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坐於諸生之右
名君爲首冠諸君之次正如此會明年世則
士第一餘如坐次

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爲世宗師後進

目者翕然名重於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
進士必誰登高第孫何及孫僅外復有丁謂
何僅連牓狀元謂亦中甲科其知人如此

孫何孫僅學行文辭傾動場屋何既爲狀元王黃
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
小狀元後牓僅果爲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
中何幸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
牓錦標終屬鶺鴒原并寄何詩曰僅愛君家棣
牓登科記上從龍頭潘逍遙亦有詩曰歸來

登科范未見連年放弟兄而陳堯佐堯咨兄弟亦
前後相繼為狀元實士林盛事
慶曆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鄭
公為樞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懽快徂徠石守道
作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以[illegible]
豈徒店擬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為宋[illegible]
名臣而魏公定冊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illegible]
嘆石之知人也

奇節

國初御史中丞劉溫叟博學純厚動必由禮父諱岳
溫叟終身不聽絲竹嘗令子和藥有天靈蓋[illegible]
見之亟令致奠瘞於郊五代士人鮮蹈禮義獨[illegible]
叟篤行為世所推
端拱初太宗詔訪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illegible]
夢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illegible]
及從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允詳多蒙[illegible]
訪以養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惟寡慾[illegible]
薄滋味故得至此詔以為工部郎中致仕[illegible]

工部好學善訓子孫子景孫興國中登進士甲科
孫溫其溫舒祥符中相繼登第為天下第三人春
冠以為盛事而天下稱麻氏教子有法
趙隣幾好學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illegible]
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illegible]
以養無宅以居僕有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
去竭力營衣食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
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
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且道

所以二公驚謝曰吾黨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
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
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石守道為之
傳以厲天下云
徂徠石守道少以進士登甲科好為古文雖在下位
不忘天下之憂其言以排斥佛老誅貶姦邪為[illegible]
任慶曆中天子罷二相進用韓魏富范增置諫官
銳意求治先生喜曰吾官博士雅頌吾職也乃作
慶曆聖德詩五百言以別白邪正太山孫明復[illegible]

之曰子禍起矣由是謗論喧然姦人嫉妬相與騰
之不幸病卒有以慊禍中傷大臣者指之起事曰
石某詐死北走胡矣請斲棺以驗朝廷知其誣不
發棺歐陽文忠公哭以詩歿後妻子流落寒餓還
公分俸買田以給之所謂大臣乃先生嘗薦於朝
者姦人卽先生詩所斥者也元祐中執政薦先生
之直詔官其子

王沂公當軸以厚重鎮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
館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爲曾肅簡所知

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者曾盛稱張才德沂公以
未識爲辭曾密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曾屢諷之
張重違曾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慚
恨他日中書復議曾無以易張曰向已爲公言之
矣沂公曰張君器識行義足以爲此然尚有請謁
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

慶曆中張宗晦以祕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
其子庚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賜
以鑑湖今洛中嵩山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效之
逍遙其間何必事請謁宗晦曰吾作白頭老監
枕書不遲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耶時以爲名言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
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汝
素寡悔何苦而爲盜邪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
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
諭曰汝貧甚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詰留之至明
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令儀擇子姪之秀者起
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倣舉進士第今爲
南曹令族

丹陽顧方篤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
象山縣令視事之初召邑中父老詢問民間利害
及境內士民之善惡者勸使勿怠戒使自修又建
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爲講說掖誘
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病邑民相率出錢
詣塔廟祈禱者數千百人爲竊股者十三人方竟
不起百里之內號泣思慕如失父母與立祠以歲
時祀丹陽錢君倚毗陵胡完夫皆爲方記廿一年而

刻石祠中士大夫詩頌不可勝記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所嗤世以爲名言近士大夫多修佛學司馬溫公患之嘗爲解禪偈六篇云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

徐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終身不登山行嘗因見道遇奔喪者輟馬以遺之徒行還家憩戶外風乘之得聾疾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 舉進士第久之喪母哀毀過人葬母助葬者數千人

馬東柳仲塗少時縱酒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以貧未葬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貲以給襄事先生問所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姑就吾館了營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遺之論者以郭代公不能過

劉溫叟以德義世其家當時推服爲御史中丞家極貧府太宗尹京致五百千以贈溫叟拜受以大匱封貯御史之西廊或有語之者曰晉王身爲京尹兄爲天子拒之則失敬吾方爲御史受而用之則何以清流品也

澠水燕談錄卷之三終

澠水燕談錄卷之四

宋齊國王闢之

忠孝

咸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皆欲棄城奔於南山兵馬監押張藴按劒厲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吏相勦奪狄未至而吾巳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君爲環州馬嶺鎮監押蕃虜竊塞縕建孔子祠刻石爲之記慶曆中范文正公過其地書其碑陰以美之其子揆揆以文學才行有名於世皆登侍從

鉛山劉輝俊美有辭學嘉祐中連冠國庠及天府進士四年崇政殿試又爲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軍判官喪祖母乞辭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諸叔而嫡孫承重服者自輝始哀族人之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之人從輝學者甚衆乃擇山溪勝處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齋未終喪而卒士大夫惜之

初范文正公吳文肅皆有志義田及後登二府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爲之士君子尤爲難

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父母者悉於國事以義斷哀往往以墨縗從事既泣哀則涖事如故號曰起復國朝襲唐制不改論者慶曆中田元均帥秦鳳奏乞解官終喪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犬馬之心不得自從因泣下上視其貌瘠乃許終喪至和中富公以宰相丁母憂仁宗詔數十竟終喪蓋大臣終喪自公始

皇祐四年儂智高寇二廣諸郡皆棄城避賊獨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城守死方賊之至康州也贊善閱兵得羸兵二百餘人拒戰斬賊千人明日兵盡城破詬賊賊度不可屈害之時方暑越三日屍不可視獨姿色如生初夫人王氏避賊生始三日棄之阜間信宿屍視無苦人以謂忠義之感賊平朝廷贈光祿少卿

康民立祠以祀丞相王荆公誌其葬博士薛聖俞表其墓

慶曆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兇餘黨可説而下也公壯其言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呼守城者乘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爲陳朝廷恩信能束身爲公請於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天子遣一將提兵不日城下血膏地肉飽犬悔無及矣辭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聽遂爭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爲之作傳

榮州張昭及剛毅不畏強禦故爲櫟陽主簿陳堯咨庄傑持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之堯咨聞而嘆曰張子一主簿而能如此他日當薦爲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見

尋日觀中謁卒戍過河中府永樂縣民姚棲雲之父

以見前木立爲代兄行逐戚没時廿三方三歲其母再嫁鞠於伯母其母亡棲雲葬之又取前兄嫂葬其父廬於墓終身哀慕不衰河中尹滑城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鄉棲雲十世同居仁宗詔旌表復其徭役又三世自慶曆至今又五十年而其孫孝友如故永樂縣熙寧初廢隸河東余元祐中以列於府乞特賜敷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戶徭役以旌孝義以厲風俗狀上不報

曹修古明道初爲御史上書乞杜獻太后選朝貴守興化軍恭族終於官家貧死之日無衣以斂郡之僚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嘆息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賻其家曹女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安可受以涴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謝而遣之吏民固乞卒不受一錢其純孝高尚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

才識

虞朱崖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濟

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驕盈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

劉少逸少有俊才年十三端拱二年中禮選及御試詩賦外别召升殿賜御題賦詩數首皆有吉意授校書郎令於三館讀書故王元之愛其少俊而贈之詩曰爲學韓退之爲詩李長吉

胡旦少有俊才尚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虛生也應舉之秋郡守坐中聞鴈賦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終以忤物不登顯位以文辭放廢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闔戶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猪史官以爲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爲辭相與見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嘆服

天聖末歐文忠公文章已冠多士國學補試國學解開部奏登甲科爲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錢思公通判謝希深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公與尹師魯梅

聖俞楊子聰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爲七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率常賦詩飲酒間以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亭塔廟佳處莫不遊覽思公悉其廢職事徵戒之一日府會語及寇萊公思公曰知萊公所以取禍否由晚節奢縱宴飲過度耳文忠曰宴飲小過不足招禍萊公之責由老不知退爾時客爲之竦然思公年已七十

蘇子美有逸才詞氣俊偉有超世之格慶曆中監奏邸承舊例以拆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享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探文符捕人送獄皆一時名士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魏公之仁厚愛賢可尚矣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萬貫分遣衙役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未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

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民捐俸錢置辦鹽蔬日與茶飯叅俵有疾者給藥以理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安堵不知凶歲故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按撫淮浙上公續狀頒下諸郡熙寧中予官於通繼公之治逾四十年猶詠誦不已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安道奉使河東既行安道晝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足以副朝

廷眷使之意而曼卿吟詩飲酒若不爲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與曼卿並命今一道兵馬糧儲雖已留意而切懼愚不能獨事以曼卿之才如肯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耶已熟計之矣因條舉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歷者安道乃大驚服以爲天下奇才且嘆其不可及也

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幾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是未足爲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於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於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

邵迎高郵人博學強記文章清麗而尤長於詩爲人恭儉孝友頗精法律長於吏事而清羸多病尪然不能勝衣平生奇蹇不偶登進士十餘年而官止州縣窮死無嗣其妻困苦蘇子瞻哀邵之不幸集

其文爲之引以爲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人猶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

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至於書畫亦皆精絕故小落手即爲人藏去有得真迹者重於珠玉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辯唱酬間以談諧以是尤爲士大夫所愛間遭僉人媒孽謫居黃州有陳慥者携紙筆求書於子瞻會客方鼓琴

遂青門或對一貫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
之曰豈弦慢邪對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談每讀
皆此類也
翰林沈公遘爲京尹敏於政事號稱嚴明平時治開
封者晨起視事至暮不能已甚者或廢飲食公尹
府日晝決事日中府無留人出謝客從容談燕日
有餘力而翕然稱治
太子中舍于壽彭年青州壽光人博學能文喜言兵
富文忠公丁文簡公薦堪將領以爲武學教授慶

曆中元昊數寇邊北虜填聚兵求關南地丞相
呂文靖公召彭年詢之彭年云夷狄不可校義理
今幸歲德在我爲上者勝宜治西北行宮若將親
征者以壓其謀乃以大名府爲北都未幾西戎請
盟虜亦通好呂丞相稱之彭年謝不復見慶曆末
仁宗春秋高尚嗣未立發憤叱嘱山數求郡以言
彭年上疏曰虹蜺極東方衍東朝未建人心搖動
之象宜早定儲以安天下之心且言宜以齊爲節
度建英宗入繼乃由忠邸遂爲賢德通以先識稱也

四卷終

澠水燕談錄卷之五

宋齊國王闢之

高逸

鎮陽道士譙隱博學多識道行精潔太祖北征召見
時巳九十而形氣不衰上訪以養生之術隱曰我
無爲而人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軒轅帝堯享國
延年率由此道帝嘉之賜以茶帛
陳摶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
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

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君先生
服華陽巾草履垂縧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
東先生諫止會軍巳興令寢御園百餘日方起兵
還果無功恩禮特異賜號希夷久之辭歸進詩以
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峰千載客四
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
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使宰相兩禁傳坐
爲詩以寵其歸
[illegible]殷君告字象宜篤學好文嘗學詩於希夷先生以

詩許授之故詩尤淸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詣公車會遭父母喪久之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推明鯀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篇將上之不果已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故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答曰貧鼎叩角頗廢業歲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志時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學者常數百人宋維翰許袞最其高弟二子登朝咸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赴闕詔書及門而卒皇祐中濟南羅書裒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爲三卷又次其出處爲睽叟別傳云

景德中种放賜號先生暫還嵩山真宗置酒資政殿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時所司不宿具皆揖讓不敢坐上乃親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向知制誥朱巽西向次迥待制戚綸西向次欽若放北面對上　客禮酒半上賦七言一章賜放侍臣皆賦士夫榮之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詩廳（仁宗嘗以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上）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歟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淳德典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

真宗優禮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龍圖閣放從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顧近臣曰昔日明皇優李白御手調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閣厚賢之禮無前代矣（放將求叔萬放孫藩云放早以遁民被遇帝禮有援手登閣之語）真宗久欲大用放固辭乃止惜夫

种放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豹則止他日當出於衆人初莫知其意故放隱於南山豹林谷真宗召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放別業在終南山放學行高古後生從學者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尤爲幽絶真宗聞之遣中使携工圖之開龍圖閣召

輔臣觀焉其後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趣帝亦遣人圖之放詩云幽居帝畫看

郝先生仲英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宋翰林白方謫官鄜聞而召之坐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宣毫歙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十七上禮部歸以二親既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構七里別墅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鄉里爭

訟者聽先生辯之雖凶年盜不入其家當韓公文潞公皆嘗致書齊龐莊公出鎮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薦其行義於朝詔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者爭師之卒年九十或以爲宋詩前生已折桂枝來即今世不復折也亦一讖不第終身罷舉詩已讖之矣

陝右魏處士野蒲中李徵君瀆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咏相會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脩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瀆結茅齋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瀟灑之趣每乘輿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曰前夕恍惚若夢中林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其誤曰盍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得與起邪瀆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年卒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輙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閽者不開門批之閽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

有求於相公我無求相公自欲見我耳不開門竟還矣閽者走白公開門迎之延壽挾術以遊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如此

建安黃晞慶曆中遊京師高文苦學爲世稱重著書數萬言自號聱隅子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修飾石守道太學生員厚禮幣聘爲學正踰垣避之故歐文忠公詩曰金鴈聘黃晞晞驚走隣家近臣交章薦其道義詔受京官將爲國子直業拜命數月暴卒僧舍

慶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
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
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歡士大夫高之祁
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
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
寧爽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
深搢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高時九十餘故其詩
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是時歐文忠留守睢陽而歎
慕借其詩觀之用次韻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
新詩何惜借傳看

初歐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再
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於潁上文忠公
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
林呂學士公著方牧潁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酒
於堂宴二公文忠親作口號有金馬玉堂三學士
清風明月兩閒人之句

治平初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
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龍圖公從
治裝行當入覲且參大政矣趙聞而異之謂李令
與俱來及再至李邀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相
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
密令人來白當屏去導從潛往見之他日又至李
方遣人白公而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
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應召命乃
參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
見公大喜語賓佐曰張山人來矣久之無來至秋
公奉詔再領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

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入謂時參）也學尚
書兩次來（謂張山人）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
埃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六十八是年司
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
公安居沖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
潞公留守西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
中大夫賢而老自逸者韓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
又命鄭奐圖形妙覺僧舍各賦詩時人呼之曰洛

陽者英會而司馬爲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舊俗
敘齒不尚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席汝
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卿趙
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七十五天
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愼言七十
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司
馬六十四故潞公詩云當年尚齒尤多幸十二人
中第二人韓公贈潞詩云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
動德自無雙潞再答韓公詩云惟公福祿并功德

合是人間第一人是時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
留守大名貽詩二公願與其數凡十三人
司馬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曰
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汭並轘過韓
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虛
觀尋會善寺過轘轅遵伊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
門至伊陽以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嚴躡山
徑瞻高公眞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
化寺拜邠陽堂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

黃龕院倚石樓臨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爲詠
歌錄敘謂之遊錄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
得謝眞宗賜坐寵詔留餞秋涼還荆南故吳淑贈
詩曰浴殿東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
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
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
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亦退居里中皆
八十餘時謂渚宮二疏

劉孟節槩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嗜山
水而天姿絕俗與相齟齬故久不在仕晚得一名
亦不去爲吏慶曆中朝廷以海上岠嵎山地震逾
年不止遣使還問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
不受就青之南有冶原昔歐冶子劒鑄之地山
水清勝無人煙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韓公之鎭
青也知先生久欲其間爲築室泉上爲詩并序以
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
於名不幸無位不克施於時著書以見志謂先生

雖隱其道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公文路公皆優禮之欲薦之先生懇辭亦不能强以成其高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懷想世事吁唏或獨以手拍欄杆嘗有詩曰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性超逸深老易善擊劍有槩世之志廬梓桐山稱淄右書生不交塵務山東賈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俘潛入虜中訪其親累年乃歸持諸喪刻木爲親葬與山

東立祠奉侍終身太守劉通請樵論道遁去其後高弁知州事范諷爲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爲郡棘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此重詩書晚自號贅世翁爲贅書其門曰書生王樵薄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豫卜地累卵名繭室中壘石塌刻銘其上曰生前殺軀以虞不備沒後寄冢以備不虞後感疾即入室自掩戶乃卒以石甃殯葬著遊邊集安邊三策說史皆散失濟南李芝爲贅世先生傳載其事

蒲中李績好學有高志廬中條山以泉石吟詠自樂未嘗造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績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臨丹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

澠水燕談錄卷之五終

澠水燕談錄卷之六

宋齊國王闢之

官制

唐以中官爲樞密使與中尉謂之内貴梁爲崇政院使後唐舊有帶相印者分東西二院晋廢國初復置與中書爲二府亦名二院但行東院印耳其後除授不常以檢校官充使不帶正官自趙曾始帶節鉞自曹彬始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文資正官充使亦自熙載始知院自張士遜始以文臣知院

兼使相自王欽若始簽書兼藩正自曹瑋始今官制復古而樞密之職如舊與三省長官通謂之執政矣

唐末始分度支鹽鐵戶部專領財賦唐明宗始號三司總以一使本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權判或曰點檢三司開寶中以參知政事二人點檢三司既而更用宰相爲提舉與國中分二使同判三司逾年後析爲三使淳化中又合爲三司而又以天下爲十道二京爲左右計置二計使分判十道別命三司總計使判左右計事三司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使輕則曰發遣迄元豐初不廢今悉歸尚書省

五代以來諸州馬步軍院虞候以衙校爲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參軍以進士九經及第人充之河東劉開及第爲宋州司寇參軍後改曰司理參軍今俚俗以司理院爲十院

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新奚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此始太祖重縣令之任至矣

國朝孔子之後率襲封文宣王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聖謚號後嗣不當以爲封爵下學士院更定奏稱仍改封其孫宗愿爲衍聖公

故事親王女皆封郡縣主趙曾以元勳諸女封郡主高懷德二女特封縣主當時禮官不言其失諫官不言其非此典禮之誤也

國初州郡自置邸吏散在都下外州縣不樂久居京師又符移行下率多稽遲或漏泄機事太平興

國初起居郎何保樞奏置鈐轄諸道都進奏院以華其弊人給銅朱印一紐

國初江淮湖湘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立年額詔歲以六百萬石爲定有災即申乞減數至今以爲常

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筋四兩建隆中令供納價錢一貫五伯文稅額中牛皮錢是也

國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又其中殿正是搆木結綵至尊所御非所以備不虞天聖中魏

餘慶上言乞優給價直收買民田除放租稅爲瓦殿七間依奏

外朝官每歲誕辰端午初冬賜時服止於單袍太祖訝方冬猶賜單衣命易以夾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則用夾

前朝宰相朝罷賜坐凡軍國大事參議之從容賜茶而退所謂坐而論道也其他事無大小一用狀擬進入上親批可其奏節以御寶謂之印書降出宰相奉行國初范質在其位自以前朝舊臣乃具劄子面取進退各執所得自同列連書以記之自此奏覆浸多而賜茶之禮亦寢

王元之嘗言宰相於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時見客不許本廳私接議者以爲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乞爲當但難其率宰相於政事堂共見耳其後二府乞以朝退時聚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卒如元之之言

太宗慎刑罰淳化二年始置審刑院以覆大理奏案以近臣一人知院事設詳議六人擇京朝曉律常任法寺官者爲之每奏一人從知院上殿例得賜

緋故士大夫以審刑爲朝官榮院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剡爲箭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爲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閤吏闔扉以問曰南來者爲誰駕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請行勘箭之鏃交勘奏曰勘訖又審曰是否對者齊聲曰是三審乃啓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檀爲魚金飾鱗

獄刑刻檀板爲坎足以容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
合魚乃啓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蔡文忠公自爲布衣時已恢廓有大志而姿表秀異
見者多聳動祥符中擢進士爲天下第一眞宗臨
軒日大悅之顧寇萊公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衛
七人清道時以爲榮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給金
吾七人當直許出兩引喝

陳堯咨以龍圖閣待制換觀察使自陳臣本儒生嘗
少習俎豆今荷聖恩易以武弁願佩金魚以示優

異特詔從之

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爲限景德初陳
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斤爲
三等詔可其奏遂爲常法景德中眞宗御筆六事
以示近輔三曰提點刑獄乃於朝臣及武臣使副
中選清幹者使提點一路刑獄按舉官吏賢否後
又加勸農使迨今不廢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獄訟之繁懼有冤滯始置糾察
在京刑獄司以省筭濫命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
湘爲之凡在京師刑獄御史開封府皆糾糾之
慮抑屈者不能盡知乞許令糾察陳狀從之但不
鞫獄

天聖中詔每遇覃霈朝臣中兄弟俱該封贈許列狀
陳乞特比常例優加封敘從王子融請也周翰卿

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曰縉紳後世失
於中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近
世遂有飾辭而謚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
融言乞臣僚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

宋　齊國王闢之

貢舉

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言雖俚俗而頗盡其實德祥孫丕有高行少時一試禮部不中拂衣去居溽水之濱五十年不踐城中歐陽文忠公鎮青言於朝廷賜號沖退處士年

八十餘卒

進士之舉至本朝尤盛而沿革不同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牓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牓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曄牓始宴自呂蒙正牓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牓始賜別科出身一自咸平三年陳堯咨牓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一牓始彌封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一雍熙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及第詔附於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賜第附牓始於此

太宗朝趙昌國者自陳乞應百篇舉帝親出五言四句爲題云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字爲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數篇辭意無足取亦賜及第用勸

眞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曆中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弟轍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啓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間並進者兄弟子瞻汝弼

謝表曰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謝啓曰誤玷久虛之等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曉書中選後十年復登科舉謝啓曰十年三第慶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

咸平元年開封發解以高輔堯爲首錢易次之易有時名不得魁薦頗不平上書言試題語涉譏諷輔堯亦請以解頭讓易上命錢若水覆考旣而上以一爲士人爭進不可長止命擬文行兼者一人爲首

乃以孫暨爲第一韓亮次之
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岳放梁固巳下三十一
人及第四年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巳下三十
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顥之子師德建隆二
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夫榮
之其黨魏埜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牓狀元
俱是狀元兒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
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
君文合在第一暫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

時以爲榮其後相繼爲相嘗[illegible]者曰從此
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illegible]道
路陛下中宮貴姬至以百數歌舞飲酒[illegible]
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上無[illegible]
轍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設制舉本待敢言之士
轍小官如此直言特與科名
張鄧公士遜以監察御史[illegible]科場考試官以與子有
[illegible]避親者求免去有司不從真宗嘉之自後試官
親戚悉牒送別頭考校至今著爲令
熙寧中孔文仲舉賢良方正制策入等以忤時政不
推恩孫靖公固言科舉徒取一日之長言之虛華
不足校制舉本以求直言豈以忤而黜之耶今
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
仲之言而以文仲之黜爲惑
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官祝諫侍延中
中男中甲科次男庚第諮一壻皆擢第季弟許得

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
以問近臣對以皆其子弟也仁宗嘉之文[illegible]
廬山寺有蓮花藏經白集七十卷傳云居易自寫
同遠大師文集不許出寺廣明初高駢強取去後
四十餘年有王長史者徧求舍本校正而藏之旋
爲長史易去頗多[illegible]真宗詔取至都下命侍臣
以諸本參校繕寫付寺僧護藏之
青州壽光張荷若山[illegible]依田告爲學告卒入終南師
事种放而與通魏[illegible]場朴宋澥皆友也性高潔爲

[illegible]溢初高弁公儀作帝刑三篇以示放放歎曰
隋唐以來綴文之工罕能及之學者翕然競傳其
文及荷著過非九篇成放見之曰又在帝刑之上
矣終以連蹇不遇弁子孫流落荷之文散亡無幾
捃收其遺得文若干詩九十一百一十五篇爲三卷
藏於家將以遺荷之子孫焉

唐杜暹家書跋尾皆自題書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
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蘇維
嶽家杜氏書尤多所題皆完近年朝議大夫謝雎

好蓄書率自校正以二十廚貯之取杜詩去一之
字爲一刻字以別書部謝氏子孫多賢令子仲子
廣文孫牧皆登甲科少微嘗舉茂才

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爲天下第一政成增
城岳陽樓范文正公爲記蘇子美書石邵餗篆額
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絶云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
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
麗各得其體眞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嘆曰昔
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

濟州晁端友沉靜淸介工文辭尤長於詩常自晦匿
不求知以進士從仕二十餘年爲著作郎以卒其
子補之録詩三百六十篇求子瞻序之方子瞻之
守杭也端友爲新城令與遊三年知其君子而不
知其能爲詩夫以端友之文子瞻之明且好賢而
又相從久猶有所不知則士之蘊文行不爲世知
者可勝數耶

孫洙巨源博學長才初舉賢良方正奏論五十篇皆

陳祖宗政事指切治體推往驗今著見得失天下
爭傳寫之目曰經緯集韓魏公覽而嘆曰慟哭太
息以論天下事今賈誼也

越師民周翰博學醇德爲本朝名儒尤爲仁宗所眷
自登第入學館預校讐登經筵祭侍幾三十年晚
以龍圖閣學士出守耀州仁宗親筆御詩寵其行
序有儒林舊德出守近藩之語後宋次道撰公碑
題其額曰儒林舊德之碑

龍昌期陵州人祥符中别注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

道德經携所注遊京師范雍薦之朝不用韓魏公按撫鄜延奏爲國子四門助教文潞公又薦授校書郎講說府學明鎬再奏授太子洗馬明堂泛恩改殿中丞又注禮論注政書帝王心鑑八卦圖精義入神絕筆書河圖焰心寶鑑春秋復道三教圖通天保正名等論竹軒小集目期該洽過人著撰雖多然所學雜駁

李畋渭卿自號谷子少師任奉古著述爲志性靜退不樂仕進士夫多稱之爲張乖崖所器少日一出

廷試後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從之學者甚衆任中正薦乞賜處士之號詔爲試校書郎凌策又薦之召授試懷靈主簿國子監說書改大理丞知榮州惠安縣久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國子監說書以終其業著孔子弟子傳讚六十卷上之得知榮州秩滿致仕畋撰道德經疏二十卷張乖崖語錄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詩雜文七十卷年九十

先兆

艾頴侍郎少鄉貢入京師中途逢一叟謂頴曰子相詳熟此書當第授頴書一冊乃春秋左傳頴熟讀之省部試鑄鼎象物賦出所得書頴甚喜援筆立成若有相之者擢甲科

王元之謫守黃州有二虎一鬭虎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宗惜其才即徙蘄州謝表云有茂陵封禪之書正蔚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詔還臺未行捐館

初寇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萊君

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丁朱崖當政日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謂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人卿等爲擇佳壻須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未弱冠風骨秀美大門嘗任貳卿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尚主拜駙馬都尉賜川犀玉出入禁闥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

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問如失丁笑曰未
他日不失作劉參謀也未幾於海上之行籍其家
子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入魏文帝廟召升殿
顧問羣臣優劣公未及對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
門下抄書吏楊開者夢公讀楊阜傳翊日告公公
異之即取二傳覽之及祕閣試六論一題乃韓延
壽楊阜孰優公遂膺首選
王元規慶曆末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因
訪以當受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
陽體合三水既覺不悟意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
簿凡三字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趙少師少名公雅一夕夢人持名籍有金書趙槩字
及覺改名槩又嘗夢通判汝州既登甲科果通判
海州或以篆文校之汝海字頗相類
韓存寶本羌熟戶少負才勇喜功名累立功年未四
十爲四方館使涇原總管一日郡僚繪像渭州僧
舍或爲其色不類命以粉筆塗其面將別圖貌未

及促詔赴闕命經制戎瀘賊人覩其無首咸爲
不祥明年存寶以奏功不實誅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臥郊外溪邊
有漁者罷漁艤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
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睡草
間詢之知爲馮也即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
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共載入
郡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王獵酸棗人天聖末累舉不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
一宮門守衛甚嚴揖入大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
三十許禮甚恭既坐辭出遂覺後私記其年月獵
後困於場屋久之推恩[illegible]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
十餘年年且七十始爲尚書員外郎將乞身以去
故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爲皇子近臣薦公爲宮
僚赴皇子位門闌守衛宛如夢中及升廳拜揖則
衣冠儀貌亦與夢中無異歸視篋中所記乃英廟
所生時也侍讀宮邸未及期年英廟即位遂登侍
從

進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訊命日者曰君遇三韓郎發祿李乃徧訪貴人韓姓者𠣾蒙推轂而卒無知者元豐中朝廷遣使高麗有與李故人者奏名同往至其國考圖籍乃古三韓之地也使還賜出身

孫莘老初爲太平令有呂同者　於孫一夕夢試南宮中高選主文孫也衣緋魚覺以告孫孫曰子學已充科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仕州縣何事文衡況朱衣豈主文服邪熙寧初呂赴禮部試孫以記注知諫院同知貢舉尚衣緋呂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悵恨自放江湖無復宦意元豐初呂以五舉免解再赴禮部孫以祕書少監知舉尚衣五品服牓出呂預高薦

皇祐二年陳珙知邕州冬至日珙坐廳事僚吏方集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二月有居於城南江中馳逐往來久之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詩貽楊畋請爲備有虹頭穿府署龍角陷城門

元豐中汶上梁逖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牌金箔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黃裳明年御前唱進士第南劍黃裳爲天下第一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曆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黜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葢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卧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但此頭分流君即登第覺以爲無理而池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悟即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

元祐四年夏予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

亜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應在太守時蒲贇政方到未幾王雲亦待制自同復鎮蒲供丁毋夫人憂去至九月孫復語郡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不知何術

成都譙開博極羣書而不求聞利簡靜沖退好脩身之術日遊大慈寺博訪異聞以廣所學久爲蜀中士大夫所稱文同與可尤重之目曰大慈仙治平三年上巳夜有人觸其戶開秉燭視之一叟白鬚

布裘酣寢戶外開呼之使去行且語曰明年正月聖人當歸開意其狂醉不以爲恠視睡處一燒餅一藥帖逐之已不見與可取餅藥以去明年正月神宗嗣位

術士李某忘其名亦傳管輅軌格法畫卦影頗有驗今丞相頊嘗之卦影盡亦邊一月中有口未幾除知湖州又宮龍圖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字雖不同而其影皆同

澠水燕談錄卷之七終

澠水燕談錄卷之八

宋齊國王闢之

歌咏

藝祖收河東凱旋范杲叩馬進詩曰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上愛嘆不已增秩賜章服杲魯公質之姪好學有文時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開與杲也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

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嶲州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煙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潤

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
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
寒
王元之初知制誥上疏雪徐鉉貶商州召入爲學士
坐擧孝章皇后不實謫滁州復召知制誥撰太祖
尊號冊坐輕誣謫黃州作三黜賦以自遣時蘇易
簡知擧適放牓奏曰禹偁翰院名儒今將全牓諸
生送於郊上可其奏諸生別元之占一絕付狀元
孫何曰爲我多謝蘇易簡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
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擧看人門下放門

生
楊文公初爲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
宴詞臣不得預以詩貽諸館職曰聞帶宮花滿鬢
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
迴不同諸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
召左右以未貼職例不得預即命直史館免謝令
預曉宴時以爲榮
夏文莊公竦初侍其父監通州狼山鹽場渡口詩曰

渡口人稀黯翠煙登臨尤喜夕陽天殘雲右倚維
楊樹遠水難同建業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
雨過閒田季膺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直錢時
年十七後之題詩無出其右識者以謂甘雨過閒
田雖有爲霖之志而終無濟物之澤
陳文惠公堯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同年二十八
人時公兄弟俱未仕父省華爲小官家貧魏埜以
詩賀之云放人少處先登第擧族貧時已受官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廸咸平中景德間相繼狀元

及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爲交承故文
正送文定移鎮兗海詩有錦標奪得曾相繼金鼎
調時亦踐更之句又云并土兒童君再見會稽章
紱我偏榮蓋文定再鎮兗而青社文正鄉里也
慶曆中歐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邪幽谷山川奇麗
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
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
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
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

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主聲
爲知琴者所惜後年公薨遵亦沒其後廬山道人
崔閑遵客也妙於奏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
請於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
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圜誰彈
響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
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哉此絃第二疊泛聲同
此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
山有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

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方其補詞
閑爲弦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
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
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
彈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
同者矣

海陵西溪鹽場初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
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涖復題一絕陽和
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
人以二公詩章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爲人貴重歲
久茂盛每歲花開百餘朶爲海濱之奇觀

青州布衣張在少能文尤精詩奇蹇不遇老死場屋
嘗題興龍寺老柏院詩云南隣北舍牡丹開年少
尋芳日幾回唯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
大爲人傳誦文潞公皇祐中鎮青請老柏樹訪在
所題字已湮滅公惜其不傳爲大字書於東廊之
壁後三十餘年當元豐癸亥東平畢仲甫將叔見
公於洛下公誦其詩囑畢往觀畢至青訪其故處
壁已圮毀不可得爲刻於天宮石柱又刻其故所

題之處

蘇子美慶曆末謫居姑蘇以詩自放一日觀魚滄浪
亭有詩云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
者以爲不祥未幾果卒年四十一

濮人杜默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篇師事石守道作
三豪詩以遺之稱默爲歌豪石曼卿詩豪永叔文
豪而永叔亦有詩曰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
久不第落魄不護名行以求于歐陽公公稍異

之默怨憤作桃花詩以諷由是薄其爲人

鄭毅夫詩格飄放晚年爲雨詩曰老火燒空未肯休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岍頭未幾自杭移青道病泊舟高郵亭下乃卒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嘗於平陽作代意寄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損桃李鴈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北石州山對起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故人關詠夢曼卿曰延年平

生作詩多矣獨常自以爲平陽代意一首最爲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予此詩盛傳於世在求言爾詠覺增廣其詞隱度以述神引聲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謝詠詠字永言

李淑守鄭州題少主陵曰弄耜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時陳文惠薨淑奉詔爲墓誌淑言堯佐好爲小詩間有奇句陳諸子請易之淑不從乃言其詩謗太祖落淑侍讀學士

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爲陝州司法參軍康愷至貧及罷官無以爲歸計貨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埜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未幾真宗祀汾陰過陝詔徵埜赴行在埜不奉詔上遣中使就埜家索其所著得贈偁詩上嘆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中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偁方爲江南幕吏至以爲京官知青州博興縣後有差除上曰得如劉偁者可矣未數年亟遷主客郎中司戶部郎官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宴瓊林獨召至御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某文章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元之有詩云瓊林侍遊宴金口獨褒揚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於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蘇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兒問大蘇

書畫

唐劉忠州晏重修禹廟碑崔巨文段季展書劉當世

顯人所記撰及書碑者宜皆知名士刻巨之文季
展之書有過人者而其名不著於世何也景祐中
周膳部越爲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越
書爲當時所重以是季展書亦爲人所愛其後屯
田左貟外瑾慮其刓闕搆字以覆其碑而摸刻於
他石以廣其傳焉季展書刻石者少有洛祠記多
心經不著姓氏驗其筆畫亦季展書也
太宗朝王著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聽政
之餘留心筆札數遣内侍持書示著著封如初或

詢其書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
意其後帝筆法精絶世以爲由著之規益也
李成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爲氣韻蕭灑煙林清
曠筆勢穎脱墨法精絶髙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
家百世師也雖昔王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同日
而語其後燕貴翟院深許道寧輩或僅得一體語
全則遠矣考自與成同時人與成子覺並列史館
其所紀宜不妄不知文忠公何以據也正當以誌
爲定翟院深營丘人師李成山水頗得本體亡

日府宴張樂院深將擊鼓爲節忽停撾仰望鼓聲
不續左右驚愕太守召問之對曰適樂作次有孤
鴻飛淡佇可愛意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
失節也太守笑而釋之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
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嶧之篆下
及漢魏以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
以爲集古録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列爲
目録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

多公自題復爲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眞一代之絶
筆也
玉堂北壁有毘陵董羽畫水波濤若動見者驚目歲
久其下稍壞學士蘇易簡受命知舉將入宮語學
士韓丕擇名筆完補之丕呼圬者墁其下以朱欄
護之蘇出院以是悵惜不已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
重而筆力勁健能爲方丈字謂之堆墨目爲八分
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牓多公題蹟

祥符中晉公出典金陵真宗以袁安臥雪圖賜之真古妙手或言周昉筆亦莫可辨至金陵於城之西南隅皖絕之地建賞心亭中設巨屏置圖其上遂為金陵奇觀歲久頗失覆護綠素敝裂稱為好事者竊去嘉祐中王君玉出守郡首訪之惜其剝敝已盡作詩題其旁云昔人已化遼天鶴往事難尋臥雪圖

皇祐中仁宗命待詔高克明輩畫三朝聖迹一百事人物纔寸餘宮殿山川車馬儀衛咸具命學士李淑等撰次序贊為十卷曰三朝訓鑑圖鏤板印貽大臣宗室

澠水燕談錄卷之九

宋齊國王闢之

事誌

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習樂名簫韶部改曰雲韶賜宴則用之太平興國中擇軍中善樂者名曰引龍直遊幸騎而導駕後曰鈞容直取鈞天之義也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圉人供芻粟或少倨則嘶鳴奮躍蹄齧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真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紫三四朵用菜葉實籠中藉覆上下使馬不動搖亦以御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

今歲貢不絕

朐山有花類海棠而枝長花尤密惜其不香無子既開繁麗裊裊如曳錦帶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王元之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有詩曰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與香

萊公初及第知歸州巴東縣手植雙柏於庭至今民愛之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焉

南唐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石不復

出嘉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遠尋之如昔石乃絕仙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遂與諸溪並行莆陽蔡君謨嘗評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渡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邽珪弟廷寬寬男承晏承晏男文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惡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贇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掛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前慢有宣府字或云止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今人間已少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於宴嘗以墨賜之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為佳品

咸平中陳文惠謫官潮州時州人張氏濯於江邊為鱷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鱷魚為吏部遠徙今鱷魚既食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而得之鳴鼓告其罪戮之於市圖其形為之贊

至今多傳之鱷大者數丈或玄黃或蒼白色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瞬目利齒見者駭之卵出山谷間大率為鱷者十二三其餘或為黿或為龜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餂鼻也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匯孔旁出者祥符中真宗祀汾駐蹕蒲中車駕臨觀賜名孝廣泉并以名其坊御製贊紀之蒲濱河地鹵泉鹹獨此井甘美世以為異

[illegible]法相禪院矮檜高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不

可回狀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圓蔭三丈餘距今又百餘年廣袤爲五六丈一郡之珎玩士人目其寺曰矮栝真宗祀老子嘗駐其下今御榻尚在故陸子履詩云先皇玉座親臨地故老於今涕泫然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制作尤精龍團茶最爲上品一觔八餅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觔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宰相未嘗輙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爲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爲奇玩不敢自試有佳客出爲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嘉祐中小團初出時也今小團易得何至如此多貴

通州狼山廣教寺在唐爲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詩云飛來靈鷲嶺化作寶陀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出二山間水湍礎石率多走溺昔有僧率其徒操楫以護之舟無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向徙山之前後皆陸田後人又有詩云昔年船底浪今日馬蹄痕皆紀實也

慶曆四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卿必擒則矣未逾月而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州爲恩州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也俗目爲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爲天下無之惟此一株孫冕使訪之山中甚多但多若樵斧埜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不爲人貴孫傳之□詩曰可怜遐地產常化燎原灰或曰此詩乃李文饒賦玉蘂也

長安故都多碑石景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時姜遵知永興盡力於塔材漢唐公卿墓石十亡八九楊大年談苑敘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國百餘年長安碑刻再厄矣惜哉

〔丹國產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火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

嘗常以羊乳飼之每歲年虜使嘗携至京烹以進御
今朝臣奉使其國者皆得食之然中國人亦不嗜
其味

淄州淄川縣梓桐山石門澗有石曰青金色青黑相
雜其文如銅屑或云即自然銅也理細密范文正
公早居長白山往來于此嘗見其石皇祐末公知
青遣石工取以爲硯極發墨頗類歙石今東方人
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則下乃斷裂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爲二城先時跨水植
柱爲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鬥率常
壞橋州以爲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
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
十相貫架爲飛橋無柱至今五十餘年橋不壞慶
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率常損官舟害人命
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皆飛橋爲往來之
利俗曰虹橋

慶曆中洪州江岸崩得蔣眺撰并書宋海陵王墓銘
石眺文固奇而書亦有法類鍾繇書石入沈括家
十餘年後爲夏元昭匿之不知所在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興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
泉湧出公搆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
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去
市廛纔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
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眞物
外之遊侶非人間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
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而文忠公及張禹功蘇唐
卿篆石榜之亭中最爲營丘佳處

華陽楊褒好古博物家雖貧尤好書畫奇玩充實中
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絶妙故歐陽公贈
之詩云三脚木床坐調曲盖言褒之貧也褒皇祐
中宿華州西陰寺僧云西華漢下最勝夜間燈燄
於閣中見光燁然日一起視之石也詢寺處邵僚晏
集之地故以此石鎮其內耳至夜褒移至別地光復
在焉意其隱玉因懇得之齎至都下使玉工視之
以爲然剖之得玉紅數寸溫潤絶美光采粲然玉
人驚之曰至寶也今王府中未有其比會朝廷求

良玉琢鎮圉寶褒因獻之遂爲璽頒國華州軍額
朝廷以名與璽同乃改曰鎮潼軍此亦異也余叔
父博士爲華州幕官故知其詳或以爲褒所獻爲
璧未知孰是

洛陽牡丹歲久蟲蠹則花開稍小周中以硫黄簪其
穴蟲死復盛大其園户相妬則以烏賊魚刺花樹
枝皮中花心死盡牡丹忌此魚耳

司馬温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
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爲傾邪險詖不

足爲善而舊圖反爲奇箭多與之筭如倚竿帶劍
之類今皆廢其筭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奈
何以爲上如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筭以明逆
順大抵以精審者爲上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
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間亦
不忘於正也

唐彦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爲意公退居一室蕭然
終日默坐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嘉祐
中守青州得絲石於黑山琢爲硯其理紅黄相參文
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峰或如雲霧花卉石自
有膏潤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彦猷作硯錄
品爲第一以爲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視
矣

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府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
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
濬池得古銅瓦五皆破一獨完瓦面經四寸四分
面上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爲之不取
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
水前對群峰形勢雄壯眞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

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
刑獄摹刊于石置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以貽好
事者

李謙溥太祖朝名將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
未嘗少衄每巡邊老幼望拜呼以爲父晚治第於
道坊中爲小圃雜花木竹石植之頗與朝士大夫
游久之以從弟謙昇女適皇子陳王貧無以資遣
質於宋延偓後其子正爲通事舍人侍太宗問曰

爾父力邉三十年止錢一第恐爲它姓正其所以對太宗即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延偓贖還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搆宋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紀述自成一編

秀州祥符院僧知和蓄一古琴琴徽碧石細紋紾製作精巧音韻清越中刊李陽氷篆二十九字其略云南海夷島産木名伽羅文横銀屑其堅如石遂用作此臨岳沈括筆談朱長文琴譜著此琴即唐相汧公李勉所製響泉之名見李勉傳元祐末和

死州將以其琴匣送尚書禮部符太常長管好事者時時鼓之錢塘沈振蓄一琴名氷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韵古月澄風勁三餘神爽泛絶機静寥夜蔵氷霜天埜馨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大厯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斵風沼内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脩士雄記聲極清實山荏陳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從振借琴彈愛之後三十年聖與官太常會振姪述鬻氷清索百千不售未幾述卒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清道釋落于太一道士楊英久之聖與以五十千贖得甚珍祕之或以晉陵子杜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莫可辨又不知上雄何人也

釋晉明齊州人久止靈嵒晩游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坐衆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識之復告云長松長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蒼苨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虫毒明採服不旬日髮復生顔

貌如故今幷代閒士人多以長松參甘草乾山藥爲湯甚佳然本草及諸方書並不著獨釋惠祥作清凉傳始叙之

元祐中上元駕幸迎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爲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聖君宴犒群臣豈宜容此詔付檢官置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伎乃爾褻慢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歎服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椶櫚大者高百餘尺花白如千葉芙蓉一本花不過三五顆其大如斗至差小外有黃毛軟皮中有殼正類檳榔故有人爲詩云百果之中爾最珍檳榔應是汝玄孫沈佺期亦有題椰子詩云叢生彫胡首圜實檳榔身殼止有二孔牙出孔中殼內類羅菔皮味苦肉極甘脆蠻人甚珍之中有汁大者一二升蠻人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州記以爲漿者是也治消渴塗髭髮立黑皮煮汁止血療吐逆肉益氣生風

蜀雖阻劒門之險而郡縣無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尚文學而世以爲蜀人好亂殊不知公孫述及劉闢王建孟知祥輩率非土人皆以姦雄乘中多事盜據一方耳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盡歸京師其後言利者爭述功利置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附之益衆向使無加賦之苦得循良撫綏之安有此亂古人云與其畜聚歛之臣寧畜盜臣聚歛之爲害如此可不戒哉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內及交趾者角紋如麻實燥少溫潤來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潤而剛光采微瑩甚類犬鼻若傳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飛走或龍魚或成神仙或成宮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屨毛羽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爲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爲犀愛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潛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紋

有正插者有腰鼓插者其類不一方其未解也雖海人亦未知其爲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以其難別識也犀之有通天紋者自顧其影則怖常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久則木朽犀前足短止則依木而立朽折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殺之犀歲亦退角培土埋僻處海人偵知以木角易取之西域謂犀待鶻伽角爲毗沙拏言一角也

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儁才尤精樂章後以

疾道名永守者卿皇祐中久困選調入內都知史志聰其才而憐其淹留令教坊以新調譜蓬萊時言天為壽老人星見史乘機薦之仁宗大悅

澠水燕談錄卷之九終

澠水燕談錄卷之十

雜錄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為之其後有柴氏趙氏其格不一蜀人以紅鶴格為貴禁中則以花蟲為宗近世職方員外郎曹昇各損益舊本撰舊歡新格尤為詳密其法用骰子六隻犀牙師子十事自盆帖而下分十五門門各有說凡名彩二百二十七逆彩二百四十七總四百七十四彩余家有其格而世無能為者

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於宋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以手詔獎諭景威雖奉詔實所以規利也今所謂十三間樓子者是也景威子瑩國初為樞密使

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儉之後祖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晉祖名改姓陶後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廣南兵置入千人專以採珠為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硾其足入海至五七百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窮極華麗後王師入一火而盡藝祖廢媚川黥其壯者為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隕如雨點或大或小光彩燁然未至地而滅景祐初忻州夜中星隕極多明日視之皆石聞今忻民猶有蓄之乃知公羊傳以隕星不及地而復其說得之左氏以如雨而言與雨偕非也

幽薊八州陷北虜幾二百年其間英主賢臣欲圖收復功垂成而敗廢者三矣此豪傑之士每每嘆嗟而痛惜也周世宗既下關南欲乘勝進攻幽州將行夜中疾作乃止藝祖貯財別庫欲事攻取會上仙乃寢郗仲塗守寧邊今博野也結客白萬德使說其酋豪將納欵定期以兵內應掩其不備疾趨直取幽州會仲[illegible]之人迄今為憾

國初有王彥升者本市井販繒人及壯從軍累立戰功至防禦使性極殘忍俘獲戎人則置酒宴飲因引胡人以手捽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彥升笑語自若前後噉數百人亦可怪也

開寶中鄢陵許永為鄆州盧縣尉自言七十五歲其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藝祖召瓊問唐季事對尤詳賜以束帛鞍馬父子俱享福壽世罕有也

盧相多遜謫死朱崖旅殯海上天慶觀道士練惟一夜聞窗外有人讀書審其聲韵有類多遜明日有詩題窗外曰南斗微茫北斗明喜聞窗下讀書聲旅魂千里不歸去辜負洛陽花滿城筆迹亦類之明年歸葬洛此說得之孫巨源而楊文公云其子全扶柩歸葬江陵佛舍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姑兩錄之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賓客貢士登第者自天聖後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

復遐使人脩貢因泉州黃慎者為向道將由四明登
岸比至為海風飄至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來
槎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
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與行朴寅亮詩尤精如
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濤急竹下僧棋白
日閒奇句中土人亦稱之寅亮為其國詞臣以罪
廢久之復與金第使中國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憇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
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累

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
奉詔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
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
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
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祀盤悉
空遠近奔赴蓋穴神座下通窺殿後門綉窗人莫
得窺群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公嗣宗雅負剛正
及鎮邠土乃騎兵挾矢驟屏大投薪穴中縱火焚
之群狐奔逸擒殺殆盡鞭廟祝毀其祠妖狐遂絕
初公在長安也種放种山人放之短好事者有詩
云終南隱士聲名歇邠土妖狐窠穴空二事俱輸
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雄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
人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
愁嘆有畜犬彷徨其側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
為我至莊取米邪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之一布囊
并簡繫犬背上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

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
月比至城開孫氏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
愛畜之後數年斃瘞於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
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
榜勳賢神道率賜篆額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寇準
曰旌忠李廸曰遺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崇儒王
旦曰全德元老文彥博父曰教忠積慶李用和
曰親賢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

懷忠張士遜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勲其餘不可悉記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模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後英廟神考亦屢有賜者

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蚕熟一千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於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汀州王捉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康逆旅

衣道士服儀狀奇俊屢見之後以黃金術仍付以神錄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叫呼上饒市中酗流槙南遊歸京撾登聞鼓自陳上召與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珪上言數聞中正與之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中君也中正後遷神武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常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費卒贈嶺南節度使世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永寧院西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鑰鑪鉗殘藥

直史館孫公冕文學政事有聞於時而賦性[illegible]別白賢不肖爲己任天禧中連守數郡[illegible]務不喜談朝廷除授亦未嘗覽除目[illegible]吏報狀則納懷中不復省事或詰其意[illegible]而反沉下位其人不才而驟居顯官見之令人不快爾故識其不廣然其好賢嫉惡之心亦可尚也

曹襄悼公利用天聖中退朝歸私第中衢逢狂人[illegible]其擾遂使印心獨惡之未幾姪芮爲不法事敗[illegible]者成其事罷公貶隨州再貶房陵行至襄

陽[illegible]遇害天下冤之

平原劉永錫大[illegible]以虞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豈食人食古人所譏況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去[illegible]知所在一夕犬至踞門閾將入生起[illegible]之知其將害己眷衾作人卧床上伏楝避之犬入登床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作聲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肖屬貴游門下以獵[illegible]啜哺不愧曾其犬之不若也

天聖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詔有司擇立號之尤尊美者以尊榮之乃特贈天策大將軍非常典也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曰八大王犬戎尤憚之

諫議大夫崔（頌字精）君子人也性有潔疾妨閉閨門過於嚴密坊者奎室以帛幕其目恐竊視其私也與夫羅灰扃户殆不遠

李尚書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書凡萬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於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書山房而子瞻爲之記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絶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濵海士夫罕至居民魚鹽自給不爲盜獄訟希簡仕宦二州者最爲優逸故士夫以江陰爲兩浙道院通州爲淮南道院

舊說虎有威遇人百步之外咆哮作聲以威懾人人或不懼虎反畏而去故虎不食醉人小兒不知懼則虎畏而不食蘇子由作孟德傳以爲德禁卒既逃不顧死見虎不爲動弭耳而去

蕭椰字大珎後梁宗室爲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於民及死民爲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謡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頽敝主廟者賈天恩老伶也有王乂者金家蒼頭也幼苦痛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傴而丐且十年一旦人灸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語能爲吾修廟則使爾腰伸諾之腰即伸於是遠近聞之奏奔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功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歐事稍諠施者因不復來

熈寧八年淮西大饑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撫同監司賑濟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愛養元元之意下安撫先檄郡縣以厚朴燒荳腐鬬饑民胃口提刑司督諸郡多造紙襖爲衣而又得稻田居之安撫可無慮矣聞者大慚朝廷知之重行降黜

熈寧中淮西連歲蝗旱居民艱食適春農田中生菌被野饑民得以採食元豐中青州淄濰饑山中及平

地皆生白㲲白石如灰而闞氏有餘數十斛以少
㲲同和爲湯餅可食大濟之説二事頗異皆所目
見
陳亞少卿畜書數千卷名畫數十軸平生之所寶者
晚年退居有華亭雙鶴喚怪石一株尤奇峭與異
花數十本列植於所居爲詩以戒子孫滿室圖書
雜與積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
吾家好子孫亞死未幾皆散落民間矣
小詞有燒殘絳燭淚成痕街鼓破黃昏之語或以爲

黃昏不當燭已見跋解者曰此草廬蜜匾者之論
殊不知貴侯戚里洞房密室深邃窈窕有不待夜
而張燭者矣
士大夫筵饌率以餺飥或在水飯之前予近預河中
府蒲左丞會初坐即食餺飥予驚問之蒲笑曰世
謂餺飥爲頭食宜爲群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
五代亂離之際失其次序久抑下列頗欝與論牽
後坐客皆大笑
王承衍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惠
和公主子植又選尚惠國公主昔漢竇氏一門三
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與比唐薛儆與其子鏽相
繼尚睿宗明皇女獨稱唐氏而尚三公主又父子
相繼惟王氏一門
江南一縣郊外古寺地僻險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
足一日有游僧方至其寺告于主僧且將與之謀
所以驚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羅漢擇一貌類已者
其衣頂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爲刀傷其頂響
衣帶白藥傳之留杖爲質約至寺將遺千錢削者

述所以得杖貌相與見主僧更異之開羅漢堂門
鑠生凝塵榻如久不開者視之此羅漢衣笠皆所
見者頂有傷處血漬藥傳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錢
貫且朽因共嘆異之傳聞遠近施者日至寺因大
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謀稍泄得之外氏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
之寅亮荅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隣婦青脣之動桑
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
當外交夷狄奏上神宗顧左右青脣何事皆不能

劉乃開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
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隣夫見婦吹火
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烟裏面恰
似霧中花其妻告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
吹火吾亦効之夫乃為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墨
腕斜遥看烟裏面恰似鳩槃荼元老之强記雖怪
僻小說無不該覽

國初襲唐末士風舉子見先達先投刺謂之請見既
與之見他日再投啓事謂之謝見又數日再投啓

事謂之溫卷或先達以書謝或有稱譽即別裁啓
事委曲叙謝更求一見當時舉子之於先達者其
禮如此之恭近歲不復行此禮而上官亦鮮有延譽
後進者

錢氏之據錢塘也子跛鏐鍾愛之諺謂跛為瘸杭人
為諱之乃稱茄為落蘇楊行密之據淮陽淮人避
其名以蜜為蜂糖由乎淮浙之音訛也以瘸為茄
以蜜為蜜[illegible]可笑也

澠水燕談錄卷之十終